

第二十一章 五步半词王

小邪一只眼睛看一个人，他叫道：“你们两个丫头美什么？一见面就美个没完，也不怕人家笑你们，王八看乌龟，自家人说自家人美，搞啥嘛！”

小雨和小丁，登时羞煞，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被小邪一说，全不像这么回事了。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其实小丁和小雨都很漂亮，我分不出哪个比较漂亮。”

阿四道：“两人一起美不就成了？反正我们两个头一样亮，不都是和尚？”

小邪叫道：“小丁是梅花，小雨是兰花，你们说不同一种花怎么比法？老是癞蛤蟆跳水，普噎，普噎（不懂）！差透了。”

阿三恍然道：“原来如此，梅花说兰花美，兰花说梅花美，她们是……”他又迷糊了。

小邪道：“她们是假惺惺，其实梅花和兰花都很美，何必客气呢？你们看我帅不帅？”他挺起胸脯，一副神气活现之样子，可惜他刚才在雪地里弄得眼青鼻子肿，像刚被打过的落水狗一样。

“哈哈……”阿三直笑道：“帅！小邪帮主你现在像教书的西席老师，戴眼镜啦！丑死了，哈哈……”

小邪闻言摸摸眼眶，无奈道：“他妈的戴眼镜？也罢？俺只好喝汤啦！”摊摊手，很是无可奈何。

小丁娇笑道：“小邪，来人家这里规矩一点好吗？坐在琴桌上不大好看，下来好不好？”

小邪笑道：“我呀……要弹弹这残月彩凤。”他拨着琴弦，“叮叮当当”有如在打铁敲瓶子般，刺耳已极，不久他道：“弹罢一曲英雄叫，该换人啦！小雨你来吧！”他这曲“英雄叫”实在差透了。也只有他会这曲子吧！”

小雨见这么多人，有点怯意，她笑道：“小邪，等吃完晚餐再弹好不好？”

小邪点头道：“也好，有酒，有琴，还有美人，不错，不错！你们说这叫什么残月彩凤琴？很名贵是吗？说来听听看。”小丁娇笑道：“小邪难得你对这种事有兴趣。”

小邪轻笑道：“我刚才想装一下有学问的雅士，结果漏了气，总该问个明白，哪天也好骗骗阿三、阿四那些呆子形象的人。”阿三、阿四直笑着没有反驳。

小丁道：“这残月彩凤，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段传说的一部分；相传孟姜女哭倒长城找到他丈夫骨骸以后，回到家中将他安葬之后，她每日抚琴以泪洗面，最后她眼泪化为鲜血滴在玉琴上，不久在一个孤月的晚上，她弹完一曲长相思之后终于去逝，当她死后，化做一只凤凰飞到天宫，而玉琴中血迹也渐渐化成淡淡凤凰的形状；这把琴当时被一位王侯拾去，从此这把琴就消失多年。但后来它突然在江湖中出现，而那名女子以此琴打遍天下无敌手，江湖尊称为彩凤仙子。过没多久她也从武林中消失，这把琴也不见了，没想到会在飘花宫出现。”小邪道：“满有意思的嘛！小雨你说说看这把琴怎么会在你家？”

小雨道：“我也不晓得，也许彩凤仙子就是我的祖先。所以此琴才会在这里。”

小邪点头道：“有道理，这把琴真的会杀人？”

小雨颌首道：“这把琴很古怪，琴弦不知是什么所造，长年都是晶莹亮光，刀切不断，如果疏入内功则会发出杀气，十丈之内可以穿金裂石。”

小邪道：“试试看如何？”

小雨道：“好，我就试一下让你们看。”她走上前去伸出白皙玉手，食指轻轻一勾琴弦，只听一声轻响“叮……”非常悦耳，只见五丈开外茶几上那盆兰花，已有一朵被震落。

小邪一着叫道：“哇哇哇！有一套哇！好厉害的残月彩凤，果然是天下第一把好琴，要是它攻向人身，那就惨了！”

阿三道：“不知道能不能杀死小邪帮主？试试看如何？”他想见见哪一边厉害，至于小邪安危他倒没地考虑。

小邪道：“好哇！反正也没事。”说完已运起功力，准备试它一试。

小丁急道：“小邪你神经病！老是拿自己开玩笑，你不会找些正经事做吗？要是你不幸……反正你不能试就对啦！”她见小邪又在玩不要命的把戏，心头一紧张已把他拉到椅子上。

小邪叫道：“扫兴！我只不过想尝尝那是什么滋味。你紧张个什么劲？神经兮兮的！”他反而怪起小丁。

小丁笑骂道：“你要试，小雨可没有那份闲功夫陪你玩，你自个儿唱独角戏，不管用啦！”

小雨笑道：“我不知道如何用它来伤人，小邪你要试也没办法试呀！”她也真怕小邪使起性子，非要试上一试不可，只好说不知如何用琴来伤人了。

阿三忙道：“我来，我最近学问进步了很多，尤其是琴道。”他急速走到琴边，大有帝王气概。

上邪叫道：“阿三你算哪棵葱？想要在我面前弹琴，你以为我是老牛？等你结婚时再躲到闺房弹给你娘子听吧！”

阿三摸摸琴弦，叮当拨了两三下，甚无奈道：“也罢！这几招不传之秘就让我那只大笨牛去享受，你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嘻嘻，不传之秘！”他摇头摇手走回原位，有点人望。

小邪转向小雨叫道：“小雨你搞什么嘛？住在这鬼地方，害我们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你说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他在算老帐了。

小雨幽幽道：“我哪知道你们要来找我，两年前我到君山找你们，结果他们说你们已失踪一年多，我好紧张地在江湖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找不到你们我好难过，后来小星星看我身体不大好，就将我带回来，没想到你竟找上门来，我好高兴，真的我好高兴。”她眉宇之间流露出欢欣与满足之神情，令人觉得她是如此纯真而可爱。

小丁道：“小邪算了啦，小雨又不知道我们要来，而且她还找了我們这么久，算一算还是我们不对呢！你就原谅她一次好不好？”她有点怕小邪神经病又发作乱来一通，那就惨了。可惜小邪已开始发作了。

小邪看看小丁，又看看小雨，“嘿嘿……”他装出一副奸臣狞笑叫道：“来人哪！”

阿三、阿四和小邪已有十数年之合作经验，他俩立即拱手齐叫：“在！”像极了戏台上之判官审案。

小丁和小雨同时惊叫道：“小邪你……”

“嘿嘿……”小邪冷笑道：“馒头两个侍候……两人都有！”他知道阿

四身上带有好几个山东大馒头，这下可派上用场了。

“是！”阿三、阿四各拿出一个大馒头，阿三走向小雨，阿四则走到小丁身边，抿着嘴，一副庄严相。

小丁惊叫道：“小邪你想干嘛？这馒头……我……”她感到事态严重，紧张不已。

小雨则微微轻笑，好像在玩游戏一样不在意，她的经验要比小丁差一大截，到现在还笑得出来。

“行刑！”小邪手掌一拍太师椅，大吼一声，威风八面煞像包青天。他当这个包青无可有十几年之经验，从小听戏就开始学了，现在演得入木三分。

“是！”阿三、阿四立即行刑，两人同时往目标扑去，一点也不留情。

“哇！小邪！”“哇……呜……”“哇，喔呜……”小丁和小雨已是惊叫不已，挣扎逃命。

阿三、阿四可真不客气，捉着小丁和小雨，馒头真往她们口中塞，并不时哈哈笑着。

“哇……哇呜！”。 “噢呜……哇……”

等小丁和小雨挣脱“魔掌”时，已被塞下大半个馒头，两人不时躬身哈腰打嗝。

“哈哈……”小邪、阿三、阿四高兴直笑着。

“小姐你怎么了？”小星星已端着茶盘进入大厅，她惊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一看是她马上叫道：“差了一名，照旧啦！”

“是！”阿三、阿四立即冲上去，夺下茶盘，两人合作，三两下就将整个大馒头塞进小星星口中。

可怜小星星还来不及叫，已被大馒头猛塞得翻白眼地愣在地上。

小邪叫道：“奉上孩儿茶！呵呵……”

“是！”阿三、阿四端着茶，笑嘻嘻地交给小丁她们三人。不久她们将茶喝下去，才喘口气，舒服多了。

小邪已笑得头下脚上地躺在太师椅上，眼泪直流。

“小雨出了什么事？”从后院传出一阵女人声音。

小邪听到有人来，他大叫道：“上馒头！”

阿三、阿四也玩得正起劲叫声“是”，立即掏出馒头迎了上去。

突地阿三叫道：“小邪！上不得啊！”

小邪躺得正舒服，他叫道：“哪有上不得的？上大的！”

阿三、阿四跑回来，紧张又尴尬地拉起小邪，阿四叫道：“小邪帮主，上不得，真的上不得！”

小邪叫道：“岂有此理？我来上！”抢过阿三手中馒头，翻身一看，他也愣住了。

来人正是飘花宫宫主，乔小雨的母亲，她身着白色素罗衫，秀发挽髻，风姿绰约温文优雅，美绝天下，比小雨多了一份成熟母性之美，美得像天上瑶池仙子，令人不敢侵犯，美得令人见之则神往而不亵渎，她现在正惊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一看是宫主，心中暗道：“哇佳佳！老的怎么一声不响的就跑出来了？”他的表情正如小孩偷糖果而被人逮着一般，不知如何是好，他尴尬轻笑一声，双手捧着馒头笑道：“夫人吗？……我带来这馒头要孝敬您的，请您收下。”他反应倒是挺快。

众人见到小邪如此模样，都憋住气，咬着舌头，强忍住笑声。

小邪这个判官当不成，变成太监了。

乔夫人天生慈善心肠，她见到小邪眼青鼻肿，以为是宫里的人打伤的，一个不忍心，她接下馒头笑道：“小公子谢谢你的馒头，你的伤疼不疼？”

小星星有意报一箭之仇，她抢口道：“夫人是……”

小邪也不慢，立即截口道：“夫人哪！不疼！不疼！我的馒头差点就被小星星抢去吃掉，还好留下一个，您一定要好好看住馒头，不然很危险的。”他倒是恶人先告状，反咬小星星一口。

乔夫人看看馒头道：“小星星你把人家打伤了？”

小星星急道：“夫人不是……是他……”她一急也说不出话来。

乔夫人安慰道：“小星星打伤了人家就向人家赔罪，以后不能再乱伤人，知道吗？”

小星星闻言知道解释已无望，她蹲身道声“是”，立即走向小邪面前瞪了他一眼，蹲身道：“杨公子请你原谅我的不是。”小邪笑道：“以后少开口就没事，知道吗？站一边去。”小星星又白了他一眼道：“是！多谢杨公子。”这才不是味道地走到小雨身边，恨得咬牙切齿。

“嘻嘻……”阿三、阿四已笑出声音来。

小邪笑道：“老夫人，其实我的伤是自己撞到的，您别怪小星星，我叫杨小邪，是和老头子一起混的。”

“老头子？”乔夫人不解道：“你说的老头子是谁呢？”小邪道：“是您的丈夫，欧阳不空大侠，我们在一起混了好几年，其实我也该叫您老娘子才对，呵呵。”他也想不出要叫什么才对，反正老头子的另一半叫老娘子，也该算对吧？

乔夫人一听到自己丈夫，已有点伤神，幽幽道：“他还好吗？”小邪道：“老娘子你放心，不久他就会回来，这几年他都和我住在一起活得很好，不过他有时候会理光头反省一下自己罢了，嘻嘻！”他想到老头这十几年来，已被自己理了十余次光头，禁不住已窃笑起来。

乔夫人喃喃道：“一晃就是十几年了，小雨出生到现在都没与他见过面，唉！”

“娘！”小雨走向前扶住乔夫人，她道：“娘，爹就快回来了，您别担心，您回房吧！女儿会招待小邪的。”

乔夫人颌首道：“好吧，让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玩玩，也好减轻一些娘对你的愧疚。”她直抚着小雨秀发。

小雨道：“娘您别这么说，小雨活得很好，从来没有不快乐过，娘您别想得太多了。”

小邪安慰道：“老娘子你放心，我一定将他引渡回来，他怎么可以偷跑呢？乱来！”

小丁忙道：“小邪你怎么可以用引渡两字呢？要说用请的，知道吗？”

乔夫人仍然将小邪当作小孩，也不在乎这些，她笑道：“小公子谢谢你，我感激你在这许多年来，替我照顾欧阳先生，否则他一个人在外面，一定饱受孤寂之苦的。”

小邪笑道：“老娘子，小恩不言谢，您上次也拿九叶灵芝救我一命，所以大恩也不言谢，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次他这“一家人”倒说对了。

乔夫人一听，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她笑道：“小公子，欧阳先生有了你

作伴，一定过得很快乐的。”

小雨见娘笑起来，她也很高兴道：“娘，杨小邪他很好玩，您看他一来就送给您一个大馒头，这种事也只有他作得出来，呵呵……”她本想说小邪是想用馒头塞她母亲嘴巴，这更是好玩，但有点不妥，只好改口。

乔夫人笑道：“难得他一份诚意，小雨你可要好好招待人家。”

小雨笑道：“娘您放心，小雨一定会好好招待这些朋友的。”小邪道：“老娘子，我替您介绍，这是小丁、阿三、阿四！”他一一指人介绍。

乔夫人笑道：“你们好！”

小丁、阿三、阿四拱手齐道：“夫人好！”

乔夫人点头道：“你们聊吧！过几天我下厨房作几样菜给你们尝尝。”

小雨喜道：“好哇，娘！我最喜欢吃您作的冰糖燕窝了。”小邪笑道：“老娘子，我最喜欢吃‘乌龟狗香香’了，嘻嘻。”小丁扯他衣角叫道：“小邪你正经点。”

乔夫人愕然道：“乌龟狗香香？这是……”她从来没听过有这道菜。

小邪轻笑道：“这是老头子发明的，下次他回来时，夫人您可以问他怎么作，很好吃哪！”

乔夫人笑道：“好，我倒要学作这道菜，你们慢慢聊，我回房了。”说着莲步轻移已往后院走去。

“夫人慢走。”众人拱手揖身送乔夫人回后院。

小邪笑道：“老狼子拜拜！”他很潇洒地向乔夫人揖手。乔夫人也回头向他招手轻笑几声，已消失在走道间。“哗！”小邪喘口气叫道：“终于脱离魔手！”他好像三天没睡觉般地累在椅子上。

乔小雨奇道：“小邪你怎么这么累？”

小邪甩甩手臂道：“你娘真像呆头鹅，呆归呆，她偏偏长了一副菩萨模样，我碰上她，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好苦！”阿三道：“我更惨，连气都憋住了，好苦哪！”

小丁哧哧笑道：“难得你有点像人样，否则你不闹翻天才怪！”

小邪若有所解地道：“我到现在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走，原来他跟我一样憋不住了，只好只身潜逃啦！”

小星星瞪着小邪叫道：“小邪你真是，塞了我一个大馒头，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够意思。”

小邪还她一眼叫道：“喂、喂、喂！小星星！我们小孩子的事情可不能让大人知道，你为什么要告密？你才不够意思，再吃一个！”他抢过阿四手中馒头丢向小星星叫道：“快点吃。”

小星星愣了一下，看着手中馒头幽幽道：“我不吃，我吃不下了。”她觉得自己也有错，所以不再争下去。

小邪道：“也好，等你饿了再吃，刚才……嘻嘻，好险哪！我差点就将馒头塞在夫人嘴里，如果塞进去，那……哈哈……”他幻想着夫人被塞时的情景，忍不住已哈哈笑了起来。

小雨也轻笑几声然后道：“我先带你们到寝室，然后再到四处走走。”

小邪道：“也好，你们这里满多鬼东西，我倒要好好地看。”

说着小雨领他们到后院小楼，替他们安置一番。

后院并不是四合院，而是在大花园中筑造了六座小楼，做不定形排置，楼与楼之间有白色大理石小道相连，小楼有双层，有单层，皆是白色墙垣配

以不同颜色之琉璃玉石。左边两栋小楼分别为红色六角双层题有“怜花”字样之小楼，及另一座同样形式但较为高耸之“秋归”楼。右边三栋分别为淡红色，碧绿色及青蓝色。正前方则是全白色之水晶塔，甚为尊贵，此塔是乔夫人起居之所，塔前题有“观月楼”三字。淡红色小楼题有“烟雨轩”，是小雨居住。小邪他们则住在青蓝色小楼，名曰：“醉星楼”，只要有个醉字，小邪就很满意，他识字不多，但对这个“醉”字，可内行得很，一看到就能朗朗上口，现在可谓醉鬼逢醉楼，两相宜。另外那座碧绿色小楼则为“水月楼”是婢女居住处所。每栋楼都有特别风貌，但全都不失高雅。

是夜小雨在后院“听泉小筑”设宴款待小邪他们。

酒过三巡。

小邪已有些醉意，他笑咪咪道：“各位好朋友，你们说我杨小邪没读书能不能念出好蛋来？”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知不知道你上次在寒玲苑喝醉时，口中念念有词，倒也满好听，怎么？你兴趣又来了？”她知道小邪如果多读点书，那他的文思才气可能会和他的武功一样惊人，因为她曾尝过那种“醉醒寒夜尽蒙雨”的滋味。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没想到你还学起酒诗仙来啦？听说那位酒诗仙喝的是太白酒，所以他名字叫李太白，小邪帮主你喝的是玫瑰露，那么你得改名杨玫瑰了，嘻嘻，女人嘛！”他也是醉眼惺忪，胡言乱语了。

“啪！”一声，小邪晃头晃手地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阿三你他妈的什么名字不好改，把我改成女人？该打！该打！”“啪啪……”他打个不停。

阿三笑嘻嘻道：“我可是实话实说啊！”

小丁拉开小邪娇嗔道：“小邪你少席前耍酒疯，要作诗，作词就快点作，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大才子，大雅士。”

小邪点头叫道：“好！那个诗仙李白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看！”

小雨笑道：“李白他一喝酒，文思不竭，李白和你一样爱酒，也和你差不多狂，他竟敢叫杨贵妃替他脱鞋子，真是狂放不羁，呵呵……”她直笑着，小邪现在不就是活生生的李白吗？小邪叫道：“哇哇哇，李白果然有一套，俺可要向他多多学习，来！你快替我脱鞋子。”伸起双脚，等待小雨替他脱鞋子，有样学样。

小雨红着脸笑道：“我又不是杨贵妃，这样好了，等你醉倒在地，我再替你……”她还是没说出口，头低着，有点困窘。小丁叫道：“小邪你要作诗就作，怎么这么多毛病呢？”她在替小雨解危。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小丁，你们才见面几个时辰就卯上了？哥俩好啦！”抓起酒樽“咕噜……咕噜……”将酒一饮而尽，叫道：“作就作，李白喝酒喝多少才能作诗？”

小星星笑道：“杜工部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喝一斗酒就能吟诗不绝，小邪你要不要喝三斗呢？”

小邪闻言已抱起酒坛，猛往嘴里灌“咕噜……”喝个没完，存心喝上三斗再作诗。

阿三道：“小邪帮主你喝了这些酒，那位杜工部不知要怎么样形容你哪？”

“哈——”小邪晃了一下身躯道：“我想那位杜……杜什么？小丁。”

他反问小丁。

小丁笑道：“是诗圣杜甫，因为他做过官，所以人家又叫他‘杜工部’，唐朝人。”

小邪迷糊点头道：“原来是当差的，我想他看到我会说：‘小邪三斗赛神仙，笑傲江湖称酒仙，浪涛捞月醉眼眩，自比李白是诗仙’，怎么样？”他瞪大眼睛望着大家，甚是得意。

“哇！”小星星拍手叫道：“小邪没想到你没念书，还会作出这种诗来！你好神奇！”

小邪也不客气地挺着胸得意道：“哪里！正常、正常！这种事不多见，不多见！哈哈……”他又喝两口酒，很是得意。

“好！好！”阿三阿四听不懂也直拍手叫好。

小丁没话说，她知道小邪聪明绝顶，一点即通，这句诗连押韵都用上了，此诗正和李白一样的疏狂，在惊涛骇浪里，双目醉眩眩也敢下去捞月，这是狂到极点了，她笑道：“小邪你真狂，诗也作得很好。”她由衷佩服。

小雨笑道：“这首诗来形容你再恰好不过了，想不到你才思如此敏捷，该去考状元啦！”

小邪有点无奈道：“有这么想过，可惜凡事太多，能者多劳，否则我倒想考状元，弄个杨工部作作，好吧！李白谈完了，下一位谈词吧！”他也不想作首词。

小雨美目带采道：“说到词，可要归于南唐词圣李煜，李后主了，他的词冠绝天下，很少人能作得像他那样好的。”

阿三凑趣道：“小邪开始扯，摸到边也有奖，来！再喝三杯，三斗三啦！一代词人马上成立！”他将酒杯送往小邪，呵呵直笑。

“哈哈……”小邪接过手，狂饮而尽，他现在以为自己是李白了，要更狂才像，所以全是大动作，举手，晓舌甩头，比关公手中那只青龙宝刀晃得还要厉害，他叫道：“好一个马上成立，我他妈的乱喝三斗三，乱凑四、五句也算数，来！”转向小丁，他道：“李后主最风骚的词是哪些？念来让我听听看。”

小丁微抚秀发，风情万种娇笑道：“他有两首‘乌夜啼’不知道迷死了多少青年男女，我念给你听，第一首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第二首是：‘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一股滋味在心头。’这两首词好美，好伤感，好耐人寻味，我好喜欢，小邪你也作一首看看。”她很希望小邪能作一首“相见欢”，不管是好或不好，她都希望小邪能作出来。

小雨也希望小邪能词兴大发，作出好词，她轻笑地望着小邪不说话，怕打断了他的思路。

小星星也想看看小邪是否能扯出名词一首，目不转睛地望着小邪。

阿四狂妄的挥手叫道：“这种事小意思，咱们小邪帮主早上还用过‘泰山压卵’，现在泰山压李后主，简单得很，小邪帮主快露一首。”他拉着小邪衣角，信心十足。

小邪叫道：“这些词怎么听起来都有点酸酸的？令人不怎么爽快。”他也觉得浑身不自在。

小丁道：“就是因为这词有点伤感，所以人家才会怀念，你就作作看，

故意装做很悲哀的样子不就成了？”她知道小邪对一些伤感事很不习惯，只好要他装了。

阿三拍手叫道：“对！小邪帮主，我们以后要到京城演戏，总不能每天演笑剧，还得来点悲剧才成，你装哭呀！快点，最好哭出来，呵呵……”他一副幸灾乐祸之样子。

小邪无奈道：“好吧！哭就哭。”拿起酒杯啜口酒。晃到凉亭外，故意学古人一般唉声叹气，愁眉苦脸。

阿三叫道：“快呀！样子差不多够苦啦！狗嘴赶快吐象牙！快点，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人家曹植七步成诗，你已晃了五步，快吐呀！打破记录！”他很紧张地捏着双手，硬想把小邪逼出诗来。“吐就吐！五步半！”小邪再跨出半步，已憋出话来：“流水落花……轻缠，逝漫漫。……踌躇晚亭鱼归，秋雨拦。欲不泣，离人泪，几回难。又是花开花谢朱颜残。”一句通，句句通，小邪走五步半逼出一首词，念完他大叫道：“怎么样？神气活现地奔回亭中直叫道：“五步半！呵呵……”狂妄中还带着点孩童之纯真，令人觉得他狂得可爱。

“好，好！”阿三大拍其手，不管懂不懂，他都大叫好。阿四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五步半词王，大词王！哈哈……”狂笑地拿起酒杯往小邪送去：“干！”

“哈哈……”他们三个乡巴佬，反正也不知道词作得好不好，逼出来就算数，只要能当上“五步半词王”，三个人是同样高兴，同样快乐，同样大喝其酒。

而小丁、小雨和小星星呢？她们是女孩人家，也读过不少书，她们被小邪的绝世惊才给震住了，只这么短短走出小亭，他就念完这首词，而且还是那么哀怨动人，她们已沉醉在这首词里面，忘了喝采，可惜小邪并不知道他的词能这么吸引人。

“哈哈……”小邪已喝得酩酊大醉，迷糊叫着：“阿……三，你看……水中有……有月……亮，咱们下去……捞……月！”他摇晃着身躯，手指着亭边小泉。

阿三也是醉猫一只，他晃过来往小泉看了看：“是……是月亮……而且……还有三个……走……捞月……”话未说完，“噗通”他已扑入小泉里。

小邪大叫：“阿三……等等……哇……”“噗通”一声，他也掉入水中捞月了。

“哗啦啦……”阿四慢了一步，紧张追了过来，已将酒菜打翻不少：“还有我……还有我……”随后也跳下水，又是一声“噗通”。

“哈哈……”“在……那里！”“在……咦！不见了？”“哗啦啦……哗啦啦……”

他们在水中找月亮，也不时打起水仗，像小孩一般。

明月如钩，清风拂雾。

“叮叮当当……叮咚叮当……”

琴音已起，来自空山一角，蜿蜒幽柔，轻卷夜空，绵绵飘来，忽高忽低，抑扬顿挫，悦耳动听，令人如沉醉东风之中，勾起美丽遐想，舒畅已极；忽而音韵一折，音如子规夜啼，巫山猿泣，凄厉哀怨，闻之则泪下，越来越急，琴弦越绷越紧，音韵再转，“叮叮当叮，叮咚叮……”音密如急雨，劲如狂风大浪，澎湃飞舞，势如江河溃堤，山崩地裂，骇浪击石，震撼人心，扣心

张脉，无所不至，无所不达，震得庭院校叶娑娑作响，摇晃不已。终于……山回路转，琴音已从高空中折回来，飘潇柔美，有如慈母轻抚怀中婴儿，轻哼催眠曲，让人不知不觉中已进入梦乡。琴音不绝，轻歌已起“流水落花轻缠，逝漫漫，踌躇晚亭鱼归，秋雨拦。欲不泣，离人泪，几回难？又是花开花谢朱颜残。”

“欲言心，先掩泪，襟袖寒……红解笑，绿能颦，……到情深，俱是怨，犹似旧，奈人禁，寻思残梦时……”

琴声、歌声、捞月声、欢笑声……交织一片，不久捞月声不见了，笑声也消失了，只剩下歌声及琴音犹不知足地弹唱着。小邪、阿三、阿四终于捞到月亮，四平八稳满足地在水中睡着了。

夜，终于静下来。这一切似都已过去。

微风轻起，再次迎向天边疏星，再次倾诉昨日情衷，那么祥和、那么柔美……

“阿三，将那些花拔起来，重新种过，怎么长在青苔上，我看有点营养不良。”

这已是第二天中午，小邪他们正忙着整理昨天被灵禽异兽撞坏的花园。

阿三道：“那些花怎么不照规矩长？长脚了会跑不成？”小邪道：“我想不是，一定是小雨她们偷懒，让花儿自生自灭，也不照顾一下，快把它种到土里，还好是遇到我，否则它还不知道要怎么活呢！”

“小邪！”小丁娇笑道：“小邪你不能乱来，青苔上种的是兰花，你一拔下来就会枯萎，它要生在那种地方才能活的。”小邪看看那几株兰花叫道：“别的花都开了，只有这几株不开，我想它们大概营养不良，所以想替它们换个地方。”小雨娇笑道：“那几株兰花名叫‘一品香’，开花季节和平常兰花不一样，也很不好种，所以我只好任由它长在那里，我怕一动它，它就不活不成了，你可别乱动喔！哇！小邪你……”她大惊叫了起来。

小邪故意要去拔兰花，摸到兰花叶才停下来，他叫道：“小雨你紧张什么？我是想看看这兰花是不是像你所说的，一拔下来就翘了？”

小雨又急又想笑，她急道：“小邪你不能……要是活不成，那该怎么办？你忍心看它们死去吗？”

小邪笑道：“别紧张，我带来一位兽医，很管用的，呵呵。”他望着小丁直笑不已。

小丁娇嗔道：“小邪你不能乱来，我可不会医这些兰花，要是花死了，你拿什么向夫人交代？”她想只有夫人才能使小邪有点在意，希望能奏效，否则自己只好等待医兰花了。

果然这招有用了。

小邪轻叹无奈道：“好吧！这些花好像向我招手说明天再来，我就等它们病重一点再来，小雨你怎么种这么多花？好像这些花都不会枯萎似的。”

小雨见他不再拔兰花，也放下心来，她娇笑道：“飘花宫四面都是插天的雪山围绕着，气候和外面有所不同，在这里的花草树木，以至于小动物还有人，都不会生病，所以这些花都开得特别久，也特别好看，人也活得特别长命。”

小邪点头道：“原来如此，难怪你娘这么漂亮，你也差不多。”

小雨腮颊泛红道：“小邪你以后也可以住在这里呀。”

小邪摇摇头道：“人活得太长命也不好，时间一到就要到阎王爷那里喝喜酒，哪有时间在世上鬼混。混了几十年你们不嫌烦！”

小雨笑道：“你真是怪人，别人都想活得长久一点，而你却想喝阎王爷的喜酒，活在世上不好吗？”

小邪道：“好是好，但看了七、八、九十年也没意思，也许阎王殿有新采头，比人间好上几倍也说不定。”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们一起将阎王爷撂倒，换我们管地狱，那样多好啊！”

阿四笑道：“我专门管拔毛，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嘻嘻。”小邪笑道：“那阿四你得当畜牲的阎王。你那把剃刀才能步入正轨，生意兴隆哪！”

阿四笑道：“有王当就好，说走就走啊！呵呵……”小邪挥手叫道：“还早，还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现在快点整理，否则晚上又要赶夜工了。”阿三道：“是不是像上次被困在夹竹桃林一样？”小邪笑道：“这次是你赶而不是我赶。”

阿三点头道：“没问题，我‘三撇老蛋’从来不含糊赶夜工的……上次是意外，呵呵。”他想到上次在夹竹桃林，赶夜工赶得睡着了，有点“含糊”，现在补充解释说明。

众人合力将花园恢复原状，时已将近申时黄昏。

一连过了三天，小邪才想到这事。

在花园里。

“小雨。”小邪问道：“你娘在干嘛？我有事要找她。”小雨道：“你找我娘什么事？重不重要？”

小邪点头道：“一点点重要。”

小星星道：“夫人在观月楼弹琴，你有事，我去请夫人来。”小邪道：“那你快去。”

小雨道：“小星星你请娘到前厅，这里风大，娘可能会不习惯。”

“是，小姐。”小星星蹲身后，立即往观月楼行去。小邪问道：“小雨，你们这座飘花宫从来就没人来过吗？”

小雨微掠一下秀发道：“没有，我从小到现在都没看到别人来过。”

“那你们这些丫环又从哪里来？”

小雨沉思半晌道：“听娘说，这些丫环都是爹收容的，她们都是孤儿。”

“你们以前可有老的丫环？”

“有，但她们都已经死了。”

“这么说来，你们是一代接一代传下去罗？”

小雨见小邪问得如此认真，也觉得事情不怎么小，她不解道：“她们是一代传一代没错，小邪你问这些到底为了什么事？”

小邪道：“我是为了黑血神针而来，我是想知道，是否真有人能从你们这里偷走神针。”

小雨很有自信道：“不可能，从来没有人能潜进飘花宫一步，而且黑血神针一向都藏在我娘的观月楼里面，连我都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怎么会遗失呢？”

小邪望着她，轻轻一笑道：“事实上武林已出现了好几支黑血神针，我不得不查明这件事情。”

阿三笑道：“小雨这是真的，我差点还挨了一针，好在我武功高强才没有死在歹徒手中，而他们说黑血神针是偷自飘花宫。”

阿四叫道：“阿三你算什么武功高强？要不是小邪救了你一命，你早就落蛋啦！”

阿三笑道：“这样说可以加强效果，也比较动听，呵呵……”他吹牛吹习惯了，对于这种事已处之泰然。

小邪道：“小雨，老头子也是为了这件事才把我捉去，也为了黑血神针才离开你们，说不定神针已真的被偷走了。”

小雨已经动摇了自己信心，她急道：“我们快到前厅问问我娘。”

众人立即往前厅行去。

他们坐在前厅等了一下，小星星已领着夫人走进来。

大家起身一揖道：“夫人好！”

乔夫人含笑道：“好，你们也好。”轻步移向椅子，坐了下来，祥和道：“小公子你找我有事？”

小邪笑道：“是的，夫人，我想请问夫人，您可藏有黑血神针？”

乔夫人点头道：“有的，黑血神针是飘花宫镇宫宝物之一，本来这种奇毒无比的东西不该留在世上，但祖先们怕本宫遭到劫难，所以也规定不能遗弃，不到危急也不准拿出来使用，我一直将它保存得很好，小公子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

小邪道：“夫人你可知道武林已出现黑血神针？而且还是专门用来杀人。”

乔夫人闻言吃惊道：“不可能呀，我一直将黑血神针放在秘密地方，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人知道，怎么会呢？会不会江湖传言不实？”

小邪道：“江湖中真的有黑血神针，我身上就有一支。”说着他拿出一枝细如牛毛，黑得发亮的小针，递给乔夫人。

乔夫人接过手一看，她惊道：“没错，这正是黑血神针，怎么会呢？”她非常纳闷。

小邪道：“夫人您能不能将您的神针拿出来看看？说不定有所发现也说不定。”

乔夫人交还手中神针道：“你们等一下，我进去拿。”说完她已起身往后院走去。

小雨问道：“小邪你这支神针是哪来的？”

小邪道：“是从一名黑巾杀手得来的，就是上次在青阳镇追杀我的那群人。”

小雨不解道：“可是我们飘花宫一向不和外面武林打交道，怎么会遗失呢？”

小邪笑道：“这支神针并不一定是你家的，也许他们自己造的也说不定，你紧张个什么劲？”

小丁问道：“小邪你是说这支黑血神针是黑巾杀手自己打造的！”

小邪点头道：“也有这个可能。”

小丁道：“可是他们哪里来的血变毒牙？”

小邪道：“你们可以捉到，他们也可以捉到，这理由很正常。”这时乔夫人已走回前厅，她手中拿着一朱红色约有手掌大的珠宝盒，他道：“小公子你来看看。”她打开珠宝盒，里面装着十二支乌黑亮丽的黑血神针。

乔夫人心中已放宽了许多，十二支，一支也不少。

小邪接过珠宝盒，仔细地看黑血神针。

众人也围上去看。

阿三奇道：“这里一支也不少，怎么武林也有呢？”小邪看着他轻笑道：“阿三你让我试验一下如何！”阿三问道：“什么试验？”

小邪道：“我用针刺你，辨别一下这些黑血神针是真是假。”“不不不！”阿三急摇手道：“这怎么可以开玩笑。要是一试不起来，我怎么办？”

小邪笑道：“你刚才不是说要去霸占阎王宝座吗”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时间到啦！”

阿四也笑道：“对！说不定阎王也怕黑血神针，阿三你拿着它到阎王殿，保证万无一失。”

小丁轻叫道；“小邪，夫人在这里，你还开什么玩笑？快想办法试试，别耍嘴皮子。”说完已窃笑起来。

阿三一想到小邪要拿自己试黑血神针心头就害怕，他急道：“我捉梅花鹿和小白兔来！”说着就要往外跑，先逃开再说。阿四也很有兴趣道：“我捉白鹤、鸳鸯。”

乔夫人和小雨闻言，霎时愣住了，

小邪见状马上叫道：“谁叫你们捉那些好动物？捉小的就可以，最好全部都是有害的。”

阿四泄气道：“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小邪道：“当然有，青蛙、水蛭、壁虎、毛毛虫都可以，快点！”阿三、阿四摇着头走出大厅，在花园随便一转，已捉回五只青蛙，三只水蛭，两条小鱼，两只毛毛虫。

小邪一一用神针试验，只见神针一划破它们表皮，这些动物立即死去。

“果然都是真的！”他将盒子交还乔夫人。

乔夫人按过盒子轻笑道：“如今你该相信飘花宫的神针没有丢掉吧！”

小邪无奈笑道：“这么说来是他们自己打造的了。”

乔夫人道：“也许他们捉到另一只血变，而将毒牙磨成黑血神针。”

小邪眼睛一亮道：“夫人您的神针再借我看看。”

乔夫人递过盒子奇道：“你发现了什么？”

小邪道：“没什么，我想看看这些神针有什么不同。”说着他从盒里拿出一根神针，和他身上那支详细比较，不久他道：“我的这支短了一点，而且磨得也不够精细。”将神针放回盒子里交还乔夫人。

乔夫人接下盒子道：“你可有眉目了？”

小邪道：“这两支神针是不同人所打造，夫人您的神针是谁所打造？”

乔夫人道：“是飘花宫第一任宫主，也是我的曾祖母。”

小邪问道：“夫人您刚才说这支神针可能是另外一只血变所打造，这是什么含意？是不是血变只有两只？”他聪明绝顶，已发现夫人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有两只，那么另外一只已被他们捉到，世上也就没有第二只了。

乔夫人道：“不错，血变只有两只，它们生于周朝至今已有千余年，当时曾祖母在雪山中发现这两只血变静静地躺在地上，就顺手将它们带回宫里，后来两只血变醒过来，凶性大发咬死了不少人，曾祖母用残月彩凤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住一只，另一只却被它逃走，曾祖母开始研究血变，后来她发现血变毒牙为天下至毒，任何毒药都比不上它，所以曾祖母就将毒牙

磨成黑血神针作为镇宫之宝。曾祖母也发现血变没有生殖能力，不可能传宗接代，所以我说血变只有两只。”

小邪问道：“当时血变为何昏在地上不动？”“乔夫人道：“因为它们吃了一种毒的东西，一时无法消化，所以才会昏迷。”

小邪点头不已，口中却念念有词，不久才说：“这么说来可麻烦了。”

乔夫人道：“有何麻烦？”

小邪苦笑道：“因为另外一只血变就是被我捉到，而它的毒牙我也抛入莫塔湖。”

乔夫人吃惊道：“难道有第三只血变？”

小邪摇头道：“这种奇禽异兽，不是说生就能生出来，我不抱有此种想法。”

小丁问道：“可是这到底从哪里来？”

“还是飘花宫。？”小邪道。

“飘花宫？”众人大惊失色地望着小邪。

小邪轻轻一笑道：“不错，这支神针也是从飘花宫得来的。”乔夫人茫然道：“我不懂你所说的含意。”

小丁急道：“小邪你快说出来，人家好……”她不敢说好急，因为有一次她说好急，被小邪推到茅房，她可对这件事“刻骨铭心”。

阿四叫道：“大神探，快说出来，慢了就砸了五步半的神探王了，呵呵……”昨天小邪五步半作成了一首词，这是被逼出来的结果，现在阿四心急，无意中用上这句“五步半”。小邪点头笑道：“夫人您知不知道那位祖母大妈妈，为什么只磨了这十二支黑血神针？”他不知道乔夫人的曾祖母要称呼什么，只好乱叫了。

乔夫人愣了一下，但随即会意，她道：“也许毒牙只能磨出这么多吧。”

小邪反问小丁道：“小丁你说血变的毒牙有多大？”

小丁道：“大约有尾指那么大。”

小邪点头道：“这就是了！”转向乔夫人道：“夫人，血变毒牙有尾指那么大，但它是弯的，如果要拉直磨成现在这种黑血神针的话，差不多一支毒牙可以磨出十二支神针，夫人您现在懂我意思吗？”

乔夫人道：“你是说曾祖母只磨了一支毒牙？另外一支被偷了？”

小邪道：“我正是这个意思。”

乔夫人恍然大悟道：“原来还有另外一支毒牙存在，可惜我不晓得它放在哪里。”

小邪道：“如果您的老婢女还在，您问问就能明白。”乔夫人惊道：“你是说丫环她们盗走了毒牙？”

小邪道：“是的，但不是现在这些年轻女丫环，可能是前一代，也可能是前两代，她们不是偷，而是祖母大妈妈那一代的女婢传下来，不知道传了几代，那位持有毒牙的女婢，将它带离飘花宫，因此江湖上才有另外的黑血神针出现。”

小雨问道：“那位婢女为何会将毒牙带出宫？”

小邪道：“这理由很简单，那毒牙既然传了几代，她想一定是贵重的东西，所以她带出去赠给她朋友，如此而已。”

乔夫人叹道：“真是罪过，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支神针沦入武林，我得将它找回来，否则……这太可怕了。”

小邪笑道：“夫人，这件事就交给我好啦。十几年前我就注定要和黑血神针结了缘。”

乔夫人奇道：“你十几年前还是个小孩，怎么会注定如此呢！”

小邪笑道：“夫人，老头子在十几年前就发现了这种事，所以他就把我抓去狠狠地教训我，目的就是要干这趟买卖，我不注定行吗？”

乔夫人闻言轻叹道：“原来欧阳先生早就知道这件事，唉！苦了他，也苦了你。”

小邪笑道：“苦是苦，久了也就习惯了，所以这种事交给我办就可以，我看您这呆……呆在宫里太久了，外面怎么回事您也不懂，多么不方便？弄个不好，人家还以为飘花宫就是凶手呢！”他差点将呆头鹅叫出来。

小丁、阿三和阿四私自窃笑，也只有他们才知道小邪那个“呆”字的含意。

乔夫人叹道：“那就多麻烦你了，回头你多带几颗解药出去，也好救人。”

小丁道：“夫人，我身上有解药，够用了，可是也不怎么管用，中了神针之毒，不到几分钟就死了，除非在现场，否则我也救不到。”

乔夫人感伤道：“没想到祖先一时疏忽，却带给武林这么大的劫难。”

小雨道：“娘您别太为这件事烦恼，我们非武林中人，能挽回我们尽量挽回，不能挽回也只有由他了，这是天数，不是人们所能料到的。”

小邪笑道：“夫人哪！别担心，这些神针刚出现就被我们发现，而且现在武林都一直在找使用黑血神针的人，所以黑血神针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您安心地在这里等候佳音，我下次不是带馒头，而是带神针来，您别太担心。”

乔夫人哑然微笑道：“也只有如此了，小邪麻烦你了。”

小雨笑道：“娘，我也可以跟小邪一起去找呀，您说好不好？”她甚希望能与小邪同行。

“你！”乔夫人面有难色道：“小雨你才几岁？如果出去玩玩还可以，可是要闯江湖，娘都没经验何况你呢？”

小雨有点失望，但她也不愿让她娘担心，她道：“娘，小雨留下来就是。”

小邪安慰道：“小雨你放心，等你老头回来，他一定会带你出去走走，要是你现在跟我们走，而老头回来找不到你，老头会哭喔！”

小丁也安慰道：“小雨，等老爷子回来，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去玩，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玩好不好？”

第二十二章 水果大餐

小雨幽幽道：“我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小邪马上道：“快啦！最慢一个月，如果他不回来我也要把他捉回来，这老头不学好，整天往外跑，实在不像话。”阿四也装作气愤道：“我也看不过去，如果他不回来，我就亲自跑到莫塔湖将他引……引回来！”他差点又用上“引渡”两字，还好立即改口。

乔夫人道：“如果你们遇到欧阳先生，替我问候他一声。”她茫然若有所失地望着小邪。

小邪叫道：“岂只一声，要问十声，问得他心头发毛，他才会回心转意早点回来。”

小雨道：“小邪你们什么时候要走？多留几天好吗？”

小星星道：“小邪，我们的游戏还没完，你怎么可以逃走？”

小邪叫道：“谁说我要逃？谁要是现在走，谁就是乌龟！”他手比乌龟状。

“哈哈……”众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乔夫人也不自觉地心情一松，莞尔直笑，她道：“我的菜，你们还没品尝呢！”

小邪笑道：“要不要来那个：‘小邪三斗赛神仙’啊？”他想到作诗，精神就来。

小丁掩嘴而笑：“小邪你作诗已上瘾了？”

小邪轻笑道：“上瘾是还没，只是酒瘾大发，喉咙有点痒。”他直抓着喉咙。

乔夫人笑道：“晚上我做些可口小菜让你们吃吃，你们聊吧！我到厨房去。”说着已转身走向后院。

小邪叫道：“夫人您慢走，下次别忘了乌龟狗香香哪！”“我省得！”说完乔夫人已消失在转角处。

小雨奇道：“什么叫乌龟狗香香？”

小丁轻笑道：“小雨别听小邪胡扯，乌龟狗香香就是狗肉，他自己乱挂上这些名词，以前我也上过他的当，呵呵！”小雨恍然道：“小邪看你，我娘怎么煮得出来这道菜，你瞒得我娘好苦，要是爹回来了怎么办？”

小邪哧哧笑道：“这道菜还是你爹教我的哩！他回来一样没事干，弄点事让他做做也不错，别忘了下次养几条黑狗，那这里就是十全十美啦！”

小雨娇嗔道：“不要，黑狗好丑，而且我的小白兔说不定会被它们吃掉，这多残忍，养小黑兔好不好？”

小邪直摇手晃头道：“差多，差多！兔子怎么能跟狗比？你放心，你爹回来了，保证你一家人都会喜欢上黑狗，连做梦都会学狗叫哪！呵呵……”

“哈哈……”众人已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雨白了他一眼叫道：“才不会呢！”

小邪笑咪咪地道：“还不知道哩！人说食……什么味的？小丁。”他望着小丁。

小丁笑道：“食髓知味。”

小邪点头道：“对！食髓知味，要是你吃了狗尾巴，保证你下次要吃狗舌头了。”

阿四道：“加点大蒜，沾点酱油更好吃哪！”

“哈哈……”他们三人笑成一团。

小丁红着脸叫道：“馋啊！你们什么都吃，好可怕！”小星星问道：“小邪，狗肉真的这么好吃吗？”她有点心动了。小邪舌翻莲花道：“当然，只要你吃上几口，越吃就越顺口，不然人家怎么叫它香肉没有一种肉能跟它比，哪天你偷几只来吃吃看，我不会骗你的啦！”

小丁急道：“小星星我们别上他的当，小邪是疯子，我们可不能跟他一起发疯。”她拉着小星星，免得她受到怂恿真的去偷狗吃。

小邪白了她们一眼叫道：“那你们说什么好吃？”

小星星道：“我觉得水果和青菜好吃多了。”

小邪叫道：“胡扯！水果你们会吃得比我多？哪一样也没有香肉好吃。”

小丁道：“你吃过多少水果？咱们来比比看。”

“哈哈……”小邪大笑几声，不屑地道：“喂！小女孩，话别说得过早，要比吃水果就来比，小雨，小星星你们比不比？三个比一个！”

小雨娇笑道：“比！我一定吃得比你多。”她好像很有信心，回答得相当快。

小星星道：“吃水果我最行了，当然比啦！”

这些女孩一天到晚吃水果，而又是三比一，她们哪有将小邪放在眼里，这下可趾高气扬了。

小邪嘿嘿冷笑道：“难得你们敢跟我比，我们一个一个来，输的吃香蕉皮。”

小星星神气道：“好，我去拿！”说完已反身走进后院。

小邪伸手，指点个不停叫道：“你们这些不要命的，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吃得多了。”

小丁道：“说好是三个比你一个，你可不能赖。”她怕小邪又找阿三、阿四当帮手。

小邪道：“好！阿三、阿四看紧一点，等一下就用塞的，像上次一样塞馒头，非胀死她们不可。”

阿三笑道：“这种事我最拿手，小邪帮主要是塞你呢？”

阿四道：“照样啦！小邪帮主吃不下，我们帮他塞，要是小丁她们吃不下，我们也帮忙塞，对不对？小邪帮主？”

小邪道：“对，非胀死她们不可，呵呵。”一脸邪笑地看着小丁和小雨。

小丁闻言倒有点怕，她想小邪这一拚命，少说自己也有罪受，她道：“我看算了啦！平手如何？”

小邪抿嘴叫道：“哪有这么便宜，反正多吃水果无害，如果好的话，我也想改行吃水果。”

这时小星星已捧着一大盆水果走出大厅，盆中有蕃石榴约二十来个，芒果约八、九个，水梨约三十余个，三串香蕉，十余个红苹果。

小邪一看叫道：“只有这些？”他嫌少。

小星星斜眼看着他道：“这些你吃得完吗？到时候可要用塞的！”在她心目中，这些已是很多了，但在小邪来说却不够看。

小邪叫道：“不用比了，什么玩二（意）嘛！阿三、阿四上！”他已动手抢水果吃。

“哇！抢啊！”阿三、阿四冲上去，香蕉、芒果、梨子、蕃石榴，苹果

通通都好，除了香蕉以外，其他的，他们可以说两口一个，连芒果皮也不用剥。

小星星愣住了，她已将全部水果拿出来，没想到小邪会叫不够。

小丁见状大惊道：“小雨快抢啊！要不然就没得吃了！”她已欺身去抢。

“哎呀！”小雨和小星星也作最后的解救，众人现在就像几只小狗在争食物一般，谁也不让谁。

可惜小丁她们哪是小邪的对手，只见小邪不但手快，嘴巴更快，一时吃不了这么多，他竟将每颗水果咬上一口，然后军心大定地慢慢吃，轻松愉快地对着小丁她们得意哧哧直笑着。

这些水果被小邪这么一咬，让人要拿来吃又不好意思，不吃又没得吃，只有干瞪眼地愣在那里。

“小邪——”小丁跺脚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是说好比赛的吗？”在女孩中，她抢最快，成绩却是最差劲，一个也没抢到。

小星星手里拿着一条香蕉，感到很骄傲！噓口气道：“还好，我挽回一点，好险哪！”

小雨本来已抢到一颗水梨，正得意时，小邪利嘴突然攻上来“咔”一声脆响，已将她手中水梨咬了一大口，小雨惊讶地愣在那里。

小邪怀抱几颗梨子和苹果哧哧笑道：“不是我不比，这一比，我一个人吃就不够，这还比个鸟，所以算你们输啦！战利品通通归我！”“咔——？他故意咬一大口梨子，吃得啧啧有声，得意已极。

小丁叫道：“还没比怎么就输了？”她不大甘心。又气又好笑地瞪着小邪。

小邪笑嘻嘻道：“要比的是你们，当然你们要准备妥当，结果你们没准备好，这不是输是什么？”

小星星叹道：“我只摘这些回来，你怎么可以全部吃掉呢？”她有点舍不得。

小邪憨笑道：“没有啊，我这里还有好多颗，你们来挑吧！嘻嘻……”他看看怀中水果，已是笑不绝口。

小雨绷着脸道：“才不要！咬过了才让我们吃。”阿三不时在她们身边转来转去大叫：“好吃啊！好吃！”手中梨子晃个不停，有如货郎鼓，他可不管咬过不咬过，一个接一个，吃得津津有味。

阿四笑道：“男人与女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哈哈……”众人笑成一团。

是夜，乔夫人作了几道菜，宴请小邪他们，雪里葱油鸡、爆炒三鲜、炖花鱼翅、香拌鲤鱼、十坦克春笋……样样可口，吃得大家眉开眼笑，大快朵颐，不亦快哉。

时光荏苒，很快七天已过去。

这天，小邪和大家在清泉畔钓鱼嬉戏。

小邪看看小雨，他轻声道：“小雨，我想我该回江湖了。”小雨一听，心情立时变得沉重，幽幽道：“这么快？”小邪道：“我已经来这里七天，也许武林中又有不少人死在黑血神针之下，我不得不早点回去。”

小星星感伤道：“小邪！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呢？”她很想留住小邪，但这似乎是不可能了。

小邪叹道：“很快！最好是你们来找我，因为这里缺少一味，不大好受。”他指缺少香肉。

小星星急道：“你下次来，我一定替你准备乌龟狗香香，让你不会再觉得少一味了，你们一定要再来！”她真怕小邪为了这回事而不再来了。

小邪轻笑道：“小星星你准备就没错，以后时间多的是，反正老头如果回来，他也会憋不住的。”

小雨幽幽道：“小邪！等我爹回来，我到哪里去找你们呢？”小邪笑道：“老头精得很，只要他一叫，整个江湖都会翻过来，你还怕找不到我们？”

小丁轻声道：“小雨你不妨问问丐帮弟子，他们会告诉我们在哪里。”

小雨幽幽道：“可是我上次问过，他们并不知道。”小丁道：“那是因为我们躲起来练功，丐帮弟子才会不晓得，现在我们不会再躲起来，他们一定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小邪道：“这样好了，小雨你就到太原萧王府找小王爷，你就会知道我们在哪里，我打算在那边作生意，落地生根啦。”他想办完事后，就在太原开家“什锦馆”。

小雨点头道：“好！我一定去找你们。”

阿三笑道：“小雨你是当家花旦，下次我们唱戏时可少不了你这位角儿，你要勤练歌艺，将来才能派上用场，知道吗？”小雨轻轻一笑道：“阿三，我可没你们行，不过我练练就是。”她倒真想学学，也好将来能跟小邪他们一起作生意。小星星道：“我也要唱戏。”她祈求地望着小邪，深怕被拒绝。“哈哈……”小邪大笑道：“好好好！天下第一名飘花宫如果能在江湖上唱戏，一定名震大江南北，我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演一场，哈哈……”

小丁道：“小邪！我们要走，也得向夫人辞行，免得失礼于人家。”

小邪道：“也对。”转向小星星道：“小星星你去请夫人出来，我们要向她告别了，还有那些什么兰花，菊花、桂花的，也请来。”小星星道：“这么快就要走？”

小邪叫道：“快去快回你都不懂？快去！”

“是！快回！”小星星笑着往观月楼奔去。

小雨幽幽道：“现在就要走吗？小邪。”她已双目含泪，感伤已极。

小邪不是味道地叫着：“是啊，小雨你干嘛？上次我要走，你这样子，现在又这样。”

小雨无助而孤伶道：“我好想跟你们在一起，现在你们要走了，我好孤单，好寂寞。”

小丁抚着她柔发道：“小雨已经流出离愁泪，令人见之则心生不忍。”

小丁擦去她颊腮泪痕，她知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因为她也有过这种心情，这种情景。

不久小星星已领着夫人及八位女婢赶来。

乔夫人未到，已着急道：“小邪你们要走了？”

小邪笑道：“是的夫人，我想早点回中原办些事情，有时间我们还会再来，谢谢您的招待。”他拱手一揖。

乔夫人走上来望了小邪良久，轻叹一声道：“小邪你真是令人难以忘怀，我也谢谢你送我的馒头，你们不多留几天？”小邪笑道：“几天后还是要走，早走晚走都是走，走不走仍要走，要走，晚走不如早走，所以我要走了。呵呵！”他一时兴起绕起口令来。

乔夫人哪听得懂他的话？只能报以微笑，她道：“那我送你们出谷好了。”

她亲切而怀念地望着小邪他们。

小邪笑道：“我们下次再来，现在暂且告一段落，我去拿行李。”

说着他们回到醉星楼拿行李，随即往洞口行去。

乔夫人、小雨、小星星及八位女婢也送到洞口。

洞口飘雨已停，但狂风仍然大作。

小邪笑道：“夫人、小雨、小星星还有八位大姊，我们走啦！祝你们……诗口口！”他有力地拱着手，来个英雄式告别。小丁娇笑道：“我也祝福你们，夫人、小雨、小星星及八位大姊。”她挥着手。

阿三、阿四笑嘻嘻地招着手，阿三道：“再见啦！下次换我们招待你们，保证吃香的，喝辣的。”

阿四笑道：“一道乌龟狗香香都解决啦！”

这句话本是有点幽默，但离愁笼罩，她们也笑不起来，反而心情更沉、更重。

“再见！小邪、小丁、阿三、阿四！祝你们平安！”乔夫人他们招着手向小邪他们道别。“再见！”小邪他们已掠到对岸，不时回头招手，终于他们走远了。

小雨高声叫道：“小邪——别忘了我告诉你如何走的，小心喔——”她怕小邪又迷了路。

“我知道啦……你们快回去吧……”声音若无，不久已消失在白雪中。

小雨和小星星禁不住泪珠已流下来。

良久良久，乔夫人才道：“小雨、小星星、我们回去吧！”小雨嗯了一声，带着沉重脚步走回去。

小邪一走，众人若有所失，感伤得不知如何是好，一阵寂寞涌向她们。

今夜，好沉，好沉！

琴音再响，歌声轻唱，正是小邪那首“相见欢”。

“流水落花轻缠，逝漫漫，踌躇晚亭鱼归秋雨拦。欲不泣、离人泪，几回难，又是花开花谢朱颜残……”

有了小雨的指示，小邪他们很容易就走出漫天冰雪的长白山，这一行，他们总算明白黑血神针之谜。

小邪望着长白山，似笑非笑地叫道：“也只有女人才憋得住气，藏到这种鬼地方，要是我，早就翘罗！”

小丁笑骂道：“小邪你少自我陶醉，你要留下来，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呢！”

小邪轻笑道：“不留也罢，要是被留住，那真的一撇也没有了，呵呵！”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如果你没撇，我借你一撇，用完再还我。”

小邪叫道：“阿三你懂个鸟？撇用完了就用完了，我拿什么还你？废话少说，我们快回中原吃香的，喝辣的，这几天老是啃苹果，啃得牙齿都发酸，要命得很！”

小丁道：“现在秘密都解开了，可以去救我干爹了吗？”

小邪道：“也好，好久没找渡永天算账，现在回去刚好拔掉他的根。”

阿三问道：“我们怎么拔他？”

小邪道：“凭我们四个人恐怕不够，我想把小七找回来，然后到少林寺叫老和尚发出武林帖，大家联合拔掉神武门。”

“好也！”阿四拍手叫道：“找到师父，我也可以风光风光，想当年他

一直说我不管用，嘿嘿，三年风光轮流转，我现在武功可是天下第十一了，师父看到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侧头直幻想着。

阿三神气道：“我想师父会叫我们回去主持白马寺，嘻嘻……”他想到如果主持白马寺，那有多风光？不禁已陶醉直笑着。

小邪叫道：“那你就去吧！”

阿三煞住笑声急道：“主持归主持，我可没这么大的劲，想当年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在若再落入少林寺，要逃可就难啦！谁叫我的武功这么高强。”语意之间，像是会被捉回去当主持人似的。

小邪道：“这么说，那些和尚是羡慕你的武功，才不让你走罗？”

阿三大言不愧道：“大概如此，尤其是罗汉堂堂主，正须要我这种人才，嘿、嘿！”他舞了两拳，甚是威猛，接着又道：“不过我还是当通吃帮的老五比较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多舒服！”他差点忘了自己是谁，要是被小邪卯上了，迟早要脱层皮，还好他及时改口。

小邪哧哧笑了起来道：“阿三你脑袋还转得很快嘛，否则你这一辈子和尚是当定了，慕容柔柔只好改嫁啦！”

阿三尴尬笑道：“小邪帮主，说着玩的别太当真，这些阿四要比我有兴趣多了。”

阿四叫道：“阿三你没事少往我身上推，陷害忠良，迟早你会得到报应！”

小邪道：“好啦！别吵，我们到太原找小七，顺便找个好地方开镖局用。”

小丁问道：“小邪你真的要开镖局？”

小邪道：“那还假得了吗？等这些事一了，我就开家镖局，你就做管家婆，保证财源滚滚来，哈哈……”他想到以后保镖时的情景，就觉得好笑。

小丁娇嗔道：“我才不要当管家婆。”

小邪问道：“那你要当什么？”

阿三道：“当压寨夫人！”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太原城依样繁荣，萧王府仍然直耸在城东，威严凛然，豪气万千。

这已是离开长白山后的第五天，小邪他们已来到萧王府。

小邪走上前去笑道：“官爷啊，你们好，我是来找小王爷的，他在不在？”这些护卫常换，并不是以前那几名，故而不识小邪。但他们对这位俊俏，可爱又有礼貌的年轻人甚有好感，纵使他胸前写着“浪子不归，飞刀无痕”，那名侍卫还是笑着道：“小兄弟，小王爷和一位朋友到市上去了。你找他有事吗？”

小邪闻言知道小王爷已经回来，他很高兴道：“我是他的朋友，好几年不见了，小王爷现在怎么样？有没有两把刷子？”

“刷子？”护卫不明其中含意，他道：“刷子倒没有，不过小王爷和那位小七爷，一把剑可使得出神入化，太原城难逢敌手，人家都称小王爷是天下第一剑客！”他也替小王爷感到骄傲。

小邪闻言笑道：“不错，不错！有进步，官爷，他们有说去哪里吗？”

护卫道：“小王爷他们最近时常到酒楼和赌场，听说是要探听一位朋友的消息，可惜小王爷已输了不少钱。”

“哈哈！”小邪大叫道：“官爷你可知道小王爷在找谁？”

护卫轻笑道：“我要是知道我早升官啦！”

“你是升官了，他找的就是我！”小邪指着自已道：“杨小邪，哈哈……”

护卫笑道：“小兄弟真的吗？”他有点不信。

小邪得意叫道：“当然是真的，你去通知小姐准备酒菜，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拜拜！”一招手，反身拉着小丁叫道：“小丁、阿三、阿四快！到城里找小王爷和小七，他妈的，他们竟敢去赌博？哈哈……”

四人飞快往城里奔去。

护卫见状，自言自语道：“难道真的是他们？那我得赶快通知小公主，也少不了赏银。”他高兴地往府里冲，去通知小公主。

“水月酒楼”是太原属一属二的酒楼，达官贵人，富商豪贾王侯，江湖奇士，风流才子……无不以此楼为显耀自己身分地位，财势力量，故而能上此楼者，可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小邪一问就问到这家“水月酒楼”，四人已直奔至此地。

阿三一看惊讶叫道：“哇！这么有气派！连地上都铺着地毯！”

小邪笑道：“小王爷要来的地方一定不同凡响，咱们进去找找。”说着已往前走。

店伙看小邪他们，布衣棉鞋，落魄不堪，立即白眼相向，他叫道：“喂！小乞丐、穷和尚，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水月酒楼，你们看清楚点！”他指着门前那块横匾，一副狗眼看人低的拦着小邪。

小邪道：“原来是坏小二。”“啪！”一声脆响，他也打了小二一个巴掌，笑笑地站在他前面。

“哎唷！”伙计左颊已出现一红色手印，他哪知道小邪时常话讲到一半就出手，这一吓，他也不知如何是好，摸着脸颊愣在那里。

小邪推开他，笑道：“小伙计，看着点，我是邪功天下第一的武林大侠客，闪一边去！”他笑笑地牵着小丁走入酒楼。

“啪啪……”阿三打了伙计七、八个响头笑道：“你没看到我胸前写着武林天下第十吗？笨哪！闪一边去！”他也扬长得得意地走了进去。

阿四踢伙计一脚叫道：“俺拔毛剃刀可是武林一绝，你省着点招待，否则我可要剃你的头了，哈哈……”他轻快地跨进酒楼。

伙计也不敢张声，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只好认了。

小邪他们往楼上西窗走去，这里客人少说也有千百人，热闹非常，带有不少歌妓在卖唱，可谓群英聚会。

小邪他们四人的出现，已将所有客人之目光引住，男的在看小丁这绝代美人，女的在看英挺豪迈而透着邪气的小邪，更有不少人在看他们衣服上所写的字，有的看了之后哑然失笑，有的甚是不服，有的早已心存找碴。

小邪他们很快在西窗找到空位坐了下来。

小丁望了一下酒楼食客，有点担心道：“小邪你看这些人老是朝我们看，会不会是敌人？”

“哪是敌人？都是一些阿猫阿狗，不入流的混混。”小邪站起来往众人骂道：“喂喂喂！你们是谁？没事少往大爷身上看，看烦了大爷，你们一个也走不掉！”他插着腰，够狂了。

突有两位劲装青衣大汉走过来，一名方脸、细眼、粗眉、瘦小如柴，年约四旬。一名年约五旬，身材高大肥胖、大嘴、塌鼻，肥得像弥勒佛。

瘦小汉子跋扈叫道：“小鬼你口气倒不小，老子我想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高胖汉子见小邪身上写的字，他不屑地讥笑道：“小鬼你邪功天下第一，

我倒要看看你的……”

“啪啪！”两响，小邪在他说话之际已然出手，从欺身、飞掠、挥手，再倒射回原地，其热之快，好像他根本就没有动过一样，而那两名汉子已挨了一记锅贴，火辣辣、势腾腾。

在场之人霎时目瞪口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皆惊讶地望着小邪。

小邪理都没理他们，轻声道：“阿三、阿四把他们丢出去。”“是！”阿四笑嘻嘻地走到两名汉子面前。

阿三对着胖子叫道：“喂！胖子，你叫什么来的呀！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也敢动我们帮主，少不了要叫你脱层皮。”

胖汉子哪能忍受这种侮辱，大吼一声厉道：“小杂种，老夫太行双煞岂是任人欺侮！”话音一落，他已跨身，右拳已攻向阿三前胸。

阿三反手一抄，抓住其右手，转身抬腿“啪啪……”连踢五脚，再一记少林拳，砰然一声，胖汉子悲鸣惨叫，满脸鲜血地直往窗口摔去。

阿四见阿三已发动攻势，又见这瘦小老头想逃，他大叫：“哪里逃！”双脚一蹬，有如饿虎扑羊罩住瘦老头，只见他右掌一挥，打得这老头直往后摔，撞烂三张桌子，哇了一声已口吐鲜血，趴在地上。阿四大喝一声翻身掠向他，一招乌龙穿塔右脚一勾一挑，已将这名瘦老头挑出窗外，干净利落地掠回原地，拍拍衣服叫道：“什么玩二（意）嘛？想找我通吃帮的麻烦？也不看看我是谁？”他偷瞄小邪一眼，甚是得意。

小邪点头笑道：“嗯！有进步，下次对敌人就要这样快速，省得多费手脚。”

“一定！一定！”阿四猛点头道：“小邪帮主，下次我们出手就可以了，你龙体多多保重。等我们罩不住了，你再出手还不迟。”

小邪笑道：“好，下次你们看不顺眼就出手。”

“水月酒楼”虽然有人打架，但这种“大人物”来的地方，早晚难免会有一、两次，众人也就司空见惯，连一些商贾之流也不会惧怕得夺门而逃，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如吓跑了，下次就没面子回到酒楼来，他的大人物也就当不成。

而店家知道这些大人物，虽然砸坏了东西，但一定会赔偿，而且往往所赔都是数倍以上，所以他们还真希望天天有人砸桌子呢。

小二已很快地将桌椅整好，酒楼已恢复原状，好像这些事没发生过一样。

小邪点了一些酒菜，先吃饱再说。

不久他道：“小王爷可能不在酒楼，我们要把他引来。”

小丁道：“如何引小王爷？”

小邪望着阿三轻轻一笑道：“阿三你向大家宣布，说要找太原武功最高的人挑战。”

阿三立时高兴叫道：“这行我最行了！”说完马上走到楼梯扶手前大叫道：“各位，我三撇老蛋不明阿三，武功不可一世，我很早就想砸太原城，我要向太原城武功最高的人挑战，你们可知道谁的武功最高？”

有人道：“萧王府小王爷，他是太原第一名剑。”

阿三狂妄道：“很好，你们去把他找来，就说我三撇老蛋要与他比武，你们没看到我胸前写着武功天下第十？除了九大门派之掌门以外，就属我武功最高了，快去叫人。”

阿三够狂，如果他是七十老人，人家还有点相信，可是他只不过二十出

头，就敢讲这种话，酒楼食客闻言已起了一阵骚动。

已有好事之人走出酒楼去找小王爷。

阿三望着群众得意笑道：“如果你们要试试看也可以，给我吃点心，呵呵。”

众人鉴于刚才阿三一招未到，就将“太行双煞”摔出窗外，衡量一下自己，都不敢轻易尝试，反正有戏看，何必自己演给人看？

阿三见没人要上门挑战，风光十足地走回来笑道：“小邪帮主，怎么样？管用吧？”

小邪笑道：“你吹牛也吹得满行，这样一说，九大门派也不好意思兴师问罪，而我们打了人家，他们也只有哑巴吃黄连啦！”

小丁奇道：“为什么我们打他们，他们会没话说？”

小邪道：“我们已先留给九大门派拿门人一个面子，那么他们弟子来找碴，而我们打伤他们弟子，这只能说是切磋武功，不能说是上门挑衅，他们当然没话说。”

小丁娇笑道，“看来阿三这武功天下第十可当定了。”

小邪笑道：“这可不一定，反正江湖多的是怪人，我们只是好玩，管他第几？好玩嘛！”

阿三笑道：“等到我们改行了，我就不必挂这些怪玩意了。”

阿四笑道：“我看挂着也没什么关系，这排名得来可真不容易啊！哈哈……”

“哈哈……”众人也跟着笑了。

不多时楼下传来一阵骚叫声：“小王爷，那外号叫三撇老蛋的和尚就在楼上。”

“他真的要找太原武功最高的人挑战？”

“当然是真的，否则小人怎敢打从老远将您从赌场请来。”

“好，我上去看看。”

小邪闻言知道是小王爷来了，他叫道：“阿三你用袈裟蒙住脸，偷袭！”他有心要试试小王爷的身手。

“遵命！”阿三轻笑一声，袈裟已将脸部蒙住，大喝一声，身如飞鹰般往楼下飘去，“看招！”他双手齐上，一出手就是大悲掌精招“拂门十里”，只见他双手幻起数道掌影，电掣风驰地罩向刚登上楼梯的小王爷。

小王爷自练成玉观音武功以来，还未逢过敌手，也没见过出招如此霸道快捷之高手，心头一惊，双手落胸，运足十成功力往前推，“砰！”两人各对了一掌，小王爷上身不稳，蹬、蹬、蹬，连退三步，已退下楼梯，惊讶不已。

阿三则倒飞三尺，差点撞到楼梯扶手，这一掌是平分秋色。“很好！”语音一落，阿三再次出掌，右脚微点扶手，身形有如风车旋转般，直射小王爷，手势更加凶猛快捷。

小王爷初逢高手，而又被震退，心中大为不甘，怒吼一声，已使出绝学观音掌来迎敌，霎时掌影幢幢，如长江之水，连绵不断，如万丈飞瀑，浩瀚无比，一翻、一蹬、一掠，其势如虹地射向阿三。“砰砰……”他已和阿三在空中连对十七掌，互有得失，小王爷身一落地，大骇不已，因为他左袖口已被削去半截，不由得他怒火攻心，“和尚了得！”他再次腾空，右手化作千百只掌印，左手护胸，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反击敌人。

阿三虽然削下小王爷袖口，但袈裟也被抓了一个小洞，正想大笑。但笑声未出，小王爷人影已掠到，这下他可手忙脚乱，不得已之下，又深怕小王爷攻势太强伤了自己，只好来个硬碰硬。“拚了！”吼声一出“佛上西天”已然划起，泛出透骨寒气，狂厉无比地击向小王爷。

小邪见状大惊：“哇哇哇！玩真的？”“住手！”他大吼一声！人随音飞，已射向两人。

“砰——”一声巨响，阿三和小王爷已如蛤蟆般地倒射出去摔在地上，小邪则站在两人中间，微笑地望着小王爷，神情依样悠闲。

阿三踉跄地爬起来，摇摇头苦笑道：“小邪帮主！小王爷来真的，要命哪！”

小邪笑道：“好啦！扯下你的袈裟吧！”

阿三扯上袈裟走到小王爷面前笑道：“小王爷你武功好强哪！我不明阿三差点翘在你手中，嘻嘻……”

小王爷本来被摔得有点不服气，但突然看到是阿三，霎时欣喜若狂激动叫道：“阿三是你！”立即冲上去拉住阿三双手：“小邪帮主呢？”

“在这儿！”小邪笑笑地看着他。

“哇呜——”小王爷已像疯子般地跳起来，冲向小邪抱起他叫道：“小邪帮主，他妈的！一走就是三年多，怎么搞的！”众人一看，家世显赫的小王爷也会说出“他妈的”，先是一愣，但后来也觉得小王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家味道，众人这才莞尔一笑。

小邪笑道：“小王爷你干嘛？我又不是你老婆，你抱这么紧，我可受不了啦！”

“哈哈……”众人对这位邪功天下第一的人，更是喜欢，因为他说的话，很有“那个”幽默的味道。

小王爷这才发现自己失态，立即松手叫道：“小邪帮主你怎么一来就偷袭我？害我差点吃瘪，哈哈……”说完他也大笑起来。小邪道：“我老远将你带到那里练功，你没学好，我哪敢再到你老头那里？不被打死才怪！”

小王爷高兴道：“成啦！我和小七哥现在可是难逢敌手，我爹高兴得直叫小邪帮主了得哪！”

这时小丁和阿四也走下来。

小王爷一见喜道：“小丁、阿四你们也来了？好，好，好！全到齐啦！”

小丁娇笑道：“小王爷看你像个小孩一样，月光还好吗？”小王爷道：“好？她天天想念着你们，那又好到哪里去？不过见到你们，她准好！”

阿四笑道：“小王爷，阿三那几招还管用吧？你觉得怎么样？”小王爷佩服道：“够狠、够辣！”

阿四暧昧道：“如果你想报仇，就得找我合作啦！”“哈哈……”众人已大笑不已。

小邪问道：“小七呢？他在哪里？”

小王爷笑道：“小七哥和我，为了找你们，不时在酒楼和赌场打听你的消息，结果还是我先找着，小七哥现在正吃瘪呢！呵呵！”他想到小七每次输光时就叫道：“有小邪帮主在就好了。”现在小邪已出现，难怪小王爷会笑起来。

小邪问道：“小七现在说话怎么样？还会不会像以前，我那个我的？”

小王爷笑道：“成啦！呱呱叫，有一套了。”

小邪满意笑道：“快走！小七被打落水狗，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拉着小丁，已奔出酒楼。阿三、阿四也要去“救”小七。

“喂！等等我啊！”小王爷追出去，“掌柜的，账算在我头上啦——”话音一落，他已消失在街道上。

掌柜一听，立刻放下心来，萧王府是当今第一府，连皇上都非常敬佩王爷之战功、战绩，谁人还不对萧王府敬佩三分，只要小王爷一句话，那还错得了吗？

“如意赌坊”也是一流赌坊，和“水月酒楼”一样是高贵人士汇集的地方。

此赌坊，一个筹码就得五十两银子，可见它气势多雄大，里面布置得金碧辉煌，美仑美奂，除了赌桌之外，还有茶桌，作为客人休息用，并有美女侍候，真可谓酒色财，通通都有，就是少了一个气字。

小七现在是蓝色锦袍加身，但还是有点憨厚，不大相称。只见他愁眉苦脸地坐在台前，想必是输多了。他旁边有位娇美红衣姑娘侍候着，那姑娘嗲声嗲气地道：“小七爷你歇歇好不好？等霉气过了再来，说不定可以翻本呢。”

小七叫道：“他妈的，要是小邪在，谁敢说我瘪！”他直打着桌子。

红衣姑娘娇笑道：“小七爷，您那位小邪帮主，我已听您说了三、四个月，他真的那么厉害吗？”姑娘语意之中含有调侃之味道，可惜她真不知小邪的赌功，否则她一定不敢嘲笑小七。

小七有点得意道：“小姑娘，我不是盖的，要是小邪帮主来了，你们如意赌坊卖来赔他都不够！”

庄家年约五旬，儒衫，眼睛闪闪，透着精明，他看了小七一眼，笑道：“真的有这种人吗？小七爷，我们如意赌坊可是百年老字号，不是那么容易就砸了喔！”他将全部筹码往“大”一推，少说也有七、八千两，他就是憋不下这口气。

庄家轻笑道：“小七爷你不后悔？”

红衣姑娘急道：“小七爷您还是慢慢玩吧！这样不大好。”

众人也都被小七这种举动震住了。

小七吼道：“他妈的，我就是憋不下这口气，钱输了事小，通吃帮可不能在我手中丢人！”

“不错，通吃帮是不能丢人！”小七背后已传出这句话来。

小七愣了一下往后看，霎时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再揉揉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小邪帮主是谁？

小邪他们含笑地走到他前面。

“小邪——我那个我……我那个我……”小七高兴得老毛病又犯了，“我那个我”的没完。

小邪笑道：“小七，我来啦！你等着收钱！”

“哈哈……”小七这时才大笑起来，双拳猛往小邪身上打：“对！收钱、收钱！哈哈……”高兴得近乎疯狂，“小丁、阿三、阿四你们也来啦！哈哈……”他们问长问短，乱成一团。

庄家已等得不耐烦；他道：“小王爷！小七爷下的注算不算？”在他心目中，小王爷才是正主人，所以他不问小七而问小王爷。

小王爷笑道：“算！当然算！”

庄家道：“那我要开庄了？”

小王爷看看小邪，见小邪点头，他才道：“好，你开吧！”庄家一开，叫道：“两二，一个三，七点，小，吃大赔小——”他很得意将小七下的注收起来。

红衣姑娘脸色变了变，向着小王爷道：“小七爷刚才是气不过才下这个注的，小王爷……”

小王爷轻笑道：“没关系，翠红姑娘，你再去支五万两筹码。”“是——”翠红反身走向柜台。

“等等！”小邪道：“翠红姑娘，不用五万两，拿五百两来就够了。”

庄家闻言轻蔑笑道：“小公子你是在玩小孩把戏吧？”小邪轻笑道：“不错，跟你这个小孩子玩，五百两已经太多了。”

小王爷道：“翠红姑娘你就照着做吧。”

“是，小王爷。”翠红已走向柜台。

小七叫道：“小邪帮主，这庄家已赢了咱们五、六十万两银子，他还说我不够看，我就是气不过，你把他这如意赌坊赢下来！”

小邪轻轻着了庄家一眼道：“没有问题，这小孩子也敢赢咱们通吃帮的钱？今天算他运气不好，我要让他瞧瞧通吃小霸王的厉害！”

有小邪这句话，小七可像吃了定心丸，神气地等着收银子。庄家轻视道：“小公子，话可别说得过早，本如意赌坊，少说也有数百万两银子，就算你赢一辈子也赢不了！”

小邪道：“小孩子你这种赌太小了，我只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将你们如意赌坊赢下来，你信不信？”

庄家笑了笑：“你不妨试试看！”

阿三叫道：“不用试了，马上就知道结局，你准备卷铺盖，我已把你开除了。”

“哈哈……”众人都在笑，连庄家也在笑，他的笑是充满鄙视。

翠红已拿着十个筹码走回来，看来这是如意赌坊支得最少的一次。

小邪接过筹码，塞三个给翠红，他笑道：“小姑娘，这是赏你的。”

翠红虽然摸的筹码多，但她真正拿到的也只不过是零头，哪有像小邪十个之中就给了三个，她有点不相信：“这……”

小邪道：“你先收下小的，等我赢了再多分一点给你。”他以为给了太少。

翠红讷讷道：“小公子，我……我不敢收这么多。”

小邪笑道：“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手一伸，已把筹码塞在她手中。

翠红接下筹码感激地望着小邪道：“谢谢公子。”

“不必客气！”小邪转向大家道：“各位！赚钱在此时，庄家——摇吧——”他如唱戏般地叫起来。

众人虽是大财主，他们还是想赢，因为赢钱要比输钱刺激多了，可惜他们不是郎中，技术不够，十赌九输，现在听小邪一言，他们也兴奋不少。

小邪瞄向众人得意道：“赌博这一行，你们可不行哪！没有运气这回事，你们想赢就得练习练习，练不好就不要赌，否则你们只有吃瘪啦！看我的，大！”他丢一块筹码押大。

庄家笑了笑：“要跟着赶快跟，否则要开庄了。”

只有而人跟着押大，其他的人，有的押小，有的押点数。

“开庄——”、“两个一、一个三，五点！吃大赔小——？庄家很得意地收下小邪那个筹码。

众人不禁对小邪起了怀疑。

小邪笑得很开朗道：“正常、正常，赌博本来就有输有赢，你们光看我也没用！”

小王爷问道：“小邪帮主你灵不灵？”他也有点担心地望着小邪。

小七道：“小王爷你放心，小邪要过五关斩六将，等一下你就知道。”

一连输了六次，小邪仍然笑而不语，他已知道庄家骰子有鬼，现在他已能明白猜出点数了。

翠红见小邪已输剩下一个，她又拿出刚才那三个筹码要还小邪。

小邪笑道：“我还有一个，这个庄家他拿不走，翠红你别急，输了再拿也不慢。”

翠红只好收下筹码，等一庄过了再说。

“咔啦……咔啦……”庄家奸笑地在摇骰子，“下喔，下喔！有下有赔，下大赔大，下小赔小……”

小邪轻笑道：“小七收钱啦！四点！”他将筹码往四点丢去。庄家脸色微变。

“开——三颗四，十二点，大吃小赔大！”

“哗……”众人大叫起来，尤其是翠红姑娘。

小邪轻轻一笑道：“庄家你慢慢摇吧！”

“咔啦！咔啦……”庄家大显身手，左摇右摇，翻身摇，甩空摇……耍得有一套。

“押大！”小邪半筹码往大一堆。

“四五六，大，吃小赔大——”、“么二三，吃大赔小——”“两五一个六，大……”

一个时辰下来，小邪桌前筹码由一个变四个，变八个，变十六个，三十二个……六十四……已成为一堆小山。

庄家再也不敢摇下去，冷汗直流，不知如何是好。

阿三趾高气扬叫道：“摇啊！我们可要赢下这栋如意赌坊才甘心，摇啊！快！”

庄家擦擦汗珠道：“我去请老板出来。”说着反身直往后院走去。

小七得意叫道：“他妈的！打狗也要看主人，你以为我好欺负？有胆再来！”

小丁道：“小邪你真的要赢下人家的赌坊？”

小邪笑道：“我将小七输的钱赢回来就可以，要是赢了如意赌坊，我可没那么大的精神去管理，何况以后小王爷找谁赌去？”

小王爷笑道：“我不赌的，是小七哥说要找你，所以我才到这里逛逛。”

小邪笑道：“也不是专指价钱，而是那些碗公龟子（王公贵族）将来怎么办？”

小七笑得眯着眼道：“我这口气憋了好几天，今天终于出了，哈哈……”他真是得意。

这时后院已走出来一位老年白袍老人，他全身白，连头发胡子都白了，少说也有七十以上。他一走上来立即躬身拱手向小王爷道：“小王爷光临，小老人有失招待，敬请见谅！”

小王爷挥手道：“管擎，我是来玩的，别客气，这位是我的朋友杨小邪……”他替老人引见大家。

老人一一答礼，最后向小邪道：“杨公子您好，老夫不知是您来玩，要不然早就收摊关门了。”

小邪道：“老人家，我可没有拆你们的摊子。”

老人陪笑道：“谁不知道当今世上杨公子您的赌技天下第一，老夫景仰已久，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还请杨公子手下留情。”

小邪轻笑道：“有钱大家赚，你我彼此彼此，今天我赢了我拿走，下次咱们重新来怎么样？”他是说庄家用假骰子，他也不客气要将这些钱拿走，以后再来就各凭运气，他不当面说出庄家用假骰子，已是给予庄家莫大的面子。

老人急笑道：“这当然，杨公子你赢的钱，本坊一文不少地付给您，还请杨公子网开一面，放了本坊。”

小邪笑道：“你放心，今天就到此为止。”他抓了一大把筹码塞给翠红，少说也有一、两百个，他笑道：“翠红姑娘，这是你的，分红啦！”

翠红大惊道：“公子，我不能……”她哪敢想，有这些钱，她也不必在这里工作了。

小王爷道：“翠红姑娘你收下吧！小邪帮主是赏给你的。”“是——小王爷。”官家在平常老百姓眼里，还是有奇大无比的力量，翠红也不敢推辞只好收下了，她感激地望着小邪。小邪笑了笑，转向老人道：“老头，我赢了多少，你替我算算，六十万两还给小王爷，其他一万两赏给这些姑娘还有打杂的。”“是是！我这就去办！”老人很快地将筹码算好，连翠红的也加下去，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两，足足可以买下半个太原城。

小邪想了一下，望着小王爷道：“这样好了，小王爷你的六十万两就扣起来，剩下的，你看哪边闹饥荒就往哪边发，也弄点给那些须要人家照顾的人，如何？”

小王爷立即拱手叫道：“得令！”转向管擎，他道：“管擎你就将这些银子交给我家帐房。”

老人揖身道：“是，小王爷。”

小邪目光巡视一下众人摊摊手道：“好啦！没事了，该走啦！”翠红姑娘满怀感激道：“多谢小王爷及杨公子、小七爷、这位小姐、法师……”

小王爷笑道：“翠红你不必谢了，有机会我替你做媒人，如何？”

翠红羞涩道：“谢谢小王爷！”民间老百姓哪有这种福气，翠红可乐昏了头。

小邪碰一下小王爷笑道：“小七怎么样？”

“哈哈……”众人大笑，相继地走出如意赌坊，往萧王府行去。

小邪他们到达萧王府，立即问候王爷及夫人，大家寒暄几句，晚上小王爷已在后院设下酒席为多年好友洗尘接风。

小王爷举起酒杯道：“小邪帮主、小丁、阿三、阿四还有小七哥，我以这杯酒感谢你们多年来对我的照顾，我先干了。”他一饮而尽。

小邪叫道：“这种话老套啦！不管用了。”

阿三要宝道：“要像我这样！”他抓起酒杯神气道：“小邪帮主，感谢你的照顾，我只有自罚三杯，你们最好不要喝，我自己喝！”说完神气十足地想一饮而尽，“噢呜！”阿三大叫不已，因为他的酒杯已被小邪以内家真

力凌空吸去。

“哈哈……”众人笑不绝口。

小邪笑道：“新招是新招，但不管用，我喝了。”将酒喝完，丢还杯子给阿三，随即转向小七，他道：“小七，你这几年怎么过的？”

小七笑道：“我和小王爷在玉女峰练了一年，以为你会来，结果那天我们等得好失望，足足等了三年又两个月，我们才将功夫学成。在那里，小王爷不时教我说话，所以我才会讲得如此流利，平常除了练功之外，也捉些飞鸟打打牙祭，有时也下下棋，种种花，如此而已。”

小王爷道：“以前觉得时间过得好慢，现在却又觉得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三年，还好三年我没白白浪费。”

小邪满意点头道：“很好，你学成了以后将来还要保国卫民，小七你可要跟我们去救人了。”

小七高兴道：“当然，我好久没跟你一起闯江湖啦！呵呵……”想到以前种种，他就想笑。

小邪道：“事情也很急，所以我们明天就动身。”

小王爷惊道：“这么急？”

小邪点头道：“愈快愈好，省得人死得更多。”

小七道：“我的任务是什么？”

小邪想了一下道：“我们平均分配一下，一定要来个通吃，小丁你回头替我写一下秘函，这是要写给飞龙堡，要他们二月十三日那天子时准备迎敌。”

小丁奇道：“我们不是要攻打神武门吗？怎么要叫飞龙堡迎敌呢？”

小邪道：“我们现在是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飞龙堡，第二部分是神武门第三部分是黑巾杀手，第四部分是我们和九大门派；现在黑巾杀手可能有所计划，暂时不会插手江湖事，所以除去黑巾杀手，就只有三路人马，而飞龙堡一开始就被人家渗透，我们不能利用他们的力量，只好将他们用作反间计了。”

小丁道：“你是说要利用飞龙堡来反间神武门？怎么反？”

小邪轻笑一声道：“我们现在写一封警告书给飞龙堡，要他们在二月十三日子时迎敌，他们在不知道敌人是谁之下，会宁可信其有，所以他们会加强戒备，而且这消息可能会走漏让神武门知道，神武门会幸灾乐祸，他们一定没想到我们要攻的反而是他们，这样不就成了？”

“哇！好好好！”阿四拍案叫绝：“小邪帮主你真是用兵如神，这一仗，一定打得神武门啼里哗啦，鸡飞狗跳。”

小王爷笑道：“小邪帮主若是能带兵打仗，那可所向披靡了！”

小邪得意笑道：“哪里，哪里，诸葛亮是我表哥，哈哈……”

小丁问道：“这是第一步，另外要如何进行？”

小邪道：“我们分三路人马，小七将信函送往飞龙堡，小丁你回洞庭湖君山告诉你哥哥，要他立即动手全丐帮弟子调查神武门各处分坛所在地及人力，最好能画成图，于二月七日前送往少林寺。”

小丁点头道：“这些事丐帮很容易可以办到，你们是要上少林寺？”她怕一分开就找不到小邪，有点担心。

小邪颌首道：“我和阿三、阿四这段时间都可能在少林寺，你和大蕃薯办完事以后就直奔少林寺和我们会合，我再分配其他工作。”

小丁道：“我晓得。”现在她知道小邪在少林寺，心情也放松不少。

小邪道：“小七你送信时要秘密送去，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小七笑道：“小邪帮主你放心，这可是我拿手的功夫。”他在山林中住了十几年，对于这些埋伏，偷袭与追踪，都有独到的地方，所以他才敢说这种话。

小王爷道：“那我干什么？”他也不想试试宝刀。

小邪笑道：“我们在玩官兵捉强盗，小王爷你是法官，只好留在府里啦！否则惹上凶神恶煞可有你受的。”

小王爷拍胸脯道：“我不怕，学以致用嘛！”

小邪道：“这不是怕不怕问题，而是你身分不同，不能乱来，而且你又有父母，要是你受伤了，有多少人为你担心？你要在沙场上表现，懂吗？骑马的！”

小王爷有点失望，但小邪说的也是有道理，他苦笑道：“好吧！我只好干瞪眼的份儿啦！”

阿三喜上眉梢道：“我可是要回老家啦！”

小邪道：“你和阿四跟我上少林寺，要少林发出武林帖，召开武林大会，共同商讨对策。”

小丁道：“找这么多人不就泄密了？”

小邪道：“不会的，我要召集的是各派掌门人，当然你会认为有些掌门人可能是假冒的，其实那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小丁不解道：“为什么？”

小邪道：“三年前武痴杀了各派掌门人，而各派马上新立掌门人，如果要冒充一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这么久以来我们才发现丐帮和飞龙堡有人冒充，这就表示要改造冒充一个人很难，而且冒充愈多，毛病也就愈多，韦亦玄不就反了渡永天？所以渡永天没有这个必要再冒这个险。”

阿三道：“还有一点，渡永天势力已经养成，他不必再怕任何人了，小邪帮主对不对？”

小邪点头道：“不错，最重要的是冒充的人，只要我注意看，一定可以看出端倪，还怕他们泄密吗？”

小丁觉得也甚有道理，她道：“那你一定要在少林寺等我喔！”

小邪哧哧笑道：“等等等，喝酒吧！再等下去菜都凉了！”“哈哈……”

小王爷笑道：“来！喝酒！干！”他拿起酒杯已大口大口喝。

众人也狂饮起来，酒过三巡。

小邪问道：“小王爷你妹妹月光呢？嫁了没有？”

小王爷道：“还没有，她在后院。”

小邪问道：“她是否有收了一名叫小香的丫环？”

小王爷点头道：“有，还有一名老人，小邪帮主是你介绍他们来的？”

小邪感到很满意道：“是啊，他们无依无靠，我看了就伤心，只好往你们这里塞啦。”

小王爷笑道：“小邪帮主不但武功高强，智勇双全，还有一副慈悲心肠，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邪哧哧笑道：“看来阿四赶不上你了，哈哈……”他指拍马屁的功夫。

阿四笑道：“没关系，马屁人人爱吃，但要找个会拍的可难如登天，多一人多一份力量。”

“哈哈……”众人一笑。

第二十三章 士可杀不可辱

阿四笑了一下道：“小七还没有外号，小邪帮主你也替他取一个如何？”

小七好奇道：“阿四你的外号是什么？”

“很好听！”阿四耍出剃刀神气道：“俺拔毛剃刀不白阿四，武功天下第十一。”

“哈哈……”小七大笑不已：“什么剃刀嘛！兵器谱可找不到这玩意儿。”

阿四很镇定道：“小七你别笑，你的一定也很精彩！”小七望着小邪笑道：“小邪帮主来一个好听的。”

小邪点头直笑，想了想他道：“小七你就叫‘跳门老公’好了。”

小丁不懂道：“这是什么意思？”

小邪道：“小七一身追踪功夫很了得，要追查人家难免要翻窗跳门，再加上小七的名字不够男子气，七就是妻，干脆来个老公算啦！”

“哈哈……”众人已笑了起来。

小七满意道：“不错嘛跳门老公，那我的武功排名第几？”小邪道：“你叫小七，当然是第七啦，自己写在衣服上。”小王爷感兴趣道：“我也来一个如何？”

小邪摇头道：“不行，你这个小王爷要是被叫上口，我可罪过哩！”

小王爷叹道：“看来我这个小王爷不大好当，要是换个地方就好了！”突地——已有声音传来。

“哥哥，你说什么不大好当？”

众人往发音处看去，原来萧月光已走了过来，她还是一身洁白如月光，浅颦淡笑，纯洁可爱，她身边有个绿衣丫环，正是小香。

小王爷笑道：“妹妹，我说我这个小王爷遇到小邪帮主就不好当了。”

小邪招手笑道：“月光呀，好久不见啦，愈来愈漂亮喽！还有小香你也好。”

月光羞涩道：“杨公子、小丁姊你们大家好。”

小香蹲身道：“公子谢谢你们将小香安置在小姐身边，小香感激不尽！”

小邪摆摆手道：“来来来！喝酒！喝酒，别说那些伤感事！”拿起酒就往月光送去。

月光急道：“杨公子，我不会喝酒……”她脸腮已泛起两朵红云，更是娇柔可爱。

“不会？”小邪指着小丁道：“你看小丁，现在小丁她晚上都会爬起来偷喝酒哪！”

“哈哈……”众人立即笑了起来。

小丁霎时困窘叫道：“小邪你怎么可以乱说？我哪有偷喝酒？”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小丁说着玩的嘛！我想骗骗月光这个呆头鹅，你急个什么劲？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默契也没有。”

小丁又气又好笑地叫道：“好嘛！偷喝就偷喝！”

小邪呵呵笑道：“现在你想偷喝也不成了，大家都知道啦！你还想偷喝？门都没有？”

转向月光笑道：“月光你偷喝吧！我们看不到的！呵呵……”他故意眯起眼睛，这模样倒像装睡的小孩在偷看他娘走了没有一样，又逗趣又惹人爱。

月光羞涩道：“杨公子，我真的不会，我……哇呜……”

“不会也不行！来一点！”小邪这土匪已欺身而上，一手扶住月光香腮，一手酒杯猛灌。

“哇呜……咕嗜……咳咳……”月光已被灌下一杯烈酒，直咳个不停。

“哈哈……”众人一笑。

小邪目的已达成，很满意道：“月光你以后多学着点，哪天你老公要你喝酒，你才不会像鸽子咕咕叫，哈哈……”扬长地走回原位。

月光红着脸，有点头昏，小香立即扶住她，月光娇羞道：“杨公子，我头好晕，我要回去了。”她真怕再被灌上几杯，那就惨了。

小邪还很有兴趣道：“别急嘛！酒还很多呢！”他又拿一杯酒准备灌月光。

小丁拉住他衣角急道：“小邪这酒太烈，月光会受不了的，你看她已经不行了。”

小邪看看月光，只见她娇躯如风中小草晃呀晃的，他叹道：“真差！好吧，月光你回去好好睡，时间到再来找我练酒。”

月光茫然道：“那我走了，各位再见，小香我们走。”金步摇曳地晃向回路。

“是！小姐。”小香扶着月光慢步走回厢房，她们俩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像是来讨杯酒喝似的。

小王爷笑道：“我妹妹可从来没喝过酒，小邪帮主你这么一灌，保证她一睡到天亮。”

小邪叹道：“睡得着就好喽！别像小丁半夜三更起来偷喝酒哪！”

“哈哈……”众人又再次大笑。

直到三更，他们才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小七带着小丁书写的秘函直奔“飞龙堡”，他一身修为已高过小王爷，因为小七本身就具备有武功，两人同时练起来，他当然要比小王爷容易而且高明，所以小邪很放心派他完成这项工作。

小丁也依依不舍地告别小邪，回到江南。

小邪和阿三、阿四也直奔少林寺。

萧无痕见大家都走了，有点伤感，只好以练剑作为消遣，期待好友早日归来。

少林前任掌门人明空大师死后，已由罗汉堂主持明心大师执掌掌门人一职，而罗汉堂出缺由开封封禅寺主持明渡大师接任，封禅寺主持由驻守灵感塔第一层之天和大师担任，然后由下一代弟子悟日驻守第一层古塔。

三日过后，小邪和阿三、阿四已来到少林寺大门前。

小邪道：“阿三、阿四咱们是旧地重游，你们有什么感想？”

阿三喜悦道：“好高兴哪！至少我和阿四被少林寺养了十几年，总是有点感情的。”

小邪点头道：“不错，我们不能忘本，现在掌门不知由谁接任，阿三你可知道？”

阿三道：“掌门人如果悬缺，没有意外的话就由罗汉堂主持接任，我看是大师伯接任掌门人。”

阿四道：“可能错不了，我们问问就知道了。”

小邪点头走向大门，随即有两位知客僧迎上来。

知客僧施个佛礼道：“小施主您可有事？”

小邪笑道：“小师父，我想问一问贵掌门是什么法号？”

阿三抢上去叫道：“心品、心真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白马寺我们曾经在一起挑水的。”

心真一看惊叫道：“不明、不白两位师兄，你们不是已还俗了吗？”

阿三道：“还俗是还俗，但袈裟穿习惯了也懒得再换花样，就这样一直混下去啦！”

心真道：“那这位一定是浪子不归、飞刀无痕杨小邪喽！”他睁大眼睛看着自己心目中崇拜的人。

小邪挺起胸，露出胸前那八个大字，得意道：“哪里，哪里，小师父，我是来找你们掌门人的。”

心品道：“我马上去通知！”说完他已飞奔入寺。心真笑道：“杨大侠，没想到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我以为你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语气之间充满仰慕。

小邪呵呵笑道：“骗吃骗喝啦！”

心真道：“不明、不白两位师兄，你们也响遍大江南北，连悟非师伯都夸耀不已。”

阿三闻言师父夸耀自己，立时如吃了爽心丸，他急道：“我师父真的在夸耀我们？”

心真点头道：“师伯常说两位师兄很聪明，将来一定有一番大作为，可惜和佛门无缘，果然两位师兄现在已名满江湖，我好羡慕你们！”

阿四直点头道：“我就知道师父对我们期望很高，所以才忍痛让我们下山。”

其实悟非大师早就对阿三、阿四有所期望，不是在考验他们，所以两人才会经常受罚，可谓爱之深责之切。

突地 一声佛号传来。

“阿弥陀佛！杨施主，老衲有请了。”明心大师已亲自出来迎接小邪。

小邪见是明心大师，他也拱手回礼道：“掌门人，我有些事想和您谈谈。”

明心道：“杨施主请随老衲到前厅再详细说明如何？”

小邪道：“也好，谢谢你掌门人。”

阿三道：“大师伯，我和阿四以前是‘不’字辈的弟子，现在还俗了。”他和阿四也施了一个大礼。

明心微微一笑道：“可是阿三和阿四？以前在白马寺，法号不明，不白的两位师侄？”

阿三点头道：“正是，大师伯，虽然我们还俗，但我们还是要称呼您大师伯可以吗？”

明心笑道：“名即是空，孽即是缘，随便如何称呼都可以，你们随老衲来。”说完已反身走向大厅。

小邪他们跟在其后。

不久明心已带他们到大厅，并奉上清茶。大厅左边为接客用，故而置有椅子，但亦非常简单，除了佛像及香坛，就没有其他东西。

明心这才道：“杨少侠你请说吧，三年前承你击退强敌，使本派免于遭劫，老衲及少林上下皆为杨施主所救，此恩此德，今生恐无以回报。”

小邪笑道：“掌门人，您太念恩了，其实我也是乱打乱撞，我们不说这些，我今天来是想请问掌门人，您可听过虚元大师名号？”：

“阿弥陀佛”明心大师道：“虚元师伯乃为少林虚字辈长老，如果还未仙逝，老衲应称呼虚元大师为大师伯。”

小邪轻声道：“掌门人，虚元大师他役死，还活在人间。”

“阿弥陀佛”明心惊愕道：“杨施主此话当真？”他有点不敢相信。

小邪笑道：“我亲眼看见，所以我才敢说虚元大师还活着。”

明心闻言甚是喜悦道：“杨施主，虚元师怕现在在何处？”

小邪道：“神仙岛，神武门的神仙岛。”

“神武门的神仙岛？”明心茫然道：“杨施主这是怎么一回事？”

小邪解释道：“十几年前神武门想壮大自己，所以收买杀手将各派掌门人一一击败，然后将这些人囚禁在神仙岛，而虚元大师当时也是武功高人一等，才会被捉到那里。”接着他详细说明如何碰上虚元大师的经过说一遍，只有把在在一起捉猪及他骑在猪背上的事情隐瞒不说。

明心大师闻言长叹不已，他叹道：“真是造孽，没想到神武门竟会作出这种事来，老衲理应去救大师伯，唉！只怕力不从心。”

他有点苍老和感伤。

小邪道：“掌门人，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商量这件事。”

明心道：“杨施主你聪明过人，武功绝顶，连武痴都吃过你的亏，只要你说出来，老衲也配合你，以便救出大师伯。”他是十分佩服小邪，才有此言。

小邪笑道：“这些再说啦，我们商量商量，我一个人胡打瞎扯还可以，要是打正经仗，我还没撒呢！”

明心道：“杨施主你请说，老衲洗耳恭听。”

小邪点头道：“那我就直白了，被神武门关在神仙岛的人，大部分都是各派掌门人，我是想请掌门人您发出武林帖，将九大门派掌门人等合起来，我们合力将神武门拿下，也好解救那些被困的人。”

明心道：“以我们九大门派的力量来抗衡神武门是足够了，但不知他们肯不肯合作。”

小邪肯定道：“一定肯，因为他们的掌门人，连续两代死在敌人手中，这已造成各派同仇敌忾的心理，我们如果将这股力量集合起来，相信神武门一定不能招架这次攻势。”

明心考虑一下颌首道：“老衲这就准备发出武林帖，请问杨施主集合地点在哪里比较适当？”

小邪道：“这件事千万要保密，我看就在少林寺好了，照时间来算，今天是正月二十七，还有半个月的时时间，象合日期就订在二月初八，掌门人您能在那时候请到各派掌门人吗？”

明心点头道：“这不成问题。”

小邪似乎又想到了什么，他道：“华山派掌门青子夷，可以不必发帖给他，因为他和我有点过节，虽然已经和解，但他心胸不怎么宽厚，难免心中会有梗结，为了这次机密性，只好不邀他参加。”

明心道：“老衲照你意思进行。”

小邪感到这件事很顺利，他道：“既然掌门人能招集妥善，我也就放心，我还有些事想先走一步。”说完已起身。

阿三、阿四也站起来，但他俩不晓得小邪为何突然要走。

明心大师也站起来道：“杨施主不多坐一会儿？”

小邪道：“不必了，时间宝贵，我得赶到一个友人家里。”

明心也知道时间宝贵，他道：“那老衲也不便久留你们，老衲送你们出去。”

小邪道：“掌门人您太多礼了。”

“应该的。”明心领着他们走到大门。

小邪笑道：“掌门人您请留步吧！”

阿三、阿四齐道：“师伯我们走啦！再见。”

“阿弥陀佛！”明心施个佛号道：“杨施主、阿三、阿四后会有期。”话音刚落，小邪他们已消失在山脚下。

阿三不解道：“小邪帮主你不是说要住在少林寺吗”怎么又出来了？”

小邪笑道：“我想了想还是走开比较好，因为我们刚住进少林寺，而少林就发武林帖，这难免会使人怀疑到我在作怪，如此一来，我的敌人就会提防啦！为了避免这一遭，我们只好卷铺盖。”

阿三只不过问问，也没什么意见，他道：“铺盖要搬到哪里？”小邪道：“圆月山庄。”

“圆月山庄？”阿三惊道：“天下第一名庄？”

“不错。”

“到那里干嘛？”

“找人。”

“找谁？庄主李模，还是少庄主？”

“都不是，我是找江湖六怪。”

“六怪？他们为什么会住在那里？”

小邪想到往事也觉得甚是好笑，他笑道：“因为上次在开封城，我劫走了张克正，张大人。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只好将他们摆在圆月山庄，六怪是为了保护张大人才会留在那里。”阿三道：“其实只要一进圆月山庄，根本就不需要人保护了。”

小邪哧哧笑道：“这几个老疯子差点把我缠得生出病来，我只好将他们丢在圆月山庄啦。”

阿四很有兴趣道：“这些老怪物为什么会缠你？”

小邪叹道：“还不是为了我是老头子的传人，现在遇到他们，只好将老头送给他们啦，烦都烦死了。”

阿三道：“既然烦，还找他们搞啥？”

小邪笑道：“这些老混蛋是疯疯颠颠，但武功倒还真了得，我们要攻神武门总坛，多他们几位，等于多加一倍力量，放着这些老牛不用多可惜。”

阿三大悟道：“也对，老牛拉车稳得很，那我们走吧！”“阿三，圆月山庄在哪里？”小邪没去过不大清楚路怎么走。阿三神气道：“太行山梦断崖，我带路。”他已奔向前去。

三条人影化作三缕劲风快捷无比地掠向太行山。

梦断崖位于太行山北麓山颠上，崖高数百丈，飞鸟难渡，而圆月山庄依崖而建，险峻非凡，山庄分前后两院，有如深山古寺般的古朴，房屋四周种满百年古松，高耸入天，此地当年为雾气所罩，显得朦胧高雅，尤其在一轮

明月升起时，淡淡清冷之月光，轻抚山庄，更如仙境一般，它的高峻险峭，它的幽雅脱俗，真是世上少有，难怪江湖誉为“天下第一庄”。

庄主李模一手“沉月刀剑”，纵横天下数十年未逢敌手，然其人生性仁慈，好交朋友，故而江湖对其异常尊敬。从未有人上山找过麻烦，久而久之此山庄已渐渐成为武林胜地，只要能上得了圆月山庄，一切江湖恩怨皆一笔勾销。然李模曾订下三则：一欺师叛国者。二奸淫掳掠者。三盗匪残害同道者。这些人如若进入圆月山庄，格杀勿论，故而圆月山庄呈现一团祥和之气，为世人所遐思。

是夜三更，冷月清高，突地

三条人影奇快无比地直掠梦断崖，只三个起落，他们已窜上百丈断崖，飘身至山庄大门。

不用说，这三人就是小邪、阿三和阿四。

小邪望着门前那块写有“圆月山庄”黑底金字之横匾，他笑道：“阿三到啦！可惜是三更半夜，就这么进去打搅，有点不好意思。”

阿三道：“我想不会，因为庄主非常好客，说不定他们还在赏月，你看今夜月亮非常迷人！”他指着天空之下弦月，煞有其事地欣赏着。

阿四不屑叫道：“阿三你赏个鸟？我看你月下杀狗还差不多，呵呵……”

阿三叫道：“我杀狗，你干什么？拔毛啊？扫兴！”

小邪哧哧笑道：“别吵！咱们进去看看再说。”他走到古木雕成之门扉，“咔咔咔……”“有人在吗？开门啊！有客人来啦！”“咔咔咔……”

“来啦！来啦！不知是何方佳友深夜造访本地。”一阵老头低沉声已传来。

小邪见有人回答，很是高兴道：“我是通吃帮帮主杨小邪，我是要来找庄主，不是找房子的，呵呵……”他把“造访”当成“找房”，水准不够没关系，还在窃笑那老头是个迷糊蛋，房子怎么会跑给人找？

“咯咯……”大门已开，迎面而来是位七旬白发老翁，身躯枯瘦有点伛偻，他笑道：“原来是一帮之主，请！请！”看他的样子，好像深夜造访之事，在这里算不了什么，否则这老翁怎会笑嘻嘻，一点不悦也没有。

小邪见老人如此和气，心情也放松不少，跨入门阶往里边走，边走边道：“老头你们庄主还没睡吧？”

老头等阿三、阿四进门后，带上门，笑着跟上来道：“庄主哪有这么快就睡觉，每天起码要赏月赏到明月西沉才有上床。”

小邪问道：“如果没有月亮他赏什么？”

老翁道：“赏星星、赏清云、赏古松……反正老爷就是要懒到四更以后就是，呵呵……”他也为老爷这种雅兴感到得意。

小邪笑道：“那我也陪你赏月好啦！”

老翁慈祥道：“这位小帮主，你可是上圆月山庄最年轻的一位，多大啦？”他看小邪有时候像个人，有时候又像小孩，透着一股邪气，一时也猜不准。

小邪笑道：“大概十七、八、九、二十了吧？反正我算不了这么多。”他是真的搞不清自己几岁，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年何月何日生，而他的脸，只要人们要说几岁就几岁，上限可以到三十岁，下限可以到十五岁，实在令人无法确认他这张透着邪气的脸是几岁。“呵呵……”老翁笑道：“好一个十七、八、九、二十岁，来来来！快跟我来，小老爷看看江湖后浪已足以推前浪，来看看后浪如此神采飞扬。”他拉着小邪已高兴直奔后院，主人

好客，相对的仆人也好客。

阿三、阿四也笑着跟上去。

在后院，有花园假山、有山泉、有流水、小池……甚是幽雅。花园中有一石桌，几张石椅，现正坐着两位老人，一名身着蓝衫，白发挽髻，鬓须垂肩，双目如星月，满面红光，人虽已老，精神却十足，刚劲中洋溢着豪迈，他正是庄主李模。另一名青衫儒装，黑发中已挟有几根白发、面如文天祥，一脸正气，举止之间流露书生本色，他是张克正张大人。

两人正在谈天赏月，突地

“哈哈……”李模已昂头大笑，笑声震彻云霄，惊鸟纷飞，音传千里，久久不绝于耳。倏地他身形掠往高空七、八丈，一招长虹贯日、飞凤还巢已倒射左边小径，其势之快，有如电闪。

“庄主……”老翁正领着小邪和阿三、阿四走进后院，他不知道庄主会在这个时候发起酒兴，要找人过招，吃惊之下已失声叫比出口。

“哈哈……”小邪也昂头大笑，其声之锐可穿金凿石，有如三月春雷，震得整座山庄隆隆作响，“我来陪庄主玩几招！”语音未落，身躯已化成一道蓝光，有如流星奇快无比地迎向高空之李模，两人在空中一触

“砰砰……啪啪……”“哈哈……”两人对过十七掌，各自往回倒射。

李模脚点松枝一招“鹞子翻身”“天龙过海”身形在空中一转，灵活无比地又罩向小邪：“好功夫！”话音一落，他已如一阵疾风掠往小邪，又快速又敏捷。

小邪见自己倒射回来之处并无地方可以借力，在无可避免之下，他只好大喝一声，使出千载难得一见的凌空虚渡，就像在瀑布练功一般，身形临空不借任何东西，猛然拔高三丈余，真如神仙飘飞一般，简直匪夷所思，李模满以为这一次一定可以逼小邪一个手忙脚乱，哪知小邪会突然拔高三丈余，眼睛一花，已失去小邪踪迹，心头愣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

“注意了！”小邪身在高空，看得出庄主已然发愣，只好出声通知要他提高警觉，轻喝一声，他已掌化千只幻影，以“苍鹰猎兔”之势，击向李模上三路。

李模被这一叫，立时醒过来，不敢怠慢，双掌急翻“托塔天王”已往上封向小邪攻势，口中并叫道：“好功夫！”话音未落，双方又再次接触，“啪啪……”两人已互换二十三掌，各自倒射回去，小邪翻身轻飘落在阿三身旁，气定神闲，含笑而立。

李模倒掠石椅上，他惊惶不已地望着小邪。

小邪走过去笑道：“庄主你好哇！我来山庄玩玩。”

李模瞪着小邪叫道：“老夫纵横江湖数十年，从没有看过这种武功，不知是何人能创出这种功夫来？”他实在不敢相信这种凌空虚渡的功夫会出现在小邪身上，而且是在倒射出去，要先煞住倒射时之冲力，再垂直不借任何力道凭空拔高三丈余，这真是前所未有，难怪他如此吃惊。

小邪轻笑道：“老庄主，这哪算功夫？拿着圆桌到瀑布底下冲上三年就成了。”他说的倒是实话。

李模闻言，脸色连变数变，不久他叹道：“想不到今世竟真的有人去尝试这种功夫，难怪老夫出手还没到两招，就已力不从心了，更令老夫惊讶的是，你竟会是二十不到的年轻人，佩服！”他直拱手摇头不已。

李模年轻时也曾想过，如果以人本身会承受万丈飞瀑之万钧力量，如果

成了，那真可无敌于天下，当时他试过，但第一次就被打得昏迷不醒，从此他再也不敢尝试，所以他不得不佩服小邪的勇气和耐力。

小邪淡然一笑道：“老庄主，谁不知道您成名的沉月九剑才是圆月山庄的旷古绝学，我这几手算不了什么。”这种功夫，他很轻易就能施展出来，倒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所以他才觉得没什么好夸耀。

阿三、阿四则为刚才之事，沾上喜气，笑不合口。

“呵呵……”李模轻笑道：“小兄弟，来来来！喝酒！”他内心只有佩服没有嫉妒，这正是他豪迈的个性，拿起酒杯已凌空抛向小邪、阿三及阿四，酒斟得满满，这么用力甩，也不溅出一滴，他内功相当到家。

小邪他们接过酒杯，大口地喝光，走到石桌。

张大人这才见到是救命恩人到来，欣喜若狂，站起来急叫道：“杨公子，老夫……”他高兴得不知如何说才好。

“哈……”小邪笑道：“张大人，好久不见啦！你好吗？”他拱手施了一个大礼。

张大人见小邪行此大礼，着急叫道：“杨公子不可……”说着往前冲，想要拦住小邪，但为时已慢，他只有苦笑道：“杨公子你这是在折煞老夫。”

小邪道：“张大人你是好人，好官，我向你行礼是应该的，哈哈……”他觉得和好人在一起快乐得很。

李模见状笑道：“原来小兄弟就是名震江湖，叱咤风云，几年前就闯上灵感塔的杨小邪，难怪老夫不是你的对手，哈哈……”他纵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佩服之意。

小邪笑道：“纯粹是好玩，我是年轻人当然好玩，呵呵……”李模道：“闯上灵感塔可不是好玩的！”他笑眯眯地望着小邪。

小邪哑然笑道：“这也没什么，每个人都能上去。”

李模惊奇道：“杨少侠你爱说笑了。”

阿三笑道：“庄主，我们小邪帮主可没说笑，他教我们身上绑着炸药，再拿一柱香，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上十三层了。”阿四接口道：“如果一个不行，就找百八十个一起上去，不就成了吗？”

“哈哈……”李模笑道：“果然可以，果然可以！下次老夫也要试试绑上炸药的滋味。”

“哈哈……”众人一阵大笑。不久

小邪指着阿三及阿四道：“庄主、张大人，这两位是我的朋友，阿三和阿四。”

张大人施礼道：“两位大师好。”

阿三笑道：“张大人，我们已还俗啦！只是犯戒未满，只好继续当了。”

张大人点头道：“原来如此，其实济公活佛也是如此，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了。”

“对！对！”阿四激动道：“只要有佛在心中就行了哈哈……”庄主看见阿四衣服，笑道：“没想到这两位小兄弟武功也如此了得，天下第十一……”

阿三笑着挺起胸道：“我也是，我出道以来还没有逢过敌手，只好挂个第十名，留着前面九位给各位长辈。”

“哈哈……”庄主大笑道：“好！有气魄，来！喝酒！”他已端起酒杯，迎向大众。

“哈哈……”众人开怀畅饮，不久

小邪奇道：“张大人，六怪怎么没和你住在一起？”

张大人道：“六位大侠也许有事，他们时常到外面去，你们来得不巧，前三天他们已走，我想大概快要回来了吧！”

小邪有点失望道：“那他们平常出去一趟要多久？”

张大人道：“大约一星期，最慢不会超过十天，杨少侠你找他们有事？”

李模道：“六怪生性好动，在山庄呆久了，也会憋不下这闷气，三两个月总是要溜到城里面去玩玩，但累了他们会再回来修身养性，你等上两三天，他们一定会回来。”

小邪轻笑道：“我可能没办法等下去，这样好了，庄主就麻烦你告诉六怪，在二月十日前到达少林寺，我有事要他们帮忙。”

李模笑道：“杨少侠一身修为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妥？还要六怪帮忙，莫非是大事？”

小邪道：“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要和六怪一起找神武门算帐，报三年前被他们追杀之仇，如此而已。”他不愿让李模知道此事，因为圆月山庄来往江湖人物相当多，一个不小心就前功尽弃，他只好瞒住李模了。

李模呵呵笑道：“原来是这当事，那可用不着老夫，最近老夫凡心大动，还想回江湖走走哪！”

小邪笑道：“快啦！我将来要开一家镖局，庄主你要玩玩，就到镖局替我保镖如何？”这种鬼点子也只有小邪想得出来。一个李模可以说是一派掌门人，掌门人还替人保镖？这太不像话了，玩玩也不行。

“哈哈……”李模大笑道：“没想到我李模活了七、八十岁，竟还有人要请我？好！好极了，我一定去，哈哈……”说完他又大笑，倒真想尝尝宝刀是否已老。

小邪笑道，“要玩大家来玩，你没薪水，我是提供你玩玩的地方而已。”敢情李模想“当差”也不成，只能作个“跟班”的。连薪水都没得拿。

李模真是爱煞小邪这么讨人喜欢的直爽性情，这不就是老人最羡慕的童真吗？听得他呵呵直笑：“有意思，有意思，老夫也想学学这一行……保镖……”突地

“爹，你干嘛三更半夜笑个不停？”一阵女孩柔美之音已传了过来。

迎面而来是两位年轻人，一男一女，男的约二十上下身着淡蓝素衣，瘦高，面目姣好，文质彬彬，甚有书香气。女的小巧玲珑，约十七八岁，青色罗衫，秀发披肩，瓜子脸，面貌如花月甚是漂亮，尤其那樱桃小口笑得更是迷人。这正是圆月山庄少庄主李后人及小姐李凉。

李模一看笑道：“后人、凉儿，你们还没睡呀？”

李后人道：“爹，孩儿听到爹笑声不绝，一定有高兴事，所以想过来看看，也好分享一点快乐。”

“哈哈……”李模又次大笑道：“是！是该分享，来！我替你们介绍。”他指着小邪及阿三、阿四，轻笑一声道：“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杨小邪，那两位是武林高手阿三、阿四。”

小邪、阿三、阿四最是喜欢将自己的名字让人知道，三个不由自主地相同：得意地笑，得意地挺胸，得意地耸肩，得意地抿嘴，然后得意地笑道：“两位好！”三人动作一致，这倒是通吃帮最能表现特色的地方。

“嘻嘻……”李凉看到这三怪里怪气，竟忍不住地笑起来，她娇笑道：“你们好，我叫李凉。”

“你娘！”小邪吃惊道：“哇哇哇，什么你娘？”他这次可是真的吃惊，他哪想到世上竟有这种占人便宜的名字，有点吃惊地愣在那里。

“不是啦！”李凉笑得更甜道：“木子李，冰凉的凉，呵呵……”

“喔”小邪点头恍然道：“原来是李凉，那男的呢？叫泥巴（你爸）？”

“呵呵……”阿三、阿四已窃笑不已。

李后人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他拱手道：“杨兄，小弟李后人，家中排行老二。”

“喔 你唬人……”小邪感到这些人莫名其妙，取的名字都是一流货色，他笑道：“你好啊！李兄，祝你功力强，我们要走啦！”他倒真干脆，找不到人就要走了。

李模大惊道：“杨少侠你不多留一会儿？”

小邪急道：“不必了，我还想要去找帮手，就此告别。”他拱着手就要走。

张大人也甚着急道：“杨公子，内人和小犬、小女都很想看到你，你能不能……”

小邪去意甚坚，他笑道：“不急，不急，等我办好事再来，我走了，各位再见。”他招招手，拉着阿三、阿四往回奔。

李模笑道：“老夫送你们出去！”说着也追上来。

直到门口，小邪才道：“庄主，我看到你娘（李凉）我就怕了，再加一个你唬人（李后人），还能不逃吗？所以只好走啦！哈哈……”他一招手，和阿三、阿四已掠往山下。

“哈哈……”李模笑得更是开心：“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什么事，哈哈……”

李凉、李后人、张大人也跑过来。

李凉问道：“爹，这个人怎么这么邪门，说不到一句话就走了。”她有点失望。

李模开玩笑道：“还不是为了‘你娘’！他可不想要娘哪！哈哈……”

“爹”李凉直跺着脚，很受委屈的样子。

“哈哈……”众人大笑，反身走回内院。

在路上。

小邪笑道：“阿三，没想到你娘会在圆月山庄，呵呵……”阿三笑道：“我也真没想到，将来我儿子可要叫你爸，这样多好，占尽天下人的便宜。”

小邪甚是侥幸道：“我一看不对劲，就赶快溜啦！”阿四道：“有什么不对劲？”

小邪很认真道：“你娘（李凉）一直对我抛媚眼，我再不走，迟早会死在她手中。”他说得煞有其事的样子，其实是装出来的。阿四也装成很赞同，猛点头道：“这种事不多见，该逃！该逃！”两人一唱一答，演得真像。

阿三道：“要逃也得找地方逃，咱们逃向哪里？”

小邪道：“今天已是二月初一，我们回少林寺。”

阿三问道：“现在就走？”

小邪道：“先找个小庙歇歇脚，等天亮了再赶路。”阿三道：“那我们快找。”

不久三人已在山脚下找到一间乐王庙作为栖身之所。

第二天他们直奔少林。

第三天他们回到少林寺，等候各派掌门人到来。

小邪在这些天里，不断地想着神武门的兵力有多少，将来又如何攻击才算妥当，他不愿攻不下敌人，反而丧失了无数生命。他也想过黑巾杀手的问题，他总认为黑巾使者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要想扳倒他不是这么简单，他的一身修为可以说是难逢敌手，而他却有意无意地隐藏自己武功，宁可让人追赶也不还手，这又是什么原因？小邪当然有大胆的假设，只是时机未到，他不愿意将这些迹象透露给任何人知道。

当前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灭了神武门，救出被困在神仙岛的各派掌门人，再趁此攻打黑巾杀手，最后约斗武痴，虽然武痴武功高不可测，但他已经老了，累也要把他累倒，等武痴一死，这些谜也就一个个地解开了。

二月七日上午，卯时。

丐帮少帮主寒竹和小丁已赶忙带着神武门兵力布置图奔上少林寺。

两道寒光一闪，寒竹和小丁已掠到少林寺大门。

知客僧已接到特别命令，除了各派掌门人或带着掌门人信符的人以外，其他的一律谢绝入寺。为了防止有人硬闯，大门内边广场，已坐着十八位和尚，摆着天下第一阵“十八罗汉阵”，可见少林寺对此次任务十分重视。

知客僧见到有人出现在门口，他立即迎上去施个佛号道：“两位施主可是要进少林寺？”

寒竹点头道：“是的，我和杨小邪有约。”

知客僧道：“这位施主，本寺已下达命令，非各派掌门人不得进入寺内，施主您可有信物？”他要求寒竹拿出足以证明掌门人身分的信物，因为这名知客僧已不是先前“心”字辈的毛头小子，而是“不”字辈的和尚，年龄已是三十上下。这名知客僧要比寒竹大得多，他当然不信寒竹是掌门人，故而要求示出信物。

寒竹闻言笑道：“大师父，我来得太急，未带丐帮信物碧玉青竹杖，还请大师通知一声，丐帮少帮主寒竹已到达。”

知客僧见寒竹和小丁也不便闯，他点头道：“两位施主请稍候，贫僧这就进去禀报，请求掌门人定夺。”说完他已转身入内，门口立即涌出四位五旬和尚合十而立。

小丁奇道：“哥哥，少林寺好像出了大事，戒备如此森严。”

寒竹笑道：“当然，这种事万一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小邪他一定想到这一点，所以才要少林寺如此戒备。”

突然寺内有条人影直奔而来，他正是杨小邪。

小邪对护门和尚道：“大和尚，这两位是丐帮少帮主和小公主，请您准予他们进来。”小邪虽然时常乱来，但他也知道在人屋檐下，就要顾及对方的法规，何况现在是在办大事。

这些和尚早经接到命令，凡事要配合小邪，而小邪本身已是少林好友及救命恩人，故而这些和尚也不会太难为小邪。“阿弥陀佛”一名和尚立即点头向门外道：“丐帮少帮主光临，请恕老衲拦拒于外之罪，请！”四名和尚施个佛礼已退开。

寒竹拱手答礼道：“多谢大师父。”说着和小丁已步入寺内。

小邪笑道：“大蕃薯、小丁，你们果然准时到达，快跟我来！”他带着两人往后院罗汉堂奔去。

小丁边走边笑，她又见到心中所想念的人，一路风尘仆仆劳累都已得到报偿，她娇笑道：“小邪，谁不知道你最讨厌人家不按时？我呀！要是慢了一分钟，保证会被你念成癞痢头。呵呵。”小邪带给她的，永远是喜悦与快乐，她笑得如此绽放，煞惹人怜。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不这样，还干个鸟事，你最近满讨人喜欢的嘛！有功劳，也有赏，呵呵，有赏！”

小丁娇笑道：“赏什么？要好一点的东西喔！”

小邪弓起手臂有力道：“当然，你要什么，我就送你什么？”

小丁很高兴与满足，她撒娇道：“我要天上星星那你怎么办？”

小邪大言不惭道：“我就将它摘下来给你。”

寒竹笑道：“妹妹，小邪将义父救出来，这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对！”小丁高兴拍手道：“我要义父好了。”

小邪笑道：“这礼物小意思，保证没问题，大蕃薯你近来好吗？”

寒竹笑道：“一团和气，还过得不错，只是那部‘太上魔经’失窃了，有点对不住你。”

小邪奇道：“奇怪的是，为什么武林中除了好人以外，一定要制造一些坏人出来，为什么好人武功高，一定要再造出一些武功高的坏人？武林真的是混蛋哪！”他想“太上魔经”明明可以毁掉，却又失窃，以为上天有意要制造一些坏人来搅局。

小丁娇笑道：“小邪，武林又不是人，你干嘛骂它混蛋？”小邪叫道：“武林不是人也可以骂，要是没有武林，没有江湖，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小丁叹道：“可惜只要有人就有江湖，就有武林，没人可以改变它的。”

小邪得意道：“所以我说武林是混蛋嘛，因为只要有人也就有混蛋，哈哈……”

不久他们已经进入罗汉堂，这四周布满了罗汉堂弟兄，五步一哨甚为森严。

一进入罗汉堂，主持明渡大师已迎面而来道：“杨施主可有贵客？”

小邪笑道：“是丐帮少帮主。”接着替他们引见。

明渡大师笑道：“少帮主真是英雄出少年，呵呵……”

寒竹笑道：“大师您说笑了，少林武学天下第一，寒竹哪敢在大师面前耀武扬威呢！”

明渡大量现笑道：“客气，客气！请坐，请坐！”

四人各自找一张椅子坐下来。本来只有接待厅有椅子，其他地方都是蒲团，但掌门人为了秘密性，就将接待厅的椅子搬到罗汉堂。

小邪问道：“大师，阿三、阿四呢？”

明渡慈祥笑道：“他们到厨房帮忙，可能是想找师兄弟们聊聊天吧！”

小邪知道阿三、阿四和自己一样，一有空就会弄些东西做做，只要他们不出事就没什么关系，他道：“那掌门师父在何处？”明渡道：“掌门师兄做完早课马上会来，还请各位稍候。”

“那我们就先等一下。”小邪对寒竹道：“差不多都在里面了。”

小邪接过地图一摊开，他望着小丁傻愣愣地笑着，因为他看不懂里面写些什么，画些什么。

小丁会意笑了笑地走过去道：“这是神武门的兵力图。”她指着地图道：“神武门除了总坛以外，还有六处分坛，天门坛在总坛附近，位于武功山衡

阳一带。地门坛在浙江一带武夷山附近。太乙坛是和飞龙堡的黄旗坛交界；镇江、徐州、苏州都是它的势力范围，指挥地设在大别山南麓。乾坤坛在洞庭湖附近，坛址设在九岭山。宇宙坛在川境大凉山。玄门坛在贵州大娄山附近。总坛位于九连山。每一分坛人数六百名，设有坛主一名，护坛四名，头领二十名，其他都是庸手。总坛除了渡永天外，还有护法白穆，总督朱理冬，伏法陶定江，总坛主萧奇山，及少门主渡飞等六位高手。约有一千人在总坛，其他是不是有伏兵就不得而知了。”

小邪很满意道：“差不多啦！有这份地图，保证叫那些人一睡到天明。”

寒竹道：“神武门手下一共有四、五千人，我们拿得下他们吗？”他并没有把握才会如此发问。

小邪笑道：“神武门不是什么正派人物，所以他们在大乱之下，必定有人会溜走所以他们的人数就要大打折扣，而我们目的在擒龙头，只要一捉住渡永天，神武门就算完啦。”

“阿弥陀佛！”明渡道：“如此甚好，免得杀孽过重，而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寒竹道：“小邪，我是分配到哪一项工作？”

小邪道：“等明天各派掌门人来到，我们再一起商量，原则上是就近迎敌比较划算。”

小丁道：“那我呢？我能帮什么忙？”她也想尽一份力量。

小邪看着她，笑得有点暧昧，道：“你当然是大功臣大菩萨，没有你，我们可就难办了。呵呵……”

小丁半信半疑，笑骂道：“小邪你少说得天花乱坠，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呢！”

小邪哧哧笑道：“你要是没有，那就没人有了，客气什么？假惺惺！呵呵……”

小丁泛红着脸道：“小邪你说我假惺惺，那你总得说出我要做些什么事嘛！”

小邪点头道：“当然是要告诉你，刚才明渡大师说不能杀孽过重，所以我就想何不叫他们一睡到天明，那样也省得杀人；你的任务就是做一些迷药，让你当大功臣，大菩萨，使这项工作能很顺利地完成。”

小丁闻言甜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迷药配方，老爷爷是有教过，但我从来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适合用在……”小邪截口道：“老头子那几招管用得很，你不必担心，在明天以前配出来就成了。”

小丁惊道：“这么急？”

小邪道：“当然急，明天九大门派的人来了，我们要将这些迷药让他们带回去，这样效果才会更好，份量如何就得你自己算啦！”

小丁抚掠一下头发道：“我得要赶快找处方，还有炼药鼎及火炉。”她已有点急，因为小邪要她明天炼的药，她会尽力的赶出来。

明渡笑道：“小公主你忘了少林寺也是个炼药的地方吗？那些炼药工具少林都有，只要有处方就可以了。”

小邪点头道：“如此甚好，小丁你快开处方，也好叫人出去找。”

“好！”小丁转向明渡大师道：“大师可有文房四宝？”明渡起身道：“小施主请随老衲到藏经阁。”说着他已往外走。

小丁深情地望着小邪道：“你去不去？”

小邪看了她一眼叫道：“这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要用到帮主？我帮主是干假的？快去快回，快炼药，少在那里损坏帮主尊严。”

“是 小邪帮主！”小丁娇笑几声也跟着明渡大师走出罗汉堂。

小丁开出药方后，立即交给明渡大师，明渡大师亦马上到外面采购，中午时分已将药物买齐，小丁拿着药味在炼丹房炼药，小邪和寒竹也在旁边帮忙，不多时阿三、阿四也跟着到此帮忙，直到三更才将药炼好，众人才回房休息。

这一天当中已来了四位掌门人，分别是泰山派“七步断魂”朱天云，他年约六旬，壮高，五官姣好，蓄有长须，仙风道骨。第二位是恒山派“不古神尼”了凡师太，五旬余，行僧装束，手持拂尘。第三位黄山派“神州快剑”叔祭如，年约四旬余，着青衣，身材修长，书生模样，背负“青霜宝剑”。第四位武当一真子，年约七旬，白发苍苍，但精神十足，尤其是双目如电，一看即知他武功修为甚高，一身道袍，山羊胡须齐胸，眉毛亦有些斑白。

第二天，亦是二月初八

接着而来的各派掌门人分别是：终南派“铁掌神龙”宇文波，年七旬，矮壮，阔嘴，一脸严肃相，灰衫，面元髯须。昆仑派“催魂三笑”丘绝云，青衣，瘦高，方脸，大耳，门齿微露，但不失庄严相。峨嵋止欲师太，六旬，青色行僧衣，微瘦。衡山派“紫阳剑客”燕翔，约一旬，中等身材，蓝衫，相貌不扬，但双目泛出青光，很引人注目。

直到中午，全部才到齐。

少林掌门人明心大师将各派掌门人带到罗汉堂，众人互相施礼一番过后，各自分两排而坐，等候听听此次召开武林大会之目的。

小邪他们也得到通知而赶来，入内之后就坐在离明心大师较远的四张椅子，以表示对各派掌门人之尊敬。

明心大师是召集人，故而坐在正中央，整个呈马蹄形排列。明心见大家都坐好了才道：“各位掌门人，老衲先谢过大家能合作准时到达本寺，而使此次会议能按时进行。”

武当一真子道：“明心掌门别客气，大家都是武林同道，有事理当一起解决，何来分彼此之有？”

明心点头以感谢一真子这番话，他也不寒暄，直截了当地道：“实在是武林危机日渐加深，老衲不得不为天下武林着想，各位可曾记得十几年前之浩劫？”他指的是十几年前武痴击败各派掌门人，而掌门人被渡永天捉去这趟事。

众人心事重重，这件事已困扰他们许多年，而且三年前又再重演，也许七年后又轮到他们了。

泰山朱天云道：“此事三年前亦曾发生，可惜这个人武功太高，无人能拿下他，而且他来去无踪，根本无法将他围剿替武林除害。”

明心道：“老衲今日召开会议，正是为了此事。”他看看小邪又道：“各位可曾听过浪子不归，飞刀无痕杨小邪？”

黄山叔祭如道：“就是那位怪里怪气，十几岁就闯上灵感塔的少年？”

明心点头笑道：“不错，他就是那一位。”他指着小邪。

众人除了止欲师太以外，都没见过这位少年，不由得吃惊地往小邪望去。

小邪站起来拱手笑道：“各位大家好，混口饭吃，别看我衣服写的字，

耍耍噱头而已，各位别在意啦！”

小邪笑起来可真能让人产生好感，众人皆笑着回答没关系，也夸耀小邪武功了得。

明心道：“杨少侠知道此事比老衲清楚，还请杨少侠来替各位说明。”

小邪笑道：“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客气了！”接着他将神武门的阴谋及神仙岛的事情一一说出来。

众人听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去找渡永天算帐。

小邪看众人反应都很激烈，他道：“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合大家之力量，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下消灭神武门，不知各位是否愿意？”

昆仑丘绝云道：“当然愿意，这种江湖败类，人人得而诛之，老夫赞成。”

武当一真子道：“杨少侠你可有详细计划？神武门势力遍天下，要是弄个不好，可能会陷于危难之中。”他想听听计划再作定夺。

小邪笑了笑道：“我有计划，等一下会提供给你们，我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想跟我合作。”目光已向众人巡去，这目光就像一把利刀般地戳进每个人的心胸，众人不禁心头一颤。

不久大家都表示愿意参加此次行动。

小邪很满意道：“如此甚好，现在我想辨别一下各位，看是否有假冒的人存在这里。”

“哗”众人一阵不平，他们认为小邪做的未免太过份太自大了，一个小小毛头小子，竟敢讲出这种话来，这些是有点侮辱了他们的人格。

衡山燕翔怒道：“杨小邪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之间有人是假冒的不成？你未免太自大了！”语气充满挑衅味道。

小邪很镇定地笑道：“各位请息怒，你们可知道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谁？”他拉起寒竹

衡山燕翔不屑叫道：“还不是和你一起鬼混的小毛头！”

小邪瞪了他一眼，有点不高兴道：“这位就是丐帮少帮主寒竹。”

衡山燕翔嘲笑道：“你们信口雌黄，谁能证明他的身分？碧玉青竹杖何在？”

寒竹道：“我没带在身上，我……”

衡山燕翔截口骂道：“不知哪里来的野种也配和我说话。”

“你”寒竹想冲过去，但被小邪拉住。

衡山燕翔讥笑道：“怎么？谎言被拆穿了想打架？来呀！哈哈……”他很得意地笑着。

众人刚才为了小邪那句要检查有无冒牌货，而耿耿于怀，故而对燕翔之举动，不但不加以阻止，还有点鼓动作用。小邪看着燕翔邪邪一笑道：“老混蛋！你敢侮辱我的朋友？”他声音很平淡，却有股杀气。

阿三叫道：“小邪帮主让我来！”阿三和阿四已站起来准备出手。

小邪伸手拦住阿三及阿四道：“你们退下，我来就可以了。”阿三、阿四悻悻地坐了下来，他们恨死了燕翔。

“哈哈……”燕翔很得意奸笑道：“侮辱你们又怎么样？毛头小子也想说大话，什么东西……”

“好！很好！”小邪向众人道：“各位，我要验明正身的就是他！”他字未出口，小邪已化作一道寒光，比流星还快地飞掠当空，直冲燕翔。

“啪啪”、“砰！”“哇”一阵哀叫已传来，小邪已倒射回原地，

这一切快得让人觉得他根本没动身一样。

燕翔先挨了两个巴掌，又被小邪一掌震碎五脏六腑，当场死在原地，他连做梦都想不到是如何死的。

一个照面，只一个照面小邪已击毙一派掌门人，这未免太吓人了吧！”

“杨小邪！”众掌门人齐站起来，他们由惊讶而感到可怕以至于心想除掉这位不可思议的邪门人物，他们已要一齐出手。“站住！”小邪大吼一声，震得整座罗汉堂隆隆作响，当然也震住这几位掌门人，小邪大叫道：“那位衡山派掌门人是假的！”“假的？”众人感到疑惑地往燕翔看去。

小邪哑然一笑道：“各位，别为了敌人而伤了和气，你们先看清敌人的真面目，再来找我算账不迟。”

众人也觉得与小邪为敌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何况这名衡山派掌门人如真的是冒牌货，为了冒牌货而树立强敌，那就更划不来了。他们都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小邪道：“那个人面貌平平，中等身材，这样的人很容易能摹仿，大家看看他两边耳际皮肤，就知道他是不是易容过了。”坐在燕翔旁边的终南派掌门人宇文波，详细地检查一番，最后他终于苦笑道：“杨少侠说的没错，他两个耳际……可以说整个脸谱有许多淡淡的刀痕，他是经过易容。”

“哗”众人又惊又惭愧，他们差点铸成大错，大家都向小邪道歉，小邪也不以为意。

武当一真子问道：“杨少侠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冒的？”他很想知道原因。

小邪解释道：“一来我知道有人假冒各派掌门人，因为丐帮帮主就曾被假冒过。第二点是因为燕翔的身材和面貌都很平常，只要稍为改装一下，很容易就可以达到假冒的目的。第三点，我一说要检查各位有无假冒时，各位一定会很吃惊，也会怪我太不懂礼数，但一定不会出口伤人，至少你们会看在我是明心大师请来的客人份上，而稍作忍耐。可惜燕翔作贼心虚，他意图挑起战火来掩饰自己身分，有了这几点”我就断定他是假的了。”

昆仑丘绝云甚是佩服小邪胆识如此之大，他问道：“要是你判断错误呢？”

小邪道：“身在武林哪个人有十成的把握，有七分我就干了就是真的错了，我也不会含糊，他侮辱我朋友在先，又要找我们打架，他功力不够，死有余辜。”

不错，小邪所言虽然过于牵强，但毕竟有点道理，在江湖中，没人有十成的把握，在江湖中瞄一眼，也许就死了一条人命，燕翔在大众之下侮辱丐帮少帮主，这是等于向丐帮宣战，别说是小邪，只要丐帮任何一个弟子知道这件事，哪一个不冲上衡山想出这口气？江湖本来就是可杀而不可辱的地方。

小邪道：“明心掌门您请将尸体运回衡山，说明原因，看看他们如何，如果他们不信，就叫他们来找我算账好了。”他可不含糊任何人。

“阿弥陀佛”明心施个佛号道：“杨少侠智慧过人，除此恶贼，使衡山一派免于劫难，如若衡山派不明事理，将被武林所唾弃，杨少侠请放心，老衲定尽全力解脱此事。“啪啪”他拍手两响，立即有两名年轻和尚应门而进，拱手立于当地，明心道：“你们两位将尸体暂移出去先上香。”

“是”两名和尚很快将燕翔搬出去。

第二十四章 计中计

武当一真子道：“杨少侠此事已了，还请继续说下去。”小邪点头道：“好的，各位请坐下。”众人依言坐了下来。小邪继续道：“我们先合力将神武门铲除，再到神仙岛救人，各位以为如何？”他还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

众人点头表示同意。

“好！”小邪将地图摊开道：“这是神武门的大概兵力布置图，各位先看一下，他们共有六个分坛，每个分坛共有五、六百人，总坛约有一千人。”他将地图传了过去，众人亦仔细观察一番然后交还小邪，小邪才继续道：“原则上我们攻击时间是订在二月十三日子时。”

黄山叔祭如道：“那我们是联合作战还是独立攻敌？”小邪道：“采取独立攻敌方式。”

泰山朱天云道：“我们如何分配？”

小邪道：“我们以近攻近，泰山派和恒山派攻击太乙分坛，黄山派攻打地门分坛，武当派攻击乾坤分坛，峨嵋派和终南派攻宇宙分坛，昆仑派攻击玄门分坛，丐帮弟子取代衡山派攻击天门分坛，少林派和我攻击总坛，这样分配有的地方虽然稍为过远，但大致上还算可以，各位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研究。”武当一真子道：“少林一派要攻总坛，力量似乎薄了点，贫道想拔点人手过去。”

小邪摇头道：“此次作战都是秘密各自行动，如果武当派调人手到少林派，难免会引人猜疑，我已通知江湖六怪赶来助阵，我想这样大概够用了。”

武当一真子闻言颌首道：“有了六怪助阵，老夫亦甚放心，我一定照时拿下乾坤分坛。”

小邪转向小丁轻轻一笑道：“小丁，东西呢？”

“在这儿。”小丁拿出一大包东西。

小邪点头道：“分给他们。”

小丁浅颦一笑地走向大家，一一将东西分给他们然后道：“各位掌门人，这里面有两包东西，白色的是解药，黄色的是迷药，用法是将黄色倒在空中或用火燃烧都可以。”说完她已走回来，深深对小邪柔柔地望了一眼才坐回原位。

众人本对使用迷药很是忌讳，但为了少伤人命而用迷药，那也算不了什么。药是死的，只看用的人心术正不正，大夫有时候也要用迷药，但我们不能说他是下九流。

明心道：“各位，这是老衲的意思，上天有好生之德，能免一人遭劫多造一份功德，各位还请体念上苍造物之苦心。”他实在觉得对不起小邪，因为小邪都把这些坏事往自己头上揽，所以他才出言分担一些。

武当一真子道：“明心掌门这是应该的，如能不伤一兵一卒，更是完美无缺，坏的只是那几个，其他的人也是无辜的。”众人也表示运用迷药是正当的攻击方法。

小邪笑道：“很好，各位掌门有此想法是有进步，呵呵。”他笑了几声又道：“我们原则上是制服领导人物，其他的就由他们，如果对方不悔改，作困兽之斗，那杀了也无妨，我们要先明白敌我的差别。”说完已望向了凡师太及止欲师太，他怕这些女尼到时候心软了。

了凡师太道：“杨少侠请放心，我佛虽普度众生，但也不容许坏人伤人，

这道理我懂。”

小邪笑道：“很好，各位回去以后就准备行动，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向部下说出攻击目标，如果真的没办法，就说攻击飞龙堡好了。”

“飞龙堡？”终南宁文波道：“这有所不妥吧！飞龙堡是正派，要是传言出去多么不妙？”

小邪笑道：“兵家战争，用在战术，以前诸葛孔明还不是使诈骗了曹操十万枝箭，我们这是战术，又不是真的，没关系啦！”他实在很喜欢将自己比作孔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比上一比。

众人也觉得有道理，不再争辩。

小邪很满意地道：“各位记住啦！二月十三日晚上三更子时正，先用迷药，一刻钟后再攻击目标，这样就能顺利拿下神武门。”

昆仑丘绝云道：“要是在中途就被发现该如何？”

小邪笑道：“那只好硬拚啦，反正拿下目标就对了，方法变了一下也没关系。”

黄山叔祭如道：“拿下以后如何处置？”

小邪道：“废了坛主及护坛的武功，其他的要他们解散，如果有另外状况，只有自己当机立断，我也没办法想得这么多。”

众人点头表示对这计划甚是满意。

小邪道：“如果顺利完成，七天后我们再攻打神仙岛，不过那时候已不用这么多人。”

明心问道：“那里一共有多少守卫？”

小邪道：“大约一千人，但都是庸手，所以我们只要去两百人就够用。我想以丐帮和少林弟子就够了，其他的人留在中原，以防止神武门卷土重来。”

明心点头道：“如此甚好，不知各位掌门人可有其他意见？”

武当一真子道：“杨少侠你可知道有我武当前辈在神仙岛？”小邪摇头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将自己姓名说出来，我只知道有丐帮掌门朱陵，少林虚元大师，飞龙堡堡主韦亦玄，还有天山派天池老人，其他十几名我可知道了。”

众人听到这几个人，不由得脸色一变再变，因为这些人都是跺一脚而江湖动的大人物，没想到会困在那里。

泰山朱天云道：“我觉得我们还是去一趟比较好。”他认为如果有泰山派长老在神仙岛，自己不去解救，有点太苟安了。小邪道：“随便你们，如果想去的人，等攻下神武门七天内到少林寺来集合，我们一起去救人。”

黄山叔祭如道：“如此决定甚好。”

小邪向明心大师点头示意已差不多了。

明心会意道：“各位掌门人，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的话，老衲觉得时间宝贵，想早点结束会议，也好让大家回去有充分时间准备。”

众人想了想也没什么可以发问，都同意会议到此为止。明心点头道：“既然各位没有意见，那老衲宣布会议到此结束。”

众人起身互相道别，各自走出少林寺，往回路奔去。

小邪见大家都走了，也松了一口气，站在广场上舒展筋骨。

寒竹走过来道：“小邪，我得回去了。”

小邪关心道：“大蕃薯你一个人够吗？”

寒竹道：“我一人再加上几位长老，很容易就可以拿下天门分坛，要是拿不下，这不是闹天大笑话了吗？”

小邪笑道：“我这是多问了，谁不知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哈哈……”他已昂头大笑。

寒竹也笑道：“谁不知道通吃帮是天下第一小帮，小吃大哪！”

“哈哈……”两人相对而笑。

小丁迎上来道：“哥！我就留在这里了，我也是通吃帮老二呢！”她撒娇地笑着，更是迷人。

寒竹点头道：“好！那哥哥先走一步，以后见。”一阵告别，他也走出少林寺。

小邪见寒竹走远，反身对小丁道：“小丁你是叛帮呢？还是想脚踏两条船？”

小丁娇嗔道：“你们这个通吃帮是大杂烩，有丐帮也有少林派，有野人也有大混混。笑死人了，呵呵……”

“哈哈……”小邪觉得自己领导的通吃帮甚是好玩，真像大杂烩，不禁大笑起来。

二月九日下午，小七已回到少林寺。

小邪问道：“小七你可有将秘摺送到地头？”

小七得意笑道：“安全送达，每人还赏他们一颗石头，谁叫他们愣头愣脑的。”

小邪笑了几声又问道：“你可知道他们看了秘摺之后有何反应？”

小七道：“他们那位总管大怒，好像要找神武门算账，结果被少堡主给拦下来。”

小邪道：“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神武门要攻打他们？”小七道：“听师爷的口气，好像是说神武门一直想侵占他们的地盘，其他有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小邪想了想道：“这是老问题，他们有无谈起堡主的事？”小七道：“他们也好像知道堡主被关在神仙岛。”

小邪道：“这本来就不算什么秘密，但他们对于堡主一下出现，一下又关进神仙岛，有什么反应？”

小七道：“他们好像很习惯这件事情，没什么反应。”小邪问道：“最后他们有什么举动？”

小七道：“最后他们决定将堡内高手调到各分坛准备应战。”小邪道：“他们有无怀疑到其他敌人？”

“没有。”小七道：“他们一直以为只有神武门才敢动他们，所以也将神武门当作目标。”

“如此甚好！”小邪露出满意笑容道：“二月十三日我们就长驱直入渡永天的老巢，到时候你可要好好表现一下才行。”小七拍拍胸脯很有信心道：“我跳门老公准行！嘻嘻！”小邪笑道：“我要试试你的功力如何？否则我不放心。”“来呀！”话一落，小七已腾身挥拳攻向小邪。

“哇哇！说打就打？不错！有进步。”小邪大笑一声左闪三尺，左手一挂封开小七右手，顺势攻向小七胸口。“看拳！”快速无比，一气呵成。

小七笑道：“哪有这么简单！”身躯往后一仰，立时踢出左脚反身一跃

挺拔七、八尺高，再一个“千手观音”已攻向小邪。只见他双掌有如蜈蚣一般，由一而百，由百而一，变幻莫测，并带起一阵旋风，连人带身扑向小邪。

“有一套！”小邪见他掌势变化莫测，大叫一声，浪子三招第一招癞蛤蟆已挟起狂风，快逾奔协地直逼小七中宫。“砰……”两人互对七掌，身形错开，小七微居下风，立足不稳。“小七出刀！”小邪脚一点地寒光一闪，一把飞刀已直射小七门面。小七大惊反手抽出“寒玉铁”往前挂去“叮”飞刀已被切成两半掉落于地。哈哈！”他轻笑两声，虎腕微扬，剑身已泛起数道寒光，迅雷无比快速地击向小邪。

“很好！”小邪身探“七星步”摇摇晃晃躲着小七剑势，并不时出掌偷袭，一时之间，两人纠缠数十招不分胜负。

寒光剑影愈来愈盛，已将小七吞没，劲风亦呼呼直吼。小邪身幻人影，由二变四、变八、变十六……已如幽灵般在剑光中飘来飘去，任由小七怎样攻击，都无法沾到小邪衣角一分。

小七不由得豪气大发狂喝一声，往天空纵去，突然在半空中已将身形逼下来，剑身再抖，已划出万点寒星，缠以狂风骤雨之势，摧枯拉朽之力罩向小邪。

“好！”小邪再次吼出声音，身形也不怠慢，探出匕首，挟着千军万马之力，雷掣风驰地迎向小七。只见他刀点偏锋，两人这一触，“叮”“砰！”一连两种声音同时发出，两人再度分开，小七翻身落地，手握“寒玉铁”气喘如牛地望着小邪苦笑不已。

小邪也收下匕首，擦去额前汗水笑着走回来道：“他妈的！行啦！”他拍着小七肩头很替小七高兴，因为他出了不少力气才将小七撂下。

小七收下寒玉铁苦笑道：“小邪帮主，我还是打不过你，不知道还可以派上用场吗？”他有点失望。

小邪拍拍背部道：“我老人家邪功天下第一，你哪能打赢帮主？管用了，这几招很少能逢敌手，玉观音的武功可不是假的，你担心什么？”他不拍胸脯而拍背部是因为他背部写有“邪功天下第一”等字。

小七一听到管用就高兴，他念道：“管用就好，管用就好！”话中充满喜悦与满足。他的一切都是小邪替他安排，虽然他现在已懂事多了，但他对小邪这份感情更是如血一样浓，而小邪何尝不是如此。

小邪笑道：“休息吧！马上就要大战了，你那套追人的功夫还灵不灵？”他是担心小七在人群中住久了，那套深山的功夫倒给忘了。

小七笑道：“灵，永远都灵。”

小邪很满意道：“灵就好，以后也要多加练习，免得真的退化了，将来我要开神探馆，还要你这只会说话的狗呢！哈哈……”他已大笑起来。

小七笑道：“狗都没有我行，至少我会去偷肉包子，而不用被打，对不对？”

“对！对！对极了！”小邪猛点头道：“你不是普通狗，而是超级狗。”

“哈哈……”两人相对而笑。

二月十日——

江湖六怪风尘仆仆地往少林寺奔来。

“杨小邪我来啦！”一入少林大门，酒怪已大吼起来，张牙舞爪一副兴奋过度的表情。

“他妈的一别就是好几年，杨小邪他妈的会跑！”偷怪梁空空也在发牢骚。

小邪也迎上来笑道：“各位好呀！好久不见啦！”

“杨小邪！”众人往他走去，互道长短，将情绪发泄一下，小邪也一一说些有趣之事情让他们笑得直掉泪。

最后琴怪张博问道：“杨少侠现在又要用到我们了吧？”小邪笑笑道：“当然，不用你们太可惜了，你们办完这趟事也可以自由，天下太平啦！”

偷怪道：“杨少侠，我教你那几招学会了没有？”这几年他老是想这这位不是徒弟的徒弟是否已出师，现在一碰面就急着想知道结果。

小邪笑道：“学是学会了，可惜没机会用，等办完事我再好好用。”

偷怪很满足道：“学会就好，我也可以放心了。”

酒怪道：“杨小邪我们可很久没在一起喝啦！什么时候再像开封近郊那样，将全开封的酒买下来，一坛一坛喝哪？”

“快哩！”小邪笑道：“等我开酒楼，你就可以吃不完啦！”

赌怪段克输还是没长出眉毛，小邪这一手可叫他刻骨铭心，但他仍然高兴得很，不时晃着胸前挂着那两颗拳头大的骰子笑道：“杨小邪，我最近赌功大进，有机会咱们再较量一番如何？”

小邪点头笑道：“如果你再输，胡子可就没喽！”

疯道人南怀仁一样愣憨的对着小邪直笑，他道：“小邪你好吗？你好，你是恩人的传人，我要保护你。”

哑道人郑无言则直对小邪笑着。他对小邪也充满关怀与思念。

小邪对有缺陷的人，都抱有一份同情之心，也很少会开他们玩笑，他道：“两位道人谢谢你们啦，欧阳大侠他活得很好，我也活得很好，你们不妨保护一些需要保护的人，这样也算得上帮了欧阳大侠的忙了。”

哑道人点头含笑，他知道小邪的意思，因为小邪已不必人保护了。疯道人还是傻笑着。

小邪巡视一下众人道：“我们的任务是在二月十三日晚上攻打神武门总坛。”接着他将经过及计划通通详细说一遍。

琴先生道：“没问题，老夫也甚是看不惯神武门的作为，趁此机会也可以替武林除害。”

酒怪怒道：“没想到神武门还陷害过欧阳先生，这杀千刀的，老夫要剥下他们的皮！”

赌怪叫道：“我才瘪嘞，在他们赌场输了不少银子，要都要不回来，现在正好派上用场，非砸烂他们不可。”

小邪笑道：“要报仇要凑热闹都可以，我们去见见掌门人就准备出发。”他领着六怪去见掌门明心大师。

众人在见着掌门人之后，互相了解一下此次行动任务，然后各自回客房，准备明天一起到江南。

很快第二天已来临——

一大早，少林掌门明心大师及罗汉堂主持明渡大师，已领着一百名弟子，以化缘之名分散潜行到江南地区。

小邪则领着小丁、小七、阿三及阿四，明目张胆地走向江南，他们是有意引起神武门注意，以便使九大门派以及丐帮能顺利完成偷袭前准备，在中

途，他们还不时找神武门闹事，加点油添点醋。

六怪也各自动身往江南行去。

神武门不愧为与飞龙堡齐名，光是那座大城堡，就有一个城镇那么大。城墙为千斤石块叠成，高五丈余，和万里长城筑法大同小异。分有前后两座出入用之大拱门，并挖造有三丈宽之护城河，易守难攻。

二月十三日晚上初更，小邪他们已陆续在城堡南边之指定地点会合。此处是一座小山丘，坡度不大但林树相当密，离城堡约有四、五十丈远。

小邪一看到城堡如此庞大，愣了一下，不禁啧啧叫道：“黑皮奶奶的，这么大！”有点出乎预料，望着小丁叫道：“小丁你搞什么嘛！也不说清楚一点。”他苦笑着。

小丁讷讷道：“我……我又没有来过，是我哥哥没交代清楚。”她真怕小邪突然又来这么两下子，楚楚可怜地望着小邪，希望小邪能将责任往寒竹身上丢。

小邪白了她一眼叫道：“下次我想到再找你算账，这次我故意忘记。”

小丁这才放心，至少她现在“安全”了，下次就是有反应，当然是不会比现在来得更惨更严重，她感激地笑着，也不敢再说话。

明心大师道：“杨少侠，是否依照计划进行？”

小邪道：“已经来了，当然要依照计划进行，我没想到神武门的城堡这么大，一百名和尚可能不够用，我本来只是要这些和尚围住城墙，出来一个捉一个，结果用不上了。”

琴先生道：“那我们改变计划，从两边城门攻进去如何？”

小邪沉思半晌道：“我看缠住渡永天再说，其他的慢慢来收拾。”

明心道：“但凭杨少侠吩咐。”这一切计划都是小邪一手策划，现在有所改变，明心也以他马首是瞻，他虽贵为一派掌门，但他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为了顾全大局也只能讲这种话，虽然是有点没主见，而少林弟子并不会因此而看轻他，因为小邪在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位十全十能的人，不听他的又听谁的？

小邪考虑一下道：“我们现在分四路人马一起困住城墙四周，我和小丁、小七、阿三、阿四老搭档明攻正门，琴先生和酒怪带领二十名和尚在左方，偷儿及赌怪也带领二十名和尚在右方，明心大师及明渡大师还有疯道人，哑道人带领四十名和尚在后城门，剩下二十名和尚守住正门，各位清楚自己的位置了吗？”

众人点头表示清楚。

小邪又道：“三更时分……阿三你的笛子呢？”他看着阿三。

“在这儿。”阿三笑笑地拿出五寸竹笛。

“很好！”小邪转向众人道：“因为城堡太大，围攻甚是不易，只好以点来突破；阿三笛子一响，左右两边就将迷药丢进城里，这时候我会明着叫阵，将渡永天叫出来，以防止他脱逃，如果我们打起来，左右两边的人立即投东西叫喊，让里面的人知道左右有伏兵，最好琴先生你们报出大名，也好吓吓他们。”抿嘴舔一下干唇又道：“后门也喊，但威力则减弱，让他们觉得后门较弱而从后门撤退；如果敌人从后门撤退，明心大师你们佯装不敌退后三十丈，让敌人觉得逃走有希望，他们就会拚命往后门退去，那时候敌心已乱，左右两边的人手马上调到后门，将敌人一一制服，这样大概可以完成全部攻击目的了。”

明心道：“但是正门兵力太弱，他们如果从正门突围又将如何？”

小邪哧哧笑着，他笑道：“我先将二十名和尚藏在林中，不时要他们晃动，偶而也弄出一点火花，然后我一上前叫阵，渡永天一定会出来，他听到三面有战火，而正门只有我们五人，他生性多疑，一定会觉得正门有埋伏，然后他会向四周林中巡视，结果发现人影幢幢并不时有火花出现，他一定会想到我的法宝，吓得屁滚尿流不敢从正门逃出来，呵呵……”他想到自己法宝就好笑。

明心大师不解道：“你的法宝是……”

阿三笑笑拿出一捆炸药道：“大师伯，就是这玩意儿，呵呵。”

明心恍然笑道：“原来如此。”

众人会心一笑。

小邪道：“后城门也要注意先用迷药再擒敌人，以免伤之过重，我不愿意这些大和尚白白牺牲了。”

“阿弥陀佛！”明心道：“老衲省得。”

小邪看看天空道：“现在离午夜子时还有两个时辰，各位先带人到目的地先看清地形，也好有个准备。”

众人立即动身潜往目的地，等待午夜突击。

小邪也交代剩下来的和尚躲在林中，折下树枝以便等一下多晃几下欺瞒敌人。

阿四拍马屁道：“小邪帮主，这真像三国演义诸葛时候的空城计。”他想将小邪比作孔明以为会有效，哪知——“啪！”小邪赏他一个响头道：“胡扯！空城计哪里是这样子？你在破坏孔明先生的形象，将来小王爷打战时，我们再玩玩空城计，现在这招叫……打狗计，懂吗？”

阿四这次是拍到马腿，只有摸着头苦笑不已。这是把小邪比作诸葛亮，而小邪第一次感到不高兴。阿四苦笑道：“原来现代诸葛亮不一样哪！打狗计，打狗计！”他猛点着头。

阿三笑道：“有狗肉吃就好喽！”

小邪道：“一定有狗肉，他们这么多人住在一起，一定会养狗，可惜太忙吃不到狗肉啦！”

小丁娇笑道：“省省点，马上就打战了，还说些风凉话！”小邪瞪着她叫道：“你懂什么？这叫稳定军心，否则阿三，临阵脱逃怎么办？”

“斩！”阿四抢口道：“临阵脱逃的斩！”

阿三想要答却来不及，只好骂阿四道：“斩你的头！每次也是你先逃！”

小邪怕他们再吵起来，马上叫道：“好啦！我先逃，你们没有忘记我的逃功天下第一吧？”

小七笑道：“我也很有进步。”

小邪道：“废话少说，我们还得有一场大追逐，到时候小七你可要好好表现。”

小丁奇道：“小邪你是说渡永天会逃走？”

小邪点头道：“不错，狡兔有三窟，他这个大奸大恶的人，想必一定留有后路，我们要找他得费一番功夫。”

小七道：“我们一冲上去将他给逮住，他哪能逃？”

小邪道：“只怕我们还没冲到他面前，已被他的部下困住了，不谈这个。阿三，你炸开门以后，等我们过去，你再将桥给炸掉以绝后路。”

“没问题！”阿三摸着腰间炸药，甚是得意。

众人沉寂下来，注意着城里四周变化，只见卫兵仍和以往一样左右来回巡逻着。

不久三更已到。

“咚——”城门一声巨响，原来小邪已丢了一个大石头撞在城门上。

“谁？”卫兵立即紧张万分往城下望去。

小邪他们走了出来，小邪叫道：“你祖宗来了，快叫渡永天出来！说我杨小邪来找他算账了。”

“凭你？”卫兵轻蔑道：“还是回……”“砰”卫兵活没说完已栽下城墙外，他喉咙插着一把飞刀闪亮吓人。

“不好啦！有人找上门来了！”另外的卫兵已吓破胆般地惊叫着。

但是神武门自视领袖武林，哪怕人家找上门来，对卫兵的惊叫声反应并不热烈，只走出来三、四人。

其中一名四旬壮汉往城下一看，霎时惊叫出口：“杨小邪！”小邪向他招手道：“不错，是我老人家，快点叫渡永天出来，否则有你们好受！”

那人可能尝过小邪的厉害，这一听马上甩头往城内奔去。想必是要通知渡永天。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这家伙一定吃过你的亏，否则三更半夜，他一眼就看出你来，八成他家挂有你的画像，天天祈祷别碰上你哪！哈哈……”

小邪叫道：“乖乖！笛子准备好，马上就要开锣上戏了，光拍也拍不死渡永天！”阿三尴尬一笑，拿出笛子不再说话。不久城墙上已出现几个人头。

“杨小邪你三更半夜是来送死的啊！哈哈……”发话者正是渡永天。

小邪笑道：“渡永天，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今天我要抽了你的筋，旁边的也报名来一起送死！”

“哈哈……我是你祖宗，今天我可要报一刀之仇了，哈……”发话的是渡飞。

小邪笑道：“好，父子生在一起，死了也在一起，这样才像话，其他的也别像乌龟！”他往另外三人看去。

“大爷我是护法白穆！”“总管宋理冬。”

“伏法陶定江。”

小邪点头道：“很好，怎么少了一个人？总坛主到哪里去了？”“嘿嘿……”渡永天冷笑道：“对付你不用太多人，有老夫已经足够了。”

小邪笑道：“渡永天，渡大侠，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渡永天道：“今天是二月十三。”

小邪点头直笑道：“你可知道在二月十三这天，有大敌偷袭飞龙堡？”

“有这么一说。”

“你可知道那消息是谁放出来的？”

渡永天大惊道：“是你传出去的消息？”

“不错！”

“而你人却在这里？”

“不错！”

渡永天及众人脸色变了数变。渡永天喘息强笑道：“你的目的在神武门？”

“不错！”

渡永天往四周林中看了良久，沉声道：“你也带了不少帮手？”

“不错！”

“有多少人？”

“九大门派！”

霎时渡永天傻了眼，他望着小邪不知说什么好。

渡飞厉道：“杨小邪你骗谁？九大门派会听你这小鬼的话？哈哈……毛都没长就想飞，也不怕摔死？”

小邪笑道：“想飞的是你，渡永天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攻的不只是这里，连你们六个分坛一个也逃不掉！”

渡永天这小子忽然老了十岁，他没想到要攻打飞龙堡的人竟是小邪，他也没想到小邪要攻打的是神武门，更没想到小邪竟同时邀请九大门派一起攻打各处分坛，这时他很后悔得罪了小邪，他好恨既生瑜又生亮，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恐怕过了今天就要摔了下来，他很伤心而且更是痛恨。

总管怒道：“杨小邪我就不相信你拿我神武门怎么样？让老夫先杀了你再说！”

渡飞狂笑道：“凭你就想调动九大门派人马？给我端洗脚水我都嫌臭！哈哈……”他当真不信小邪有此能耐。

小邪着时机成熟了，渡永天现在可无心再战，锐气已失，他笑道：“你不信是不是？好，我就要你们相信，阿三，吹！”他转向阿三大吼一声。

“笛嗒……笛……嗒笛……”阿三吹着笛子，虽然乱吹，但却震彻整个夜空。

突地——

“哗——杀——冲啊……”四面杀声震天，有如万马奔腾，千军呐喊，令人闻之则毛骨悚然，心生怯意。

渡永天脸色大变吼道：“全面迎敌！”说完已闪身消失在墙上。

小邪见状急叫道：“炸！阿三。”他猛挥手。

“得令！”阿三迅速点燃炸药，往城门丢去，“轰”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出一个大洞来。

“冲！”五条人影快速无比往内掠去。

“轰”又是一声巨响，大桥已沉入水里，一场攻城掠地之战已然展开，四处杀声连天。

“嘿嘿！杨小邪老夫就不信你能攻得下神武门！”话音一落，一记板斧已劈向小邪，此人正是宋理冬。

小邪身形微晃大叫道：“阿三、阿四、小丁、小七别让敌人逃了！”他抽出匕首，轻轻一挥拨开板斧，顺势攻向宋理冬全身要害，准备将他手刃刀下。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放心！一个也逃不掉！”他已罩住护法白穆，双手舞得狂劲有力，煞像一尊降妖头陀。白穆亦不甘示弱，一手流星飞锤，耍得水泄不通，威力无比地迎向阿三。阿四已牵制伏法陶定江，两人打得难分难解，一时也分不出高下来。

小丁对上的正是好色的渡飞，只见渡飞出手下流，轻薄到家，他淫笑道：“小妞像你这么漂亮的脸蛋，何必跟着这些土匪流氓混呢？只要你肯跟我，我保证你天天过得像神仙，还得叫我一声亲哥哥喔！哈哈……”

小丁怒骂道：“无耻！”两手掌劲全吐，恨不得将渡飞击毙掌下。

“哟！小妞够劲！”渡飞有心调戏小丁，东奔西窜，打打跑跑，小丁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两人展开游斗。

小七找的人可不怎么理想，是渡永天，一接上手，渡永天已凭着浑厚的内力，及丰富的对敌经验已稍占上风，一手“腾龙无极掌”耍得出神入化，难怪他会称雄一方。然而小七也不是省油灯，他手中“寒玉铁”削铁如泥，再加上一身具备三百年前玉观音所留下来的旷世绝学，渡永天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忽近忽远，各有攻守。

另一边，琴先生和酒怪他们不时呐喊，丢入迷药及石头以造成更大的阻吓作用，迷药也迷倒了不少人，只要有人往墙上爬出来，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三分钟不到，他们已放倒了四、五十名敌人。

偷怪及赌怪这边捉得更多，偷怪仗着自己一身轻功了得，不时掠进城里打打杀杀，几分钟下来，敌人已不敢从右边城墙逃亡。

后门，神武门人员不断增加，明心、明渡两位大师采取小邪所说的“口袋战术”，敌人攻来时就佯装不敌撤退三十丈，再包抄撒下迷药，将敌人迷倒，然后将倒地敌人拖离开现场，一时之间也形成拉锯战。

“杀呀！冲啊……”“神武门”剩下五六百人，个个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喊归喊，大家乱成一团，有时自家人还打自家人。

“禀门主，四面受敌，该如何是好？”有一名黑衣大汉冲到渡永天前面请求处置。

渡永天大喝一声，双掌齐扬逼退小七两尺余，急叫道：“突围！总坛主……”话音未落，小七利刀已劈向他门面，渡永天大惊，一个懒驴打滚避开刀势，借势挥出左手击向小七左肩。

总坛主一看马上抽出长剑立即加入战圈，形成一对一之局面，小七立时落了下风苦力迎敌。

总坛主急道：“门主，前面局势较弱，我们从前门突围！”说话之际又劈出七剑。

“不行！”渡永天急叫道：“前门埋有炸药，从后门，快去！”他果然上了小邪的当。

“是！”总坛主抽身飞往后城门，带着弟兄突围。

突地——“永天！什么事呀？这么忙！”话音一落，已出现一名风韵十足身着淡红轻纱，酥胸妙处若隐若现的美艳少妇，她正哧哧笑着地走过来，好像这些事一点也和她没关系似的。

渡永天一看忙笑道：“容丽快来帮忙收拾敌人！”话音一落他又还了小七三招十二式。

敢情这位就是九魔之一的“情魔”姬容丽，难怪她如此美艳撩人，引人遐思。

“哟！永天，怎么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动你们神武门哪？哇！还是个英俊小要命的！迷死人了，呵呵……”姬容丽见到了小七如此俊俏，立时春心大动，笑得酥胸直颤，像要冒出火花来。

小七上次吃过四恶之一的“见不得”李美美的亏，一见到姬容丽如此淫荡，立时愤怒异常，大吼一声：“淫归纳命来！”手中宝刀挂向渡永天，将他攻势封住，反身一跃已攻向姬容丽，存心想将她刺死始甘心。

姬容丽见小七来势汹汹，也不敢轻敌，但她自从在太行山练得邪功以后，功力已大进，只见她轻轻拂袖，已将小七攻势逼住：“小冤家，你猴急什么？”

等一下咱们再好好享受人生乐趣呵呵……”她边笑边出招，显得轻松愉快，两人联手攻击向小七，局势又立即改观。小七没想到姬容丽武功如此高强，再加上渡永天，他已感到非常吃力，不时被对方逼得险象环生。

小邪见状叫道：“她妈的这情魔淫妇竟敢……她妈的！”大喝一声已腾高数丈，反身一跃斜掠墙角，双脚一蹬墙壁，疾如电闪地射向宋理冬，口中厉道：“宋老头死来！”话音一落，人刀已至。

宋理冬本已感到吃力，突见小邪已施杀手，想逃开已是不能，立即心存拚命，他也狂喝一声，左手一扬射出一把斧头直取小邪头颅，人也腾身攻了上去，全然以硬碰硬，以攻为守。

小邪见板斧有如流星般来袭，匕首马上轻点过去“叮”只轻轻一挥，已快将这万钧力道之飞斧点落于地，但飞斧一落，宋理冬手斧已离小邪鼻尖不到两寸，眼见斧头就要将小邪劈成两半，小邪情急生智，嘴巴一张牙齿斜咬上去，立即将板斧咬住，趁机挥出匕首，“哇——”宋理冬右手已被齐肩切断，身形往后摔去。

“想逃？”小邪吐掉板斧，一个箭步，狠不留情地挥出匕首“咔嚓”一声脆响，他已切下宋理冬脑袋。

“砰”“咔咔……”宋理冬身躯倒地，血如涌泉般从颈部往外喷，头颅也滚出三丈以外，小邪并没有停止身躯：“小七我来啦！”纵身腾空“大鹏展翅”“飞凤朝阳”“天马行空”身形连飞带翻地已掠向姬容丽，“砰砰……”一连五掌已将姬容丽从小七手中揽了过来。

小七一看小邪揽去姬容丽，压力顿减，立时吼道：“渡永天你倒霉了！”他身上已有多处伤痕，但攻势并未稍缓，逼得渡永天连连往后退去。

姬容丽见到小邪，又是一连淫笑道：“你是谁呀！我怎么没看过天下有如此英俊潇洒又雄壮又充满邪气的年轻人呢？咯咯……冤家！你过得还好吗？”她不时淫笑，有意无意地袒露酥胸勾起小邪性欲。

“啪啪”小邪奇快无比地打了她两个巴掌笑道：“老套啦！不管用了！”他并没有借势再追击，他要看看对方要耍什么花招。

姬容丽摸着双颊媚笑道：“哟！小冤家你还满内行的嘛！来！小冤家，嘴巴不行，这里如何呢？”她将迷人酥胸送到小邪面前，媚态撩人。

小邪倒挺大方，哧哧笑道：“情魔你真有两下子，哈哈！”笑声未落，右掌一搥，“砰——哇——”姬容丽惨叫一声，连人带身已如断线风筝似的抛在墙角下，口角已挂着一丝血迹，狼狈不堪。

小邪哧哧笑道：“情魔呀！你的什么奶奶酥胸的？是很迷人，可惜我杨小邪是个太监，你迷什么迷呢？哈……”他捧腹大笑不已。

姬容丽本被击得怒意已生，再听这番话，立生恶念：“原来你是个小太监！他妈的，老娘劈了你！”只见她双手尽展已带起一阵腥风及香味，隐稀可见她左手掌心泛红，右手掌心泛黑，想必是淬过毒的毒掌，厉叱一声，她已快捷无比地击向小邪。

“原来你还是炼毒的行家？”小邪可不怕什么毒，左手一挥，带起疾风封向情魔。

突地——

“小邪——”一声急叫已传过来。

小邪心头猛颤脱口叫道：“小丁！”也不顾姬容丽攻势，反身往小丁望去。只见小丁已被逼在地上，而渡飞则衣衫不整淫笑不已地伸手想轻薄小丁。

小邪大吼：“渡飞你敢？”右手猛挥，寒光一闪即逝。“哇”渡飞眼看就要得手，哪晓得右手已被飞刀射中，痛叫一声，已往左斜方向滚去，心头骇然不已。

就在此时姬容丽双掌已击中小邪背心，“砰”“呃”小邪摔在地上连滚三滚才爬起来，口吐一口鲜血，反身向着姬容丽，狠狠的抹去口角血迹。

“小冤家！滋味如何呢？呵呵！中了我这红黑还情掌可要和我睡上三天三夜才会好喔！小冤家你没卵蛋哪来的胡子呢？嗯？”

她想小邪已中了自己毒掌，在生死交关之下，小邪一定会屈服，故而她已旧态复发，抖着全身，搔首弄姿，淫荡不堪人目。小邪全身有如铜筋铁骨，他哪怕这鬼玩意，他笑道：“相好的，你忍心看我受苦吗？”他已走过去，轻笑不已。

“嚶哼！”姬容丽娇笑一声，已倒入小邪怀中，不时抖动酥胸磨擦小邪胸口，右手勾着小邪下巴淫笑道：“小冤家快点抱我离开这鬼地方，好可怕喔！”说完她又亲了小邪脸颊。

小邪笑道：“好的，你看我这把匕首。”他慢慢将匕首移到姬容丽酥胸之间。

“嚶哼！”姬容丽又是媚态淫笑不已：“小冤家看你！猴争什么？弄得我好，哇——”话未说完，小邪一把匕首已插入她胸口直没刀柄。“你……你……”姬容丽瞪大眼睛，真不敢相信小邪会将匕首插入自己胸口，她慢慢地滑落地上，一命已呜呼哀哉，结束她罪恶的一生。

小邪拔出匕首骂道：“臭娘们！大色狼……不对喔！”他摇摇头又道：“大母猪！你搞什么？玩弄的人还不够多？也想勾引我？还好我对这种事很有经验……呵呵……”他所说的经验是上次在长安近郊掠了李美美那趟事。他笑的是自己竟然不怕诱惑，就是触摸了对方身躯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想不通为何会如此，所以笑了起来。其实这是他太恨淫荡之人的缘故，要是将恨摆在心头，什么荡妇淫娃也无法再以色相勾引他了。笑了一下他又骂道：“本来我就想到太行山什么勾魂谷找你，结果摸不到路，让你多活了好几年，他妈的！”他又踢了姬容丽一脚。

突地——

“飞儿走！”渡永天见大势已去，已不愿再恋战，架开小七攻势掠向渡飞，拉起他就往屋内窜去。

“小七快追！”小邪虎吼一声已赶了过去。可惜渡永天本有意要逃走，还未叫他儿子逃走之前，他已边打边退到屋檐下，这一突然逃逸，很快已窜入屋内，小邪前后脚之差追进去，已看不到人影。

小七也追上来，但人已失踪，他窘笑道：“小邪，这家伙功夫厉害得很，我一时也放不倒他……”

小邪笑道：“没关系，他们逃不掉的，等一下大势已定后，咱们再来找密道，伤得怎么样？”

小七道：“没什么，皮肉之伤。”他有点愧对小邪，不自然地捏着手。

小邪轻笑着拍拍他肩头道：“走了就走了，别放在心上，等一下也要靠你将他捉回来，你现在是猫捉老鼠，先耍他一耍。无伤大雅，我们出去吧！小丁还在外面呢！”

小七闻言心中稍安，两人立即闪身掠出外面。

阿三已将白穆攻势逼住，但一时之间也无法将他击败，他看到小邪已走

出来，心想：“太漏气了，战了这么久！”突然他低喝一声，大悲掌“西天如来”已幻起层层掌影，挟着江河溃堤之势：“纳命来！”只见他身躯有若急风般罩向白穆。

白穆见阿三已施煞手，一咬牙也存心拚命，流星飞锤化作千百颗流星，有如元宵所放之烟火般地击向阿三，势如排山倒海，力大无比。

两人一触，砰然一声，“哇！”亦传出哀叫声，阿三已倒飞回来，左大腿已流出血迹，但他脚一落地，马上再度击向一丈开外的白穆。只见他一跃、一翻、平掌、吐劲、一攻、一带，干净利落地罩了过去。“哇——”白穆又是惨叫，他刚落地，惊魂未定又吃了阿三一掌，狂喷一口鲜血已倒地不起，奄奄一息。

“哇哇……呜哇！”阿四又气又叫，因为他的敌手陶定江用的是飞钹，而陶定江不时丢出飞钹嗡嗡直响地在空中乱转，逼得阿四无法近身攻击，站在当地大叫不已。

小邪见状笑道：“阿四你用石头击下飞钹不就成了？”

阿四这才想到，苦笑一声道：“谢啦！小邪帮主，早说不就没事？”欺身拾起鹅卵之大石头，既快且准地丢向两只飞钹“当当”两响，飞钹已被击落。陶定江见武器已失，立生逃走之念，腰身一扭已射向城墙。

“哪里逃！”阿四早已被搞疯了，还由得他逃走？石头一丢，身形已掠上去。“哇”陶定江右足踝已被击中，痛彻心骨，人已往下栽。阿四赶忙欺近双掌齐扬，“砰”“哇”陶定江已如摔死狗般撞在墙上头颅迸裂，脑浆四溢，当场死在地上。

阿四拍拍手骂道：“他妈的我还以为你多行？原来除了那飞钹以外，你连小孩都不如，死了活该！”得意地走向小邪笑道：“诗口口，哗啦啦！大获全胜。”

小邪笑道：“好啦，今天战果良好，对了，小丁你刚才叫什么？”他转向小丁，不解地望着她。

小丁脸腮立时泛红道：“渡飞他……”小丁说不出口。

小邪问道：“他不是被你打得像落水狗，怎么到头来你还吃了败仗？”

“我……他……我……”

小邪叫道：“什么我我他他的？说不出来还想当老二？贬你为老五，天天洗尿垫子！”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小丁着急道：“小邪你……你怎么可以如此！我是有原因的。”

小邪似笑非笑地望着她道：“有原因就快说呀！害臊什么？假惺惺。”

小丁瞪了他一眼困窘道：“渡飞被我打败，他就要……就要脱裤子，我一急就……”

“哈哈……”众人笑了起来。

“笑什么嘛！”小丁嗔道。嘴巴翘得有三寸高。

小邪憋住笑声，脸红如胭脂，他道：“嗯！情有可原！情有可原！脱了没？”他呆傻地望着小丁。

“小邪——”小丁跺脚不已，窘死她了。

“哈哈……”众人再次大笑。

小邪轻笑道：“好啦！好啦！下次再碰到你跑开就是，别愣在那里知道吗？”他指的是再有脱裤子这种事。

“知道了。”小丁感激地望着小邪。阿三问道：“渡永天和那小杂种逃掉了？”

小邪点头道：“放心，我这大神探，再加上小七这只超级狗，任他们逃到哪里，我也要把他揪出来。”

阿三也点头道：“反正他们现在已是家破人亡……会不会逃回神仙岛？”

小邪想了一下道：“可能不会，他既然知道在一夜之间我们将神武门拿下，他也该知道我们能攻下神仙岛，我想他会去找黑巾杀手。”

小丁奇道：“他们找黑巾杀手干什么？他们现在连一毛钱也没有，黑巾杀手怎么会帮他？”

小邪道：“帮不帮那倒还在其次，渡永天他已无人可以投靠，这些年来神武门又得罪了不少人，一定有很多人趁现在要找他算帐，所以他只好躲在黑巾杀手的庇护下，甚至于当黑巾使者的手下。”

小七很有决心道：“放心！他们逃不了那么远的，对不对？小邪？”他想亲手将人逮回来，以挽回刚才让敌人逃脱之内疚心理。小邪笑道：“不错，本大神探哪能让他们逃走的道理？”他信心十足。

小丁娇笑道：“我看天下呀……最会吹牛的就只有你们这些通吃帮的人啦！”

小邪白他一眼道：“你不吹牛？那你是吹猪了！哈哈……”他已轻笑起来。

众人也跟着窃笑不已。

小丁嗔叫道：“你们老是不正经！”她双手捏着衣角搓个不停。

小邪笑了笑：“我们到后门看看，这么安静，想必他们已经得手了。”说着五人已往后城门走去。

这时明心及明渡两位大师和六怪，领着一些和尚带着喜色地走进后城门，迎着小邪他们走来。明心喜道：“杨少侠，全制服了，用上迷药，竟让他们没有还手的余地，真是好计谋，好策略。”

酒怪笑道：“我们将那领头的给作掉，其他的再也不敢乱动，可以说不用一点力气就大功告成了。”

小邪笑道：“我这边也差不多，可惜渡永天逃了。”

“逃了？”大众吃惊地望着小邪。

小邪点头道：“不错，他们从密道逃走，我想阻拦已是不及，只好由他去，等天亮再说。”

“阿弥陀佛！”明心叹道：“这罪魁祸首岂能让他逍遥法外？老衲定尽全力将他捉住，以替苍生解危。”

小邪道：“这件事包在我身上，现在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善后问题可好？”

明心道：“杨少侠有何高见？”

小邪道：“神武门高手死都死了，剩下也没什么作用，告诫他们一番，然后发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改行别再干这种坏事。”

明心点头道：“这个容易做到，但这个城堡呢？”

小邪道：“最好是通知官府来接收，免得日后又有人据此为寇，危害武林。”

明渡问道：“攻神仙岛的事该如何进行？”

小邪想了一下道：“此间事了，你们就回到少林寺等候大家，我在七天内一定赶到，然后再一起去救人。”

琴先生道：“我们六人是否同行？”

小邪轻轻一笑，他可不愿再被这六人纠缠，他道：“随便啦！反正神仙岛那些人都是庸手，你们不去也没关系，到处逛逛，说不定还可以救出一些好人，这不是很好吗？”

琴先生当然明白小邪的意思，他拱手笑道：“好，就此告别，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酒怪也笑道：“有时间我会找你喝酒。”

“哈哈……”一阵告别声中，六怪已离开云游五湖四海去了。

明心及明渡也调度手下，将死的人埋掉，其他活的每人发放五十两银子，要他们离开江湖改行作生意，神武门众人心想大势已去，留着也是没用，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打算，拿着银子各自离去。

众人离开时，不禁有些黯然，这短短十年里造就了神武门不可一世的威势，却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来得快，去得更快，有如一场梦，令人既兴奋又怅然的梦，归究起来，只因为神武门建筑在毒与恶之上，而世人是不容许毒与恶存在的，所以神武门注定要被毁灭。

折腾大半夜，一切方始告一段落，少林和尚这次战役中只死了七人，伤了十一人，可谓大获全胜。天已微亮，明心、明渡两位大师才道别小邪他们，领着和尚们反身回少林寺。

小邪他们则留在城内准备找到密道开关，追查渡永天之下落。

不久天终于亮了，白光初现，晨雾蒙蒙。

小邪他们步入渡永天消失的房里。这是一间书房，壁上有许多书籍，房内陈放书桌坐椅，文房四宝，墙壁挂满字画，帘布，还有一浮雕九龙图。

小邪翻箱倒柜，每个地方都找遍，就是找不到开启密道的开关，连龙的眼睛须子都没放过，他不禁有点烦。

小丁道：“密道会不会在别的地方？”

小邪道：“不可能，那时候他被迫得很急，不可能再换房间，而且这书房四周都是石块所造，这正是他有意将书房设计成如此，很明显，密道是在这里。”

阿三泄气道：“可是我们为什么找不到开关？”

小邪哑然一笑道：“也许我们已找到开关，可惜开关已被弄坏没办法再开启这密道。”

小丁叹口气道：“那我们永远就找不到密道了？”她有点失望。

小邪找不到已是够瘪，现在小丁又在浇冷水，他不服气叫道：“哪有不能找到？密道不是在书桌底下，就是在书箱后面，这都是一般密道构造，因为这两种地方容易逃，也甚是实际。”

阿四问道：“也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吗？”

小邪火上心头叫道：“管他的什么东西，阿三去弄些炸药，通通将这书房炸烂，管他密道口在哪里！”

“遵命！”阿三行个大礼，高兴地跑出去，看样子他昨天左大腿挨的那一记流星锤并没有伤得多重，还能用跑的。不到几分钟，他已抱一大捆炸药回来。

小丁回道：“小邪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炸药？”

小邪得意道：“这么大一个帮派会没有炸药？笑死人了！随便找也有，阿三对不对？”

“对！当然对！我随便找也找得到，走开啦！我要大显神通了！”他挥着手，昂着头地看看众人，甚是嚣张。

阿三很快将炸药装好，点上引信，飞也似地跳出书房马上倒卧于地。

“轰——”一阵巨响，震得大家头昏脑胀，耳鸣不已，只见书房有如火山爆发一般，碎石四射，白粉纷飞，罩得大家一身是灰。不久小邪起身，拍拍身上石粉道：“行啦！起来吧！”他已往前走。

众人也起身拍掉身上灰尘跟了上去。

书房已被炸平，很明显地露出一四方形洞穴，虽然有石块挡着，但这并不能难倒他们。

小邪得意笑道：“这不是入口吗？轻松愉快。”

阿三接口道：“愉快轻松，嘻嘻……”他最得意就是玩炸药而有成绩的时候了。

“走！”小七赶在前头搬开石块已往里钻。

小邪转向阿三道：“阿三你的脚没什么关系吧？”

阿三答道：“没关系，流星飞锤还要不了我这条腿，再加上一代女神医小丁大夫的治疗，这些伤马上见效。”他抖着左脚，表示无碍。

小丁呵呵笑道：“阿三你少油嘴，下次我可要给你贴上辣椒膏了。”

阿三笑道：“下次不是我啦！是阿四！”

“去你的！”阿四冲上去给了他一个响头。

“哈哈……”大家一笑随即进入洞内。

此洞长约七、八里，直通整座九连山，出口则设在九连山南麓一个小瀑布，建造设计可谓巧夺天工。

不久小邪他们已走出瀑布口，往前一看，前面是一个大水潭，水清见底，潭之左右皆长满了齐胸野草。

小邪笑道：“小七看你的啦！”

小七举起右手有力道：“没问题！”他随即走在前头细心地在草窠里钻来钻去，不久他招手高兴叫道：“在这里！”小邪他们立即掠过去，果然发现那些草丛稍微左右分开，这并不很明显，但对小邪来说已经够了。

“走！”小邪一挥手，跟着草丛慢慢往前搜，约走了三、四十里路，他们已来到一小村落。

小七突然摇头有点迷惘道：“他们可能换了衣服，坐车或骑马走了。”

小邪问道：“怎么，味道已消失？”

小七点头道：“到这村落味道就没啦！”

小邪道：“那我们进村子问问看。”

众人往村子走去，小邪找了一户人家问了一下，知道昨天晚上有人来过，买一匹马往崇安镇方向奔去。他们也不敢停留，立即追往崇安镇。

中午时分，他们已到崇安镇，找一家酒馆用午膳。

小丁问道：“可有眉目了？”

小邪摇头道：“还没有，我只知道他们往北走。”

阿三道：“他们父子俩好像易了容？”

“不错！”小邪点头道：“在小村子时他们已经掩去本来面目。”

小丁有点失望道：“这样要找就不容易了？”

小邪道：“相当不容易。”

小丁问道：“你有几分把握？”

小邪苦笑道：“一分，我这大神探还是给阿三干好啦！”阿三也苦笑道：“小邪帮主你别泄气！你追不到，我哪行？放屁不响就糟啦！呵呵。”

小七奇道：“他们怎么不走山路而改走官道？”

小邪道：“这就是渡永天狡猾的地方，他易容走官道别人就不容易逮到他，因为官道有很多老头子，山路就不多了。”小丁问道：“要不要用到丐帮弟子？”

小邪点头道：“好哇，越多人找愈能找到。”

阿三无奈道：“这样一来小邪帮主你就不是大神探了。”他有点泄气，因为小邪的光荣就是他的光荣，现在小邪“不光荣”了，阿三也感到不光荣。

小邪笑得有点暧昧道：“这是什么时候还谈这些？哪有天天过年的。”

阿四点头道：“也对，哪有每天月亮都是圆的，有时候也会初一，嘻嘻！”他找到替小邪辩护的借口，心中甚是快乐。小丁起身道：“我现在就去通知丐帮弟子。”说完就要往外走。

“等等！”小邪像是心血来潮突然间又有精神道：“你去告诉丐帮弟子全部出动，找一个老头一个右手受伤的年轻人，明的找，最好站满镇上各个角落，赏金五千两白银。”

小丁有点兴趣道：“你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城镇都要找？明的找？”

小邪笑道：“对，愈快愈好。”

“好的。”说完小丁已奔出酒馆。

阿三开玩笑道：“要是他们将街上老头都捉住了，你怎么办？一个一个验明正身？”

小邪神秘笑道：“有何不可？恐怕丐帮弟子逮他们不着罢了。”

阿四问道：“你是说渡永天武功高，丐帮弟子没办法制住他们？”

小邪笑道：“丐帮弟子多，缠也要将他俩个缠死，怕的是渡永天这老狐狸诡计多端，丐帮弟子没办法发现他们。”阿三叹道：“这不是白找了？”

小邪得意地耸耸肩道：“只有我这大神探才能找到他。”“哇！”阿三拍手直叫道：“原来小邪你还有暗杠，你还想当大神探哪！”他又高兴起来。

小邪故意装作无奈状道：“你们非要我当，我只好当啦！”“哈哈……”众人对目而笑。

不多时小丁已走回酒馆，她笑道：“小邪你准备五千两赏金吧！丐帮弟兄一听到是大财主要赏的，乐得合不了口哪！”小邪轻笑道：“可惜他们一两银子也拿不到，只好我自己赚啦！”

小丁奇道：“怎么？你这大神探又在出什么馊主意？”小邪神秘兮兮地道：“大神探怎么可以让你们知道？明天就有结果啦！”他拍起桌子，哼起小调来。

小丁撒娇道：“快说嘛！小邪，你明明已想出方法，为什么要耍我们丐帮弟子？这不公平！”

小邪怡然自得道：“有人耍总比没人耍好，丐帮弟子平日伸手就有钱，整日游手好闲，弄点事让他们作能算错了吗？好啦！”他拉着小丁柔荑道：“你坐下来猜猜看我这招又是哪一招？”说着将小丁按在椅子上。

第二十五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小丁斟杯茶，轻轻啜一口道：“你不说，我怎能猜得出来？最少你是提供一下资料嘛。”

小邪点头道：“好，我问你，离这里最近的山是什么山？”小丁道：“是武夷山。”

“要多久时间才能到达？”

“大约要三个时辰。”

“那第二远的呢？往北走的话？”

“第二远的……往北走……是怀玉山，从这里到怀玉山要半天多一点的时间。”

“第三远的又是什么山？”

“安徽省苗山，差不多要一天才会到。”

“第四远的山是哪座山？”

小丁有点纳闷地叫道：“你问这么多山干嘛？难道他们会躲到山里去？”

小邪点头笑道：“不错，渡永天这老狐狸一定会躲到山上去。”

小丁不解道：“你早上不是说渡永天要从官道逃走，现在怎么又……”

小邪截口道：“这就是渡永天和我斗智的地方，本来他以为我们无法找到密道，无法跟踪到那小村庄，所以他可以安稳地易容成普通老百姓从官道上逃走；而我们现在出动丐帮弟子明着来捉狐狸，凡是老头都不能逃过丐帮手里，如此一来渡永天必定猜到自己行踪已露，所以他们会改走山路，也可能走水路，懂了吗？小丁！”

“好！”阿三大叫道：“神探！神探就是神探！小邪帮主你有撇，有撇！”他猛点头，好像老师在夸赞学生一样。

小丁恍然一笑道：“原来小邪你把我丐帮弟子当做小狗来追赶兔子。”

小邪哧哧笑道：“别说得这么难听嘛！这叫守望相助，没有他们，我也没辄了。”

小丁笑骂道：“那你还说要发奖金，害他们口流长涎，卖力得很哪！你呀，最会耍人了，连我也被你耍了一道。”

小邪手一摊无奈道：“好好好！我奉上奖金就是，这总可以了吧？”

小丁娇笑道：“这还差不多，呵呵，快点继续说下去！”她战胜了小邪，心情就高兴，马上要知道结果。

小邪轻轻望着她道：“那可要问你第四座山了。”

小丁笑道：“干脆我通告诉你好了，第四远的是莫山，再上去一百里是九华山，九华山顺着长江往北走就到西梁山，西梁山再下去是东梁山，东梁山再……”

“停——”小邪截口道：“西梁山就可以了，它离这里有多远？”

小丁道：“西梁山离这里两天路程。”

小邪沉思半晌，他反问阿三道：“阿三你将九华山到梁山的地形、水路及城镇说明一下。”

阿三点头道：“九华山靠近长江约三十里，他左边有殷家汇，右边是贵池镇，九华山脚下长江对面是从杨镇，那里有一个大湖叫日兔湖……”

小邪截口道：“小丁，从杨镇有丐帮弟子多少人？”

小丁道：“从杨镇是大镇，至少有两百名弟子。”

小邪点头道：“如果是大镇，他们就不敢去冒这个险往镇里钻。阿三继续说下去。”

阿三道：“九华山到西梁山有不少大镇，中间有座铜官山，铜官山也在长江畔，对岸是大平原，有许多城镇，一直放到西梁山，平原才消失；西梁山是转口站，北上有岷山、马鞍山、东边有东梁山、大来山，一直连下去都是山了，如果我走山路，我也会选这条路。”

小邪很满意笑道：“很好！我们就在西梁山守株待兔。”

小丁习惯性地问道：“渡永天真的会去西梁山？”

小邪颌首道：“差不多，因为渡永无比我们先走半天，他们现在可能已到达怀玉山附近城镇，正好丐帮派出大批人马要找他们，他一惊之下一定会躲入山区往苗山方向奔去，因为丐帮遍布天下，所以渡永天要选择晚上行动，就是他敢在白天行动，也是躲躲藏藏，那他们到九华山时已经是第二天，九华山再过去就是长江，他在无所遁形之下，只好坐船直放西梁山，我们必须明天下午以前赶到西梁山拦截就没错，渡永天更不会想到我们会走在前头，他这一吓，保证让他瘦了三斤，哈哈……”

阿三问道：“要是他躲在西梁山等晚上再行走呢？”

小邪笑道：“原则上这老狐狸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但为了防止这一点，只好先通知丐帮在明天中午时分搜山，一路搜到底，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阿四笑道：“渡永天这个笨家伙，干嘛往北走不往南走！”

小邪笑道：“这就表示渡永天要找帮手，因为黑巾杀手也在北边啊！”

小丁道：“那我们快走吧！”

“这当然！”小邪笑道：“咱们捉兔子去。”

说完大家已走出酒馆，雇一辆马车直奔西梁山，中途小丁又通知丐帮弟子，明日午时搜索九华山及长江上游两岸一带的船只。

第二天早上他们已抵达西梁山。

小邪他们奔向山腰，仔细看看四周，选了一个最有利的地形，南临长江沿岸，北依平原，只要有任何动静，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中午一过。

果然有两条人影从山下，左躲右闪地奔向西梁山。

阿三一看喜道：“小邪帮主你他妈的料事如神，这不是来了吗？”

小邪轻轻一笑道：“这两个混蛋果然跑得比什么都快，我们连夜赶路，也只不过超前几个时辰，到底他们要逃到哪里去？”小七道：“等一下捉来问问就知道了。”

这两人渐渐靠近西梁山。

“哈哈……”一阵狂笑震彻山谷，响彻云霄，有如春雷般震得整座西梁山隆隆作响，笑声未落，小邪已如天马行空般掠向两位青衣人，接着他后面也掠出四条人影往青衣人冲去。这一老一少青衣人，老的满脸皱纹，白发苍苍，少的凸牙塌鼻，甚是丑陋，他俩一看到杨小邪，先是一震，但随即恢复冷漠。老者道：“这位公子不知拦住老夫有何用意？”他露出骇色。小邪看看老人，他笑道：“老头儿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老者答道：“我从福州来要到徐州去，公子你该不会是强盗吧？”

小邪笑了笑：“你身边这位又是谁？”

“这位公子，他是老夫孙子。”

小邪诧异道：“怎么一下子由儿子变成孙子了？渡永天你老得可真快啊！”

老者不解道：“公子，渡永天是谁呢？老夫可不认识。”

小邪道：“渡永天是十恶不赦之徒，他为了自己私欲而残害武林同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要将他捉起来，吊在北京城，让大家看一看这位大坏蛋的嘴脸。”

老者也有点恨意道：“老夫虽不是武林中人，但平常也最恨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徒，只恨自己未曾练武，想替人家出口气都不行，唉！可惜一大把年纪，也行将就木，就是没机会看到这些坏人遭到报应。”

小邪呵呵直笑不已道：“渡永天你真行啊！连自己都骂下去，天下极恶唯有你莫属别人了。”

阿三讥笑道：“渡永天你装他妈的龟孙！你行？可惜小邪帮主更行，我倒想问问你像狗一般被人追的滋味如何？呵呵……”

老者面露惧色哀求道：“各位大侠求求你们放了我们的祖孙吧！我们真的不知道渡永天是何人，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他俩已跪在地上膜拜不已。

阿三见状有点动摇信心，他问道：“小邪，他们会不会真的不是渡永天？”

小邪大叫道：“阿三、小七，不管是不是剁了再说，上！”“哈哈！”小七冷笑两声，双手一扬，身形已掠向青衣老人，就在他双掌已离老人不到半尺，这老人才大吼道：“操你妈的杨小邪，老夫就不信打不过你们！”话音一落，他已击出数掌封向小七。

阿三见状大叫道：“果然是你们！”他也不客气，立时出掌罩向渡飞。

渡飞右手本已受伤，哪还顾得了迎敌，他虚晃一招“看掌！”话音未落，人已倒射出去，有如丧家之犬逃得比什么都快。

“别跑啊！”阿三立即追上去。

小邪道：“阿四再追！”

“是！”阿四猛提真气，如流星划空般地往前掠去。

渡永天看自己儿子先跑了，自己也不敢恋战，怒喝一声，掌化腾海灵蛟，奇快无比地罩向小七头颅，想一掌将小七击毙于掌下。

小七功力虽高，但对敌经验稍嫌不足，他见对方掌势凌厉，而且快捷无比，想必又出杀手，一惊之下，赶快运起十成功力，双掌舞得虎虎生风，正准备反击时，突然眼前一花，渡永天已不见了。

原来渡永天这招乃以进为退，以攻为守，掌势出到一半立即收手，反身往林中掠去，逃了！

小七愣了一下马上醒过来大吼道：“渡永天哪里逃！”双腿加劲，有如一阵轻烟已追上去。

小邪见状只是轻轻一笑，并没有追上去。

小丁急道：“小邪怎么不追呢？万一渡永天逃掉了该怎么办？”小邪笑道：“你放心，在山中小七就是王，没有人能从他手中逃掉的，我就不相信这里还有第二条密道。”

小丁担心道：“渡永天武功高人又狡诈，咱们快赶上去，免得小七他们吃亏，这多划不来？”

小邪很放心道：“小七一身武功已相当高，只是对敌经验不足，趁现在多多练习一番不是很好吗？”

小丁道：“可是我还是不放心的，走嘛！”她拉着小邪，硬是将小邪拉往前去。

“好好好！”小邪叫道：“我走、我走！碰上你，我真的没辙了。”

他们俩已追着后面赶下去，但速度并没有小七快。

突地有几声大喝传来，音如夜泉刺耳已极。

小邪一听跳了起来急叫道：“他妈的有伏兵，快！小丁。”话音未落，他已如乌云中之一道闪光，电也似地掠向发声处。

小丁也觉得敌人像来了不少人，亦不敢落后，使劲地往前追去。

只见小七已被四名黑衣蒙面人围在当中，渡永天则消失无踪。

小邪赶上来见状立即叫道：“小七让开去追渡永天！”一翻身如苍鹰猎兔般地罩向四名黑衣蒙面人，小七利用这机会刺出一剑，逼退前面两名黑衣人，闪身往前冲，掠向山头，只两个起落已消失在山头。

四名黑衣蒙面人一看是杨小邪，先是一愣，但随即将小邪困在其中，各尽所学想杀掉小邪。

“原来是冒牌杀手，拉萨大和尚，我找得你们好苦啊！”小邪抽出匕首，一封、一卦、一刺、一挑、迎向左边那名黑巾杀手：“你们的黑血神针带了没有？一起用上来吧！说不定还有机会脱身？”话音一落，左边已劈过来两把东洋刀，小邪轻喝一声鱼跳龙门、飞鹤穿云已斜闪避开两把长刀，反手一挥“叮”架掉一把右边砍来的长刀，“嘿！”只见他身形如腾空五爪金龙，灵活快捷地送出匕首。“哇”一声惨叫，一名黑巾杀手背部已被划出一道一尺长之血沟，立时往前栽在地上连滚数滚，但随即又迎向小邪，攻势更加猛烈，似乎想报一刀之仇。

左边黑巾杀手怒叱一声，刀势如虹，厉不可当，化作千百道光芒，有如毒蛇吐信般噬向小邪右臂。这同时有三把长刀分别攻击小邪左肋，背心及天灵盖，个个出手狠毒，招招勾魂夺魄催人命。

小邪见四方来势汹汹，眉头一皱，银牙一咬，虎腕微翻，舞出一片银色光幕，带起冷森森剑气，已封掉右边长刀，身形往前倾斜，右脚踢向背后黑巾杀手手腕，这样一来，恰巧避过砍在头顶那一刀，但左臂已快被敌人扎上，“他妈的！”小邪怒骂出口已如滚油桶般地往右滚出三尺避开左臂这一刀，匕首再挥，已划破那名杀手前胸的衣襟，差点伤到肌肤。“打！”后方那名黑巾杀手一见小邪身形在空中，其势已竭，无法再换招，立即打出三颗铁莲子取向小邪“曲泉”“玉枢”“天容”三穴，其势沉猛有力，足以穿金裂石，紧跟着他长刀全力劈向小邪，恨不得一下子切下小邪脑袋来。

小邪四方受敌，又加上三颗铁莲子偷袭，可以说如入刀山，一不小心就得大卸八块亡魂于此，他见敌人来势太强，如果不使出绝活，恐怕不好收拾，而且阿三那也可能遭到黑巾杀手围攻，情况可能不甚乐观，想至此，心念笃定，拚了！“来得好！”他一声狂吼，使出浪子三招之杀着“乌龟狗”，刹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林叶萧萧，鬼哭神泣，他已化作一道幽灵般的幻影，翻腾飞舞地击向右面二位黑巾杀手，只见冷芒一闪“哇”惨叫声已传来，匕首已砍下一名黑巾杀手头颅。他并未停顿下来，再次翻身挥刀趁势攻击，“砰”“哇”悲鸣声再次传来，又有一黑巾杀手腹破肠流死在当场。可惜小邪右腿“曲泉”穴亦被铁莲子击中，他沉哼一声，右腿不由得往前跪，身形亦摔向前方。唰唰两声，两名黑衣人长刀已利用这机会，劈向小邪左肩及背部，小邪闪避不及只好踉跄往地上滚去，一个翻身，背部已火辣辣被砍了一刀，痛

彻心骨。

用“黑血神针！”话音一落，两名黑巾杀手左手已多出一枝乌黑泛出寒光之小针并已奇快无比地罩向小邪。

小邪虽然曾被血变咬过，也服过它的鲜血，照理来说应该不怕黑血神针，但他觉得现在小丁不在，没有必要去尝试，万一昏迷不醒那就惨了，一时之间他不敢轻尝神针滋味，而节节被逼得往后退去。

“嘿嘿！”黑巾杀手见小邪俱于自己手中神针，不禁已得意忘形，时时发出冷笑，他们想只要划破小邪一点点皮肤就能赢得这场战斗，所以出手之下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全然不把小邪放在心上。突地——

“阿三——”一阵快捷而急促，带着惊惶之尖叫声已划过天空，这声音正是小丁急躁、害怕、恐慌而发出的声音。

“他妈的！”小邪一听不由得血气翻腾，怒火攻心，他知道阿三已出事了，他能忍受自己受伤，但不能看到甚至于感觉到朋友受伤。“他妈的什么黑血神针！啊——？只见他眉头倒竖，双目尽赤，张口大吼，鬼哭神嚎，鹤唳虎哮！有如拚命三郎，身躯不避不闪直往前冲，封、挂、挑、砍、劈、刺、砍、再砍、又砍！夺魂慑魄有如厉鬼索命。

两名黑巾杀手哪有看过这样恐怖凶猛之人，不觉心头一寒，愣了一下，但只这一下“哇”“啊”两声哀叫已传来，他们长刀已被劈断，不但如此，连人也被劈成两半，这还不够，他们俩已如被切豆腐般的，被小邪刀势砍得肢离肉碎，五马分尸，骨碎身粉。小邪这一击，足足将他们两人斩成二、三十块，当场被肢解，而他自己胸口及右臂已插着黑血神针，左腿也被划了一道血痕。小邪有点感到头昏，也许是黑血神针毒性太强，他身体一时无法适应，但喘了几口气，已恢复正常。他拔下黑血神针一提气已如狂风似地飞向阿三那边，忍不住内心悲愤他又狂吼“啊——”音如千百斤炸药同时爆炸般，气盖山河，震垮三山五岳，击退长江骇浪，震得林鸟惊飞，野兽恐惶咆哮，音传数百里久久不能平息。

人影一闪、再闪、再闪，快得不能再快，像金元宝从手中掉落地面，元宝未落到地面而小邪已掠到阿三那边。他见到阿三躺在地上，阿四、小丁力拚三名黑巾杀手。

“啊——”又是一阵狂吼，小邪匕首再挥，当空罩下三名黑巾杀手，他人如滔江狂龙，刀如索魂阎王令，寒光凌空飞掠快逾流星飞逝，冷芒一吞一吐再挥“哇……”霎时惨叫连天。小邪如入无人之境，摧枯拉朽，猛不可当地砍向敌人，寒芒一闪即逝，三名黑巾杀手已尸横当头，有的缺手缺脚，有的头断眼凸，有的肚破肠流，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死状甚是悲惨。

小邪有如索命天神，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痴痴地望着前方，不知在想什么，血一滴滴从匕首尖往下掉，令人触目惊心。

小丁见强敌已除，赶忙叫道：“小邪你快过来！”说完她已掠向阿三身前替阿三检查伤势，并迅速替他疗伤。

从小丁尖叫出口到现在，也只不过两分钟不到的时间，而这短短的时间里，小邪已砍死了七名敌人，他的狠、他的猛，真够令人心寒。本已进入疯狂状态的他，还好有小丁这么一叫，他才清醒过来，想到阿三，他立即转身急道：“阿三如何？”说完已扑上去看看这位多年生死之交。而阿三现在正脸色苍白地躺在地上。

小丁连忙道：“还好，已经没事了。”

“没事就好，呵——”他喘口气，才将一颗悬在口中的心放了下来，随即他又想到小七，他反身向阿四道：“阿四你追上山头找小七，我马上来。”

“是！”阿四头也不回以“八步赶蝉”之上乘轻功直追上山头。

小邪问道：“阿三也中了黑血神针？”

小丁点头道：“是的，否则他也不会立即昏迷，还挨了一刀。”她拿出一支小针交给小邪。

小邪接过头恨道：“这些天杀的，卑鄙无耻！”他又看看那三名黑巾杀手，立即上前在他们身上翻找东西，不久他才走回来道：“可能黑血神针都已回笼，上次在天山找到一支，然后又在水镇附近得到一支，今天又找到三支，江振武他也说过一支用来配药，只剩五支在敌人手中，现在终于收回了，而这十名黑巾杀手已全部死亡，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小丁奇道：“死了十名？我好像只看到七、八名？”

小邪道：“刚好十个，开封灵感塔前，他们十个人一起出现，结果被韦亦玄杀了一个，在太原府近郊，我亲手杀死了一名，第三名是在白水镇被人用飞刀射死，其他七名都在这里。”

小丁点点头道：“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了，但他们不是西域训练出来的杀手吗？怎么会投靠江振武而后再叛变了？”

小邪道：“这个问题在白水镇时，那名杀手不是都说了？他们都是西域来的，本来和江振武合作，但后来江振武不按规定将玉观音交给他们，所以他们才叛变，可是他们却任何人都杀，真是死有余辜。”

小丁又问道：“今天他们又为什么要救渡永天？”

小邪轻笑一声道：“西域杀手本来就唯利是图，只要渡永天给予重利，他们可就六亲不认了，渡永天也算是卑鄙小人，这样一来恰好一拍即合，这事不足为奇。”

小丁恍然道：“难怪渡永天拚命往北跑，原来他早有藏身之处。不过这七名黑巾杀手来得也真巧，竟然会在这里碰上。”

小邪笑道：“这可不是巧合，而是黑巾杀手有意要寻找渡永天，我们能想到渡永天走山路，他们也能够想到，只不过他们第一次就想到渡永天走山路，而设想到渡永天曾经走官道再改走山路。”

小丁道：“你意思是说黑巾杀手和我们第一次的想法相同，一直都往山上寻找，没像我们一样从山上走到官道，再由官道改回山路，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你聪明就对了啦！呵呵！”最后一句话她也是临时才悟出小邪话中之含意，也高兴地笑起来。

小邪轻笑道：“不过他们也满不错，能猜到渡永天会往这条路走。”

小丁娇笑道：“这也替我们省了不少麻烦不是吗？”她含情脉脉地望着小邪。

小邪轻抚她秀发道：“阿三怎么样了？等他醒过来，我们得追上山去，以免小七又出事。”

小丁看看阿三道：“阿三失血过多，一时之间恐怕不会醒过来，我看你还是先到小七那里，我在这里等你们如何？”

小邪点头道：“也好，如果有危险你就大叫，最好是找个隐密地方躲起来。”

小丁颌首道：“我晓得，你快去吧！”

“好！”声音一落，小邪已在十丈开外，几个起落，他已消失在山腰处。

小丁望着阿三，叹口气，抱起他往丛林中走去。

在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只有他们自己能了解，许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同生死共患难，虽然小丁和小七是后来才认识小邪他们，但这并没有隔阂他们之间的友谊，阿三的伤害，就是大家的受伤，阿三的痛苦也是全通吃帮的痛苦。许多次以来，小邪一直维护着他们，不让他们受伤或受到一丝痛苦，宁可自己去挨刀接受痛苦的煎熬，也不愿朋友有所损伤，那是因为小邪他认为自己能承受住更大的痛苦而不倒，也因为他承受痛苦比看到朋友受伤更来得好受些。时常小邪在受重伤之下还能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也因为小邪三两天就会受伤，久而久之众人也习惯于小邪受伤，今天阿三受伤昏迷了，不但震撼了小邪心灵，也勾出小丁对阿三的关怀，这份纯真的友谊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比拟。还好阿三并没有一睡不起，否则真不敢想像小邪他们是如何去接受这个事实。也许他们会发疯吧！

在山岭西侧断崖上。

小七正将渡永天缠住，两人打得难分难解互有胜负。

阿四也迎着渡飞，好几次渡飞都险象环生，差点摔下万丈深崖。

渡永天和小七已斗上百招，汗流侠背，气喘如牛他想现在如果不突围，等一下小邪赶到，自己一条老命将不保了，为今之计只有硬闯，好在自己功力稍胜小七一筹，逃走可能没什么困难，但一想到渡飞，不由得心神不宁，因为自己如果逃了，渡飞必定会死在这里，父子亲情，这一来，倒使他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放倒小七再说，心念至此已大为安定。只见他猛提真气，狂吼一声，右手攻出七掌，三虚四实，左手封住全身要害，双腿一蹬吼道“小杂种纳命来！”语音一落，他连人带身，挟着强劲冷风直射小七上三路，他是势在必得。

小七一看敌人来势汹汹，自己也因久战不下而光了火：“来硬的？嘿嘿！”他冷笑两声，不进反退，倒射七、八尺，怒喝一声，他也使出杀招“菩提剑”倒身回来，“寒玉铁”已幻出七朵剑花，像万支利箭般扑向渡永天，来个硬碰硬，两人在空中一触“砰”“哇”小七胸口已被渡永生结实打了一掌，口吐鲜血倒射回来，撞在地上头昏目眩，身形摇晃不已，他已受了内伤。

然而渡永天也没好到哪里去，只见他左手臂，小腹和左大腿有一道七、八寸长，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正一滴滴从伤口流出来，“飞儿走！”他没停下来，反掌劈向阿四，恶狠狠、火辣辣，有如摧命阎王。

渡飞看到父亲已攻过来，心知要逃命就在此时，大喝一声，他也将淬过毒地“腾龙无极掌”使得淋漓尽致，而且还泛起一阵奇异之阴气邪光，能令人头昏目眩，阿四被他这种怪异掌法弄得血气翻涌，有点受不了，就只这么一迟缓，渡永天及渡飞已双双劈向阿四，险到极点。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际，“住手——”一声狂吼，一道寒光一闪即逝，紧接着一阵劲风已掠向阿四，“哇！”惨叫声立即响起，有如伤禽悲鸣刺耳非常，只见渡永天父子已摔在地上痛哭流涕。原来是小邪赶到，马上替阿四拦下敌人，否则阿四又得伤在渡永天父子手下。

小邪看看阿四问道：“阿四你有没有受伤？”

阿四笑道：“只是一些皮肉伤没关系的。”他翻翻袈裟露出胸部，有几道血痕，但并不严重

小邪也放心不少道：“那你去看看小七如何？”他惦念着小七，因为小七正脸色苍白地躺在树旁，受伤像是很严重。

“好！”阿四应声往小七走过去。

小邪看看地上喘息哀叫的渡永天父子，一步步往前走，脸上已充满杀气，甚为恐怖。

渡永天父子早就畏惧小邪，上次在青阳镇，小邪在受伤之余，还敢闯到太乙分坛放火杀人，而且又送了渡飞一刀，更令渡永天心寒的是，那天救小邪的人，竟是用飘花宫的独门绝技分功化影神功，渡永天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和飘花宫为敌，他认定小邪是和飘花宫有关。而现在小邪不但毁了神武门，又如凶神恶煞地站在他们面前，吓得这对父子机伶伶冷颤打个不停，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直到崖边无法再退了，渡永天才叫道：“杨小邪，老夫与你何仇何恨？你竟然赶尽杀绝，你还算是人吗？”

小邪嘿嘿冷笑道：“渡永天你不必为你的罪行掩饰，我不会饶了你，就算我们没有仇恨，你这种人还有资格活在世上吗？不能！你不能活在世上，因为你所作所为太令人发指，我要放过你，说不定别人反而说我与你同流合污呢！”

渡飞厉道：“杨小邪，我恨不得喝你血剥你皮，将你千刀杀万刀刷！”他双目尽赤，阴毒无比地瞪着小邪。小邪看看他轻笑一声道：“渡飞，我们本来没什么恩怨，只是你爹拖累了你，可惜你不该练邪功……好吧！”他望了天空一下背负双手想道：“只要你说出一个秘密，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渡飞一听有机会活命，立即喜上眉梢，没想到自己会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阳间来，他想：“杨小邪这是你种下的恶果，我如果能逃出去，今生今世不杀你誓不为人！”虽然他内心泛出喜意，但接受了阴险之遗传的他，声音还是冷冰冰怒道：“大丈夫宁折不屈，死又何惧？你休想恐吓我，我不会告诉你任何事情的。”他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小邪笑道：“谁不知道你心中暗自高兴，希望我放了你，以后好找我报仇，你讲这些话只不过想在你爹面前多表现一下，顺便要让我觉得你有两下子对不对？”

渡飞闻言不由得脸色一变，他厉道：“要杀就杀，要刷就刷，少说废话。”

小邪笑道：“你等一下再来不迟，我先问问你爹再说。”转向渡永天，他问道：“渡大侠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渡永天目如毒蛇般想吞噬小邪，那种恨意，真是无法形容，他没有说话，双目瞪着小邪不放。

“好吧！你不回答，我再问问你儿子。”小邪转向渡飞道：“渡飞你们怎么会往北奔呢？”

渡飞看了看小邪，故作难言状，但不久他还是回答了，他道：“我爹说逃到徐州就有人接应。”

小邪笑了笑：“谁接应你们？”

渡飞望了他爹一眼道：“黑巾杀手。”

“就是刚才那七个？”

“是的。”

“你什么时候练了魔经上的武功？”

“三个月……”渡飞突然住口不再往下说，他惊惶地望着小邪。

小邪满意地笑道：“你三个月以前就练了太上魔经的武功对不对？”

“胡说！”渡飞叫道：“我从来没见过太上魔经你胡说！”他神情甚是紧张。

小邪笑道：“你能瞒过别人，可是你却瞒不过我，刚才你出手击向阿四

时，你的掌法怪异使人看了目迷心眩，且还有一种味道传出来，我一时想不出这是什么武功，只好诈你一诈，没想到你果然上当说溜了嘴，这就是我要知道的秘密，只要你交出魔经，我放你一条生路。”

渡飞默默无言，内心似在激战着。

渡永天甚是惊讶地问道：“飞儿你真得到那部‘太上魔经’？”敢情这趟劫魔经的事是渡飞自己干的，并没有让渡永天知道。

不久渡飞终于点头承认了。

渡永天叹口气道：“飞儿你怎么不早告诉爹呢？有了它，我们宁可舍去神武门，等练成神功再统一武林，看你真是误了大事，误了大事！”渡永天不愧为一代枭雄，临死前还有心情讨论武林霸业。

小邪轻笑道：“渡永天，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如果渡飞早点将‘太上魔经’交给你，也许你们父子就躲起来练功，你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可惜，真可惜！”他长嘘短叹，似乎真的在替渡永天惋惜。

渡飞他哪想到为了一己私心，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他既后悔又恼恨，脸色阴晴不定。

小邪道：“渡飞快拿出来吧！‘太上魔经’虽然好，但是生命更重要，我想你是聪明人，该不会为了一本没有用的书，而舍去生命吧？”

渡飞讷讷道：“书不在我身上，藏在总坛。”

小邪哑然笑道：“笑话，你这个小奸臣在逃命时会忘了带这部魔经？你的话只能去骗骗猪舍的猪，说不定你还要弄些饲料才行呢！”他往渡飞走去。

“你想干什么？”渡飞大惊叫道：“不准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跳呀！”小邪笑道：“你死了，我也不再搜你的身，跳不跳？不跳我要搜了！”

渡飞看看身后万丈深渊，不禁毛骨悚然，他哪敢真的跳，叹口气已从怀中拿出一本旧羊皮书丢给小邪并叫道：“这就是太上魔经！”

小邪接过手，看了看这“太上”两个字他倒看得懂，下面的“魔经”两字，他只好搁在一旁装懂，他笑道：“很好！”突然他欺身往渡飞冲去，“哇”渡飞一声惨叫，瘫痪于地。

渡飞打了几个冷颤，脸色悲愤惊惶地怒视着小邪，他厉道：“你废了我的武功？你……”

小邪笑道：“不废了你，我向谁交代？闪一边去，否则我会反悔的，我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是跑江湖的啊！”小邪他并不想当君子，在他心目中，君子太过于完美，君子不能食言，君子高风亮节，宁折不屈。小邪自从没办法做到，他有时会骂人，为了权衡得失，他会偷溜保命，对付坏人他可以不讲信用，必要时他也会求人，所以他认为自己不是君子，而且他也不想作伪君子，他只想当他自己，无拘无束地当他自己。一句话：“君子不干，对敌人凶狠无比，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就是小邪混江湖不成文的“习惯”。

渡飞流出伤心的眼泪，呆呆坐在那里茫茫然，好像这世上已和他没什么关系一样，毁了他武功，就是毁了他的一切，他再也无法和人一争长短，这个打击是很少人能承受得了，尤其他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渡永天见自己独子武功已废，不禁悲愤大吼道：“杨小邪你这个小杂种，老夫劈了你！”身形一晃，他已攻出一掌，但已软弱无力。

小邪轻轻一挥，已将对方封住，他有意要磨掉渡永天怒气，想问他一些事。果然几次下来，渡永天也瘫痪于地直叹不已，又是伤心，又是绝望。

小邪轻笑道：“渡老大你别丧气，只要你照实回答我，说不定你还有活命喔！”

渡永天心头猛颤，不言不语。

小邪笑了笑道：“韦亦玄和朱陵是不是你易容的？”

渡永天瞪着小邪，并没有回答。

小邪又问道：“三年前在青阳镇你为何骗我说假的韦亦玄在神仙岛？”

渡永天厉叫道：“老子高兴！”

小邪笑了笑道：“其实你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韦亦玄会失踪，因为那时他已倒向了黑巾杀手，你一气之下就想攻打飞龙堡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希望他能再臣服于你，而且你也不愿意有两个韦亦玄出现在武林对不对？所以你当时当然要骗我。但有一点我还真不明白，第一位韦亦玄他是不是你的手下？是不是他也倒向了黑巾杀手？你才杀了他”

“哈哈……”渡永天有点疯狂吼道：“不错，你说的通通不错，我要称霸武林，我要称霸武林！哈哈……”他双目翻白，已快发疯。

小邪见状连忙问道：“渡永天你在这么几年内就壮大了神武门而能与飞龙堡相抗衡，是否又受人指使，指使你的人他又是谁？”他说得很快，他怕一慢下来，渡永天已经发疯了。

“哈哈……”渡永天再次狂吼：“说！老夫什么都说！老夫被人一夜之间打得狗血淋头，他还坐在椅子上纳凉，我要说，我什么都说，我要他跟我一样死无葬身之地，哈哈……”他已疯狂。

“他是谁？快说！”

渡永天面如厉鬼吼道：“他就是黑巾使者武……”

突地——

“渡永天纳命来——”一声狂吼，一条人影已冲向渡永天父子，其势之快匪夷所思。“砰”“哇……”渡永天父子已如断线风筝往崖下跌去，长鸣哀叫地往下坠，结束其罪恶一生。

小邪正想要知道谁帮助他壮大神武门，谁知道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他想拦已是不及，只好苦笑地望着来人。

只见来人年约七旬，瘦小身材，白发，蓝衫，细眼，厚唇，左腮有颗黑痣，不怎么像武林中人，他正气愤地往深崖望去。

小邪叫道：“死老头你杀人灭口！”

那老头突然惊醒，转过身来笑着道：“这位一定是杨少侠了，老夫姓张，单名一个胜，家住在赵家集，就离此不远，世代以走江湖卖艺为生。”

小邪看他老态龙钟，一时也狠不下心来，他问道：“那你也不用杀人灭口！”

“杀人灭口？”张胜惊道：“杨少侠，这两个不是神武门门主渡永天和他儿子渡飞吗？”

小邪道：“是他们没错。”

张胜这才放心笑道：“这就对啦！我可没杀错人，这两个贼人，人人得而诛之，何况老夫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今天能手刃敌人，也算是替英儿报仇了。”说到伤心处，神色转为悲伤，眼泪也跟着流出来。

小邪叫道：“老头你少装神弄鬼，今天要是你不说出个理由来，我连你也作了，搞什么鬼！”他有点生气。

老头见到小邪生气，心中有点害怕，讷讷道：“杨少侠，我可不知道什

么叫杀人灭口，我刚才从山下经过，看见好几具尸体死在荒郊野外，我于心不忍就将他们埋了，但走不到几里路又发现死尸，正要动手埋尸体时，突然有一位很漂亮的白衣姑娘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是要回赵家集路过这里，看到有死尸，想积点阴德，埋了他们，后来我又问那位姑娘为什么会在这荒郊野外，结果小姐说出是为了追杀渡永天，我一听到渡永天这名字，不禁气愤填膺。”他停了一下喘口气继续道：“那位姑娘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就一五一十告诉她，后来姑娘要我上山来找一位杨小邪杨大侠，希望能将仇人留给我，结果我一上山就看到渡永天，一气之下就将他俩个人打到崖底，替英儿报仇了。”

小邪闻言原来是小丁要他上来，这么说是巧合而不是杀人灭口，心情也放松不少，他问道：“你到底和渡永天有什么仇恨？”

老头想到伤心事又长叹起来：“三年前我和小女英儿在南平镇摆地摊卖艺，结果渡永天他看到小女颇具姿色，就将小女蹂躏了，后来小女想不开就跳河自尽……”说至此，他已哽咽困顿，无法再说下去。

小邪一听又是可怜老人，他安慰道：“老头你别伤心，人死了就死了，反正渡永天也死在你手中，你的仇也报了，不必太伤心。”

“多谢杨少侠。”说着老头就要跪下去。

小邪马上将他托住笑道：“老头你何必如此呢，都一样是人，不必如此！”

老头叹道：“要不是杨少侠，老头我的仇不知何时才能报，老

头我又没有东西可报答杨少侠，只能颌首叩拜来谢您的大恩，没想到杨少侠竟不愿接受，老头我……”说着眼泪又流出来。

小邪觉得啼笑皆非，他急道：“好好好！你拜！你拜就是。”他也很干脆，要拜就来拜，怕什么，他已将老头放开。

老头大喜地跪在地上三叩九拜道：“多谢杨少侠替老夫报此大仇，多谢，多谢……”他拜够了才站起来，心里好受多了。

小邪笑道：“现在你役事可以回去了吧？”

老头感激道：“多谢恩公，有空到赵家集来玩，小老头我一定好好招待恩公，就此告别了。”

小邪被这么一搞真是莫名其妙，也只能打哈哈地笑道：“你走吧！有时间我们碰上了再说。”

千谢万谢，终于老头才消失在山道上。

小邪苦笑叫道：“黑皮奶奶的，小丁在搞什么嘛！弄个老头上来，害我以为还是杀人灭口呢！”说着已往阿四走去。

小七见到小邪走过来，他勉强站起来道：“渡永天父子死了？”

小邪道：“差不多啦！不死也得等上几年才能危害武林，你的伤怎么样？”

小七淡淡笑道：“内伤，有点疼。”

小邪扶着他道：“走，回头有小丁给你‘金针渡穴’保证你一个星期就好了。”

阿四也一起扶着小七，三人同行往山下走去。

盍茶功夫他们已回到小了藏身处。

小丁见状立时迎上去急叫道：“小七要不要紧？”

小七笑道：“没关系，有小丁在保证死不了。”

小丁娇笑道：“少贫嘴，来，和阿三躺在一起，我替你看看伤势。”

小邪将小七放在阿三身边草地上。

小丁详细为小七检查伤势，认为没什么危险，拿出一颗疗伤圣药给小七服下然后道：“此间事已了，我们找家客栈，也好让他们养伤。”

小邪点头道：“哪里比较近就往哪里去。”

说着他已背负起阿三，小丁和阿四扶着小七往官道走去。不到傍晚他们已来到田家镇，住进乐宾客栈。

小丁很快替小七“金针渡穴”，小邪也行动替他疗伤。而阿三毒性已退，伤口亦敷上金创药也慢慢好转。

小邪见一切都弄好了，才想到自己身上伤口也该料理一下，他脱去上衣，大大小小的有十几道伤痕，尤其是背后那刀，虽然伤口已结血疤，但还是有点火辣辣。

小丁一看惊叫道：“小邪你干嘛？自己身上也挂了彩还闷声不响，我看出你不出声，以为是皮肉之伤，我看看！”她急忙替小邪清洗伤口，但没敷上药，因为小邪身上的血，很快就会自动凝结，这已是最好的药，等血疤脱落了，伤痕还会消失。而小邪左腿被铁莲子打中，已肿起一大块。小丁也用金针将瘀血逼出来，红肿稍退，才算大功告成。

一切都治疗妥当，小丁才嘘了一口气道：“这可是通吃帮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差点就要了好几条命。”

小邪笑道：“西域杀手武功果然吓人，连阿三这么高的身手都只能和他们战个平手。如果多来几个那还得了？”

小丁笑道：“还好有一位邪功天下第一的帮主，否则这些徒子徒孙可吃不完兜着走哩！”

小邪哧哧笑道：“那家伙真准，将我衣服写的字劈成两半，原来他早已看不顺眼我那几个字啦！呵呵……”

阿四也笑道：“他劈了马上就中邪，只好死翘翘啦，你的邪功果然所向无敌。”他的马屁拍得很够劲。

小邪轻轻一笑道：“死了也罢，省得危害武林。”小丁娇笑道：“这样一来只剩下黑巾杀手，我们什么时候找他们算账？”

小邪一听到黑巾杀手，突然问道：“小丁你在西梁山可有叫一个老头上山？你叫他上山干什么？”

小丁浅颦一笑道：“那老人怪可怜，我想让个机会给他，怎么，出事了？”

小邪听到真的是小丁叫老头上山，也放心不少，他嘘口气道：“我还以为他是杀人灭口，差点作了他！”

小丁呵呵笑道：“你当时在审问渡永天什么？”

小邪道：“我在问是谁在主使他，使他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壮大，几乎凌驾整个武林，谁知道他刚说到一半，就被那老人推到崖底，扫兴得很。”

“一半？”小丁奇道：“哪一半？”

小邪叹道：“渡永天先是狂笑，后来说出黑巾使者，再一个‘武’字，就没啦。”

小丁闻言娇笑道：“这很简单，黑巾使者江振武嘛！那个‘武’字，就是江振武的武，看你急成这个样子。”

小邪有点纳闷道：“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江振武和他早有勾结，到头来却是他的主使人，而他临死前还要拉江振武来垫底，这有点说不过去。”

小丁笑道：“他当然要拉人了，因为神武门被挑，而江振武是他主使人，却坐在老巢享受，他不狂笑又能怎么样？”

小邪沉思半晌道：“渡永天临死时也曾经如此疯狂地讲过，但他怎么不多拉一个背叛的韦亦玄？”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今天是怎么了？笨头笨脑的，真的韦亦玄不是被关在神仙岛，而假的韦亦玄也是江振武的手下，他死了，想必渡永天也知道，他这么一拉，不是白拉了？”

小邪轻笑道：“也是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难题还没解开。”

小丁问道：“什么难题？”

小邪道：“就是去救他们那七位黑巾杀手，他们不是和江振武一路，很明显那七人是去救渡永天，而渡永天又和江振武有勾结，这么一来不就矛盾了吗？”

小丁想了想道：“也许渡永天想脚踏两条船，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希望。”

“对！”小邪拍着桌子点头道：“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通了，渡永天不愧是老狐狸，呵呵……”

小丁道：“你想到了什么？说说看！”她也很想明白其中原因。

小邪道：“这几天来，江振武不时吃了我们不少败仗，所以江振武有意收敛部下，准备东山再起，我们不是曾劫下他们的信鸽，信上写有‘化整为零，等候通知’这几个字？”他望了小丁一眼继续又道：“这表示江振武已有这个决心躲起来，后来江振武又杀了韦亦玄，从此不再出现江湖，这样一来渡永天已经失去一位得力的主使人也就是助手，他不得不四出寻找帮手，结果他们找到了西域杀手，在重利之下谈成条件，所以事情一发生，渡永天立刻会想到这七名西域杀手，而不直奔太行山找江振武。”

小丁又问道：“可是这七名杀手为什么不会乘渡永天逃亡之时，来个不理不睬？他们原来都是无恶不作之徒。”她茫然地望着小邪。

小邪想了想道：“这点我有其他的解释，这七名西域杀手，他们虽是敌人，但他们对生意一向很讲信用，从江振武将他们聘请来中原，就可以看得出来。”

小丁问道：“怎么说？”

小邪道：“西域杀手是从西域被江振武请到中原来，当时他们一定谈好条件，例如说多少银子，给予什么东西，或两边合作称霸武林等等条件，也因此西域杀手替江振武作了不少事，但后来江振武竟然不履行所开出来的条件，包括那尊玉观音，所以西域杀手才反叛江振武，这就表示西域杀手在江振武的一句话或只交付一部分订金之下，就很讲信用地替江振武卖命，由此可知这些坏人还有这么一点点好处。”

小丁闻言不时点头道：“难怪渡永天在逃亡之时，他们不会临时毁约；不谈这些，说说我干爹倒是真的。”她无时不在惦记着被关在神仙岛的朱陵。

小邪轻笑道：“他一定还在捉山猪，说不定现在变成猪王了呢！呵呵……”

突然阿三已有了反应，他扭动一下身躯，张开无力的眼睛望着本家。

小丁忙道：“阿三你醒了？疼不疼？”

阿三淡然一笑道：“他妈的！挂彩啦！”

他这一笑使众人心情也轻松不少。

小邪似笑非笑道：“阿三这次可轮到你了，听说你失血过多要补一下吗？”

阿三急道：“当然，我失血可多啦！要补上三只乌龟狗才会复原，你们准备了没有？”

小邪立即回答道：“马上，马上！别急，别急！我给你找纯种的。”

“哈哈……”众人又恢复先前开朗的笑着。

小邪拿出太上魔经给阿三看，他问道：“这本是不是太上魔经？”

阿三觉得好笑地道：“小邪帮主你可闹笑话了，我不明阿三识字和你差不多，而这魔经我也没见过，呵呵，你拿来问我，可真的问对人啦！哈哈……”

小邪尴尬笑道：“我以为你见闻多，尤其是武林事故，所以我才拿来问你，谁知道咱们是同一行，只好让小丁鉴定啦！”他将书本丢给小丁。

小丁接过来看看封面，又翻开书本着了许久，突然地红着脸道：“可能是吧，表皮上是写着太上魔经，而里面练功方法都是怪异非常，也有些肮脏污秽不堪入目的练功方法，我想错不了。”

小邪点头道：“是就好，快把它烧掉。”

小丁马上点燃火折子，引燃魔经，不久火势增强，已将整本魔经烧成灰烬，她才放心道：“从此再也没有这本魔经啦。对了！你是在哪里找到的？”

小邪道：“是在渡飞身上找到的，起初我也不晓得，但他出掌对付阿四时，竟然使阿四愣在当场，这不是邪功是什么？所以他注定要倒霉。”

阿四恍然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又醉了呢？呵呵……”

小邪哑然一笑道：“后来我逼问渡飞，他憋不住气就说了实话，更好笑的还在后头哪！”

小丁紧张道：“是什么？”

小邪笑道：“渡飞干了劫魔经这档事，他老头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一说出来，渡永天直叫着儿子害死老子啦！哈哈……”

小丁也觉得好笑的问道：“为什么渡永天会如此说？”

小邪解释道：“因为渡永天得到了这本魔经，就会躲起来练功，这样我们就逮他不到了。”

小丁惊奇道：“渡永天会为了这部魔经而放弃整个神武门？”小邪点头道：“他会的，渡永天生性狡诈，他想如果自己武功天下第一，那又何必倚靠别人？虽然暂时放弃神武们基业，但只要他武功练成，神武门一样会回到他的手中，可惜他却被儿子害得连死都死得心不甘情不愿。”

小丁轻叹道：“渡飞也真是，为什么不告诉他爹？”

小邪道：“这个小混蛋要比他爹狠毒得多，他练功都是用上毒，最可怕的是，他宁愿自己武功高过他爹，也不愿他爹高过他，这种人连父亲都勾心斗角，什么事他不能做出来？”

小丁感慨道：“还好他们都死了。”

小邪道：“死了就好，怕的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死不掉，他跌不死，出来又是大混蛋一个，那时候可有戏唱了！”

小丁娇笑道：“算啦！人都死了，你还在找些什么理由，我们是否赶回少林寺？”

小邪看看阿三道：“等两天再说，反正少林寺离此不到三天路程，不必这么急，倒是乌龟狗急了一点。”他望着阿三窃笑不已。

阿三叹道：“早知道受伤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可愿意天天受伤。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多惬意啊！”

小邪很赞成地道：“好哇！这样也可以，等你伤好了以后，我再打断你的腿，然后让它肿上十天半月，每天十斤狗肉如何？”

“不不不不……”阿三连忙苦笑道：“这种事情有待商量，有待商量！”

“哈哈……”众人轻笑着。

小邪转向阿四道：“阿四你就到附近买些香肉回来，免得阿三闷出病来，我们休息两天再回少林寺。”

阿四望着阿三笑骂道：“你这家伙可是因祸得福，奶奶的躺“·入在床上吃香肉，哪门的皇帝嘛？”

阿三哧哧笑道：“要不是我这么一躺，你哪有狗肉吃？你这是沾了我的福，你嫌烦那就不要去好了，反正我不吃也不会怎么样，补血的东西很多，也不一定要乌龟狗才行！呵呵！”他在挖苦阿四，不买狗肉，到时候换上别的补品，阿四可连边都摸不着。

阿四可不在意，他笑道：“算啦！少假正经，我要是不去买，你不吵个没完，我才输给你，说不定三更半夜你还带伤赴战场哪！”

“哈哈……”众人又是一笑，阿四才去买香肉。

两天后阿三伤势已好了一大半，众人收拾东西已往少林寺出发，不到三天路程，他们已回到嵩山少林寺。

一进门，明心掌门已迎上来，他那皱纹较深之脸颊也露出难得之光彩，这几天来，他精神显得特别好。“阿弥陀佛！”明心大师施个佛号道：“杨少侠你可回来了，老衲还以为杨少侠被事情耽搁不能如期归来，正想向大家宣布，没想到杨少侠还是如期归来，老衲也放心了。”

小邪笑道：“多谢大师关心，渡永天已被人打下万丈深渊，如果没意外应该是死了，我们的任务也可以说完成一半啦。”

明心喜道：“如此甚好，恶魔已除，武林将太平，苍生亦免除劫难，杨少侠你可是功德无量，”

小邪道：“别客气，对于进攻神仙岛之事，你们可有准备？”

明心道：“老衲已准备妥善，只等杨少侠带路。”

小邪点头道：“如此甚好，一共有多少人？”

明心道：“武当、泰山、黄山派三位掌门人都来了，其他各派因为太远、行动不便、只好放弃此次机会。”

小邪笑道：“这样恰恰好，太多人也不方便，他们在哪里？”

明心道：“在客房，杨少侠请到罗汉堂稍候，老衲这就去请他们。”

小邪道：“好，掌门大师有劳你了。”

明心慈祥笑道：“这是应该的。”说完他施个佛礼，反身往客房走去。

小邪他们在少林寺也混得很熟，三两个转弯已到罗汉堂。这里一样没变，十八尊罗汉塑得比人还要高，足足有一丈高，或笑、或哭、或张牙裂嘴，或瞠目皱眉、皆栩栩如生、传神非常他们随便坐在椅子上，松弛一下这几天奔波劳累的心情。

小邪巡视大家一眼笑道：“这次任务阿三和小七留下来。”

“哇咔！”阿三叫道：“小邪帮主你算哪门弟兄？俺三撇老蛋可是堂堂通吃帮老……五，你神经有毛病不成？”他反倒问起小邪，也不着看自己肋间那一刀，差点将小腹给贯穿了。

小邪一副庄严道：“你才有毛病，本帮主现在规定，通吃帮弟兄每次休假两名，第一批阿三和小七，马上开始执行。”

“这算什么嘛？”阿三啼笑皆非，棍江湖还有放假？他叫道：“他妈的小邪帮主，你要放我假也要找时候，我挂了彩你才放我假，这不是存心开我

玩笑？换换换！”他头手晃个不停：“换阿四如何？妈的，什么玩二（意）嘛？我受伤才放我假，你叫我到哪里玩？”

众人都笑着。

小邪笑道：“阿三放你假你不要？呆会儿我就把你关在茅坑里，让你唱七天七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样随你选！”

阿三叫道：“我要控告你虐待员工！”他瞠目切齿甚是不甘。

小邪头一扬叫道：“你敢？”

阿三瞪大双目叫道：“怎么不敢？我就是出这口怨气，你以为老板就可以乱来？告定了！”

小邪突然笑道：“好吧你去控告，等我回来了再跟你打官司。”转向小丁道：“小丁你替他写状纸，省得他去敲鼓伸冤，还没告成就先挨了二十个板子。”

小丁笑道：“没问题，回头我替他写写就是。呵呵……”她也觉得甚是好笑。

阿三一看硬的不行，只好哀求道：“小邪帮主你就改天再放我假吧！现在快到春天，要忙着播种啊！你怎么可以让你员工闲下来呢？这样的老板一定聊鸡（亏本）啊！”

小邪轻笑道：“不亏，不亏，我老人家早就有安排，我不用你播种，我想卖菜也是一样，你回白马寺种几样菜，我回来也好挑到洛阳城卖，这不就成了？”

阿三苦笑道：“种菜赚不多，你不后悔？我要种白萝卜，让你卖个没完。”

小邪笑道：“不管你种什么，你的假是休定了，还有小七你也一样。”

阿三再次瞪了他一眼叫道：“你等着卖萝卜吧！”他见再争也没有用，只好闷下心来，谁叫自己受伤得不是时候。

小七也明白小邪心意，何况自己有伤在身，难免会给人添麻烦，不如留在这里也好让小邪放心前去救人，他轻笑地答应留下来。

闹归闹，他们心灵之中都洋溢一片欢笑，也只有如此才能将他们内心无比感情表现出来，这无以言喻的金石之情，正是他们所需求的。

不久明心大师已领着三位掌门人到达罗汉堂。

小邪见众掌门人已到，立即起身拱手迎向大家道：“各位掌门大家好！”

“杨少侠好！”三位掌门人也拱手答礼，随即临椅而坐。武当一真子道：“杨少侠真是神人天生，一计定天下，老夫甚是佩服、佩服！”他一连说了两个佩服，可见他真是由衷地佩服小邪。小邪轻笑道：“别客气啦！如果不是大家通力合作，还不晓得要弄到什么时候呢？这叫众人同心其……其力断金对不对？”他望了小丁一眼，深怕将成语弄错了有失帮主身分。他想和这些一派之尊在一起，总得表现一下自己也有点墨水，故而他也咬起文，嚼起字来。只见小丁轻轻颌首对他笑，他才心花怒放地转向一真子，神采飞扬得很。

一真子可不知道小邪在耍这一招，也陪笑道：“杨少侠你说得不错，众人同心其力断金，那让我们永远合作下去，杨少侠以为如何？”他想交小邪这位朋友，故而有此一言。

小邪立时高兴叫道：“很好，祝我俩功力强，合作愉快，诗口口！”他直竖大姆指，可惜他的“江湖话”也只有通吃帮弟子听得懂，别人可是难以了解其中含意。

“对，对！”一真子直叫道：“让我俩功力强，哈哈……”他昂头大笑，已恢复到年轻时之豪迈，一扫掌门人之高高在上作风。泰山与黄山两位掌门人亦直笑不已，他们早就对小邪深具好感，否则他们也不会一办完事就马上往少林寺奔，其目的除了想解救被困在神仙岛的人外，最主要的是想早一日能和小邪聊天说道，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年轻人不但绝顶聪明、诡计多端，而且甚是风趣，如果和他在一起，至少会聪明一倍，年轻三十岁。当然这也要他们有一颗尚未失去的稚子之心才行。

小邪见大家无羁束地“乱来”他更是眉飞目舞地扯个不停。扯来扯去还是要谈正事，他道：“各位大掌门人，明天我们就放洋出海救人，你们都会游泳吧？”

“这……”明心大师第一个有反应，他苦笑道：“杨少侠，老衲可不谙水功，一落水就不成了。”

一真子也笑道：“和尚和道士通常都有这个毛病，贫道也不行，要是有人在船底凿个洞，那就不妙了。”

小邪笑道：“没关系，船沉了，抱着木头也可以，不过我想明心大师你还是留下来比较好，换明渡大师去如何？”

明心不解道：“杨少侠这是为何？”

小邪道：“其实也没什么，一来少林和武当为中原两大派，而两个掌门人连在一起未免太吓人了。第二、我觉得还是要留大师在中原，免得有突发事件。第三、在神仙岛的人都是庸手，实在没有必要派出这么多高手去侍候他们，大师以为如何？”

明心沉思一会儿道：“好，老衲就留下来，改由师弟明渡去解救大师伯。”他也知道小邪留他在中原是为了第二件事。遇到突发事件，虽然明渡也一样具有高深武功和权力，但这只是对少林派自己，如果对外面各派的话，是矮了一截，故而只有留下掌门人才算妥当。

小邪轻笑道：“这样就差不多啦！省得还没到就吓死敌人了。”

泰山掌门人朱天云道：“杨少侠，我的水功不差，必要时我可以派上上场，来个混水捉虾。”

小邪甚是喜悦道：“朱掌门人这下你可找对人，我看咱们就不必坐船，一直游到神仙岛怎么样？”他曾经游过一次，觉得甚是好玩，故而想邀朱天云参加。

朱天云笑道：“我只说水功不差，可没有说很精，我可没有在水中游过这么远，浸过这么久，所以只好你自己独享啦！”

小邪无奈道：“也好，你高兴下水就下水，不高兴下水就回到船上，反正神仙岛不远，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了。”黄山掌门叔祭如道：“这项行动杨少侠你想准备带多少人比较适合？老夫带二十名弟兄，不知用不用得上？”

小邪道：“叔掌门人请你等一下。”转向阿三问道：“阿三你说说看一条船可以载多少人？普通大的。”

阿三看了他一眼冷冷道：“咱们官司还没打完，你少来这一套。”他存心要整整小邪。

小邪暧昧笑道：“官司要打也要着时候，哪天你打输了，你就知道我的重要。”

阿三牢骚似地叫道：“你有多重要？说穿了也没有我三撇，奶奶的！不

要我时就放我假，要我时就像拜土地公一样，什么玩二（意）嘛！”

众掌门人可不知道他俩在谈些什么，听得满头雾水，好奇地看着两位。

小邪哧哧笑着心想：“阿三你给我来这一套？差多！他笑着：“阿三，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你是在放假阶段，打搅你了，为了表示歉意，就特准你多放几个月，你好好休息啊！”他转头已要问小丁。

“不必啦！”阿三急道：“假放太多也很难受，普通大的可以载上两百人，包括水手及打杂的，妈的！这官司不大好打！”他苦笑着，小邪不吃他这一套。

小丁娇笑道：“阿三你的状子要不要写精神虐待呢？呵呵！”

阿三实在够瘪了，他叫道：“有什么就写什么，哪天我找张大人喝酒去。”敢情他想打人情官司。

小邪笑得很开心，因为阿三赖得实在很可爱，他道：“张大人才不会因为你请他喝酒就说你对，你还是省省吧！”

阿三瞪了他一眼道：“我一定要控告到底，直到我胜利为止。”他抿着嘴，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小邪不理他，转向叔祭如学门人道：“叔掌门人，我这位弟兄‘武后乱性’，请你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他施个大礼窃笑不已。其意思是说阿三在练武以后性子就乱了，前几天他和黑巾杀手比斗，也算是练武。人说酒后乱性就胡来，小邪临时来一个“武后乱性”也未尝不可。

“哪里，哪里！都是自己人，杨少侠别放在心上。”叔祭如也拱手还礼，他对小邪的话感到莫名其妙，他想：“什么武后乱性？难道这名小和尚真的练武以后就会语无伦次吗？”想至此，不禁多看阿三两眼，只见阿三呆傻地坐在椅子上，不由得更相信小邪所言。

而这一些“秘语”也只有通吃帮弟兄能听得懂，阿三心里亘骂着：“死杨小邪你吃了甜头还卖乖，他妈的破坏我的形象！”他瞪了小邪两眼，恨不得这里没有人，和小邪斗嘴一番，过过干瘾也罢。

第二十六章 重逢神仙岛

小邪笑了一阵才谈到正事道：“既然船只能载两百人，那咱们就带一百五十名去就可以了。”

明心道：“如此少人，届时能否应付得过来？老衲深怕到达神仙岛有特殊意外发生，这样一来可真危险。”他吃重地望着小邪。小邪轻轻笑道：“明心大师您不必太担心，守在那里的人虽有千名，但却武功平平，最高也只是坛主，故而我们也不必带太多人，一条船好照应，两条船打起仗来难免碍手碍脚，要逃还真不好逃哩。”

明心见小邪说得亦甚有理，几日以来，他知道小邪有小邪的一套，就是瞎干死干也能弄出点成绩来，所以他不便再坚持己见，只要能完成任务，多少人倒在其次，他道：“既然杨少侠如此说，老衲亦不坚持己见，呆会儿会议结束后，老衲亲挑几名经验较丰之弟子随杨少侠前去。”

“不用呆会儿啦！”小邪眯着眼微微轻笑望着明心。

“这……”明心及众人对小邪如此突然之举动甚是诧异，皆不解地望着小邪，想知道是何原因。

小邪对大家的反应很满意，他笑道：“不用等，会议到此结束不就成了？”

“哈哈……”众人恍然大悟，对于小邪此种快刀斩乱麻之作风，不由得又对他多加几分亲近感，个个昂头直笑，既舒畅又爽朗。

会议真的在此话中结束，其实也无什么好说，敌人是庸手，对付起来易如反掌，小邪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看看来了些什么人，至于如何攻神仙岛，他可想都设想，海岛战术他精得很，围也要围死他们，说不定敌人还跑了呢！

“哇咔！”小邪突然大叫起来，有加喝了厚油热汤烫了舌头般舌头直伸着。

在众掌门离去后，小邪此种举动，弄得通吃帮弟兄不解而神情痴然地望着小邪。

小丁问道：“你干嘛？吃错药啦？”

小邪摇头苦笑几许道：“黑皮奶奶，我老人家怎么没想到他们会逃呢？妈的！这一逃，要玩捉迷藏的机会就大了。”

“逃？！”小丁急道：“你是说神仙岛的人会逃？”

小邪点头道：“可能性很大，因为神仙岛是神武门所属，现在神武门灭了，他们失去依靠，说不定就此逃啦！”

小丁疑道：“消息可能没传这么快吧？”

小邪道：“神仙岛离内陆要一天一夜的航程，现在已经过了七天，他们多多少少会知道一点，所以我说他们逃走的机会很大。”

小丁这一听着急道：“那我义父他们……”想到此，眼眶已红，晶莹泪珠一颗颗流了出来。

“好啦！小丁！”小邪叫道：“动不动就哭，长了快十六、七、九、二十岁了，也不想事情怎么来怎么去？我只是猜想，准不准还不晓得，你哭个什么劲？”

“人家难过嘛！”小丁哽咽而言，看来是真伤心。

小邪叫不成只好安慰了，他道：“小丁你义父会没事的，他是猪王，那些人要绊倒他还真不容易，何况他们如果想逃，一定会想到把你义父捉起来当人质，放心啦！没有危险的。”

小丁还是没有回话，独自地哭着，这也难怪，她从小和寒竹皆为孤儿，好不容易才被朱陵收养，此种恩情、此种亲情，当然深系在小丁心里，千盼万盼即将会面，哪晓得又出了此事，虽然只是小邪的判断，但她早已先入为主，认为小邪所判断的事一定正确，由不得她不能不担心，尤其她又是在呵护下长大，感情未免脆弱些。

小邪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女人哭，这一哭，他可就昏了头，吹噓了老半天，并不时偷瞄小丁，眼看“无法收拾”，长江之水浩瀚不绝，小丁的眼泪也好像流不完，最后小邪无奈叫道：“别哭，别哭！咱们现在就去，你要是再哭，那就放你休假啦，哭的人是不能工作的。”

“好吧！好吧！”阿三一听到有人和他一样要放假，拍着手直叫好，神情甚是得意。

小丁闻言现在就要去，心情好了些，行动总比期待来得令人兴奋，她点头幽幽道：“那我们快走。”

说走就走，小邪也不含糊，一拉小丁柔荑，往阿三吹个口哨，已奔出罗汉堂。

阿四向两位“安慰”一番道：“两位好好休假啊！回头我给你们带萝卜种子，保证纯种大萝卜，拜拜！”他挥挥手，昂头阔步扬长而去，有如状元回乡，神气已极。

“他妈的！”阿三吼叫道：“你们这些‘重事轻友’我……我……”他转向小七叹道：“也罢！种萝卜去，小七……哈哈……”说到这里他也觉得好笑。

小七苦笑道：“我挑水，你挑肥。”

“去你的！”

“哈哈……”两人苦中作乐，笑得也甚大声。

小邪向明心大师说明原因，明心亦认为事不宜迟，立即选调人手，连夜出发，一行百余人，包括三位掌门人，声势浩大直往杭州钱塘江口出发。

严冬刚过，春雪初溶，滴溜溜滑下枝头，官道泥泞，溅身欲污，马蹄纷飞，过客四处躲让，深怕被污泥溅湿衣衫。

春夜亦寒，明月高悬，薄云轻飞，映雪山峦，如幻似真，大地山川徜徉宁静夜，滴流水声蜿蜒潺潺，小草柔姿摇曳舞春风，好一幅如诗如画之春夜美景，突地——

“喝喝……”得嘞，得嘞……”“啪啪”“唏聿聿……”

一阵急促声音已从远处传来，数辆马车已不顾寒夜佳景，急躁喧嚣狂奔而过，不必说他们必有急事。

车行辘辘，为首驾驱者正是杨小邪，只见他威武如天神地站在车辕上，左手挽缰绳不时抖动，右手执马鞭，有若灵蛇般咻咻直往马身抽，口中喝喝直叫，筋肌涌现，豪气逼人，十足英勇气概。为了小丁，他可是马不停蹄直奔钱塘江。

次日午时，他们已抵达钱塘江畔，小邪很快找到一艘大船，谈妥价钱，立即往神仙岛驶去。

阳光普照，万里晴空，碧波荡漾，一望无际，柔浪轻拍，舞首弄姿，船身亦随着小浪轻摆身躯，缓缓前行，忽高忽低，甚有节奏，韵律十足，更令人觉得如喝陈年老酒飘飘然。海鸟飞掠，悠闲展翅，哑哑嬉戏，令人遐想其

生活恬淡安详，可惜这群人无此心情去欣赏如此佳境，真可谓：“一日入江湖，三餐皆辣椒。”哪有清纯数十年的老酒好享用呢？

驾船者是一名虬髯壮汉，四十来岁，浓眉大眼凸唇，貌似张飞，他光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结实肌肉。

船夫三十余名，皆是人高马大，健壮如牛，一见即知是干粗活者。

入夜时分，一片宁静，明月皎洁，海风吹面，舒畅无比，此时此境，最易勾起人们怀念过去。

想着故乡友人……想着昔日趣事……想着种种耐人寻味的人生旅程……想着……想着……

小邪他想着这些年来种种事情，从被捉到“莫塔湖”开始，他就命中注定要踏入江湖，这诡谲变化莫测、危险万分的江湖，虽然他曾经想逃开，但却如羔羊般被困在栏栅里，他本可以脱逃离，可是老头的苦心，小丁的柔情及朋友的友情，他都不能抛弃，因为抛弃了这些，他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又回到江湖，他希望有一天能带着友人过一段常人的生活，这是相当惬意的事。

几次的死里求生，使他觉得江湖虽险，但本领才是最重要，他很高兴能练成一身不赖的武功。

他也想到真韦亦玄和假韦亦玄，真正派及假正派，这些问题使他觉得，人实在是无奇不有，假韦亦玄虽然是恶徒，但他做的事却是正派中的正派，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否则以他所作正派之事，该是值得原谅他以前的过失。而渡永天却是不这么来，他干脆来黑的，只要能达成目的，哪管人家如何批评？十足野兽行为“胜为王、败为寇”然而他却得不到好下场，难道坏人一定会有不好的下场吗？

小邪不由得笑了起来，他随手漫不经心地拍打船边扶手，想着这件奇怪的事——坏人的下场是不是真的都是悲惨的。

船头、船尾信步踱来踱去，终于他想通了。

不错，坏人的下场都是悲惨的，小邪的理由是：“好人要有好的下场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何况坏人？”就算坏人有善终者，而他的一生必定活在勾心斗角，惧怕惶恐之下，这已是最好的惩罚。

因为这种人过得已不是人生，他赔上了整个人生，不就是对他的最好惩罚？

此刻小邪也想到好人和坏人的差别在哪里？他发现好人的定义不大好解释，因为并没有实质的东西可以比较，水果完美无缺就是好的，如果烂了一个洞就是坏的，而人呢？好人？心是好的吗？……肉是上等料吗？……小邪只好将好人归类为能控制自己私欲，不犯法，能知足的就是好人，再多一些同情心就更完美了。而坏人呢？作奸犯科，危害到别人的就是坏人，不当好人的就是坏人。

“他妈的！”小邪轻叫道：“什么好人坏人？弄得我头昏脑涨！”他有点恼怒竟然想不通这问题，他叫道：“妈的！不想啦！原来好人和坏人差别不多，除了好人就是坏人，好人也可以变坏人，坏人也可以变好人……谁要去想好人和坏人的结果，就像我一样，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怎么通，这些好人和坏人就由张大人他们有学问的人去想吧！”他终于找到良好的借口——由比较有学问的人去想。所以心情又快乐起来。

突地小邪心中感到不安，他想：“才到初更，怎么大家都熟睡了？……

莫非……”心中一急立时往船舱冲去，就在此时——

“哈哈……”一阵夜叉般的鼻叫声已传来，这声音是如此狂妄和得意，刺耳难听。

小邪知道已出事了，他倒不再急，静了下来，等待事情到来。

由船舱下走出两个人，一名是虬髯船主，他手拿一捆粗绳，另一名则身着青衣，一头斑白散发、眼眸深陷、门牙外突，一脸奸诈像的老人。

小邪一看这名老人脱口叫道：“幽灵鬼王李三笑？！”这老人正是天下二毒之一的幽灵鬼王李三笑。

“嘿嘿……”李三笑阴恻恻道：“杨小邪你没想到我没死吧？”

小邪左手摸了摸嘴唇笑了笑：“李三笑你还真会找时间赶来凑热闹，可惜你马上就要死了。”

李三笑冷笑道：“浪子不归，飞刀无痕我老人家早有耳闻，既然我敢在你面前出现，我就不怕你了，哈哈……”说完他仰头大笑，音如厉鬼哭泣，入耳难听。

小邪哪有不知道他已将所有人毒倒之理？他笑道：“老鬼你不要笑了好不好？你的声音不怎么好听，说说看，当时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李三笑阴恻恻道：“你作梦也没想到有人会救老夫出来吧！”

“他是谁？”

“不知道，蒙着脸，全身是黑色劲装。”

小邪一听立即笑道：“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黑巾杀手的首领，中原三秀之一美髯秀士江振武。”

“梁桀……”李三笑叫道：“谁救我已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我还活在这世上而且已经在这船上。”

小邪轻轻笑道：“李三笑你是否还想再尝试一下洗热水澡的滋味？”

李三笑一想到上次在回回谷之事，心头就有恨，他厉道：“杨小邪你少逞口舌之利！今天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语气之间，充满恨意。

小邪哑然一笑道：“你别生这么大的气，我又没说过不让你报仇，我是想知道是不是救你的那位黑衣人要你来船上等我们？”

“不错！”李三笑得意道：“天下事没有一样能瞒过他，你准备受死吧！”

小邪想的不是人质问题，他想的是为什么黑巾杀手会插手这件事情？这一想，他倒忘了回答李三笑的话。

李三笑见小邪低头沉思，以为他又在想歪主意，对于小邪，他可真有点怕，一见到此状心头更怕，他吼道：“杨小邪你少打歪点子，只要你敢动我一下，船上那些人一个也活不成，不信你试试看！”

小邪被他一叫，也醒了过来，他道：“我朋友在你手中，你要我如何做，你才能放了他们？”

李三笑嘿嘿叫道：“你束手就缚，我就放了他们。”

“来啊！”小邪很干脆伸出双手，含笑地站在那里。

“你……”李三笑惊愕不已，他对小邪这么宜爽的举动，深怕他又施诡计，迟迟不敢走向前。

小邪笑道：“李三笑你怕什么？反正人质在你手中，你还怕我要花招不成？”

李三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眼睁睁地盯着小邪，不久他才向船主道：“童英你上去将他捆起来。”

“是！”他当真勇气十足地向前走去。

“啪啪”两声急响，小邪已不客气地打了他两个耳光，打得童英口角挂血满面怒容吼道：“臭小子你不要活命了？”话未落他已扬拳击向小邪腹部，这只蛮牛武功虽平平，但全身蛮力可不小，他这愤怒一拳，普通人可禁不起他这么一打。

“死来！”小邪沉吼一声，右手探出匕首，奇快无比地砍向童英那只右手。

“哇！”童英惨叫一声，右手已像甘蔗被切成两半一样，齐时由手掌切到尺骨，痛得他在地打滚，有若伤犬般扭曲着。

小邪不理他，反身走向李三笑，口中不断发出笑声。

李三笑见状不由得心中起了毛，疙瘩一个个如鸡皮，惊骇万分地往后退去，他是真的怕了，没想到小邪不吃这一套，傻眼愣愣的一点办法也没有道：“杨小邪你再走上前一步，我就下令杀了他们。”语气已甚软弱，没有先前那样凌厉逼人。

小邪耍耍刀子笑道：“你如果不要命的话你就试试看，只要你说话声太大，我的飞刀可不长眼睛，李三笑你本不该来找我，这是你自投罗网，怪不了谁。”

小邪他虽然如此做，他已是在拚命，他将小丁他们的命押下去了，因为他觉得现在是在船上，自己如果失去自由，那大家根本就没机会逃出魔掌，倒不如来个攻心为上。人都是想活命，李三笑更想，小邪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打个赌，押个庄，也只有如此才有机会救出大家。再则小邪认为李三笑一定是用了迷药或毒药将他们迷倒，小丁和阿四服过蟒蛇内丹，恐怕不久就会醒过来，尤其是小丁一身医术已尽得欧阳不空真传，相信她一定会安然无恙。小邪不愿太逼人，也不愿太放松，他在拖时间，多一点时间多一分胜算。

李三笑对小邪的话半信半疑，但他老奸巨滑，没有十分把握，他可不敢拿自己生命开玩笑，他叫道：“杨小邪你的同伴中了我的‘九阴断魂散’，如果不在三个小时内治疗，等毒性一发作，他们就没命了，我看你还是束手就缚的好，免得你朋友死不瞑目。”

小邪道：“我本来是想束手就缚，但我想了想，我一失去自由就不能干涉你的行动，这样一来你如果不替他们解毒，我不是死得很冤枉？世上哪有这样傻的人？你逼急了我，我可六亲不认和你拚个你死我活。”他先在形态感觉上，使李三笑觉得自己占在上风，还有一点控制的能力，这样一来李三笑才不会硬拚。果然李三笑闻言军心大定，他道：“杨小邪你原来是为了这种事？你别忘了你是占在下风，凡事都得将就点，老夫保证在你束手就缚后就给他们解毒。”

小邪道：“你的保证我能相信吗？虽然你是占了上风，我也不含糊，至少你这条命我一定能够解决，你还是赶快想办法吧！他们活不到三小时，你也一样，或许会更早一点。”

现在李三笑可绞尽脑汁，他没想到小邪会来这么一招，本是小邪要想的方法，却丢在他身上，他是够倒霉了。

在双方互不相信之下，就这样干耗下去。

时间一分分过去。

李三笑已有点紧张，他还是没想到良好的计策。

小邪也差不多，他不知道船舱里情形如何，为什么小丁到现在还没醒过

来，他也不怎么好受，心中忐忑不安。

月亮依旧明亮照人，海风依样轻拂脸颊，大船依样轻晃而沉静，人却不再舒畅，而是充满杀机。

一条船上出现了死敌，双方又握了王牌，没有人敢先动手，也没有人敢先放弃，而他们之间的时间已剩下一刻钟就满三个时辰，很急了。

李三笑额前已冒出冷汗来，双目不时往船舱门口望去，身形也慢慢往船边移，他想趁着小邪不注意时，跳入海中逃遁。

小邪哪有不明白之理，他叫道：“李三笑你再走一步，以后就不必再走路了。”说着右手已捏起匕首，煞有一触即发之势。

李三笑果然僵住不敢再往旁边走去，怒瞪小邪一眼他厉道：“杨小邪你当真不顾他们死活吗？”

小邪平静道：“我想顾也顾不了，这样好了，我们到下面看看，只要你替他们解了毒，我就跟你走。”他发觉李三笑的毒药不简单，竟能毒倒小丁，这么一来他不得不改变方针了。

李三笑叫道：“谁信得过你？”

小邪道：“你可以让我也服下毒药不就成了！”

李三笑嘿嘿直笑，上次他可是记忆犹新，他有点得意道：“谁不知道你练过邪功，不怕任何毒药，我将毒药放在水中毒倒他们，就是毒不倒你，在回回谷可是感触良多，你以为老夫是呆了，会再上你的当？这方法行不通！”

小邪想了想，叹口气道：“好吧，我看看大家如果平安无事，我就让你绑起来，你再替他们解毒如何？”

“哈哈……”李三笑得意狂笑不已，这一仗他打胜了，他阴笑道：“好，快点走，慢了恐怕救不活。”

小邪点头道：“你先走，我走在后面。”

说着李三笑已反身走入船舱，小邪随即跟进去。

只见船舱内七横八竖躺着不少和尚，而小丁和阿四在左舱底，样子像是熟睡。三十儿名船夫现在都变成凶神恶煞，手持短刀指向人质要害，形状甚是嚣张。

小邪看了看这些船夫，立即有个打算，他打算突击，因为他已想到只要一有突发事件发生，这些船夫会愣住，甚至于会惊惶失措，再则他认为自己的吼声是足以吓倒任何人，从出道以来，他的吼功可从来没失败过，这次当然也不会。

李三笑向四周人群看看，觉得无甚变化，才安心地转向小邪道：“他们都还在，而且都好好的，你可以束手就缚了吧？”

小邪道：“我还要先看看你的解药。”

李三笑一怔，但随即笑着拿出一红色小药瓶道：“这就是解药……”

“啊——”一声大吼传来，有若晴天霹雳，万钟齐鸣山崩地裂般震耳欲聋。就在这一吼，众人身躯颤抖而愣在当场，小邪已趁机双手尽展，数十道寒光射向数十名船夫，身如脱弦之箭，奇快无比地冲向众人，冷芒过处，哀叫之声不绝于耳。

李三笑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见大势已去，心存逃走念头，但船舱只有一个出口，他不得不举招向小邪攻去，以便从空隙中脱逃。“纳命来！”他狂吼一声，又如出山猛虎直扑小邪。

小邪势在救人，对于李三笑的攻势不理不睬，视若无睹，匕首猛挥猛砍，

存心将这些船大一一砍死。

“哇……”惨叫之声连绵不绝，众人对小邪那种无坚不摧之攻势，吓得冷汗直流，愣了又愣已忘记如何迎敌。可惜他们一个也没逃过小邪刀下，被砍得七零八落，大卸八块，一一横死当场，只一眨眼小邪已完成突击工作。

“砰”一声传来，小邪在攻击敌人时，被偷袭而来的李三笑在背心打了一掌，往前摔，口角已渗出血迹。李三笑见机不可失，举掌欺身，又往小邪罩去。

“哇——”惨叫声再度传来，李三笑已如青蛙般往船舱壁上撞去，当场死在地上，他左眼流出几滴鲜血，很明显，他是死在小邪第二把飞刀之下，还被补了两掌才往后摔去。

小邪见强敌已除，立即欺身上前，在李三笑怀中搜出红蓝绿三瓶药，打开瓶子，用食指掏出少许，放在舌尖舔舔，终于他选择了蓝色瓶子，将药粉倒在水缸，再用水瓢取水，一个个灌到昏迷者嘴中，随即将那些尸体，一具具地搬出船舱丢入海中。尸体一搬完，小丁和阿四已悠悠醒了过来。

小邪见到他们无恙，心情才放松下来，他道：“小丁你没事吧？”

小丁一看他身上全是血迹，心知出了事，她急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血腥味如此之重？”说完她巡视一下四周，露出骇然之色，敢情在中毒前她并没有感觉情况有所不对。

小邪轻笑道：“没事了，我们搭上贼船，我将他们放倒啦！”

“贼船？！”小丁惊讶道：“你是说他们想谋财害命？”

小邪笑道：“害命是真的，谋财倒是未必，他们是江振武的手下，可笑的是来的人竟是李三笑。”

小丁更是愕然道：“是他？！他不是死在蛇谷了吗？”

小邪道：“他本来是应该死了，但江振武又将他救活，这档事就是江振武所设计。你先别问，看看大家怎么样，还好都是些庸手，否则这次筋斗可栽大了。”他想如果来几位像西域杀手的话，自己人至少要死掉一半以上，对于这次行动，他不得不佩服江振武的高明。

小丁轻轻点头，随即往大家巡去，看看有无需要治疗者。

小邪转向阿四道：“阿四走！到上面去。”说完他反身登上梯子。

阿四大梦初醒直笑道：“怎么，还有热闹？”他笑嘻嘻而很有兴趣地跟上去。

小邪边走边笑道：“本判官要审人啦！”他坐在扶手上，手指船尾道：“把人犯带上来！”

“是！”阿四已看到船尾童英窝在那里，三个箭步已把他拉过来。童英脸色苍白，惶恐不已地望着小邪，状甚可怜。

小邪左脚尖勾着他下巴笑道：“船主啊！我们本来就没什么恩怨，我也不为难你，只要你老实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放了你如何？别指望黑巾杀手或江振武来救你啦！不出一个月我就要毁了他，你还是老实当你的船主吧！”他不但提醒要放童英一条命，也提醒他，黑巾杀手已靠不住，他们自己都保不了哪有时间来保护别人，小邪要斩掉童英的希望，让他在无可依靠下说出实话。至于说出江振武，那是怕童英不明白江振武就是黑巾使者的缘故。

果然这招见效了，童英愣了一下点头道：“好吧，我告诉你就是。”

小邪满意笑道：“很好，我问你，你们怎么知道我要从钱塘江上船到神仙岛？”

“我不晓得原因，我只是接到命令在此等候你们，然后在中途除掉你们，其他的我都不清楚。”

“你所说的命令是谁所下？”

“我不知道他是谁，每次看到他，他都蒙着黑巾。”

小邪心想这些草包哪会知道黑巾杀手的事情，沉思一会儿又道：“李三笑是何时上船？”

“是你们来找我谈租船时，他随后就上来。”

小邪喃喃道：“这么说他倒并不是一定知道我要坐这艘船了……”他问道：“你们同行的有多少人？我是说受黑巾人控制的船有几艘？”

“有五艘，但都在前天分散。”

“为什么要分散？”

“不晓得，本来我们一直都在钱塘江合伙捕鱼，而前天接到通知，他们就转到别处了。”

小邪沉思半晌心想：“是了，江振武知道我们要到神仙岛，必定要坐船，他将所属船只分配在各处码头，不论我从哪里坐船，都是逃不掉他的手掌心；而李三笑则是盯在我们四周，只要我们坐那艘船，他也潜上那艘。”望着童英，他笑了一下道：“你可知道运补神仙岛的船只又是在哪里运补？”

“很多地方，我也曾经运补过两次，没有一定地点和船只。”

小邪自言自语道：“原来渡永天将人关在神仙岛还是要经过江振武控制，难怪渡永天在临死之前还要反咬江振武一口，这分明是有难自己当嘛！”突然他感到不妙道：“童英你可知道最近开往神仙岛的船在什么时候？”

“四天前的晚上，从台州湾开出，现在可能已经回来了。”

小邪喃喃念道：“四天……四天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向阿四道：“阿四你带他去给小丁治疗。”

“没问题。”阿四笑笑对童英道：“大狗熊算你老实合作，否则剃刀之下无‘完卵’，跟我来！”话音一落，他领着童英往船舱走去。

小邪站起来望着天空寒星，心想着：“渡永天将人关在神仙岛，如果是江振武授意的话，那江振武就不简单了，他表面上看来是不想统治武林当盟主，而暗地却为这些事情在铺路，我以前认为他和神武门只是利害关系，金钱往来，现在倒不能这么说；也只有黑巾杀手能让渡永天在十年之间驾凌各派之上，这点渡永天临死之前也曾说过，现在更加可以肯定；果真如此的话，他们的目标就是飞龙堡，所以江振武才将真的韦亦玄捉起来，而捉真的韦亦玄并不是渡永天的主意。江振武捉了真的韦亦玄，再弄个假的韦亦玄。而第一位假韦亦玄的死，是因为他在众人的逼迫下，不得已才允许飞龙堡的人攻打神武门，谁知道他还来不及向江振武解释就被杀了，然后又换起第二个假韦亦玄。以前这些事我都以为是渡永天，但现在得转移到江振武身上，连假丐帮帮主朱陵也是江振武搞的鬼，可惜朱陵却一直以为是渡永天在指使。……第二名假韦亦玄在飞云岭中被江振武杀了，这是因为他本是江振武手下，后来却有反叛之意，这一点假韦亦玄也承认。江振武当时也说过能造就他也能毁了他，原因就在于韦亦玄根本就是他部下，并不是两个炉子塑出来的。那他的东山再起又是什么计划？……”小邪背负双手，踱来踱去，甚是不解，不久他喃喃道：“神武门灭了，江振武已失去一只手臂，飞龙堡又不再受其控制，他只好再舍去一条手臂，而他自己也大受创伤已剩下一只脚，如果现在还不收手，他就不是枭雄了。那么他控制神仙岛上的人质，是想将来必要

时用来要胁大家……这点解释还算可以。他先我们四天出发，现在必定在神仙岛上，然后将人质藏到别处……妈的！还要费功夫找！”他跺了一脚，震得舱板砰砰作响。

“小邪你干嘛？！”小丁一听到有声音，立即奔出船舱，紧张地巡视四周。

“我在这儿！”小邪笑笑向她招手，信步走了过去。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干嘛好端端的跺了一脚，害人家吓了一跳。”她抚掠着秀发，含情脉脉地望着小邪。

小邪轻笑道：“没事，里面的人没有问题了吧？”

小丁道：“毒性已过，不久他们就会醒来，经过这次折腾，我看义父是凶多吉少了。”话声中又转伤感，不由得往小邪怀中靠去。只有依托在小邪怀中，她心灵才感到有希望，几天来，小丁一直惦念着她义父的生死，本以为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却又出现如此突发事件，使她觉得要救人并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她整个人、整个心都在飘浮着，现在她是多么需要人家安慰和照顾。

小邪就像一座山地站在那里，不论有多大的风浪，他都毫无惧色地面对困难，他多次想改变小丁这种多愁善感的性情，但却无甚收到效果，只能说世间之人，个个皆不相同。

小邪轻抚她秀发安慰道：“小丁，不会有麻烦的，过了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义父，你要相信我，别难过。明天，明天一定还你一个活生生的义父。”

小丁轻泣道：“谢谢你小邪！我不是想要难过，可是我一想到义父就会控制不住自己，你别怪我好不好？”

小丁知道小邪甚是不喜欢人家哭哭啼啼，她自己也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惜天不从人愿，在这种情况下，她感到对不起小邪，只好道歉了。

小邪笑道：“你道什么歉？要哭尽量哭，以前你说喜欢哭，我已经习惯啦，最好哭到明天，明天一过，保证你笑得合不了口，来，哭！哭得有节奏，好听一点。”他想一个人哭已是很不幸，如果另外一个再心情不好，这岂不是哭上加哭，心里就更酸了。小邪只好轻微地逗逗小丁，如果逗得太过火也不好，也许小丁会一气之下躲到角落去哭，这不就更惨了？这并不是小邪所愿意，这种事只能轻轻的，重一点都不行。

被小邪一逗，果然小丁已不再出声，心情也好了许多，她抹去泪痕低声抽噎道：“小邪你真的能救回我义父？”

小邪很有信心道：“这还用说，我什么时候吹过牛？而且现在也不是吹牛的时候。”

依现在的情势来看，只有五分的机会，但在别人手中五分，小邪就有八分，别人六分，小邪已经有十成把握，他的信心和冲劲就得加奋不顾身分胜算，这其中奥妙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次行动，他还是有八成的把握。

就在此时，武当一真子、泰山朱天云、黄山叔祭如、少林明渡大师已走出船舱迎向小邪。

小邪见到有人来到，他轻声道：“小丁有人来了。”

小丁闻言也不好意思再俯在小邪怀中，立时轻抹泪痕，轻步走到一旁。

小邪向三位掌门人及明渡大师道：“你们还好吧？”

三位掌门人及明渡大师，哪有看不出刚才出事的道理，只是自己以一派

之尊，竟然在不知不觉中着了人家的道，脸上有点挂不住，还好小邪早已和他们混熟了，而且他们又比自己属下先醒来一步，到时候也有个说词，故而难为之情已冲淡不少。一真子拱手笑道：“多谢杨少侠搭救，否则贫道脸上可挂不住了。”朱天云、叔祭如亦是拱手答谢小邪解了他们危难。

小邪轻轻一笑道：“别客气啦！我们都是混江湖的，如果我受伤，你们也会解救我对不对？”

“阿弥陀佛。”明渡道：“昔日有欧阳先生，果然他的传人杨少侠亦是慈悲胸怀，老衲真为武林庆幸。”

叔祭如正色道：“大恩不言谢，只要有黄山派的地方就有杨少侠的恩情，只要黄山派不灭，杨少侠恩情永在。”这种话在武林中已是最重的了，只要有黄山派一天，那么黄山派就要报恩，永无止境永无代价地报恩，这种话说有多重就有多重。

朱天云庄严道：“泰山派也愿将生死荣辱交予杨少侠，山高水长、永生不息。”他拱手一揖，神色凝重，表示他说出这些话是何等慎重。

小邪看了看他们轻笑道：“多谢啦，我杨小邪是个混混可不懂得礼数，你们都是名门正派、雄霸一方，有时候还要起带头作用，所以你们不能够说这种话，这样好了，我们私底下乱来，不是私底下你们也不必对我客气如何？”

众人听得都会心一笑，他们知道小邪是愿意交他们为朋友，但不愿牵连各派之事，只有私交而不扯上派别，这么一来，有什么不妥之处，也不会丢了各派名声，这是最好不过了。论感情大家可以无话不谈、不羁礼数，论交情只要有困难，大家必全力以赴。

一真子笑道：“没想到贫道七老八十了还交了一位小好友，呵呵……”他笑得甚开心。

小邪笑道：“我跟你们交朋友可是乱七八糟的，因为我还年轻，想快快乐乐地过他几年，所以你们可要多多包涵啦！”

一真子笑道：“哪里！朋友就是朋友，还分什么彼此？没有酒，否则贫道要喝他一个三大坛哪！”他豪气万丈，一扫掌门人的架子。

小邪笑道：“如果你们退休了那才好玩哩！”

“阿弥陀佛”明渡含笑道：“老衲是出家人，七情六欲早已断除，但有一棋友，亦算不错矣！呵呵……”他虽没看过小邪下棋，但对其计谋决策却有深刻了解，故而猜小邪棋艺必定不错。

小邪闻言不由得童心大发，他低声道：“你们可知道我爷爷每次和我下棋，结果都是如何？”

明渡道：“欧阳先生棋力之强武林少有敌手，杨少侠经过其调教，必定是青出于蓝，杀得欧阳先生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对否？”

小邪得意笑道：“差不多是这种情况，但我觉得每次下围棋，我用的白子都少了好几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神秘地望着大家。

朱天云好奇问道：“为什么？”

小邪很认真而吃重道：“我每次要占领地盘时，但一不小心棋子就不见，我起初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如此，后来有一天我从茅坑经过，突然听到咔咔的声音，我才发现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叔祭如急问道。

小邪无奈道：“原来我爷爷每次和我下棋，都要偷吃几颗棋子，难怪他

上茅坑会咔咔叫！”

“哈哈……”众掌门听得忍不住想捧腹大笑，这是哪门的新鲜事？上茅坑会咔咔叫？

小邪倒很镇定只稍微地笑着，他又道：“后来我在棋子上涂了泻药，他拉了几次以后才不敢再偷吃棋子。”

“阿弥陀佛——”明渡大师长宣佛号，笑红着脸道：“杨少侠棋力真是超人一等，连欧阳先生都不敌，何况是老衲？甘拜下风，甘拜下风！呵呵……”

大家笑了一阵，紧张气氛已减轻不少。

小邪这才道：“今天晚上之事，是黑巾使者开的玩笑，还好有惊无险，我们明天中午就可以抵达神仙岛，到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小麻烦。”

朱天云问道：“杨少侠你所说的小麻烦是否指他们可能逃离神仙岛？”

小邪点头道：“是的，我本以为是神武门单方面的事，哪晓得半路突然冒出黑巾杀手来，他们早我们四天出发，可能已经将岛上人质押到别个地方去了。”

一真子急道：“人质会不会有危险？”

小邪道：“我想不会，因为那些人质武功已被禁住如同废人，对他们没有伤害作用，而这些人质对各派来说可是大大的有用，在权衡之下，黑巾使者会留下他们的。”

明渡道：“这么说来人质方面应无问题，那他们是否会将人质押往内陆？”

小邪道：“这机会很少，内陆人多，押上一、二十名恐怕不容易保密，我想他们是换一个小岛，可惜这地方小岛很多，不容易找。”

叔祭如有点担心道：“我们之间没有一个知道方向，如果乱闯恐怕不怎么妥当。”

小邪笑道：“有一个人他知道方向。”

朱天云道：“你是说船主？”

小邪点头道：“正是他，他在海面上航行已有数十年想必这些岛屿他都知道才对。”

明渡问道：“要是他也没办法找到呢？”

小邪轻笑道：“那我只好下水去寻找啦！”

朱天云不解道：“在水中如何寻找？”他甚是不解，因为他也时常下水，对于水中追踪他也甚有心得，可是要追一样已消失的东西就相当不容易了。

小邪道：“方法是有，可是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先找出他们行走方向才有办法追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追，到时候没办法时，只好打鸭子上架，摸摸虾啦！呵呵……”说到后来他已笑了起来，好像这件事很平凡而不值得过于担心，这就是他，不成就是不成，担心也无什用处，倒不如快乐些好。

众人不禁对小邪如此开朗之心情报以莞尔一笑，此种未知之事，亦只能用这未知之方法来解释，难能可贵的是小邪他能够有所准备，不论结果如何，总得试上一试，这样至少有几分机会，如果不试，那连一分都没了。

海风掠过衣角，夜更深沉，凉意已生，天边星夜正为浓雾笼罩，明天想必又是个晴朗的好天气吧？

不久阿四和重英也走上船舱，小邪示意童英观察船行方向，以防止偏差。

船一顺风，其快如梭，迎着白浪咄咄之声不断传来，像是生命乐章，一声声、一曲曲、扣人心弦，无止无尽。

终于——

天亮了、雾散了，人醒了、船也到了。

“ 哗——好美好美的海洋、好美好美的小岛！”小丁洋溢无比欢欣迎向大自然之美景，不知不觉中已脱口而出，有若初醒黄莺，细歌晨景无限美。

众人亦带着兴奋心情，接受这即将来临之喜悦，他们很是希望能立刻明白神仙岛的一切状况。

小邪远眺小岛观望良久，他转向童英道：“童英你确定对面那座小岛就是神仙岛吗？”因为离小岛还有一段距离，故而小邪未能看清那小岛。

童英笑道：“我行海数十年，如果不行的话，早就死在海上了，错不了，前面那座就是神仙岛。”他很有信心地回答小邪的话。

小邪侧头沉思良久，又向小岛看去，似乎在寻找什么似的。

这时许多人都涌向船头，争相看着令武林闻之而丧胆的神仙岛，但这一看他们有点失望，因为神仙岛和平常小岛差不多，如果说有差别，也只能说树木多了点，丛林密了些，其他就很难分辨差异了。

小丁举起柔皙玉手，齐眉遮住阳光，想看得更远、更仔细，但她也有点失望地向着小邪道：“这神仙岛简直就像一座荒岛，连个人影也没有，会不会弄错方向了？”她有点心急。

小邪笑着回答道：“不会错，就是这里，我也感到奇怪，怎么没看到半个人影，也许他们真的搬走了。”

一真子道：“这小岛四周礁石密布，白浪滔天，船只如何行得过去？”

童英道：“本来是无路可走，后来动用了不少人，将礁石炸开，才弄出一条甚小的航道，危险万分，就在左前方。”他指着小岛左侧。

小邪道：“反正已经到了，好歹总得上去看看，童英你掌舵往前驶。”

童英立即换下少林和尚，掌起舵来。

船一靠近小岛，立即感到巨浪的威力，浪声澎湃，挟以巨大无比的力量击向船身，震得大船摇晃不已，弄得许多人头昏欲吐。

童英凭着熟练技巧，在海浪与暗礁之间，七拐八弯地驶向岛屿，终于他已将船只开进小滩渡头，而他额前已冒出豆大汗珠，气喘如牛，够他惊心和疲累。

只见岛上空无一人，连那些平常住人的营房都已被拆除，地上乱成一片。

小丁见状焦急道：“他们走了？”

小邪点头道：“是的，走了！”他并不感到意外。

一真子叹口气道：“果然不出杨少侠所料，如今是否要下去看看？”

小邪颌首道：“我们几个下去就可以了。”说完他已腾空一招“飞凤投林”“长虹贯日”在空中划起一道优美的弧形蓝影，人已飘然上岸。

随即又有几条人影直掠上岸，分别是小丁、阿四、一真子、朱天云、叔祭如及明渡大师。

神仙岛依样三面被营房包围，一面临海峭壁，外围与内面是被荆棘围住，只留三处缺口，这些对小邪都不陌生。外面搜索完毕，小邪又领着大家往里边窜。

里边一样都没变，古老小茅屋更显得苍老破旧，里面家具亦是旧了许多，只有屋檐前的小菜圃依样长着青翠小白菜、韭菜……映托着这座小岛，让人不至于觉是此处是一座荒岛。

小邪分别带他们到各处走走，结果他们从住屋里面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发现关在这里的人，都是各派掌门人，尤其是虚元和尚及丐帮帮主朱陵住处更是明显，最后他们停留在朱陵所住的小茅屋。

小丁幽幽道：“这就是我义父的住所吗？”她伤感地望着小邪。

小邪点头道：“是的，不过他活得很好，你看左边那些树木。”他指着茅屋左侧不到十丈远的丛密小树林，状似椭圆：“那是你干爹养山猪用的猪舍，想当牢我还偷过他的猪哪！呵呵……”他想到当年情景，不由得已呵呵笑了起来。

小丁可没心情笑，她伤感道：“现在他们会被押到哪里？我们快点去找好不好？”

小邪笑道：“没问题，我们走吧！”说着他已往回路走去。

众人也跟在他后面，有点伤神和失望地走下山。

一真子边走边向小邪道：“没想到我师父星木子也被关在这里，看样子，这里除了峨嵋及恒山掌门人外，其他都被困于此了。”

朱天云苦笑道：“本派第七代掌门人‘一剑擎天’关傲天一样被困在这里。”

叔祭如也表示他大师伯“紫衣剑客”太叔无回也在这里。

明渡问道：“杨少侠你认为他们走了多久？”

小邪答道：“一天多一点，最快不会超过两天。”他很有把握地望着明渡。

明渡又问道：“杨少侠是如何看出敌人只离开一、两天？老衲实在无法找出一点蛛丝马迹。”他语气十分诚恳，不耻下问，不愧是得道高僧。

阿四得意笑道：“师伯啊！这种事难不倒小邪帮主的，如果您想学这些本领，我算你半价如何？”他可真会做生意，神探馆还没开，他倒先拉起生意来，而且还是位七十上下的老和尚。

明渡慈祥笑道：“这种本领要是学得到那就好，别说是半价，就是多一倍价钱，师伯也要偷偷学他一学，呵呵……”他对阿四赤子之心报以微笑。

阿四得意笑道：“师伯可以学的，以后小邪要开一家武功大杂馆，里面就有这一项迫人的功夫，等开班后，您来报名，第一个优先录取，半价优待。”他说得挺认真，听得众人不由得哑然失笑。

小邪也很正常而不否定地道：“这种事还早，至少要等到灭了黑巾杀手以后，阿四你急什么？”

阿四笑道：“我是在拉生意，免得以后开班，连个毛毛头都没有，那多不好意思？嘻嘻！”他拉生意是真，但可不是为了小邪，而是想沾沾小邪的光，所以一有机会就吹上几句，提高自己有看头，因为他已将自己当作小邪的替身，小邪的光荣就是他的骄傲，甚至于他自己还要比小邪更感到高兴。

小邪拱手笑道：“阿四谢啦！到时候可要请你替我宣传宣传，省得我三餐不继，连老婆都跑了。”

阿四猛点头道：“没问题，我不但替你拉生意，我也会拉住老板娘的，呵呵……”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小邪言归正传向明渡道：“大师，我之所以认为他们走得不久，那是因为我看了海滩的沙，和菜圃的菜，才敢作此答复。”

“海滩的沙……菜圃的菜……”明渡喃喃念着，倒希望能想出一些眉目来，结果他还是失望了，他道：“老衲愚昧，不能从这里得到答案。”

一真子、朱天云、叔祭如一样以不懂的眼光注视着小邪。小丁和阿四一点也不去想，因为他们俩认为有小邪在，他们又何必花这“不值得”的脑筋，马上不就有了答案吗？

小邪轻笑一声道：“大师您太谦虚啦，其实理由是相当简单，您看海上的风浪是否相当大？”

众人往海边望去，朱天云道：“海岛吹的海风一向都很大的。”

小邪接着道：“既然海风很大，那么带起来的风沙也就相当多对不对？”

明渡道：“不错！”

小邪轻笑一声道：“这就对了，我们来时可以看到海边沙滩不是平的，而是凹凸不平，还留下不少足迹，在这么大的海风下，要留下足迹是很不容易，由此可见他们走得并不很久。”

“原来如此。”明渡恍然道：“杨少侠果然机智过人，观察入微。”

小邪道：“哪里，看多了就会啦！”他也感到得意。

一真子问道：“那第二个原因又作何解释？”

小邪道：“第二个问题较简单，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否则你们也能明白；我刚才在菜圃上看了一下，发现菜圃泥土是湿的，这表示泥土刚浇水不久，这些而已。”他说得很简单，但要是没点破，还是一个难题，众人可没有小邪有这么一颗玲珑心，当然只有佩服了。

阿四很是得意地对明渡道：“师伯你看，这些事要到哪里学？除了我家帮主以外，谁还能够想出这些道理来？我想你不如早点缴订金，现在就可以慢慢学了。”他的生意可愈做愈大，马上就开班授徒。

明渡呵呵直笑没有回答，因为这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如果答应了，他身上可没带银子，而且这些奇怪的功课，将来要如何上，他可不晓得，弄个不好，摔了个大元宝不笑掉大牙才怪，如果拒绝了，自己实在不愿意失去这些难得的机会，在进退两难之下，只好以笑声来回答阿四了。

一真子、朱天云、叔祭如虽然心中跃跃欲试，但基于掌门人之尊，也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以一派掌门人还到武功补习班去上课，这种事要传出武林，奶奶的，他们也不用再混，所以对于阿四的意思只好“爱莫能助”。也以笑来答复。

小丁焦急道：“小邪别谈这些，快找人嘛！”她一直挂念朱陵生死，也没心情听小邪在胡扯。

小邪轻笑道：“别担心，我这就去！”话音一落，他已领头奔向滩头，三个起落，身形一跃已翻上船头。

众人也不敢怠慢，立即追赶上船。

等到众人全部上船，小邪才叫童英开出港口，离开神仙岛。

小邪问道：“童英你知不知道前几天有多少船开向神仙岛？”

童英答道：“我不太清楚、也许别的地方也有开往神仙岛的船。”他说的也有道理，只要有船就可以开到神仙岛，靠一个地方来猜是不准确。

小邪沉思半晌道：“那这附近可有一些小岛离这里只有半天的时间？”

童英道：“有三座、一座在东方，一座在东南方、一座在东北方向，我们是要往哪一个方向？”

小邪心想：“东方就在神仙岛后面，如果再航行到那边去，那么他们就离内陆更远……他们是有可能逃得远远的；东南方……就是我上次被捉去那座无名小岛，他们既然有意换地方，那么一定不会往东南方行去，如果往无

名岛是等于白走一段路，因为我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那里……而东北方呢？机会很大，至少要比东南方大。”他道：“往东北方向行去。”

“好！”童英立即调整船只，往东北方向行去。

小丁问道：“他们会往东北方向逃吗？”

小邪道：“我想这机会很大，因为东南方有座无名岛就是神武门的监狱，人犯要经过那边才转送到神仙岛来，他们可能不会再走旧路。”

小丁不解道：“为什么？有人动摇不是更好？”

小邪回答道：“如果时间很充足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往那边走，而无名岛上的都是一些庸手，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最主要一点就是我们找不到他们时，必定会折回无名岛，这不正好追上他们？”

小丁道：“也许他们早就安排好撤退路线了。”

小邪轻笑道：“如果黑巾使者早有安排路线，以他的智慧一定不会将三座岛屿放在一条直线上，而将无名岛这么不重要的岛屿放在中央，这点很不合道理；他们可能呈三角形排列，也可能成北斗七星形排列，就是不会成扁担型排列。”小邪是将神仙岛当作第一座岛屿，而将离神仙岛半天航程的岛屿当成第二座岛屿，再推至更远的岛屿为第三座岛屿，这座就是要追踪的那一座，也是敌人躲藏的那座。

小丁也觉得甚有道理，但她又习惯性地问道：“好吧，就算你有理，那你怎么又选择半天航程的岛屿作为目标？他们会躲在这些岛上？”

小邪道：“可能不会躲得这么近，但是我想了许多，也想出一点眉目来，你看看我们进入神仙岛那条航线。”他指着神仙岛继续道：“这条航线是用人工凿成，它的四周都是礁石，而又巨浪翻腾，要是有一个不小心，船就会撞沉，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明白，只有像我们这种船才能进入港口，再大一点的就没办法。”

小丁不解道：“这些似乎和逃亡没什么关系吧？”

小邪轻笑一声道：“当然有关系，我们这条船可载两百人，如果挤一点可加上一倍，就可载四百人，他们用来撤退的船一定不会大过我们这条船，否则他们就无法入港口，所以我说他们必须要有两条到三条以上这种船，如果他们真的有三条这种船的话，每条船驶进去，装货载人，再驶出来，起码要三小时，一条船三小时，三条船就九小时，这当儿，我们就知道他们走得很匆忙，我们追踪的方向就不一样了，我现在要谈的就是如果他们是一条船的话呢？……小丁你想想，他们会如何做？”

小丁沉思一会儿道：“先开到另一个小岛再回来载人。”

小邪点头道：“这就是啦！我们在不知道他们有几条船以前，只好从附近小岛开始找起。”

小丁道：“要是他们来了三条船呢？”

小邪很有自信地道：“这也没关系，我们现在已划分为四个方向，以神仙岛为中心，从内路来的那一个方向不用管，神仙岛的南方是无名岛，它是我们最后追逐的目标，往东方去的话，我来追逐，这条船则直放东北北方向，这不就成了？”

众人一听到小邪之分析，真是佩服万分，也亏是他，若是别人，早就神智昏迷在海上兜圈子了。

小邪笑了笑又道：“我之所以有把握追到他们也有另外一个理由。”

小丁马上道：“你快说。”

小邪颌首道：“很简单，如果他们来了一条船，他们必定在附近小岛有转脚站，只要在附近，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他们，如果他们来了三条船，那么一千多人在船上，你想他们会如何？”

小丁道：“他们很挤，其他的就想不出来。”

小邪笑道：“很挤就差不多啦！人一挤心就烦，心一烦，也许会打架，也许会乱甩东西，至少人多屎尿多，这样一来，他们一定会在沿途留下一些纸屑、酒瓶、杂物等东西，而这些杂物正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信息。”

朱天云一听恍然大悟道：“原来杨少侠你所说的海上追踪就是这个原因，老夫佩服，佩服。”他拱手拜个不停，也轻轻笑了起来。

小邪笑道：“事不宜迟，我先走一步，你们直放东北方向，在一天后你们没有发现情况，我又还没回来，那么你们就改道往东边行去，知道吗？”他反身往童英看去。

童英点头笑道：“杨少侠你放心，我省得。”从小邪不记前仇地替他治伤以后，他就开始对小邪有好感，再加上这两天的谈笑声中，他心情也甚开朗，已有点将小邪当成朋友。

“那我走啦！”语音一落，小邪已幻起一道优美之弧形姿势，随手将外衣抛向小丁，人也如灵蛇般窜入水中，连一滴水花也没溅起来就消失在水面上。

众人不由得佩服他水功之高，实属天下第一。

小丁接下外衣，若有所失地望着水面，怅然已极。

“拜拜！甲个来！”阿四则拚命向海面招手呐喊，兴奋得很，好像小邪正在和他说话一样。

童英亦遵照小邪指示，将船直放东北，船行顺风甚为快捷，渐渐远离神仙岛，终于消失在远雾中。

小邪一下水，等于回到老家，他那身水功，可说前无古人，可能后继也无人，只三两下他已游了数十里，这速度要比船只快上三倍，连水中的鱼儿恐怕也难与他相比拟。只花一个时辰，他已发现一座小岛，不大，约一平方里，但却悬崖高耸，礁石遍地，海浪滔天，凶险万分。虽是如此，小邪也不愿放弃搜索，几个拔浪划手，他已游到岸上，四处观望一番，随即进入山区搜索，不久他失望地走出来，最后他开始沿着海边找寻飘流物，终于他蹲身拾起一块木片。这木片约一寸厚，三尺长，四寸宽，外表非常光滑，横宽看来有点弧型，一看即知是人工改造。

小邪摸着木片，再看看四周痕迹，心想：“这木片两边要比正反面新得多，而且看起来好像是造木桶用的……”想到此，他又再搜寻水边，不久他嘴角一翘，满意地笑起来，因为他又拾到一片相同形状的木片，比对之下，他证明是同一个木桶的木片，接着他又找到一些烂布，坏酒葫芦碎片……遗弃物，他确定那些人是经往东方逃走。

吸口气，大喝一声，小邪立即腾身再跃入水中，往东方附近小岛，一个个搜寻而去。

海岛如山丘，青葱且多，矗立在海面上，将单调之海洋点缀得有声有色，尤以海岛四周之白浪花，海涛声“哗——啦啦啦……哗——啦啦啦……”一进一退，生生不息，永无终止。又如生命之写照，浪涛来自浩瀚海洋，亦归至无垠世界，激荡、澎湃、潺潺、荡气回肠，抑扬起伏，永不终止。

斜阳飞逝，夜神已临，举目一片茫茫清冷淡光，海风萧萧，归鸟哑哑长鸣，白昼就这样消失了。

小邪已找了五座小岛，仍未发现敌踪，但他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已知道自己追来的方向是正确的，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会找到敌踪。聪明的他，利用夜晚爬上一座小岛之最顶端，往四处看去，这一看他突然露出习惯之笑容，“呵呵……果然有眉目了。”他高兴地脱口说出来。

四周茫然一片墨绿阴冷之海洋，突然出现一道豆大火光，忽明忽灭，闪闪不定，又如天上星星若有若无令人眼花，但豆大火花对小邪来说已足够了。

“噢呜——噢呜——噢——”小邪昂头狼嚎数声，音力充沛无比，浩大地传向四方，震得空岛回鸣，海涛失色，夜神为之一醒，已将小邪整天郁闷之气消余殆尽。

高兴之余，小邪再度下水，往发光处游去。

两个时辰一过，火花越来越大，接着喧嚣之声亦传了出来，终于小邪看到船只了，也看到停在岛上之人影。

“奶奶的！果然是三条船！”他望着那些船，他在考虑是否要凿沉它们，最后他决定保住这些船，毕竟坏的只是那些领头之人，其他的仍是无辜，罪不足死。

他慢慢游近岸边，已发现那道火花是煮茶水之火堆发出来的，再往前看，则有许多士卒躺在地上休息，也许是几天劳累，使他们体力不足，一有机会则呼呼入睡。这海岛和神仙岛有些相似，呈梯形式，三边平坦另一边则高耸，其间则如小山丘般起伏不定。

不久他已从士兵放哨之左边海滩摸上岸，看看四周地形，发现这里在很早以前就已种植树木，现在虽然杂草丛生，但只要稍加整理，就和神仙岛差不多。他并不须要了解地形，他只想找到人质到底关在哪里。

火堆四周都躺满了兵卒，而火堆左方则有七、八人围坐在那里谈笑风生，饮酒作乐，肆无忌惮，想必是头目之流。

小邪看好左方有名哨兵，慢慢摸上去，这名哨兵名虽是放哨，其实已在打盹，小邪窃笑一声，抽出匕首走上前去，拍拍哨兵肩膀叫道：“老兄醒醒，该换班啦！”

“哦……”这名哨兵伸伸懒腰喃喃道：“你自己站吧！我就在这里休息。”说着他连眼睛也不张开就倒在地上睡觉。

小邪觉得好笑，蹲下去，右手一挥“啪”一声脆响，已打了这名哨兵一个巴掌。

哨兵被这一打，睡神已失，紧张地想爬起来，嘴巴想叫，却被小邪按住，这时他才发现敌人摸上来，不由得瞪大眼睛，惊惶地望着小邪，神情甚是可怜。

小邪挥挥匕首笑道：“老兄你别怕，只要你跟我合作，保证你活到一百零一岁知道吗？”

哨兵早已吓破胆了，他栗道：“我说！我说！只要我知道的，我都说！”

小邪点头道：“很好！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搬家？”

“四天前来了三条船，船上下来三、四名长官，后来我们就搬家了。”

“那些人还在吗？”

“都还在。”

小邪闻言，心情也轻松不少，他问道：“你们看管的人质现在在哪里？”

“在山区里面。”

“有多少人在看守？”

“大约二十名弟兄。”

“你们是想要在这里扎营呢？还是想要住在这里？”

“我不清楚。”

“你知不知道神武门已灭亡了？”

“我听大伙谈过。”

“除了你们原来的部队外，又来了些什么人？”

“船上下来大约十名新伙伴。”

小邪点头道：“很好，你很合作，你现在一样的好好站你的卫兵，如果你告密的话，那就是你失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我也不会放过你，只要你像平常一样，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下了卫兵就去睡觉，我也不会说出你来，知道吗？”他亲切地望着这名哨兵。

哨兵栗道：“我知道。”

“好！”小邪收起匕首，反身往林中窜去，只一闪身已消失在草丛中。

哨兵也是明白人，依样若无其事地望着四周，可是他的心早掉了魂，失了魄。

小邪依照哨兵所指，已摸到山区里面。果然山区里面有一块经过人工整理过约十丈方圆的大草地，其方圆外都是齐肩杂草，中央有一小火坑，四周正坐了许多名花甲老人，不用说他们就是人质了。围着他们的是几名黑巾杀手，为数不少。

“一、二……三……四……五……”小邪数着一共有多少名黑巾杀手，不久他喃喃道：“一共有十八名……十八名要一次收拾，恐怕会惊动大家……只好先偷袭几个再说。”心一想定，已慢慢潜近一名杀手，一探头，他算好距离和方向，突然他丢出一颗石头在左边杂草上“刷”一声，黑巾杀手已经往那地方走去，小邪见敌人已上当，立时快如电闪地腾身冲向杀手。他翻身、挥刀、封口都非常干净利落，不发出一点声息地将这名杀手刺死当地。他很快地脱下黑巾杀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拾起东洋刀，很快地走回原位站岗，前后不超过一分钟。

他见并没有引起其他人怀疑，这才往另一黑巾杀手走去。他招招手，那名黑巾杀手已走过来，小邪笑着迎上去，两人身形一错，匕首已刺进杀手小腹。

这名杀手连哼都来不及哼出口，就一命呜呼。小邪将他倚在树干，不让他摔在地上，随后又走向另外一名黑巾杀手，他这模样就像逛古董店般悠哉而又有点认真地走着。没多久，他已用同样的方法杀了十一名黑巾杀手，成绩甚是良好，他竟然得意忘形嘻嘻笑了起来，但只笑出一声，想收口已来不及了。

“三号你怎么会笑？”一名领头已走过来。

小邪一看，心中直叫道：“黑皮奶奶！这个节骨眼里，还有心情发笑，真憋！”不过他只剩下六名，好办多了，他也昂着头迎向那名头领。

“你……”这名头领还未说出口，小邪已奇快无比地掠过去，匕首猛挥，已将他头颅砍下。这一砍，已惊动其他黑巾杀手，还好这些杀手都被割了舌头叫不出来，否则小邪形迹就得败露。

只见这五个黑巾杀手长刀齐出，分别以不同方位攻向小邪，个个刀势凶

猛，想一刀砍下小邪脑袋。

小邪心知不能拖，速战速决为上策，只见他左手丢掉东洋刀，反手一挥，两道寒光已电闪般地射向左边两名黑巾杀手咽喉，乘此往地上滚去，杀招已出，在五把长刀齐攻之下，他以不可能的可能避过长刀，闪入黑巾杀手小腹，匕首有如灵蛇一吞一吐，再吞再吐，已截倒两名黑巾杀手。

只见第三把长刀已划过自己腰部，不得已只好抽回匕首，架开长刀，寒芒再闪，这名杀手咽喉已插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柳叶飞刀。而先前左边那两名杀手也挨了飞刀当场死亡。五名杀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丧掉性命。

第二十七章 刮骨疗伤

小邪翻身直立起来，检查一下死者，然后往那些老人走去。

虽然这里发生打斗，可是这些老人好像一点都没感觉，他们仍然坐着、躺着、沉想着……风声、野草、孤夜、小火花，映在老人四周，更令人觉得这些老人是如此无奈和绝望。

小邪第一个就是找朱陵，他走上前去已在左边草地上，发现朱陵躺在那里，敢情是睡着了。

“老乞丐头，我来啦！”小邪走上前去，轻轻推着朱陵身躯，神情甚是欣慰，因为他已看到这些人质都是完好如初，一点损伤也没有。

朱陵闻言立即惊醒过来，上次小邪替他恢复了两成功力，所以他很快地翻身击掌，习惯地击向小邪。

小邪轻轻挥出左手将其手掌握住笑道：“老乞丐头，我是杨小邪，你不认得啦？”

“你是……”朱陵惊奇地叫着，因为小邪脸上此刻还被黑巾蒙着，故而朱陵未能看出他是小邪。

小邪被他一问，才发现自己还蒙着黑巾，他很快地扯下黑巾高兴叫道：“是我，杨小邪！”

“哈——”朱陵瞪大眼睛，喜出望外地瞪着小邪，半晌说不出话来。

众人一见到是几年前去而复返的杨小邪，都不由自主地瞪眼呆傻地望着小邪，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邪深怕他们叫出来，食指堵嘴“嘘”了一下才道：“我来救你们啦！别声张，等一下我替你们恢复功力！”

众人这才想到逃走有望，不禁喜上眉梢，有的甚至忍不住心头欣喜而流下泪来，不过他们不愧为武林前辈，此时此刻还能自制，不发出一点声音。

小邪知道时间不多，他抽出金针先替朱陵打通穴道，因为小邪上次就已知道朱陵被制穴道，所以这一次用起金针，可快速无比，小邪凭着服过九叶灵芝及在瀑布下锻炼之深厚内力，立即为朱陵恢复功力。

朱陵本身已有两成内力，这几年来已有所增加，现在加上小邪这江河不绝，浩大无比的内力一带过身体各处经脉穴道。再加上金针渡穴，他已觉得丹田之气已升起来，翻腾不已，这一喜使他更加用心地将内力运转十二重楼，三十六周天，盏茶功夫一过，朱陵已脱口叫道：“成了！老夫功力已复了！”他欣喜若狂，热泪不禁涌而出。

小邪道：“成了就好，等一下再哭，换人啦！”他倒快人快语，竟叫朱陵等一下再哭，如果这种哭能等一下，这才算是天下第一门功夫了。

朱陵闻言也愣了一下，咽口口水，才破涕为笑道：“杨小邪他妈的，说好五年，真的就是五年！憋死我老人家了！”小邪轻笑道：“五年才行，少一年都不成，别罗嗦！还有这么多人等待恢复功力，快点帮我的忙！”他找到虚元和尚，三两下就替他插好金针，在朱陵和小邪内力推动之下，虚元和尚复原得更快。

接着是天池老人，星木子、韦亦玄、关傲天、太叔无回……小邪先替他们金针渡穴，然后两个帮一个，不到三个时辰，已恢复十余名的功力。

就在此时已有不少黑巾杀手换班，他们见状，大愕惊骇，马上抽出长刀围上来。

“哈哈……”小邪已替他们打穴完毕，而恢复功力倒不必用到他，这下他可有的是时间长笑了，“喂喂喂！”他耸耸肩，趾高气扬地叫道：“你们这些黑巾杀手快点收手吧！你没看到这些掌门人都恢复功力了吗？不怕死的就尽管上来，也好让老乞丐头活动一下筋骨！”他往朱陵望去。

“喝！喝！”朱陵舞动双手，得意地走向前头叫道：“他妈的！我老人家憋了十几、二十年了，我倒要试试看功力有没有退步？”这位游戏风尘的大侠，已恢复昔日玩世不恭的神情。

黑巾杀手之中有一名叫道：“上！”语音一落，数条人影已冲向朱陵，长刀直挥，泛起一阵阵银光煞是好看。

朱陵有意发泄一下憋了十几年的苦闷，“哈哈……”他狂笑数声：“来得好！”他已如大鹏展翅地扑向这几名黑巾杀手，一手“降龙十八掌”舞得狂风大作，泼水不进，连一丈开外的小邪都感到压力直往身上逼，丐帮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接着星木子也以树枝代剑加入战圈。

双方立时杀得难分难解，但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黑巾杀手落了下风。

这一阵打斗声立即惊动山下众人，只见火影幢幢，不少人已围上来。

朱陵见有敌人再来，也顾不得再练身手，怒喝一声，杀招已出：“死来！”他有如舞空狂龙，灵狐挥爪，刮起一阵强风，有如江河决堤，千军万马般地击向四周黑巾杀手，“哇……”只见他掌影过处，惨叫之声应口不绝，不到几下，他已击毙七、八名黑巾杀手，神不慌、气不喘地站在当地。

星木子也不甘示弱，树枝猛挥，身形腾高一丈二、三，反身往下冲去，一挑，一挂，一刺，招招精纯狠辣，他用的正是武当七星剑法之“星幻北斗”。在这里无坚不摧的招式下，虽然星木子用的是树枝，但威力并未因此而减弱。“哇……呃……”几声悲鸣传来，已有七名杀手被他刺中心窝，立时倒地毙命，其余之人再也不敢战下去，纷纷掠到一旁，空舞长刀，怯意心生地望着星木子。

突地——“桀桀……”一阵怪叫声传来，刺耳难听，叫音一落，三条黑影临空而下，飘落在朱陵前面，是两名黑巾杀手及一名独臂白发老人，这叫声是这位老人所发。

小邪一看，淡淡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鹰爪神魔顾见愁，怎么，你想死啦？”

朱陵一听是九魔之一，心头微震，但随即平息，他厉道：“顾见愁，老夫与你无冤无仇，你他妈的竟敢惹我老人家，今天要不讨个公道回来，老夫就跟你同姓。”他认为顾见愁就算不是囚禁他的人，也脱不了干系。

顾见愁嘿嘿冷笑道：“朱陵别以为你功力恢复后就有什么了不起，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放你妈的猪屁！”朱陵狂骂出口，双掌齐扬，电射顾见愁存心想一掌击毙他。

倏地顾见愁身后那两名黑巾杀手奇快无比地掠向前方，一上一下将朱陵攻势对住。朱陵没想到自己在一招之内就被对方封了下来，心有不甘，扬掌又往两名杀手攻去，此次他已运起十成功力，其势快逾电闪，含有摧枯拉朽之力，黑巾杀手不闪不避，硬接了朱陵这两掌，砰砰两声，这两名杀手被震退五、六步，但身形晃了几下又走回原地，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朱陵骇然，双手颤抖着，他不相信这无坚不摧的掌力，竟打不倒敌人，甚而对方还是硬接，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哈哈……”顾见愁狂态毕现，目中无人阴笑道：“朱帮主你省省力气吧！我这两名手下可是金刚不坏之身，只要你敢上前一步，我就令他们好好修理你，哈哈……”说完他又昂头大笑。朱陵脸色一变，一咬牙又要往前攻，但他掌势方出，已被小邪拦下来，小邪道：“老乞丐头你别费事，这两名杀手他们已不是人，而是杀人的工具，你只管对付顾见愁就可以了。”朱陵收掌奇道：“小兄弟，他们不是人是什么？”

小邪答道：“他们是木乃伊‘尸魂人’，没有血没有魂，不吃饭，光吃药，不怎么好对付。”

“尸魂人？”众人骇然脱口而出，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微有惧意地望着眼前这两名尸魂人。

他们都是武林名宿，自然知道这尸魂人的来历，难怪会惧怕成如此模样。

“哈哈……”顾见愁又是狂笑道：“杨小邪你也知道这两名杀手的来历，不错！不错！今天我就让你死得痛快些！”小邪深深吸口气，轻轻而慢慢地呼出来，笑眯眯地道：“死老鬼你等一下再死，我有话向你部下说，你敢不敢闪一边去？”“有何不敢？”顾见愁敢情还不知道小邪以前在太行山总坛，有杀过尸魂人的记录，他还以为尸魂人制得住小邪，他狂妄道：“就让你交代一下遗言也好。”

“谢啦！”小邪微微拱手，立即转向那些神武门弟兄笑道：“各位兄弟，你们神武门早就被我毁了，犯不着再在这里磨菇，大家好回去内陆，如果你想来硬的，那我可管不了这么多，风石宫你想怎么样？”

站在顾见愁后面不远处之一名紫衣汉子正是指挥官之一的风石宫，他厉道：“呸！杨小邪，老夫恨不得想喝你血寝你皮，以报当年之仇！”

小邪轻轻笑道：“好，很好，指挥官你算上一个，还有没有想死的，大笨牛你想不想报仇呢？”他望着上次被他砍下一只右臂的彪形大汉，他也是指挥者之一。

大笨牛吼道：“废话少说！俺要砸了你！”其声如雷，真不愧是笨重如牛。

小邪点头道：“好吧！你也算上，其他的我想你们对我的冤仇就比较少，这样好了，我先对付顾见愁这老不死，如果他不幸输给我，你们就举手投降，如果他赢了，你们就倒向他们那边，这样的路是最好走啦！放心，我会将风石宫及大笨牛杀掉，如此一来，再也没有人会找你们麻烦，你们也就不必担心什么了。”

小邪这番话倒是说到他们心坎里面去，要不是为了上面的淫威，他们早就树倒猢狲散，没想到神武门一倒，又来一批更可恨的黑巾杀手，现在有机会，大家都抱着观望心理，甚至如果有人领头，他们还想倒打风石宫他们一耙，他们已暗自决定——谁赢了就听谁。

小邪也明白这些人名虽是看人犯，而自己何尝不是像人犯一样被困在岛上。不管谁，只要关个十年八年，那有不想出去的道理，所以他会说出这些话，一方面可以减少伤亡，一方面也可以省去自己不少功夫。

小邪见大家有所反应，随即转向那些掌门人，现在只剩下两个功力未恢复，他走向朱陵细语一番，朱陵会意点头，小邪他是在分配人力，以使伤亡减至最少。

顾见愁已等得不耐烦，他叫道：“杨小邪话也说完了，商量也商量好了，你到底投不投降？”

小邪笑了一下道：“不投降！”语音一落，他已抽出匕首冲向两名尸魂人，口中并叫道：“乞丐头上！”

朱陵他们只留下六名保护两名功力未复者，其他十余人在小邪一声令下，化作十余道光芒，尽展所学的扑向黑巾杀手及风石宫和大笨牛等人。

霎时杀声震天，刀光剑影，风云变色，日月无光，两军交锋，处处死亡陷阱，稍不留意则身首异处。

小邪拦下两名尸魂人，战得热汗淋漓。无可否认的，因为他拦下两名尸魂人，剩下那些黑巾杀手已不是众武林高手的敌手，且战且退，包括顾见愁在内，都心生畏怯想一逃了之，可惜他已无力脱身，只得硬撑。

小邪见大势已定，才用起心来、慢慢修理这两名尸魂人。只见这两名尸魂人忽上忽下，又前又后，慢不经心，空门大露地围攻着小邪，他们刀刀要命，刀刀火辣，几分钟下来，小邪也受了不少刀伤，衣服已破烂不堪。

“奶奶的！真狠！”小邪怒吼一声，匕首架开左边之长刀，反身往前冲去，匕首一送，想切下尸魂人左大腿，但背部已感刀剑逼人，不得已往前一带翻滚落地，一个欺身避开背部那刀，“金龙盘柱”身形猛扭，笔直抖了起来，右脚踢向左边那名尸魂人胸口，身体平飞左侧三尺，恰好避开挥刀直下的尸魂人，人未落地，腰身一扭，不可思议地如虾子般地倒弹，闪向一名尸魂人背后，匕首狠狠往其头上劈“唰”一声，尸魂人头部已被劈出一道刀痕，从后脑裂向前额。

小邪以为他脑袋已裂活不成了，哪知这名尸魂人一点反应也没有，长刀猛力一挥，“哧”已划破小邪胸口，刀伤长达半尺，深及白骨。“哇哇哇！”小邪苦笑不已，忍住伤口疼痛，“他妈的！”他怒吼一声，腾高七、八尺，头上头下，匕首点开一把长刀，身形往下直冲，劈出一掌封掉左方尸魂人之攻势，身形滚落地上，匕首再度挥“咔”狠狠切下一名尸魂人左足。这名尸魂人立足不稳往前摔，小邪见机不可失，腾身，奇快无比的冲到他背后，对准他脑袋，猛力直砍“咔”一声脆响，这名尸魂人头颅已断。

就在此时，另一名尸魂人长刀已扫向小邪背部，不得已之下，小邪翻身落地，抓地上那具尸魂人尸体去挡那把长刀“啪”一声，这具尸体已被长刀切成三块，小邪见对方力道已竭，大喝一声往前冲去，其势之快有如电光石火，只见寒光一闪，小邪已切下那名尸魂人左手，反身双脚已踢向他胸口，“砰！”一声巨响，尸魂人倒飞一丈一、二，摔在地上，刚要翻身之际，小邪已大吼：“死来！”人如流星追月般地射过去，匕首再砍“咔咔……”一连七刀，也将尸魂人切成七块，当场死亡。

“呼——”小邪呼出一口长气，跪在地上叫道：“他妈的这些要命家伙真不好对付！”只停留一会儿，他马上反身向四周看去，只见地上尸横遍野，血洒满地，腥味扑鼻，前面只剩下三人在打斗，依稀可见是顾见愁和朱陵，两名黑衣杀手及两位掌门人。

“哇！”又有一名黑巾杀手栽倒在地，不久另一个杀手也倒在地上。

朱陵见大家都收拾敌人，他心一急，顾不得再和顾见愁拖下去，猛咬牙，掌化千百条幻影，挟着一阵劲风，直扫顾见愁胸口。顾见愁见朱陵来势汹汹，不敢硬接，一错步，翻身掠向左后方避开这一掌，随即出手抓向朱陵肩部。

“他妈的！”朱陵骂出口，不闪避，右手使出十成功力吼道：“给老夫躺下！”声音未落，右掌已如万斤利锥直捣顾见愁胸口。顾见愁设想到朱陵不避自己这一抓，来个硬碰硬，自己又少了一只手，想换招已是不行。两人

一触“砰”“哇”只见顾见愁有如断线风筝往后摔丈余，口中连吐三口鲜血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朱陵左肩已被抓出五道血痕，血流如注，他并不放在心上，“哈哈……”他已昂头大笑，似乎想将十数年之怨气在此笑声中一次扫尽。

小邪见大敌已除，转向众喽罗道：“各位得救啦！就这么简单，现在你们各自回去睡觉，不用站卫兵。”他大吼道：“爽不爽！”众人被他这一吼，吓得愣住了，但随即高兴叫起来：“爽！”“哗……”众人喜出望外直叫着，也将这几年所受的怨气发泄出来，霎时人声震天，十里之外皆可闻。个个相拥抱地直跳起来。

小邪看他们如此高兴，自己亦沾上一点喜气，走向朱陵，他笑道：“老乞丐头，宝刀未老嘛！”

“啪！”朱陵挥手打小邪肩头乐笑道：“小兄弟，有你的！”

“哈哈……”两人狂笑起来。

“阿弥陀佛”一声佛号传来，虚元大师也走上前来，他慈祥微带喜意道：“杨施主您果真回来了，老衲以为再也无法看到杨施主，没想到我佛慈悲，竟将老袖囹圄之身解去桎梏，多谢杨施主。”他躬身一折，以表谢意。

“鹅米豆腐——”小邪也手置前胸施了一个佛礼道：“老和尚头不必谢啦，下次再陪我捉猪就行了，如何？”他欺身用左肩去碰虚元肩头，真像把兄弟，哥儿们。

虚元大师苦笑道：“人生如梦，过眼云烟，老衲早已忘却此事，小施主怨老衲不能陪你玩了。”

小邪轻叹道：“也罢！今后我只有自己玩啦！”

朱陵豪迈道：“小兄弟他妈的真有你的！现在咱们已和他们和解，去要点酒喝如何？”

“好哇！”小邪说到酒，兴趣就来，他转向众掌门人道：“各位掌门人，告别啦！要喝酒的跟我来！”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山下掠去。

“哈哈……”一声狂笑，朱陵也大步往山下奔去。

在山下。

一阵喧嚣吵杂划破宁静夜空，众人心神已沸腾，狂欢又狂舞，有勾肩搭背者，有促膝长谈者，有蹦跳杂耍者，有舞枪弄刀者……空中不时有东西在飞，酒瓶、碗筷、毛巾、衣服、鞋子、帽子……有若元宵烟火大会，热闹、奔放、轻狂，酒大口大口喝，话大声大声谈，似乎想将今夜缠入人生记忆中。

“干！”小邪与朱陵面对面，各捧一坛酒，畅怀无比地猛喝猛灌。

朱陵醉眼眯眯大叫道：“小兄弟他妈有你的！你再晚来几天，老头我就翘啦！我敬你！”酒坛一举“咕噜……”他喝了一大口：“哈——好酒！”

“哈哈……噢呜！”小邪本想大笑数声，但一动真气，胸前伤口已绷裂流出血来，痛得他语气中断，低头直往伤口看去。

朱陵见状大惊道：“小兄弟你没关系吧！”

小邪着看伤口笑道：“黑皮奶奶，伤口发黑，没想到尸魂人刀上还煨了毒。”反手探出匕首切往身上大小十余处伤口，像切猪肉一样的将伤口泛黑处——刮掉。他气不喘，身不抖，好像刀是刮在别人身上似的，但从他额前流出之豆大汗珠，有如急雨般掉落一地，可知此刮骨割肉是何等剧痛，端的小邪一气不吭，这种忍耐功夫真叫人惊心动魄直叫寒。

朱陵瞪大双眼，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他纵横江湖数十年，而见到切自

身骨肉，气不喘口不吭者，这可是第一回，难怪他如此吃惊。

不久小邪将伤口烂肉已切除，只见殷红鲜血已流出伤口，脸才露出笑容道：“好啦！”随即拿出金针，一针针地缝向胸前那道五、六寸长的伤口，比大闺女缝衣服还自然，也只有他才有这种耐力。不久他终于缝好，啜口酒才往朱陵望去，见到朱陵如此吃惊，他笑道：“乞丐头你干嘛？疗伤也让你吃惊？”

朱陵叹道：“小兄弟你伤口是不是麻痹了？”

“没有。”

“那你……不感到痛？”

“很痛，我痛得汗都流出来了。”

朱陵不知要说什么，两只眼睛瞪得如牛眼般大地望着小邪，良久他才叹道：“老弟你真是一条硬汉，昔日三国有位关公，他能割骨看书面不改色，没想到你竟是自己割骨切肉，不喘不吭怡然自得，这种功夫和关公比起来，可以算是旗鼓相当了。”

小邪笑道：“老乞丐头，不瞒你说，我这套功夫就是跟关帝爷学的。”

“跟关公学的？”朱陵奇道：“他妈的！这门功夫还要学？怎么学？”

小邪轻轻一笑道：“以前小时候听说书讲到关公刮骨疗伤安闲若定，我也想学学看，回去以后就拿把刀往手背扎，他奶奶的，我可痛得像猪叫，但我就是不相信，多扎了几次，终于悟出其中奥妙来。”

朱陵好奇道：“什么奥妙？说来听听看。”

小邪点头笑道：“人体本来就有神经，有神经就一定会痛，我想到关公当时也一定会痛，但他为什么不叫呢？其中理由我也想通，因为人遭受到痛苦，通常都会以叫声来发泄减少痛苦，而关公他不是以叫声来减少痛苦，而是分散痛苦。”

朱陵更是不解道：“痛苦也可以分散？怎么分散？”

小邪道：“有人说关公刮骨的时候在下棋，有人说他在看书，这就是他分散痛苦的方法，他将受伤的地方放在一边，尽量不去想它，所以他才会悠闲若定，而我的方法是看着伤口，心中不停的叫着：“很痛，很痛，但马上就会过去了。我不停地叫着，只是没像别人一样叫出口罢了。还有一点，有人受了伤就会拚命的用力去忍耐，例如说他的手受伤，他就不停地将手按得紧紧，或者整只手臂出全力地去减少痛苦，但我认为如果能练到不用出力去忍耐，那么这痛苦就更能减少。”

朱陵叹口气笑道：“老弟你他妈的真是邪门，连这些道理你都想去尝试，我真服了你，来，干了它！”抱起酒坛已仰头大喝。

“哈哈……”小邪纵声长笑，拿起酒坛，豪气万千地咕噜咕噜直往嘴里灌。

海风依然轻吹，浪涛翻腾不息。

日已西沉，浓雾飘来，笼罩海岛，笼罩人群。

火熄了，人醉了，语声也竭了，而他们的梦是美好甜蜜的。

阳光普照，晴空万里，海鸥戏浪。

“天亮了……”小邪揉着惺忪醉眼，这才发现他睡在人堆上面，轻笑一声，他已翻身落地，耸耸双肩，伸伸懒腰，海风迎面吹来甚是舒服，望着众人都还在梦乡，习惯地轻笑几声，也不愿破坏人家美梦，信步走着，侧头一

想，忽而他已往山上奔去。

不久山顶出现一团白烟袅袅上升，原来他是想让船只发现白烟而驶向这边。

燃了木柴，小邪又自奔回原地，这时已有不少人醒过来，尤其是众掌门可以说全醒了。

小邪见到大家，立即招手奔过来笑道：“各位老前辈你们醒啦！昨天怎么样？爽不爽？”

“爽！”朱陵神采奕奕笑道：“小兄弟，他们现在是老前辈，可不能胡言乱语，这句话只有我乞丐来回答啦！呵呵……”

众掌门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小邪的话，真如朱陵所说，他们已是一派之尊，不能有失风度。

小邪对这些根本不在意，他笑道：“没关系，我说我的，你们用听的就可以，现在有船，大家可以搭船回去，也好让中原武林恢复一些元气。”

“阿弥陀佛”虚元大师施个佛号道：“老衲感谢少侠再造之恩，来日当衔草结环以报。”

小邪呵呵笑道：“大和尚你也不用衔草结环，捉捉猪就可以啦！”他很喜欢强调这种得意事。

虚元大师笑道：“小施主爱说笑，老衲年事已高，不适宜合作此游戏，还请小施主原谅，敢问小施主何时要启程？”

小邪笑了一下道：“愈快愈好，现在就启程，不过大和尚你可要留一下。”

“我？”虚元大师吃惊笑道：“老衲不懂杨少侠留下老衲是为何事？”

小邪笑道：“大和尚，你家徒弟将要来接你，总不能你先跑了嘛！”

虚元不解道：“怨老衲愚昧，不解杨少侠所言。”

小邪解释道：“你家少林和尚开一条船来接你啦！你要是走了，他们接什么？你生的虚元蛋？”

虚元大师惊道：“没想到杨少侠还邀了少林弟子，老衲真是感慨万千。”不禁他已经轻叹般地施个佛号。

小邪又道：“不只是大和尚，星木子老前辈以及关傲天，太叔无回两位掌门人也得留下来。”

星木子、关傲天及太叔无回闻言皆拱手向小邪致谢，心中也泛起安慰之感。

小邪笑道：“各位别客气啦！这样好了，有人来接应的就留在这里，没人接应的就先回去，各位以为如何？”

众人点头表示同意。

朱陵干笑几声道：“我也留下来陪陪小老弟啦！”

小邪眨眨明亮的大眼睛笑道：“你嘛……也好，等一下你女儿来了，你就装病，要她背你上船如何？”

“我女儿？”朱陵惊讶道：“寒玲？”

小邪答道：“对呀！你以为你有几个女儿？”

“哇哈！倏呼……”朱陵像疯了一样地乱转乱奔，乱叫，高兴得不比寻常。

众人也莞尔一笑，对于朱陵这性情中人，也深具有好感。小邪笑了笑已走向众人，迎面而来是一位瘦高中年汉子，他拱手笑道：“杨少侠可还记得老夫？”

小邪点头轻笑道：“当然记得，王冲你现在是指挥官啦！怎么样？还好吧？”

王冲苦笑道：“够瘪，还好有你这么一搅局，让我们大家能平平安安地回去。”

小邪笑道：“你回去后，有空到太原，我想开家镖局，你来当总管如何？”

王冲笑道：“当然好！当然好！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哈哈……”两人把臂言欢，笑不合口。

不久小邪道：“你分配一下，让他们各自上船直放中原，我们回中原再见面。”

王冲奇道：“杨少侠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小邪道：“我们还有一条船，不久将会到达此岛，我怕一走，他们又扑个空，所以只好请你们先行一步。”

王冲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先走了。”

小邪笑道：“请便，别忘了我交代你的事喔！”

“一定！告辞了。”王冲一拱手已往群众走去。

在他指挥下，众人井然有序地回到三只船上，兴高采烈地准备回中原。

一切就绪，小邪走向众掌门人那边，望着韦亦玄，他笑道：“韦亦玄你的记忆恢复了没有？”

韦亦玄叹道：“老夫仍是昏昏沉沉，有时想起过去，但有时又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回去不知能否处理事情。”神情之间，有点伤感。

小邪注视他良久才知道：“韦亦玄你是天下第一大堡的堡主，手中能操武林兴衰，你可不能再和黑巾杀手合作喔！否则天下就要再大乱，我的武馆镖局也甭开啦！”

韦亦玄笑道：“老夫恨不得能将黑巾杀手碎尸万段，为武林除害，哪有与他们合作之道理？”

小邪轻笑一声道：“韦堡主，我是觉得自从你被捉来这里以后，你那个堡主职位，可是人人觊觎的目标，一弄个不好，你又被黑巾使者控制，我是说弄不好，不是想看轻你。”他有点担心黑巾使者会再动飞龙堡的脑筋。

韦亦玄笑道：“多谢杨少侠关心，老夫此次回去，当特别留意黑巾杀手，以防止重蹈覆辙。”

小邪道：“那我祝福你啦！”

韦亦玄轻笑道：“哪里，这是我的职务。”

不多时，众掌门人也一一上船，在告别声中，船已出航往内陆驶去，只留下虚元大师及丐帮、武当、泰山、黄山等老前辈。

他们闲着没事，顺手将这些死尸给埋了，然后坐在树荫下天南地北的聊着。

晌午时分一过，突地——

“来了，他们来了！”小邪指着海平面上如豆大之一点黑影。

众人举目看去，说不出之喜悦已露出来，笑容再也掩不尽，不知是梦是真？这些来得太突然，使他们有点无法接受。

“喔呜喔呜喔呜……”小邪仰头高吭，音传千里，映得小岛回音不绝。

“喔呜——？从远方亦飘来若有若无之狼嗥声。

小邪很满意喃喃道：“阿四听到了。”颌首轻笑几声，转向朱陵道：“老乞丐头，你女儿要来啦！快点装死，这家伙吵得我足是四、五天吃不下狗肉，

你说该不该修理一顿？”

“该！该！”朱陵猛点头笑道：“该修理，呃——”他搂着肚子，躺在地上不动了，说死就死，真快。

小邪笑着将朱陵抬到草堆上，反身回来准备唱戏。

只见船只越来越大，终于抵达岸边。

“喂——小邪帮主，怎么样啦？拔毛剃刀来啦！”阿四在船上已嚷着不停。

小邪挥手笑道：“成啦——快下来吧——”

不久众人纷纷跃下船只往岸边奔去。

“小邪，我干爹呢？”小丁一跌一撞地跑了过来。

小邪看到她如此紧张，暗自好笑，但他装作欲语还休，怅然若失之样子，令人一见即知不妙

小丁霎时脸色泛白急叫道：“小邪，我干爹他……”音未完，泪已流，无助地望着小邪。

小邪微微点点头，装作甚是痛苦状，他天生就是有演戏的本领，整个心已笑烂了，外表却一点也不露痕迹。

“他……他在哪里？”小丁此时已虚幻无力地倚在小邪怀中，悲伤过度，泪却忘了流出来。

小邪轻轻带她走向朱陵躺身处，不时摸着小丁秀发道：“你要节哀顺变，顺变……别太难过了。”他拚命地咬舌，不使笑声发出来，那样子倒比真哭还难受。

“爹……爹……”小丁痴痴无力地叫着，两眼无神，状若白痴，“爹！呜……”她终于看到朱陵“尸体”欺身往前扑，泪如涌泉，语音哽咽，甚是可怜。

“呜……爹……爹……”小丁哭尽亲情悲哀之眼泪，不停摇着朱陵，哭得梨花带雨，杜鹃泣血，令人闻之而不忍，突地——

“干什么？女儿你怎可以吵你爹睡觉呢？”朱陵傻愣愣地爬起来。

“哈哈……”小邪与朱陵四目相对已狂笑起来。

“爹……”小丁瞪大明眸，先是一怔，吃惊异常，但随即明白是小邪在作怪，粉腮霎时泛红，破涕为笑嗔叫道：“小邪你……”反身小手已打向小邪。

“哎呀！死人怎么活过来了？”小邪闪身逃开，故作吃惊状，但随即哈哈大笑。

“女儿呀！算啦！谁叫你要让人家三天吃不下狗肉呢？哈哈……”他拍小丁肩头又笑道：“没想到我女儿这么漂亮哪！小邪这次死定了。”

“爹！”小丁红着脸嘟着嘴娇嗔道：“女儿好想您，没想到您还装死来骗人。”

“嘿！”小邪笑道：“小丁你活该，叫你别哭，你不听，我可没说老乞丐头死了，是你自己这么认为的，呵呵……”

小丁瞪着他嗔叫道：“那你为什么要装作如此模样，一句话也不说？”

小邪斜睨叫道：“哟哟哟！我老人家受了伤，面颊抽了筋，难道不能愁眉苦脸吗？这算哪门世界嘛！”

“但你……”小丁倒没话说了，她明明知道小邪有意要整自己，可是小邪并没有说出朱陵已经死了，受伤本来就是要痛苦，小邪装作痛苦样也没错，

只可惜她自己太冲动，这一场可是白哭了，想着想着，脸不禁又红起来。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脸部是时常抽筋的，想必小丁你刚才的哭声也是喉咙抽筋吧！”

“哈哈……”除了小丁以外，三人都大笑不已。

朱陵笑道：“好啦！女儿呀，你跟小邪吵，那才叫冤枉呢”寒竹还好吧？”他有意解开小丁尴尬场面，故而岔开话题。

小丁深吸口气，将这些使人困窘的事暂且淡忘，她轻声道：“爹，哥哥很好，但他也很想念爹，现在爹回去，哥哥一定会很高兴。”

朱陵仰天长叹道：“这么多年来，也苦了寒竹这孩子。”不久他再注视小丁道：“来，让爹看看我的女儿有多漂亮？”他按着小丁双肩，呵呵直笑着。

小丁头已低下，脸已红透耳根困窘道：“爹……你怎么可以这样看人呢？”

朱陵笑道：“怎么不可以？我女儿这么漂亮，我不看清楚不行，迟早要落入人家手中，那可就没机会啦！”

小邪笑道：“老乞丐头你放心，你女儿呀，除了我，才没人敢娶，可惜她就是不肯将绣球抛给我，你说气不气人？”

朱陵奇道：“有这种事？女儿，真的吗？”

小丁恨不得有个地洞可钻，她羞涩道：“爹您别听小邪胡扯。”

小邪叫道：“我怎么胡扯？如果我胡扯，那就表示你已将绣球丢给我了，可是我就不晓得你的绣球放在哪里？呵呵……”

“小邪——”小丁直跺着脚，又羞又窘，不知如何是好。

小邪哧哧笑道：“跺脚也不能跺出一个绣球来，还好我老人家早有防范，老乞丐头，你知不知道我怎么解决这趟事？”

朱陵好奇道：“怎么解决？难道你将绣球抛给她不成？”

“对！”小邪拍手神气道：“我情急之下，只好做一个大绣球抛给她啦！”

朱陵低声道：“她有没有接？”

“有，还跑第一哪！”

阿四加油添醋道：“不但如此，她还撒了渔网，连小邪的人也给网走了，害我追了三天三夜才将人追回来。”

“哈哈……”三人又昂头大笑，笑得很开心，小丁也想笑，但她再笑就惨了，只好憋在心里又急又窘。

小丁急叫道：“爹！您别听小邪胡扯，那是上次在长安他弄个什么乱七八糟大会，他将好几斤重的绣球往台后丢，女儿是替他将绣球放在一旁，我才没接他的绣球哪！哪有男人抛绣球？笑死人了。”

小邪叫道：“小丁你就是不懂规矩？谁规定绣球只准女人抛？谁规定绣球不准丢到台后去？反正你当着大家面前接下来，就表示你想嫁给我，对不对？老乞丐头？”他轻笑地问着朱陵。“对！对！”朱陵点头直叫道：“公平，公平！”眼睛笑眯眯地直往小丁看去。

“爹！”小丁再次跺脚嘟着嘴叫道；“爹你怎么可以帮助……外人呢？我……”她也不知如何才好，困窘地站在当头，玉手直搓着衣角。

小邪得意道：“小丁你就承认吧！不然我可要到外面告诉那些人，要他们来评评理，呵呵……”

小丁可很清楚他的脾气，他说的，差不多都会去做，自己也尝过他不少

那种羞窘的滋味，虽然事后心里仍是泛起甜蜜回忆，但当时的困窘还真够她怕呢，果然她狠狠地瞪了小邪一眼，憋住不再反驳，默认了。

朱陵笑道：“此事已成定局，咱们也得出去，人家可能在等我们了。”说完他又对小丁深深一笑，才迈开大步向岸边走去。小邪也轻轻俏皮地抚了一下小丁粉腮笑道：“怎么样？还没娶到手就砸了我的脚，算啦！你老公硬得很哪！哈哈……”他又偷亲了小丁一个香唇扬长而去。

“小邪——”小丁羞窘地追了下去。

阿四急叫道：“喂喂喂！你们不能重色轻友啊！呵呵重色轻友……呵呵……”他也笑呵呵地跟上去。

在岸边。

众人一见小邪走出来，皆笑着向他问好。

小邪也一一答礼，随后也寒暄一番，他们再次登上船往内陆出发。

三天后，船已抵达钱塘江口。

众人匆匆下船，互道别离。

武当、泰山、黄山三派弟子已相继离去，只留下少林弟子和朱陵。

朱陵道：“小兄弟，我必须回江南一趟，有时间我们再相聚。”

小邪笑道：“乞丐头，想找我就到太原，我准备开镖局，你当镖师如何？”

“我？”朱陵愣了一下，随即高兴道：“好！等我将一切交给寒竹以后，我就当你的镖师，呵呵。”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怎么可以要我爹保镖呢？你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小邪白了她一眼道：“女孩子懂什么？我的镖岂是随便人保得了的？乞丐头他想玩玩，我才勉强让他跟着，懂吗？你也不会替老人家想想，扫兴。”

“对对对！”朱陵豪放直叫道：“我也想玩玩，有这机会最好不过啦！我得走了。”目光移向小丁，慈祥问道：“小丁你要留下，还是跟爹一起走呢？”

小丁红着脸道：“小邪有伤，我要替他治疗，爹您先回去好了。”说完已娇羞地低下头。

小邪甚喜欢欣赏别人尴尬的局面，尤其是小丁，他怎会放弃这种机会？他截金断铁挥着手道：“不必啦，小丁，我的伤很好，你不必跟我了，省得人家闲言闲语，说我杨小邪诱拐良家妇女。”

“你……”小丁咬着嘴唇，欲嗔还休，困窘得直往脚尖看，尴尬死了。

朱陵哪会不知小女心意，现在只有快点离开，方能替她“解危”，哈哈长笑拱手道：“虚元、明渡两位大师，还有小兄弟我走啦！女儿就交给你了！哈哈……”笑音一落，他已闪身飘离众人，三个起落已消失在街道中。

阿四轻笑道：“小邪帮主，小丁还是我们通吃帮的老二，少不了她的。”

小邪凑趣地回答：“我知道，我是故意让她尴尬，多练习一下，以后她就会习惯了。”

小丁娇嗔道：“我才不难过，我不是要跟你，阿三还躺着呢！我可不像你一样，一点都没有兄弟情感！”

小邪望着她哧哧笑起来，他哪有不知这是小丁的借口，他邪笑道：“哟！小丁哪！什么时候你学会称兄道弟啦？好，你去看阿三，我走啦！”说着他反身就走。

阿四急道：“小邪帮主，私人恩怨，可不能扯到我头上，我跟你去。”他也跟上去。

小丁也默默无言地跟在后面，是自动的，窘就窘吧！

“阿弥陀佛”虚元大师道：“杨少侠你们可愿上少林坐坐？”

小邪笑道：“大和尚，不必啦，我还有事，麻烦您转告我那两位朋友到太原来找我们可好？”

虚元大师笑道：“既然杨少侠有事，老衲也不便留你，老衲会通知令友到太原与你们会合。”

“如此甚好，就此别过。”小邪拱手一笑，已掠身往街道奔去，阿四及小丁也追了下去。

“阿弥陀佛——”虚元长叹一声道：“明渡回寺去吧！”

“是，师伯。”明渡领着众和尚走向少林寺。

三天后，少林已敲响铜钟二十四响，这是唯一一次为喜事而鸣钟。

小邪他们已来到太湖湖畔之悦宾楼，正在用午膳。

悦宾楼为太湖畔第一大酒楼，红墙绿瓦，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可与皇宫相媲美，里面坐满形形色色之人，但不可否认，他们口袋都装满了银子，能进悦宾楼，可要有两下子才行。

小邪他们坐落西窗，恰巧从窗口望去，可看见整片太湖，是一好位置。

点了几样名人，几壶酒，小邪和阿四已喝起酒来。

小丁则望着湖水发愣，似乎在想事情。

阿四问道：“小邪帮主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小邪笑道：“当然是办正事啦！你不是说江振武在太湖附近吗？等晚上我们摸黑将他给作了。”

阿四道：“可是他不知道有没有回来？”

小邪道：“没回来也没关系，咱们到他家去探探线索，说不定可以从那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阿四点头道：“也是有道理，等晚上再杀他一个人仰马翻。”

此时已有两名锦袍大汉走向小邪邻桌坐了下来，一名年约四旬，七尺余着紫衣，鹰勾鼻，三角眼，甚为丑陋。另一名矮胖如肉球，头发甚少，五官黏在一起，和婴儿差不多，双手如肉棍，全部形状有如酒缸挂着四条肥大萝卜，再一个高丽菜，倒有点像小弥勒佛，一身蓝衫。

他们俩一坐下来，立即点了些东西，已高谈阔论起来。

紫衣汉子叹道：“老二，咱们湘黔二虎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正派，但混到今天，可算是运气不错，还没被人家要了小命，你有没有听到传言，关于丐帮帮主的事？”

他这一说到丐帮，小邪和阿四立即放下酒杯往湘黔二虎瞄去，小丁也愣了一下，注意听他们所言。

蓝衫汉子道：“丐帮近年可是多灾多难，前几年才弄了一个假帮主，后来被杨小邪那小子给揪出来，不久他们九袋长老马公石还给人家料撻了，还好寒竹小帮主聪明能干，硬是将丐帮基业扛了下来，使丐帮步入正轨，昨天听说他们朱陵老帮主回去了，没想到今天又传出来，他被人给杀死的消息，这到底怎么回事？”

小丁一听，吓得面无血色，痴傻地坐在那里。

小邪见状马上点了小丁昏穴叫道：“阿四看好！”腾身一跃，已飘向湘

黔二虎，他急道：“二位好，我是杨小邪。”

“浪子不归，飞刀无痕！”湘黔二虎惊惶地站了起来，不知该说些什么才恰当，他们对小邪这位凶神恶煞之种种神奇传说，早就有所恐惧，小邪这么一现身，登时将他们两个吓住了。

小邪安静道：“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刚才所说丐帮帮主的事，到底是如何？”

两人闻言才放心下来，他俩虽不是什么坏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偶而也做些亏心事，紫衣汉子栗道：“杨大侠，我……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不知道确不确实？”

小邪道：“没关系，你就将你所听到的告诉我就可以。”

紫衣汉子急忙道：“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在湖北聚马口投店，那时候来了不少丐帮弟子，像是搜查凶手般地搜过客栈，后来店家他说丐帮帮主才回来不到两天就给人给撵了，好像是仇杀，我只知道如此而已。”

小邪心头凉了半截，他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黯然道声谢谢，反身走回原处，拿起酒杯，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他好郁闷，好伤心，望着小丁那熟睡的笑容笑靥，他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阿四也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可是他能帮上什么忙呢？他只能呆呆坐在椅子上，连酒也不敢喝，他怕喝了以后胡言乱语。

不久小邪叹口气道：“阿四你去雇一辆马车，咱们赶到君山去看看。”

“我这就去。”阿四低声回答，默然走出酒楼。

小邪扶着小丁身躯，说不尽怅然与关怀，冰冷右手不时轻抚她脸庞，心中直叫道：“小丁你的命好苦，刚刚得到一个爹，又马上要失去一个爹，你知不知道？这次连我也没办法救你爹了，小丁……小丁你要坚强点，要坚强点，我有些后悔救出你爹，否则他也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小丁……为什么不幸的事情老是落在你头上呢？”小邪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无能到连替小丁分担痛苦的方法都没有，他捏着手，咬着牙，瞪着目，强忍着这突然而至的打击。

不久阿四已走回来，他还是一样轻轻地道：“小邪，车来了。”

“嗯……”小邪丢下银子，抱起小丁，不管酒楼有多少道眼光望着他，一步步，沉沉地，慢慢地走出酒楼，轻轻将小丁抱上轻篷里。

“阿四你驾车直奔君山。”声音是如此消沉无力。

阿四点头跨上车辕，马鞭一挥“喝！”马匹唏聿聿悲嘶一声，人立而起，立即奇快无比地往前奔。“咔嚓咔嚓……”蹄声急如狂雨打在瓦片上一般，不绝于耳。

马急，人心更急，连夜不停地奔驰，足足换了三匹马，花了一天一夜时间才赶到洞庭湖。

小邪一下马车，已感觉出肃杀之气，抱着小丁往湖畔走去，立即有三名乞丐迎了上来。

气丐拱手道：“杨少侠请随老夫来。”说完他们已走向另一边湖畔。

小邪也跟了过去，阿四紧跟其后。

三名乞丐很快拉出一条小船，众人立即腾身上船直放君山。

一个时辰已过，他们已登上君山，乞丐带路引小邪走到前厅。

只见前厅已布置成灵堂。

寒竹见小邪来到，苦笑一声道：“小邪你来了。”

小邪点头道：“小丁怎么办？”他望着怀中小丁。

寒竹叹道：“事实已经如此，迟早她都会知道的。”

小邪也轻轻叹口气道：“好吧，你先抱她回房休息，等她醒了再告诉她。”

寒竹颌首接过小丁往后院走去。

小邪转向阿四道：“阿四上香去。”

两人默默走向灵堂，丐帮弟子已点燃六柱香分别交给小邪和阿四。

小邪举着香过眉轻声而伤感道：“老乞丐头，想不到咱们缘尽于此，上次一别却再也见不到你，如有人杀你，我一定将凶手找出来，以慰你在天之灵。”深深地拜了三下将香插在香炉上，随后站立灵牌前注视良久，心中感慨万千。短短几句话已道出小邪对朱陵之怀念，可惜这怀念将成为永久的回忆了。

阿四也有许多感触，他觉得朱陵死得甚是冤枉，他也许下诺言要替朱陵伸冤，“他妈的！谁敢动我们小丁的爹，我要刹了他，刹了她，呜……”阿四还是忍不住心中悲伤而哭了起来。

小邪走过去拍拍他肩头道：“阿四尽量哭，将不平与悲伤哭出来，困在心里不大好，知道吗？”说完眼眶已含满泪水，只差没掉下来。

阿四终于嚎陶大哭，泪流满面，小丁的爹何尝不是他们的爹呢？

寒竹已走出来，看着阿四哽咽道：“阿四别太伤心，我爹他不会愿意看到我们在他灵堂前哭的，你要节哀。”

阿四哭了许多，心情才稍好一些，擦掉眼泪抽咽道：“我……我就是替帮主抱不平，他才回来几天就……他妈的，我要刹了那个凶手！”

小邪轻声道：“这还用你说，我也不会放过凶手。”目光移向寒竹，他问道：“寒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寒竹叹道：“前天晚上三更时分，我爹在寒风楼里突然惨叫一声，我闻风赶去，就发现爹面目全非，血溅衣衫死得相当悲惨。”

小邪问道：“我能不能看看他的遗体？”

寒竹答道：“小邪你请，我希望你能从尸体中找到一丝线索。”

两人走向灵堂后面，小邪往棺木内看去，只见里面躺着一个面目全非的老人，从衣服体型上依稀可以辨别他就是朱陵。

小邪很仔细看，从头到脚下不敢漏过一点痕迹。

寒竹问道：“可有所发现？”

小邪点头道：“你爹脸部是被人用重手法击中，而且是一掌毙命，在前额留有三个小血凹，看起来是左手打的，其他就没什么线索了。”

寒竹问道：“谁有这份功力？难道会是武痴？”

小邪答道：“很有可能，如果这几天各派掌门人连续不断死亡的话，那就可能是武痴干的了。”

寒竹咬牙恨道：“这天杀的，丐帮要是不把他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小邪道：“这由我来，迟早我会作了他。”

两人走向灵堂前，蓦地——

“爹——”一声哀叫声传来，小丁已冲到灵堂前，立时昏在地上。

寒竹一惊马上跑过去将她拍醒。

“哇——”小丁嚎陶大哭起来，有若狂雨三更鸟，寒夜孤雏泪，令人闻之则心碎。

“爹……您死得好惨，您死得好冤……呜……爹……爹……为什么您要

抛下我呢……爹！我好想您……爹……您醒过来啊……醒醒哪……呜……爹……呜……”

音已哑，泪已枯，心已碎，然而悲未去，哀犹在，恨难消，哽咽再哽咽，却再也挽回。

小邪望着小丁，他也已快要崩溃，但他不能，他必须让小丁觉得还有依托，所以他不能崩溃。

山风飕飕，竹叶萧萧，竹枝哑哑，似乎在泣主人已西归。斜阳西垂，彩霞满天，浩瀚湖面一片金光闪烁，本是悠游自得，但此时已显得孤伶和寂寥。

小丁哭得失去知觉地伏在灵堂上睡着了。

小邪没走，脱下外衣披在小丁身上，露出又缝又补泛红触目之伤痕，让人觉得这条硬汉现在亦掩不住内心之惻然悲伤。寒竹、阿四也站在灵堂前，一动不动地含忧凄怆，双目无神，感受这悲哀时刻。

不久小丁又醒了，她无助地望着小邪幽幽道：“我爹死了？”“是的，小丁。”小邪轻声回答。

“我爹真的死了？”

“是的……小丁你爹真的死了。”

小丁又出眼泪，伏在灵桌上泣声不已。

小邪走上前去扶起她道：“小丁回去吧，明天再哭。”虽然哭是没有分今天和明天，乍听之下难免会觉得好笑，但这句话却道出了小邪是多么关心着小丁，他怕小丁哭得太过，而有伤身体，又怕小丁郁郁满怀而闷出病来，也只好要她明天再哭了。小丁已虚脱，无力行走，寒竹立即走过去将她抱起来往后院走去。

“哥……爹好可怜！呜……”小丁又轻位起来。

第二天帮主朱陵已大殓，随即安葬，众人亦是再次追思，哀伤。

一连七天，小丁不食不言，已瘦得不成人样。

小邪没办法才点小丁睡穴，在睡觉中灌食物给她吃。三天后，小丁已渐渐恢复体力，心情亦稍有好转。这几天江湖再次沸腾，少林刚敲响铜钟二十四响来庆贺虚元归来，不到七天又敲二十四响送走虚元大师。

武当星木子、泰山关傲天、黄山太叔无回、天山天池老人、终南、昆仑、衡山……各派皆传出讣讯。

这些人死因皆相同——一掌毙命，面目全非。

天下除了一人以外，已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做到，此人就是武痴。

小邪想早点找到武痴，但他放不下小丁，只好等小丁稍为复原后再说。

匆匆一个月已过去。

三月底，春天已到，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彩蝶满花间，正是踏青好日子。

小丁走在花园中，淡淡抚弄着春海棠，怅惘若失，神色凄清。小邪立在她身旁，一句话也没说。

小丁无力地回眸怅然道：“小邪谢谢你这些天来的照顾。”小邪轻笑道：“哪里，事情已经过去，我希望你能好转起来。”小丁幽幽道：“我知道，但我一时无法适应，对不起拖累了你。”她低下头，怔忡伤神地望着海棠花。

小邪笑道：“小丁，有件事我要对你说。”他声音很平静而安详。

小丁又轻轻回头幽幽道：“小邪什么事？你说吧。”小邪笑道：“我说了，你可不能对别人说喔！”

小丁微微点头道：“好，我不说。”

小邪欺身在她耳际细语轻言几句。

小丁脸色一变急道：“小邪这……”

小邪按住她的朱唇深情地笑道：“这些事就像园里小花一样，只可以埋在土里才会萌芽，懂吗？”

小丁点头轻声道：“我懂，谢谢你。”

小邪安慰道：“忘掉你爹的事吧，我们也要找武痴算帐了。”小丁道：“好，我们明天就去找人，可是小邪你对这件事有几成把握？”

小邪笑道：“有五成以上，不过这件事不好办，也许要久一点。”

“为什么？”小丁不解问道。

小邪微微一笑道：“一个人要是存心找我们的麻烦，你想我们哪有这么容易摆平？你忍着点，不久他们就会出现也说不定，反正我们认真找就是了。”

“这一切都看你了。”小丁美目中已露出一片期待之光芒，像珍珠般亮丽。

小邪笑道：“我哪又让你失望过？……除了你爹这次以外……”

小丁幽幽道：“不谈这些了，你伤好了吗？”她关心地注视着小邪。

“已经好啦！”小邪挥挥手臂道：“我复原得很快，倒是你……瘦了。”

小丁苦笑道：“碰到这种事我能不瘦吗？”

小邪哑然笑道：“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就起程。”小丁点头道：“好的，你准备从哪里开始找呢？”

小邪道：“我们先回太原找阿三和小七，然后再作打算。”“也好。”

小丁道：“那我先回房。”

小邪笑道：“好，我到前厅找阿四。”说完他已迈步往前厅走去。

四月初。

春暖花开，景色宜人，红花绿叶两相映，姹紫嫣红群花斗艳，苍松翠柏，碧草新芽，晨露晚风，直道人间好。

“得得……得……得……”马蹄轻扬，踏在芬香泥道上，分外令人舒畅，道路两旁种满了青青杨柳，凉风轻吹，柳条轻摇曳，摇呀摇，已陶醉春风中。

几日喜春花，又见春浅顰。春天，一切都那么美好。

黄昏已临，马车已抵达太原城，直奔江月客栈。

马车停妥，车上下来三名年轻人，正是小邪、小丁和阿四，很快地他们已住进客栈。

在客房里。

小邪坐在太师椅上笑道：“好啦！一切都过去了，小丁你现在心情觉得如何？”

小丁轻笑道：“好多了。”

阿四点头笑道：“好了就好，其实人总是有那么一次，只不过我真为朱帮主叫冤，这么一来又……”

“阿四！”小邪截口道：“别提那些事，伤感情。”

阿四咋舌道：“对对对，我又忘了，小邪帮主可是要到萧王府把阿三和

小七找回来？”

小邪点头道：“不错，你告诉他们不准提那件事，否则我可不客气了。”

小丁道：“小邪没关系，我已经能够适应了。”虽然如此说，但语气之中还是有点凄凄然。

小邪道：“能不说最好就不说，提起了，大家也不好受，还是先让他们闭上嘴巴，免得闹得不可收拾。”

小丁幽幽道：“随便你。”

阿四问道：“小王爷要不要请来？”

小邪道：“这些事用不着小王爷，你到萧王府附近用密码叫几声就行了。”说到“密码”两字，他倒有一点自我得意。

阿四点头道：“我省得，喔呜——喔呜喔……”他已学起狼嗥声，随后反身往门外奔去。

两柱香一过。

“他妈的愣小邪！”语音一落，门外已闪出三条人影，是阿三、阿四和小七，发话者正是阿三，他叫道：“杨小邪你放我假，一放就放了两个月，这算什么……”突然他看到小丁坐在桌前，立时吞口口水憋住话声，直往小丁望去。他有点感到奇怪，小丁怎么不哭，也有点感到庆幸小丁没哭，愣了一下他才困窘道：“小丁你还好吧？”在他记忆中，朱陵好像是在昨天死去，因为他今天才碰上小丁，这几天来的幻想小丁将如何如何，现在已能实际接触，他倒是不知所言，想安慰又怕小邪交代不准提此事，只好如此问候小丁了。

小丁轻声道：“阿三，我很好，你别因为我而显得别扭，让我们像以前一样过看好吗？”

阿三闻言笑道：“好，这最好不过了，这几天我也是愁眉不展，今天可要好好地喝它一顿哈哈……”他已开心地笑起来。

小七道：“小丁你可要多吃一点，你瘦啦！”

小丁笑道：“我省得，小七哥你别为我担心，我既然出来了，总不能让你们为我操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这些天来，小邪不断地说些好听的笑话，好听的故事，让小丁忘却不如意难过一事，小丁也慢慢习惯而不再感到有太大的痛苦，这正是大家所希望的。

小邪摆出老大模样叫道：“两位收假啦，还不快来向我报到！”

“臭帮主！”阿三冲向小邪，一拳就打上去“砰”正正中中地击中小邪胸口：“你他妈的乱放假，害我种的萝卜都开花啦！”

“哈哈……”众人一听都大笑起来。

第二十八章 冰血杜鹃红

阿三又叫道：“种了十几行，等你来卖等到开花，你要赔偿损失！”

小邪笑道：“开花也能卖，废话少说，最近可有黑巾杀手的消息？”

阿三摇头道：“没有，一个也没看到，他们可能真地撤走了，这下子要找就难啦！”

小邪问道：“有无其他特别重要的事情？我是说除了各派掌门人死亡的事以外。”

阿三道：“也没有，江湖好像平静下来啦！江振武躲得比谁都快，他不会回太湖老家当起他的正派人物？”

小邪点头道：“有可能，到时候我们往太湖走一趟，其他还有什么事吗？”

阿三摇头道：“没有，不过我要领钱啦！”

“你要领钱？领什么钱？”小邪有点纳闷。

阿三笑道：“我已经在城西找到一栋房子，是四合院，里面广场大，庭院多，开镖局最好不过了，怎么样？买不买？”小邪问道：“多少银子？”

阿三得意道：“他开价十万两银子，我杀到八万两，呵呵！”小邪道：“我现在可没这么多钱，不买！”他倒挺干脆。

阿三急道：“小邪你上一次赌场不就有了吗？多等几天没关系，等我们这件事办完以后再想办法，我已经给地主说好了，我骗他是小王爷要买，否则他哪肯一降就是两万两？人家可是子爵员外，当然要攀关系啦！”

小邪笑道：“原来你是拿小王爷去骗人家，他妈的！你这不是在替我省钱吗？这样不行，你回头向小王爷借钱，先买下来再说，否则小王爷知道了，以他的脾气，一定会买下来送我们，这多不光荣。”

阿三道：“有什么不光荣？小王爷是我们的朋友呀！人家要送我阿三，我倒不客气照单全收。”

小邪道：“不行，小王爷不是江湖中人，他送我们那栋房子，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官府的人，再来一点，人家会知道我们没本钱，他们就不敢上门来谈生意，有了这两点原因就够啦！”

阿三闻言傻笑几声道：“我倒没想到这些，好吧，借就借，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如何进行？关于捕杀江振武的事。”

小邪道：“太行山离这里不很远，我们先到黑巾杀手总坛，看看他们是否移到别处去，如果他们已搬走，我们再往太湖找找看，如果无法找到，那只好使计将他们逼出来。”

阿三奇道：“小邪帮主大神探，你又想到什么妙计？”

小邪道：“到时候再说啦！”转问小丁，他问道：“小丁你是想留在太原呢？还是一起走？”

小丁哑然一笑道：“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小邪点头笑道：“去散散心也好，那阿三你先去向小王爷借钱，就说赌博输了，一个月后再还他。”

阿三笑道：“没问题，你们等等我，一个对时内我就带着房屋契约回来。”说完他已奔出门外。

小邪起身走向小丁，拿出一颗小铃子。此铃状如牵牛花，小巧玲珑，纯红色，晶莹剔透，光彩夺目，冰凉如水“叮……”几声轻响，有如谷中清流水，悦耳非常，他笑道：“小丁，送给你！”他将铃铛放在小丁手上。

小丁接入手仔细一看，她愣住了，因为她从小就喜欢铃子，不论可挂在身上或只能装饰用，只要市面上有，她都会买下来，就是没办法买，她也会跑去观赏，许多年来，不敢说已看遍天下之铃子，但少说也有十之八、九，可是她就是没看过这种晶红耀眼，触手冰凉之小红铃。

小红铃之质地，似玉非玉，似宝石非宝石，似玛瑙又非玛瑙，坚硬似钢，薄如蝉翼，此种东西定非等闲之物，可惜小丁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所雕琢而成。

小丁捏在手里，爱不释手，她不但喜欢这世上绝无仅有之小红铃，她更喜欢小邪那份呵护、照顾、关怀之情。纵使这是一颗普通之小铜铃，她也一样会欣喜若狂，这突来的惊喜，倒使小丁愣了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既高兴又感激地望着小邪，而她的眼睛已将心中想说的话，全部都告诉小邪了。

小邪深深一笑问道：“你喜欢它吗？”

小丁颌首道：“我喜欢……”轻轻晃着小红铃，她问道：“它是什么作的？好美。”

小邪轻声道：“冰红杜鹃血。”

“是它！”小丁瞪大美目，不敢相信地望着手中这颗小红铃。

小邪笑道：“小丁只要你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能把它摘下来。”

小丁神情激动道：“小邪谢谢你！真是太谢谢你了。”说完她已流出喜悦而感激的眼泪。

这“冰红杜鹃血”是有一段传言。相传数千年前，有一对情侣，男的俊雅不俗，女的绝世花容，两人恩爱非常，终日形影不离。有一天男的突然说要上山采花，结果一去不回，而这女的终日思念，日见清瘦，后来她也跋山涉水去寻找爱侣，但她因积劳和悲伤过度，没多久就离开人间死在冰天雪地里。经过了三年，男的突然间又回来了，他看不到自己心爱的人，也翻山越岭的去寻找，等他找到爱侣时，人已老了，再也不是翩翩佳公子。而那女子因为生前食有灵药，又在雪地中去逝，故而人虽死，身躯却依然完好如初。

那名老人见到自己心爱之人已死，他也痛不欲生，最后也以身相殉，当他挥刀抹脖子时，血迹滴到那名女子身上，没想到那女子又复活了，可惜男的已经死去，这样一来，又是一生一死，仍旧是悲剧。那名女子抚着男老人，恸哭流涕，不久她也咬舌自尽。当她死去那一刹那。忽而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不断摧击大地。不久这两名情侣已化作两只小鸟飞向空中，飞向他们所想去的地方，而那女子所遗留下来的一节香舌，常年埋在雪地里，也化作玉石之类的东西，传言就是这“冰红杜鹃血”。

虽然这是属于神话，但多少年来，多少情侣想谱出一段刻骨铭心之恋情，他们多么羡慕这对情侣至死不渝之爱情，他们更想得到那块“冰红杜鹃血”，将它送给心爱之人，以表达那种至高无上之爱意，这些传说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也就成了不朽的神话了。

可是这“冰红杜鹃血”却真的出现在小丁面前，难怪她会如此惊惶失措，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以泪珠儿代替她的感受。

小邪笑道：“小丁你一定想知道我是从哪里得到这冰红杜鹃血对不对？”

小丁深情地望了小邪一眼，点头微颦却又说：“我不想。”说着头又低下去，粉腮泛起一阵红云。她既然点头又说不想，欲语还休，乍笑还嗔，还带着几分娇媚，更是迷人了。

小邪轻笑道：“记得我们上长白山的时候吗？”

小丁点头轻笑着没有回话。

小邪道：“当时咱们拚命叫，把雪山叫得一塌糊涂，山峰崩得乱七八糟，后来我们玩母鸡抓小鸡，我躲呀躲的，一个不小心摔在一道山谷，把鼻子给撞痛了，我好气就乱踢一场，结果把冰红杜鹃血给踢出来，如此而已。”

阿四听了啧啧称奇问道：“这冰红杜鹃血真的是那女孩的舌头吗？”

小邪道：“我也不晓得，不过当时我看到冰天雪地中，竟然有这么红红一块石头摆着，相当醒目，而那形状真是像极了人的舌头，而且含有一点淡淡清香，我才想到是传说中的冰红杜鹃血，所以就将它捡起来琢成小红玲送给小丁啦！”

“哇！好棒啊！”阿四直拍手叫道：“好伟大的爱情，小邪帮主，这可是上天帮助你们的哪！”他偷偷瞟向小丁，形象甚是得意。

小丁粉腮更红，但她却掩不住内心喜悦，拿起小红玲，轻轻闻着那小红玲所发出来的淡淡香气，那模样真是含羞带怯，我见犹怜。

小七猛点头道：“照这样看来，小丁迟早会落入小邪手中，呵呵……”他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

小邪叹道：“我是故意要和小丁唱一段伟大的爱情，谱出永生不渝的爱情故事，可惜小丁就是不让我死皮赖脸地追，没意思。”这句“没意思”倒说得真有意思。

“小邪——”小丁闻言哭笑不得地站起来，欲言还休，脸腮一红再红已疾挪莲足羞窘万分地奔出门外。

“哈哈……”众人狂笑不已。

阿四猛点头道：“改天我也弄个好礼物送送我那位慕容雪雪，说不定她会欣喜若狂地叫我老公哩！哈哈……”小邪笑道：“你那把剃刀就可以啦！”

阿四点头道：“嗯！很有道理，就叫作冰红狗毛剃刀血好啦！”哈哈……”三人再次大笑。

不多时阿三已拿着地契回来。

众人讨论一番决定今晚出发。

是夜，明月高悬，凉风轻吹，树影婆娑，美极了。

突地——夜空中划出五条黑影直奔天井关，他们正是通吃帮弟兄。

三更一过。

日已西斜，凉风已寒，山雾蒙蒙轻拢大地。

小邪他们已来到黑巾杀手总坛外围之夹竹桃林。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这奇门阵势还是一样没改变，怎么，来一段捉迷藏如何？”

小邪笑道：“你自己去捉好啦！我可没空陪你，快走吧！”五人迅速通过阵势，直往目的地奔去。

盞茶工夫一过，总坛那宝塔式建筑已出现在淡淡月影中，有若神仙府。

小邪往四周看去，并未发现人影，他道：“可能黑巾使者已舍去这个地方，外围连个岗哨都没有。”

小丁问道：“他们真的会将这一大片基业舍弃？”

小邪点头道：“很有可能，这是江振武亲口告诉我，并且这里已不是秘密的地方，江振武他为了要东山再起，只好放弃此地啦！”

阿三道：“咱们上去看看就知道。”

五人齐往第一层山洞掠去，几个起落，他们已抵达地头。

“嘘——”小邪发现有动静，要大家小心。

阿三低声道：“有人？”

小邪点头道：“有两三个，咱们摸上去，小丁、阿四和小七留在这里。”说着他已和阿三一同潜行到洞口。

突地寒光数闪，挟着破空之声，已有几条黑影罩向小邪及阿三“快躲！”小邪猛推阿三，身形往地上滚去，避开数道暗器。

“奶奶的！”暗器！”阿三往地上一滚，马上翻身掠起，一掌劲风已逼向迎面而来的一名杀手。

小邪也不怠慢，探出匕首，点、挂、勾、挑、迅捷无比地罩住三名黑巾杀手。

这几名杀手武功高得出奇，要比平常那些还要高出许多，只见他们应敌攻守之间人容不迫，这么一来倒把小邪逼得有点恼火了。

一晃十余招已过，小邪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杀手在旁边虎视眈眈，心想着拖下去未免对自己不利，“喝！”一声大吼，他已腾身往左边一把长刀砍去，荡开长刀，立即住前射去，有若狂虎般扑向那名黑巾杀手，匕首一吞一吐，已刺中杀手咽喉，将他当场刺死。这时他背后空门大露，另二把长刀已如电闪般劈了下来，不得已之下，小邪抄起那具杀手尸体往后甩去，挡住来人攻势，一个“鱼跃龙门”反身掠高一丈二、三欺向两名杀手身后，寒光一闪而逝，飞刀已冷森森地插在两名黑巾杀手后脑“大椎”穴上，两名杀手来不及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已一命呜呼向阎王爷报到了。

阿三见小邪已收手，心中也想早点结束这场战斗。“臭杀手看掌！”语音未落，人也如大鹏鸟一连在空中翻了三个筋斗，右手大悲掌“佛门千里”已展开，霎时狂风大作，呼声不绝，快逾电闪地击向敌人。

黑巾杀手见阿三已腾空，而且出此奇招攻了过来，自己想遍所有招式都无法抵挡，只好先避再说，只见他长刀挥砍，扫向在空中之阿三，轻轻虚晃一招，人已往左边滚了过去。

“他妈的！”阿三眼见就要来个封杀，没想到这家伙竟想逃，自己一时身在空中借力不得，只好任由他逃开，双脚一落地，大吼道：“死狗看你往哪里逃？”人已化作一阵狂风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电也似地射向黑巾杀手背面各处要害。

黑巾杀手虽然滚离逃开刚才那一击，但他没想到阿三会如此快捷地又攻上来，自己起身未稳，想避已是不及，只好长刀往后猛刺，图落个同归于尽。两人这一触“砰”一声巨响，黑巾杀手口吐鲜血，“趴嗒”震声响起，他已摔在一丈开外，心脉被震断当场死亡。而阿三也被长刀划破小腹两寸长之伤口，还好他身手矫捷躲得快，否则非肚破肠流不可。

小邪叫道：“阿三你刚才怎么不用佛法无边这一招呢？左手大悲指点掉他的长刀，右手一样可以连击三掌，刚好打中他命门，至阳及灵台三穴，你在耍什么？”

阿三苦笑道：“我哪有像你脑筋转得这么快，我一看到他长刀往小腹刺来，吓得差点忘了躲，还好我袈裟大，绊住了他刀劲，身躯一倒才避开这一刀好险哪！他拍拍胸口，一副余悸犹存的样子。

小邪白了他一眼叫道：“少假惺惺，谁不知道你想表现一下惊人的胆量，设想到自己却挨上这么一刀，怎么不再往前一点，我也好放你长假。”

阿三尴尬直笑着，他没想到小邪在这黑漆漆的深夜里，也能看见自己的动作，更能猜出自己心里，他干笑一声道：“反正没事干，找点事做做，过过干瘾也好。”

小邪轻笑道：“随你便，咱们进到洞内瞧瞧。”说着已往洞口掠去。

阿三随即跟上，他问道：“这些人干嘛会出现在此？你不是说他们都撤走了吗？有鬼喔！”

小邪道：“鬼倒是没有，我们打了老半天，一个人影也没再出现，一定有问题。”

阿三奇道：“什么问题？”

小邪道，“可能有埋伏，我们小心点就是。”

两人已进入洞中搜索，找了半刻钟，除了床铺及一些桌椅外，连个人影也不见。

阿三四处张望道：“没有啊！怎么有埋伏？”

小邪道：“这些洞穴看来已经有好几个月没人住，只有中间两个洞穴有人住过，想必就是偷袭我们那几位住的，算一算床铺，还差两名，这两名会到那里去了呢？”他在沉思。阿三道：“可能看到我们来就偷跑了。”

小邪道：“他们要跑早就跑了，我想他们一定躲在暗处想偷袭我们，走，上第二层。”

两人腾身，平空拔高十余丈，一个借力已翻上第二层洞穴，搜索结果一样是空无一人。接着第三层，第四层，现在已经到达第五层。

阿三笑道：“这已是最后一层，要是没有结果，这一趟就是白来啦！”

小邪道：“也许这两人就躲在这里。”

突地——“哈哈……”山洞里面已传出一阵狂笑声，笑得飞扬跋扈，刺耳难闻。

小邪笑道：“出来吧！躲着也不是办法。”

洞内影一闪，来人手拿长戟，人高马大。

阿三一看叫道：“鬼谷魔王童血狼。”

“桀桀……”童血狼厉道：“杨小邪你死定了，我要替兄弟报仇啦！哈哈……果然不出使者所料，你们会自投罗网。”

小邪不屑道：“凭你？还早得很哪！童血狼你的上司黑巾使者跑到哪里去了？叫他别像缩头乌龟，光躲不是好办法，阎王爷已派我来替他收尸，你的也顺便收了。”

童血狼冷笑几声恻恻道：“杨小邪你已经来了，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处，你又何必知道使者搬到哪里？多省点力气到阎王爷那里问问，你就会得到答案。”

小邪道：“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童血狼冷笑：“一个人就已经足够……”

够字未说完，小邪已如电光石火般地扑向他，并大吼道：“阿三快退！”语音一落，匕首扎向童血狼胸口。

阿三闻言，知道情况紧急，头也不回地往山下奔去。

童血狼没想到小邪会突然发难，想避已不及，呃了一声，胸口已被划出一道半尺血沟深见白骨，踉踉跄跄滚在地上。长戟一挥，已扫向小邪腰身：“杨小邪你死定了，哈哈……”没想到他在受伤之余还有如此开朗之心情狂笑。

小邪心知必有原因，匕首再点，身化捣海金龙腾上翻下，已截向童血狼咽喉，童血狼大吃一惊，立即丢掉长戟反身往山壁上撞去，只见山壁被他一撞，立即出现一道匣门，他箭步跨进去，口中得意叫道：“杨小邪你死……”死字未出口，一把飞刀，已刺中他的咽喉。

小邪射出飞刀，头也不回地倒飞三丈离开洞口，往第一层直泻下去，其势有如陨石流星般疾速无比。

就在此时，“轰……”一阵爆炸声已如霹雳般响起，震得山崩地裂，碎石纷飞，洞塌壁倒，尘埃四溢，震得小邪倒飞十余丈远，一头撞在平台上之巨树，立时昏了过去。

小丁他们被震得心惊肉跳，血气翻腾，两耳剧痛，甚是难受。

“轰……轰……”又传来数声巨响，整座山崖已被炸成一个大凹窟，先前宝塔式建筑已不复存在。

足足有半刻钟，才烟消云散，尘埃落定。

小丁起身往小邪奔去，只见小邪鼾睡般躺在地上。“小邪——”急叫一声，她已扑上去，心急万分地替小邪检查伤势，最后发现小邪只是被震昏，心情才放宽不少。

阿三、阿四、小七也围上来，个个心急如焚。

“怎么了？小邪行不行？”阿三急问小丁。

小丁浅浅一笑道：“没关系，只是被震昏，刚才那爆炸声真是够吓人，还好小邪逃得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阿三望着小邪道：“他从半空中被震下来，妈的还像睡觉一样，嘻嘻，有一套哇！”他本是担心已极，但听到小丁说没关系，心情立刻放松不少。

阿四道：“我们将他抬到山下，用水泡上一泡，小邪帮主马上就会醒过来。”

阿三叫道：“阿四你发什么神经？要将小邪帮主泡在水里，你不怕他醒来剥了你的皮？说千方百计就像放屁一样，什么玩二嘛！”不屑地瞥向阿四，倒有点像老人在教训人。

阿四瞪着他叫道：“阿三你凶什么？我可是好心的，我这样做哪点不对了？你别忘了我可是通吃帮的老四哪！放尊重一点，长幼有序。”

阿三骂道：“序你的头，想当年，我这位大师兄还是你心目中的偶像，没想到你始乱终弃，可恨！可恨！”他连“始乱终弃”都用上了，可见真是有一段“伤心史”。

其实阿三、阿四这两个活宝，从小已斗嘴斗到现在，有口倒是无心，旁人听来却是一种难得之享受，如果再加上小邪，恰好三足鼎立，谁也不让谁。

阿四叫道：“阿三你说话好听一点好不好？你又不是女人，怎以可以说是始乱终弃？呵呵，这算什么嘛！呵呵……”他忍不住已呵呵笑了起来。

阿三叫道：“你本来就是如此，现在还弄个以小吃大的罪名给我，奶奶的，我就是不服气！”他一肚子怨气，却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来发泄。

阿四哧哧笑道：“我也没办法，谁叫你要抱上那棵最矮的松树？好爬是好爬，可不一定管用哪！呵呵……”他想到在泰山比赛爬树排名份时，就觉得是好笑。

阿三无奈叹口气道：“唉！没想到我阿三今天会沦落到这种地步，要怪都要怪小邪，哪天我倒要整整小邪，去他妈的既生瑜何生亮？憋死了！”阿三倒是无时无刻想整整小邪，只要一有机会就扯他后腿，可惜小邪精得有点

邪门，阿三只好吃不完甚至兜都兜不走。

阿四逮到话柄了，幸灾乐祸道：“阿三你完了，你骂小邪帮主，等一下他醒来，我要告诉小邪去他妈的……”

“什么，什么！”小邪被他这么一叫醒了过来，他奇道：“阿四你在骂谁呀？”他斜睨着阿四。

阿四立时苦笑，双手直摇急叫道：“没有，没有，我没有骂你，我是骂阿三骂你去他妈的！”

小邪摸着头坐起来叫道：“你骂阿三又骂我去他妈的，你搞什么嘛？”

“哈哈……”阿三大笑道：“小邪帮主，阿四最会背后骂人，他还说要你将我丢到河边上泡上一泡！”他这下可逮到机会，马上照单的全还给阿四去享受。

阿四急道：“阿三你胡扯，我……我……”他心一急，话也急得说不出来。

“我我我，我什么我？”阿三教训的口气道：“你敢发誓你没说？”

“我……我……”阿四急得脸红如朱砂，直往小邪看去，够他受的。他哪想到这些事应该是落在阿三身上，到头来却落在自己身上，真是天理昭彰，果报不爽。

小邪叫道：“好啦！再吵，回去就坐翘翘板，让你们俩兄弟好。”

小邪曾经将他们两人绑在翘翘板上，然后在两人头顶高约一尺上空吊着一块大铁板，只要两边有任何一方一动，翘翘板一摇，双方就有苦头吃了，只有两人和平共存，那才能相安无事。小邪这么一说，阿三、阿四倒立即停止争吵，因为他们可不愿意再尝试那种，既愤恨、又尴尬再加上痛苦的滋味。小丁关心问道：“小邪你觉得好点了吗？”

小邪摇头苦笑道：“黑皮奶奶，这炸药差点要了我的命，还好我发现得早，否则这下子就落蛋啦！”

小七笑道：“小邪帮主你真够棒，从半空中摔在地上，一点伤也没有。”

小邪轻轻一笑道：“你以为这是侥幸？我早就算准用肩头去撞树，让冲力减少一些，没想到还是被震昏了。”

小丁问道：“小邪你是如何发现他们用炸药呢？”

小邪答道：“本来我就认为有埋伏，因为江振武知道我们一定会再来，后来我又发现他们在第一层留了六张床铺，但只有五个人出现，还有一个人根本就没看见，最后我想到童血狼自己一个人竟如此嚣张，必有所恃，细想之下才发现他们早就埋下炸药，想要炸死我们。”

小丁又问道：“这样一来，童血狼不就自杀了？”

小邪道：“他不会这么傻，因为第五层我曾去过，知道那里有秘道，所以童血狼他才会如此做。”

小丁道：“童血狼他可有逃走？”

小邪道：“没有，他要逃走的那一刹那，被我用飞刀射死，倒是引发炸药之人被他逃了。”

阿三问道：“现在如何？直奔太湖？”

小邪点头道：“事不宜迟，愈快愈好，走！”

话音一落，五条人影已直掠山下，改道奔太湖。

四月初，正是郊游赏花之好季节，尤其是在江南，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

穿插花间下，说不出舒畅，如沐春风，如浴清泉，心神为之爽朗自得。

太湖南端有座白高墙，红大门之富裕之家，其门前置有两只千斤石狮，门上方挂有黑底金字之草书横匾一块，题有“江府”两字。

午时一过。

小邪他们已来到江府门前。

阿三直骂道：“他妈的这些人专干坏事，又喜欢当好人，恶心！小邪帮主，我们是硬闯，还是偷袭？”

小邪道：“来明的。”

阿四马上走上前去敲门，“哇……”“开门啊！大白天关着门，到底干什么坏事情？快开门！要债的来啦！”阿四不客气出口损人。

阿三也骂道：“江振武你娘的老鼠，坏事干完了就躲到这里来，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不成？快开门，否则我可要踹开了！”“来啦！来啦，哪家小子如此不礼貌，要叫门也得规矩点，在外面嚷嚷有失风度吧！”“咿呀”一声，应门而出者是位六旬蓝衣瘦小老仆，他一脸不高兴地叫道：“你们要找谁？这么不懂礼数。”

小邪笑道：“老头，我找江振武，他在不在？”

“是在在……”老头上下打量一下小邪，不屑道：“你也想找我家老爷？太不识相了吧？我家老爷岂是……”

“啪啪”小邪已打了他两个耳光道：“死老砂，你他妈的狗仗人势，快去给我叫江振武出来，否则我今天就烧了你们这贼窝，快滚！”抬脚又踹得老头跌了一个狗吃屎。

“哇呜……”老头在地上连滚三滚，抚着脸颊，怒瞪小邪厉道：“找碴的！等着瞧！”说完奔向前厅。

此宅甚大，左右厢房为红砖砌成，白石栏杆，十足古色古香，庭院植满花木，大厅建得金碧辉煌。

“就是他们！”声音一落，后院已出来十名护院武师，中间站着一名领头者正是去而复返的老头。武师手持长剑，个个满目怒容。带队领头那位是中年汉子，五旬，束云巾，青色劲装，中等身材，五官平平，三络胡须。

老头戟指大骂道：“管家，就是这几名小畜生，他们还说要烧了我们这座江府。”

阿三厉道：“混蛋哪！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叫你们去找江振武，你竟敢给我摸虾？好，我先撻了你们再说！”他卷起衣袖迈步往前走去。

管家怒道：“疯和尚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乱撒野？要不是老爷交代不准乱打人，我早就想打断你的狗腿了。”

阿三走上前去哧哧笑道：“老不死的，没想到你家主人还挺善良的嘛？可惜你们不能乱打人，我三撇老蛋可就不一样了！”话音一落，他已腾身扑上去，有若灵蛇般尽展双掌，只见掌影过处哀叫之声立即传来，不到两三下，这些武师一个个撞得鼻青脸肿，痛得哇呃悲叫不已。

阿三拍拍手叫道：“像你们这些不入流的功夫，只给阿四就够了，何必用到我？操你奶奶的！”他踢了管家一脚叫道：“还不快去叫江振武出来！名闻天下的通吃帮已来到，你们再装龟孙，摆臭架子，下次真的烧了你们这贼窝，快滚！”

他这一吼，众人惊吓得有如丧家之犬，跌跌撞撞地往后院奔去。

阿三回过头来神气道：“怎么样？有两下子吧？”

阿四抿着嘴瞪着他道：“阿三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阿三奇道：“没有啊！我叫他们快去叫江振武出来有何不对？”他说的话，倒很快就忘记了。

阿四叫道：“你刚才说将那些不入流的交给我不够了，这是什么意思？”

“哦！”阿三顿了一下笑道：“原来是为了这种事？我是想让你表现不够了，又何必抢着和你争呢？对不对？呵呵！”他得意一笑。

阿四叫道：“对个屁！你明明有意损我，奶奶的我要你好看！”他已卷起袖子，准备来个自家人打自家人。

阿三一看无法收拾，也不甘示弱叫道：“怎么，难道我怕你不成？我……”

话说到一半，阿四已冲上去，右手猛掴，“啪”一声脆响，他已快捷无比地打了阿三一个巴掌，“哈哈……”他见偷袭成功，高兴直笑不已，身躯也掠到小邪后面，躲起来了。

“阿四你……”阿三大叫出口，追往阿四，想报一掌之仇。

可惜阿三已被小邪拦下来。

阿三急叫道：“小邪你怎么可以拦着我？臭阿四他偷打我，我要报仇！”

小邪叫道：“等一下有你们打的，现在裁判叫暂停，你们就不准乱动。”

阿三无奈道：“好吧！暂且饶他一时，等一下有他受的。”

阿四叫道：“我也不含糊！谁怕了谁？”轻拍手掌，也不再骂下去，闹归闹，正事还是要办。

就在此时后院已走出三名中年汉子，直往前庭院奔来。

居中者，俊秀脸庞，髯须更美，一身蓝丝绸，他正是江振武。

居右者，高约七尺余，威武有力，紫衫劲装，束云巾，浓眉大眼，样子甚是剽悍，像张飞模样，但胡子少了些。

居左者，四旬余，瘦高，一身白衣，面目姣好，仙风道骨，有若八仙之吕洞宾。

阿三看看他们，低声向小邪道：“穿白衣的是五侠之一的逍遥剑客柳为云，右边那位紫衫者，他是中原三秀之一的金陵秀才赵震天，和江振武齐名。”

小邪点头道：“我知道。”

江振武突见小邪来到，先是一愣，但立即拱手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名震天下的杨小邪杨帮主光临寒舍，老夫有失远迎，请多多包涵。”

小邪轻笑道：“江振武你少来这一套，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来意吧！”

江振武故作不解道：“恕老夫愚昧，不知杨少侠来意为何，可否告知一二？倘若老夫能力所及，必然尽力协助，请里面坐，喝口茶再聊如何？请！”他伸手肃容，一副忠厚样。

小邪笑道：“茶中有没有毒呀？弄个不好，我们可走不出去了。”

“哈哈……”江振武仰天长笑道：“杨少侠你未免太多虑，我江振武自问行走江湖数十年，从没做过一件亏心事，亦未得罪过天下武林同道，又何必暗算人家呢？杨少侠如果不放心，老夫也不勉强，坐坐总可以吧？”

小邪点头道：“也好，反正我们还有很多事要谈。”

“如此甚好，杨少侠请随我来。”说完他已走在前头柳为云和赵震天也跟着走进去。

小丁担心道：“小邪，江振武会不会使诈？”

小邪道：“当然会，他不躲不闪等我们来，一定有所依恃，说不定武痴就在附近，大家小心一点。”说完他们也跟着往里边走。

后厅布置甚豪华，红色地毯，红桧太师椅分两边放，每边各有十张，椅和椅间夹有茶几，其上置有花盆，插着菊花、剑兰、天堂鸟、百合花……等四季花卉。正对面有三张石椅并排，居中那张铺有豹皮，再往后则有“正义”两个大字，是黑墨写在墙上，正楷大如圆桌。石椅左边有一檀香炉，柔白轻烟正袅袅上升着。

江振武及柳为云、赵震天，分别坐在石椅上。

小邪他们则坐在左边太师椅。

不久丫环奉上热茶，立即退去。

江振武笑道：“杨少侠，此等乃三义香泉出产的铁观音，芬芳扑鼻，甘美无比，你要是喝了，保证你齿颊留香，三日不能散去，你尝尝就知三义香泉的茶叶果然名不虚传。”

三义香泉，位于太湖以西惠尔山顶，水泉清澈而带有清香，有人动用脑筋在此种上茶叶，结果所生产之茶叶竟独树一帜，比平常之茶叶更甘，更香，而且芬芳不易逝去，可惜离三义香泉十丈开外之茶树，就无法长出如此甘饴之茶叶，用泉水浇树也不行，所以三义香泉之茶叶才会如此珍贵，有钱不一定能买到，江振武果然神通广大。

小邪点头轻笑道：“我喝喝看。”说着端起茶杯大口喝起来：“呵——味道是不错，可惜我吃不出来，倒比上香肉来得好。”轻轻将茶杯放回茶几上又道：“江振武，谢啦，我们谈正事吧！”

江振武轻拂髭须笑道：“杨少侠你不怕我在茶中下毒？”

“·伯，我当然怕。”

“怕？你为什么还要喝？”

“我口渴，当然要喝/小邪的回答，倒令人啼笑皆非，既然怕，又为口渴而喝茶，这……太说不过去了吧！”

江振武笑了笑道：“杨少侠是自恃曾服用灵丹异药，不怕任何毒药？”

“我没那种本事能万毒不侵，只是普通的伤不了我就是。”

江振武笑道：“如果我下的是南海神仙呢？”

“南海神仙！”众人为之动容，只有小邪仍是悠闲自得不为所惊。

“南海神仙”是一种强烈的迷药，制造此药，必须以二十四种迷药放在毒蜈蚣肚子养了三年，才可炼成，可以说是天下第一迷药，元色无味，不论武功如何高强或服过任何灵药，遇上它，至少也要昏迷个一、两分钟，但只要这一、两分钟，一把刀已足够插在脖子上了。

柳为云惊道：“江兄你真的下了此种毒药？”他有点不相信江振武会用这卑鄙手段，因为江振武在他们心目中是大好人。

江振武笑道：“柳兄你别多心，我是说着玩的。”

柳为云这才放心道：“我说江兄哪会用这种东西呢？哈哈……”他为自己没看错江振武而得意笑了起来。

要是柳为云知道坐在他旁边这位，就是天下闻名丧胆的黑中使者，想必他会吐血死在当场。

小邪笑道：“江振武你用毒药也好，不用也好，今天你可要好好应付我们，否则你就得长年在此休养啦！”

江振武拂着髭胡笑道：“老夫还是那句话，天下要你我来创造，不知你想通了没有？”

“想通了！”小邪一字字念道：“不——答~应。”

江振武叹口气道：“真可惜，老夫有意替天下苍生造福，缺了杨少侠这种得力助手，真是一大损失。”

小邪对他这种惺惺作态早就习惯，也不加理会，他问道：“我想知道你将你的弟兄藏在哪儿？”

江振武道：“你想我会告诉你吗？”

小邪摇头道：“不会，那你说说神武门的事。”

江振武沉思半晌才道：“渡永天刚开始还算个正派人物，老夫也帮助过他，设想到他到后来走上邪路，老夫只好舍他而去。”

小邪道：“你不会是因为赵震天和柳为云在此，才讲这种话吧？”

江振武笑笑道：“我江振武生得光明磊落，死了也要清清白白，总不能让朋友认为我是个卑鄙小人，不是吗？”他已很明显表示不愿意让赵震天以及柳为云知道此事。

阿三已憋不住而吼了起来，他厉道：“江振武你他妈的假惺惺什么？坏就是坏，还装佯？我今天就是要砍了你的头挂在城里让大家看看你的脸孔，让天下人都明白你是多么虚伪‘阴险和毒辣’！”

赵震天闻言，已替江振武抱不平，他叫道：“小和尚你说话要有点分寸，江大侠行事光明磊落，乐善好施，你一进门就踢人家大门，打人家家仆，江大侠连吭一声都没有，你还得寸进尺，毁谤人家，老夫不能看着老友受辱而置之不理，你最好是向江大侠道歉，否则老夫要替老友付个公道回来！”

江振武急道：“赵兄，能忍则忍，这种小事何必呢？来！”他拿起茶杯递给赵震天又道：“赵兄你喝口茶，消消气，这都是误会，赵兄别放在心上。”他果然唱作俱佳，这么一来，更使人觉得他宽宏大量，仁义可风。

阿三讥笑道：“赵震天你神气什么鸟？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两颗眼珠像桂圆种子，管看不管用，认贼作友，为虎作伥都还不晓得，我看中原三秀没有一个好的东西，一个江振武大奸大恶，一个陆伯欣卑鄙小人，一个赵震天混蛋透顶，十足脓包一个！”

“小和尚你！”赵震天已抽出赖以成名之断魂刀直逼阿三，吼道：“小和尚，今天我要教训你，否则天下不知要乱到什么程度。”

“想打架？他奶奶的！”声音未落，阿三一拳已打向赵震天脸庞，其势之快有如追风奔雷。赵震天一惊，没想到阿三说打就打，想要闪避已是不及，只好使出“铁板桥”功夫，硬将身躯逼往地上。对于他这位武林大侠来说，一招之内就被人逼在地上，是多么丢脸的一件事。

“想逃？”阿三见赵震天已趴在地上，刀又挥向自己双腿，“嘿嘿”他大笑两声，反身跃高六尺余，一个翻身，头下脚上抄起茶杯往赵震天脸上砸去，自己也飘然落大厅前。

“赵兄！”江振武见到赵震天已无法躲掉那茶杯，立时起身举掌想击落茶杯，突然黑影一闪，他也被撞回来。

就在此时“啪”“咔嚓……”赵震天已满脸茶叶，衣衫全湿，茶杯碎片摔得满地都是。

“哈哈……”阿三大笑道：“你们这些狐群狗党，今天惹了通吃帮，算你们倒霉！”腾身再射“大悲掌”、“摔碑手”，趁着赵震天还在迷糊之中，劈劈啪啪，像打死狗般打个不停。

“赵兄！”柳为云大声，立时抽出长剑猛往阿三身上刺去。

“两打一？我来！”小七抽出“寒玉铁”电也似地挥出一刀，“叮”一

声轻响，柳为云所持三尺青锋立即被削成两段，他愣住了。小七叫道：“愣什么？”右拳再挥，“砰——”一声，柳为云已被打得满脸鲜血往后栽去。

打斗发生得太快了，而且阿三和小七本身武功已是少有敌手，这一缠一打，已将两位成名甚久的武林大侠，打得乱七八糟，全身是伤。

小邪刚才撞了一下江振武，现在已慢慢走回来，看到这两位大侠都已躺下来，他道：“抬出去！”

阿三、小七立时扛着两人往厅外走。

这些通吃帮弟兄是认为谁帮了江振武，谁就是敌人，这下子可好了，连正派人物也照打不误。虽然赵震天他们是正派人物，但人说主人是坏蛋连仆人也遭殃，混江湖倒要有点运气，无妄之灾随时都会来临，何况这场争斗是赵震天先出手，如果说过份点，那只能说通吃帮兄弟们都还有些孩子气罢了。

现在厅内只剩下江振武一人。

不久阿三和小七已走回来。

小邪问道：“阿三，怎么处置？”

阿三道：“看他们倒还讲义气，会替别人出气的份上，已丢给他们医疗，这一躺，最少要躺上三个月，奶奶的，要打架也不看时候。”他直搓手，有点意犹未尽。

小邪点头笑道：“人家没杀人，我们也不能把人弄死，完后事以后再说。”转向江振武道：“江大侠现在我们可要好好谈谈了。”

江振武苦笑：“没想到你手下武功也如此高明。”小邪笑道：“哪里，哪里，更高明的还在后头，你也真是够大胆，一个人敢躲到这里来，怎么？想要重新做人，改过向善？”江振武干笑了几声道：“杨小邪你到底是怎么一号人物？我真服了你。”

小邪道：“你用不着说些好听的话，告诉我你和渡永天的关系。”

江振武道：“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渡永天有意背叛我，所以我才撒手不管此事，没想到你竟在一夜之间将神武门给搅了。”小邪注视着他冷冷道：“我看不是如此吧！你是被我杀了不少人，准备东山再起，没有能力管他的事，渡永天临死还在咒你不帮他，他怎么会背叛你？”

江振武叹口气道：“反正神武门已灭了，说它又有何用？”

小邪沉声道：“我想知道你是否从一开始就在支持渡永天创立神武门？”

“不错！”江振武轻轻拿起茶杯暖口茶，深深吸口气放下茶杯，平静道：“他是我一手造成，也是我的另一股力量。”

小邪满意笑了起来，他道：“我原本也是如此想，以前你说的原来都是废话，说说神仙岛的事吧！”

“神仙岛！”江振武吃惊道：“我不晓得此事。”

小邪冷冷道：“江振武你识相点，老实说出来，否则有你好受。”

“唉！”江振武叹口气，站了起来，在厅中踱来踱去，不久他苦笑道：“没想到我连最后的人质也被你救走，我可是一败涂地！”说完伤感地走到檀香炉旁，无奈地拨弄着香炉。

小邪道：“你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

小邪笑了笑：“你还有天下第一高手武痴还没有……你……”突然小邪脸色一变大吼道：“江振武！”身形已快逾电闪地扑向他。

“哈哈……”江振武霎时狂笑，欺身往檀香炉上一按“轰隆——”一声，

大厅地板已裂出一个大坑，椅子猛打转，“哇……”通吃帮弟兄全部往里边掉。小邪身形刚扑到一半，也无力地往下掉去，“轰隆”地板又复原如初，椅子也翻回原状，就像平常一样，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哈哈……”江振武一阵狂笑：“杨小邪你也有失算的一天？哈哈……”说完他再度狂笑不已。

陷阱里面一片漆黑，深不可测，起初是倾斜有如楼梯，到达尽头则为一个深坑，此坑奇深无比。

小邪他们顺着斜坡往下滚，到尽头时才往深坑里面掉，良久良久才传来“扑通”之声音，想必坑底下是水。

不久小邪已悠悠醒了过来，他向四处摸去，他已摸到小丁，小丁仍然昏迷不醒，而水又非常深，没办法，他只好拿出飞刀，运足功力刺向石壁，再将小丁衣领挂在飞刀上，倒有点像在挂咸鱼，这样可以避免小丁头部浸到水而窒息，很快的，他也将阿三、阿四及小七挂了起来，他直骂道：“黑皮奶奶，开我玩笑，哪天非剥了他的皮不可！”随后他又摸遍了四周，只觉得四周皆是石壁，而且平滑如镜，并生满了青苔。

“奶奶的，这下可好啦！一生为水，却为水死。”小邪摇头苦笑不已。

不多时小丁他们已醒过来。

小邪苦笑道：“你们别乱动，这水洞可是深不见底，弄个不好，我可找不到人了。”

小丁惊栗急叫：“这是什么地方？怎么黑漆漆一片？好可怕！”

小邪答道：“这里是江振武的地牢，咱们现在是人犯啦！”

阿三有点得意道：“妈的，我混了这么久，倒还没和你坐过牢，这次总算如愿以偿啦！嘻嘻。”他认为能和小邪一起出丑是莫大的享受，至于能否出去，他可想都不必去想，因为有小邪，一切就行了，小邪不行，他更不用说，何不落个轻松愉快，他是如此，阿四和小七也是如此。

阿四笑道：“小邪帮主什么风把你吹来这里呢？蛮凉的。”他尽说风凉话，浸在水里当然凉。

小七笑道：“在下可和小邪帮主坐过数次牢的经验，蛮不错。吃香的喝辣的。”他正在想被青子夷关在华山的那段舒服日子天天有吃有喝，有钱赌，有戏唱，还有美女佳肴，这种牢谁也想坐。

小邪苦笑道：“这次可真的是落蛋啦！江振武的牢可不好呆，他连一盏灯都不给我们，还要我们天天洗澡。”

小丁心情刚好转不久，小邪不愿再让她有任何恐惧感，他笑道：“小丁你放心，这水牢困不住我们，你休息一下，等药性全退了，我们再行动。”

阿三问道：“小邪帮主，我们竟然着了人家道儿，有点憋不过，江振武是怎么暗算我们？”

小邪答道：“他用南海神仙迷倒我们。”

阿四问道：“是不是那杯茶？可是我没喝怎么会……”小邪道：“药不是放在茶里，而是放在檀香里。”

阿三不解道：“可是檀香点了这么久我们都没着了道，怎么突然就翘了？”

小邪笑道：“江振武是后来才放下毒药的。”

小丁道：“你是说后来江振武故意长吁短叹，走到香炉前翻弄檀香时放下毒药？”

小邪道：“是的，我一开始没发现，但后来已看到不对，立刻往前扑去，结果还是慢了一步，在半空中我昏迷下来，和你们一起掉进洞里，黑皮奶奶，这个筋斗可栽大了。”

阿三嘻嘻直笑道：“小邪帮主你也有这么一天，怎么样？栽得疼不疼呢？不轻吧？”只要一有机会，他总是要揶揄小邪一番，纵使自己摔得比人家惨，他还是很有兴趣去进行这项“工作”。小邪无奈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老人家也栽了不少次，这次是最多人的一次，五个全到齐啦！”

小丁奇道：“当时江振武为什么不立刻将我们推进陷阱呢？”小邪解释道：“这就是江振武奸诈的地方，他在别人面前可要表现出仁义风范，当时有赵震天和柳为云共坐一厅，他总不能在别人面前将我们放倒，后来他故意拖延时间制造冲突，让我们将赵震天和柳为云放倒，然后他再来撂倒我们，一来他可以防止事后被他们两位追问我们到哪里去，二来又可以作个人情说替那两位大笨牛报仇，你们想想，这下子赵震天和柳为云挟了卵蛋，也要折腰折得腰酸背痛，还说他是大侠客替武林除害哪！”

阿三恨道：“这老不死的果然阴险无比，下次看到他，一句话也不说，见面就打，我就不信他会使诈！”

小丁问道：“江振武既然有机关，照样可以坑了我们，他又何必再冒放毒药之险？”

小邪想了想道：“江振武吃了我们不少亏，他要下手难免有所顾忌，没有绝对把握，他是不会下手，他先点燃南海神仙之迷药，让我们昏迷，再按下机关，这不就更完美了？”

小丁也认为有理，她又问道：“我们消失在他家，难道他不怕有我们的朋友找上门来？”

小邪轻笑道：“他怕什么？有两位大侠替他说话，就是九大门派联合也奈何不了他。”

小七奇道：“赵震天和柳为云怎么会刚好在这里？是不是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小邪答道：“小七你可还记得上次陆伯欣偷盗玉观音以后？他还拉了一个乾坤一剑王影去当他的挡箭牌这趟事？”

小七恍然道：“我懂了，原来江振武也拉他们两人来作挡箭牌。可惜他们被人利用都还不晓得。”

阿三恨道：“这两头死猪真笨死了，至少他们在江湖上也该有个耳闻，他还敢帮江振武的忙，可恶！”

小邪哑然轻笑道：“这就是所谓的正派，江湖中有所传言是不错，但赵震天和柳为云，他们和江振武并列为武林正派之佼佼者，而且江振武又在他们面前刻意做作，先人为主的印象上，让他们觉得是有人恶意中伤江振武，他们不但不认为江振武是黑巾使者，甚至于千方百计地为他洗脱罪名，这就是正派的作风。”

阿三突然嘻嘻笑道：“这次我打得好爽啊！”忽而他侧头一副沉思模样道：“不知道这两个笨家伙醒了没有。”

阿四笑道：“醒是醒了，但又被江振武戴上黑眼镜，瞎啦！哈哈……”

小七叫道：“下次他们敢再来找麻烦，我就拔光他们的头发，让他们当和尚去。”

阿四叫道：“拔毛剃头可是我做的事，小七你争什么？别忘了我的外号

是拔毛剃刀呀！”

阿三也叫道：“我要让他们多长一撇胡子出来。”

阿四问道：“阿三你说长在哪里比较适合？”

阿三笑道：“随便啦！到时候才决定，最好挖一块头皮种在他鼻尖上，叫他鼻子长草，呵呵。”

小丁看他们再扯下去，不知道将要扯到什么时候，她道：“你们别再扯了，快点想法子逃出去，一直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小邪安慰道：“小丁你别急，让我到水底看看。”说完他已翻身潜入水中。

小丁他们仍然像咸鱼般挂在石壁上，一时之间也静下来不再说话。

不久小邪已浮出水面，微抹脸部及湿发道“底下也一样都是岩石没办法闯出去。”

阿三道：“那只有从上面啦！”

小邪道：“也许我们正位于太湖湖底下。”

阿四惊道：“真的？这下可惨喽！弄个不好，水一流进来，我们可不是去找阎王爷而是到龙王殿了。”

小邪喃喃道：“这倒是个难题……”想了一下他道：“小七寒玉铁给我。”

小七摸黑将寒玉铁递过去道：“要凿墙啦？”

小邪拦过手笑道：“如果在湖底就得叫挖山，不是凿墙。”

小丁叹道：“挖山要挖到什么时候？”

小邪笑道：“小丁你忘了上次在夹竹桃林被困时，我们还不是硬砍地砍出一条路来，没办法之下，我们只好硬拚啦！”

小丁幽幽道：“要是我们在千丈地底下呢？”

小邪笑道：“你放心，这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洞穴，而且还是在湖底，理当说一点空气也没有，我们一跌进来就会闷死，可是这里空气虽然混浊，但不至于太闷，这就表示我们离地面不怎么远，还有一点更能证明，那就是这个深坑是经过人工穿凿而成，你想想看，有谁能够挖出一个千丈深坑？有百丈就算不错了，何况这还有地下水涌出来，他们就是要挖也没办法。”

阿三点头道：“说的也是，我们从哪里开始挖？”

小邪道：“从上面开始，等一下我顺着洞口爬上去，看看那条通道有无被封住，如果被封了，我们只好来个硬挖了。”

阿四道：“小邪帮主你挖旁边的好不好？要是挖上面，石头往下掉，我们怎么办？呵呵。”他苦笑两声又道：“这招又算哪一招？有没有名字？”

小邪想了想突然叫道：“苦海生瘤！”顿了一下又道：“让你们多生几颗，看是否会变聪明些，呵呵……”他为自己想出来的名词而沾沾自喜。

阿三苦笑道：“小邪帮主你上次来个泰山压卵现在又来一个苦海生瘤，奶奶的，通吃帮的弟兄不好当，迟早会死在你的手中。”

阿四也苦笑道：“小邪帮主，我们苦海生瘤没关系，你可不能叫小丁也跟着我们苦海生瘤吧？”

小丁笑道：“阿四你别急，我们躲到水底不就成了？”

阿四摇头道：“这招不管用，要是石头砸到屁股怎么办？这可变成苦海生大饼啦！嘻嘻……”

小邪笑道：“阿四你有完没完？如果不挖上面，我们可能就逃不出去。”

小丁不解道：“为什么？”

小邪道：“这里是密封着，空气不很充足，所以我们可用时间不多，如果向旁边挖，一来石块厚，二来未必能挖出通道，而上面不时有水珠滴下来，那表示上面可能不是全部石块，有些砂质，所以水才能渗透，这样挖起来比较容易，再说我们往上挖，湖水往下压，只要挖到离湖水不远，湖水的压力就会将地层压垮，我们也省去了许多时间。”

小七问道：“那苦海生瘤呢？”说归说，他还是怕石头不停地往下掉。

小邪笑道：“你们放心，我先在旁边挖个洞让你们容身……不必了。”他忽然眼睛一亮道：“来！我们先慢慢爬到上面那斜坡缺口，你们就躲在那里，这样一来，省掉我们不少麻烦。”说着他运起功力，用这把削铁如泥的寒玉铁一节节地在石壁上挖个落脚处。

三柱香一过，五人已爬到斜坡缺口。

小邪道：“阿三你爬回去看看，如果出口没被封起来，咱们就由原路出去。”

“好！”阿三马上往前爬向出口处。

小丁轻笑道：“看来江振武这个机关不怎么好嘛？”她是觉得大家还能够爬上来，而且还有可能从出口脱困，这机关并没有多大的威胁到落入这陷阱的人。

小邪苦笑一声道：“江振武这项设计，不能说不厉害，如果出口被封死，而咱们身上又没带寒玉铁，这不就很少有机会出去了吗？”

小丁闻言也觉得有道理，她道：“还好我们运气算是不错。”

不久阿三爬回来叫道：“妈的！还不到一半，江振武就用大石块封死，我劈了几掌，一点用也没有，石头不动就是不动。”

小邪苦笑道：“那我们只好往上挖了，我们轮流来，小丁不必轮，往上挖的方法是身体要黏在石壁，先挖好落脚地及手抓处，然后用一只手挖，底下要挖大，上面才好挖，懂了没有？我先上。”说完他已腾身黏在壁上，挥刀直往石壁戳去，石块就像豆腐般，一块块往下掉，扑通扑通之声不绝于耳。

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这种由下往上挖要比由上往下挖或由左往右挖来得吃力三分。不到盏茶功夫，小邪已汗流浹背，满脸朱红，但他就是能憋下这口气，不停地往上挖，足足挖了一个时辰才换阿三，接着阿四、小七，他们三人至多也只能挺到半刻钟就大呼吃不消。

一连换了七次，也挖了十余丈高，越上面是越好挖，石块以外还有渗了水的沙泥也大增，可惜人是愈挖愈乏力。小邪他一直抱有信心，只要作了就有收获，只要挖了，石块就慢慢减少，纵使这项工作非常困苦，但他那股劲和耐力，真是天下第一门功夫。

小邪很懒，也很喜欢投机，但碰到了投机就得憋死，偷懒就没得活，他可一点也不含糊，一咬牙关，什事也撇在一边，不见真章不罢休。

他挖得不苦吗？他很苦，但他相信不管多么痛苦，终有过去的时候，他连切自身肉刮自身骨，眉头都不皱一下，还有什么能使他痛苦的？没有了，因为痛苦会过去，会消失的痛苦就不算痛苦。

终于，愚公也移山，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们又再次成功了；只听……

“轰——”“哗啦啦……”一道水柱以千军万马之势，万丈瀑布般的威力，挟带着淡淡模糊的光芒往下冲击奔腾而来。

“哇呜！”小邪大叫一声，本是黏在壁上之身躯，现在也被水柱压到坑底，真亏是他，要是别人被这道万钧水势一压，不死也要掉了半条命，他在

莫塔湖被飞瀑不断地冲击，而且他还拿铁牌去承挡，这道水柱只能算是小孩子在撒尿，不够看。

他一落入坑底，马上游上来，他知道小丁他们也被水淹没，如果不立刻出去，恐怕有人憋气不了。只见他身如活鱼，手掌一拍已窜到斜坡缺口处，招招手，他已拉着小丁往湖面上游去，阿三、阿四、小七也跟着窜出去。

“哗……”小邪和小丁已冒出水面，高兴得忍不住叫出口。接着阿三、阿四、小七亦相继冒出水面。

仔细一看，他们离岸边足足有七、八十丈远，天色已是早晨刚破晓。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想江振武会以为我们是鬼魂现身，妈的，足足被困了一天，饿死啦！找点东西吃吃才算正确的人生。”

小邪点头道：“好哇，现在人比较少，否则他们还以为我们是龙王殿出来的呢？”

五人马上往岸边游去。

小丁一上岸，衣衫尽湿紧贴身躯，现出玲珑曲线，婀娜身段，浮脑纤腰，体态撩人，她粉腮泛红，困窘非常。

“阿三袈裟脱下来！”小邪也不等阿三回答，反手一抓，立即将袈裟剥下来披在小丁身上。

“哇呜！”阿三已光着上身蹦跳起来，他叫道：“什么嘛！这算哪门和尚……没关系，小丁你先用一下，前面不远就有条街，我们再买些衣服换。”他本想说些乱七八糟的话来骂小邪，但想到小丁听了会不好意思用袈裟，这本非他所愿意，只好改口，免得小丁为难。

“阿三谢谢你，我们快到街上找衣服，别着凉了。”小丁感谢地望着阿三。

“小丁别客气啦！我时常这样子，无衫一身轻，走，我打前锋！”阿三挺着胸膛已往前走，又光头又光着上身，在这清冷早晨，倒十分出风头。

阳光初见，大地苏醒，雀鸟啾啾，晨雾朦胧，叶叶滴露，甚美。

第二十九章 假戏真作

众人已将衣服换下。

小丁仍然一身轻罗衫，淡青上衣淡蓝长裤，白底镶银边之短靴，配合得十分柔和，凉风轻拂，衣袂翩翩，秀发飘飘，纤柔万种风情，不由得路人为之一怔，脱口直赞道：“好一位南国佳人。”

小邪依然青布衣，黑短靴，淡泊而潇洒，皎如玉树临风，豪迈英挺，平易近人，带着那令人难忘之笑容，让人觉得若与他为友，必是一件人生乐事。

阿三、阿四仍然黄袍加身，玉冠顶头，闪闪生辉十足元宝和尚，路人见之直叹道：“世上无奇不有，竟有如此元宝和尚。”

小七则成熟多了，尤其那身肌肉，让人觉得他威武凛然，一下子就可以将一头猛虎撕碎似的，他全身充满了力量之象征，有若一座山，一座很难推倒的山。

早膳过后。

阿三笑道：“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三撇老蛋平常连买袈裟的钱都没有，现在可是过年啦！穿新衣挂新鞋，真他妈的风光死了，路人老是向我抛媚眼，尤其是苏州小姑娘，可惜我阿三情有独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不过这样也满好嘛！啦啦……啦啦……啦啦……”说完他已手舞足蹈，高歌一曲惊四方。

小邪叫道：“阿三你啦什么？早餐才吃不到几分钟你就啦个不停，小心将你的袈裟啦得不能闻哪！”

“呵呵……”众人觉得小邪的答话甚是有趣，不禁已莞尔一笑。

阿三白了小邪一眼叫道：“喂喂喂！小邪帮主啊！我阿三好不容易才穿新衣，你干嘛触我霉头？一大早唱首歌也不行？扫兴！”

小邪哧哧笑道：“你唱呀！我哪有触你霉头？我只是叫你不要啦，要啦也要看时候，到江振武他家再啦，到时候你一脚踩一个茅坑也没人会管你。”

阿三扫兴地摆手道：“好吧，被你这么一搅局，我也拉不出来，等到了江府再说。”讲话之中倒真像这么回事，不错，他是想到江振武那边拉几堆屎，要让江振武吃下去，以消心头之恨。

阿四问道：“小邪帮主你想江振武会不会仍然留在家里？”小邪道：“江振武险诈无比，扮演双面人，一下子好人，一下子又是十恶不赦的黑巾使者，我想他可能离开江府了。”“走了？”小丁奇道：“你不是说他想东山再起，要雌伏一段时间吗？”

小邪望着她轻笑道：“小丁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到江家时，江振武并不很是意外？”

小丁道：“我记得很清楚，他只是轻轻愣了一下，并没有多大惊讶。”

小邪道：“这就表示江振武早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去找他，所以他才不会感到吃惊，而且也安排了赵震天和柳为云在等我们。”

小丁道：“我也想得出来江振武在等我们，可是这又和今天他离不离开有什么关系？”

小邪解释道：“关键就在这里，因为他是在等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也许他认为我们已经死去，我想他必有下一个任务要进行，而下一个行动任务是什么呢？我想了想，认为他最重要的还是控制黑巾杀手，故而我猜想他会离开江家。”他的推断却是相当准确。这除了有过人

的心智以外，他还能注意到一些小细节、小问题，甚至于每个人所不在意的小动作，因为这些都是具有七分真实性，“不在意”就表示不是刻意的做作，它的真实性就甚高，这些都有助于判断，所以他才能将事情分析得条条是道，也因此他能比别人抢先一步，尽占先机。

小丁闻言笑道：“我懂了，江振武走的机会很大，那我们再去找他又有何用呢？”

小邪点头道：“你说的也是有道理，本来我想到他家碰碰运气，终究这些只是我们推断，现在我想不必找他也没关系。”

阿三有点失望叫道：“小邪帮主，我还想去江家拉屎，你怎么突然又不去，你存心憋死我是不是？”

小邪笑道：“你啦吧！现在就拉，拉完了，我们好进行妙计。”

阿三闻言眼睛一亮，他最喜欢看小邪耍的妙招，呃呃叫了几声，脸也憋得红红的，他急道：“我拉完了，妙计是什么快说？”

“嗯……好臭啊！”阿四抿着嘴，左手直扇着叫道：“阿三你他妈的不讲公共卫生，当街就拉屎，臭死了……。”他装模作样，还把舌头都伸出来，果然“很臭”。

阿三一听反而笑道：“原来我拉屎你在偷吃，否则你怎么知道我的屎是香的还是臭的？呵呵……”他倒打阿四一耙。

“哇！我要昏倒了！”他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叫道：“好毒的毒药啊！小邪帮主快逃，快逃！迟了就来不及了！”他愈装倒是愈像。

小邪笑道：“阿四你有完没完？快起来！”一脚踢向他屁股。

“哇呜！”阿四连滚三圈才躲掉一脚，爬起来叫道：“小邪帮主你干嘛？演戏一下也不行，下次你可得不到好演员哪！”

阿三笑道：“演好屎的不必什么好演员，吃了就可以啦！”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咱们走！”

“去哪里？”

“舒舒服服的睡他一觉！”

四月天，鲜花红遍江南，芳香数百里，风光明媚，景色宜人，骚人墨客流连忘返，直道江南好，花儿美来姑娘俏。

襄阳城天香楼，倚江而立，楼外江水碧波荡漾，山色旖丽，烟雨蒙蒙，充满诗情画意。

楼内古色古香，清静幽雅，轻吟淡唱，笙歌和鸣，别具一番滋味。

在此楼者，不论乡佬、市井、豪商、富贾、文人雅士，都有共同之点，不论有无学问皆出口成章，温文优雅。当然这些都是装出来的，因为天香楼就是代表着有学问有涵养，意味着能人异士皆在此，他们来此，只是想抬高自己身价，满足一下自己不同于俗人的心理。

楼上西窗第三桌。

通吃帮弟兄已莅临此楼，莫大地使此楼光荣，至少小邪是如此认为，谈笑风生狂野无比，众人皆以鄙视眼光瞧着通吃帮弟兄。

“看什么？”阿三已大拍桌子站了起来，不屑地往四周人群看去，他骂道：“你们这些假绅士看什么看！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这样也罢，还敢瞪起我来啦？要是你们真的是绅士才不会以这种眼光看人，我阿三就是没读过书也不识字，说话也没修养，但至少我不会像你们一样獐头鼠目假惺惺，惹

火了我，一个个剃你们光头，去你们大妈妈！什么东西嘛！”

自从发现江振武及一些伪君子之后，通吃帮弟兄已恨极了那些名正实恶之徒，难怪阿三会如此讨厌这些“不是太监的太监”。

众人虽然不服气，但他们正如阿三所说的“假绅士”，心里头是怕惹了事，真的会被理光头，外表却装做不与阿三一般见识。阿三这么一吼，那些人躲都来不及，哪敢再往阿三瞪一眼，一时天香楼鸦雀无声，众人皆不愿惹事上身。

阿三见众人不再往这边瞧，才叫道：“算你们当假绅士当得有点心得，下次再被我发现你们偷瞪我，瞪一次拔一边眉毛，瞪两次拔两边，瞪三次你们只好去当尼姑！”说完才坐下来往小邪瞧去，展颜笑道：“小邪帮主怎么样？这次可作对了！我恨死这些猪猡，一看到他们就一肚子火，刺眼得很。”

小邪平静地道：“你的事我不管，反正那些人毛病也不少，你自己去应付就是，我们谈点正事吧。”语气中已表明他也很不喜欢那些人，但对阿三这种举动他不鼓励也不反对，随便怎样都行。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我知道你有心事才会如此，要是没事，咱们早就将他们一个个脱光衣服了，对不对？”这句话阿三他倒没说错，只要心头没事，小邪可比阿三疯上十倍，谁要触了霉头，那可就有罪受了。

小邪呵呵轻笑道：“阿三你怎么不说阿四呢？”

阿四懒懒的眼神，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我才不会像阿三如此胡闹，最近我都在读书，变得很有学问了。”耸耸肩，他立即神气起来。他已自我陶醉。

小七笑道：“阿四你好像每次看书，都喜欢将书本倒过来，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呵呵！”他也有意挖苦阿四。

阿三奇道：“有这种事？没想到几日不见，这些字便喜欢用脚垫枕头，倒睡起来，难怪我老是念不出它是什么名字，嘻嘻……”

“呵呵……”众人为之哑然一笑。

小丁笑道：“小邪你的妙计现在可以说了吧？”从离开太湖后，她就一直猜想着有什么妙计可以将江振武给逮着，可是想到现在，她还是设想到一个好方法，只好请教小邪的高招。

阿三这才惊醒过来，他叫道：“对啊，小邪帮主你的妙计到现在还没告诉我们，害我憋得瘦了三斤半，你看！”他摸着肚子又道：“你于心何忍呢？”他有点撒娇地说道。

阿四嗔道：“恶心！肉麻兮兮的，已将肉割去卖了，还怪人家害了你。”

阿三怒道：“阿四你讨打！”话未完，一拳已往阿四脸上打去。

小邪伸手拦下来叫道：“你再闹妙计就不见了，坐下来咱们好好谈。”

阿三狠狠瞪了阿四一眼叫道：“阿四你最近老是和我过不去，以后有你受的！”说完转向小邪道：“咱们谈什么？”

阿四得意地直笑着，但也不敢再闹下去。注意小邪将要说些什么妙计。

小邪问道：“阿三你想想近年来武林中还有什么宝贝秘籍还没出炉的？”

阿三奇道：“你问这些要……”

小邪截口道：“你别问我为什么，先想想看，有哪些是人人垂涎欲得的东西？”

阿三点头道：“好吧，我想想。”说着他开始沉思起来。

小邪在旁边提供一些线索道：“例如武功秘籍玉观音、太上魔经或者是

小雨的残月彩凤琴什么宝剑宝刀都可以，最主要是能令人成为武林高手的宝贝。”

阿三想了想喃喃念道：“三百年前……到现在秘籍已出了两本……其他没了……五百年前……”他侧头直想着，眉头变化不定。

阿四道：“阿三，师父不是说过，五百年前有一位大侠天南剑客宇文忘忧吗？”

“对了！”阿三拍手直笑道：“就是他，就是他，阿四有你的。”

阿四笑道：“哪里，自家人嘛！”他们两人真是欢喜冤家，门前打架门尾和，来得快去得也快。

小邪也喜悦道：“阿三你说说看。”

阿三啜口酒润润喉咙道：“宇文忘忧他是五百年前的武林盟主，一把碧血丹青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死时，将武功刻在那把剑上，然后将剑藏在一个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只说有德有福之人才能得到这把碧血丹青，后来武林人士找遍了他所有住过的地方，就是找不到这把剑，久而久之人们也开始淡忘这件事，阿四没说，我差点也想不起来。”

小邪满意地点头道：“你再说明一下碧血丹青这把剑的来历和功用。”

阿三道：“这把剑的来历倒是无人知道，也许是宇文忘忧自己打造的吧，说到它的功力不多了，它长仅两尺，比普通剑长少了一尺，剑身约两指宽，很薄但很重，青蓝色而透明，冷森森，光看它就能使人心寒。削铁如泥，每次溅血以后，剑身就会出现淡红色龙纹，煞是好看，最重要的还是那条龙，听说龙形出现时，将剑插入酒中，等龙形消失后再喝下那杯酒，每喝一次可以增加功力十年，只要得到它。哪怕武功平平，多喝几次就成了。现在碧血丹青又加上宇文忘忧的武功，任何人都会心动的。”

“我不会……”小邪轻笑他说出口。

阿三奉承道：“我知道任何武功再高的人也躲不过你的第二把飞刀，将来你也可以留下一些武功秘籍，让后世子孙去抢，呵呵！”

小邪笑道：“我的武功秘籍在莫塔湖刻在大铁板上，谁要想练马上就可以练，也不用喝什么神丹妙药。”

阿三呵呵笑道：“说的也是，浪子三招也是乱来三招，乱打乱砸，哪有什么秘籍？好啦，我已经说完了，你的妙计可以告诉我了吧？”

小邪点头道：“我的妙计就是用碧血丹青将江振武引出来。”他说得很简单，但却是最有效的方法。

小丁闻言恍然轻笑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多复杂，想了老半天还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知道小邪所想到的这妙计正合了江振武的胃口，以他贪婪的心理，必定会去寻找这把碧血丹青，自己所想的都是如此去找到他，如何去逼他出来，就是设想到如何去引他出来，如何去要他来找我们，如今小邪简单一言，就将这件事轻描淡写地带出来，不由得使人佩服不已。

小邪道：“依江振武的习性，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我们可要好好布置一下，等他来上钩。”

阿三道：“这方法好是好，但我们可没什么碧血丹青，恐怕引他不出来。”

小邪笑道：“没有真的，不会弄把假的吗？反正真假要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够了。”

阿三哧哧笑道：“你是说叫铁匠随便打一把，再刷上油漆就成了？”语气之间甚是觉得这种耍人功夫好玩已极。

小邪笑骂道：“去你的！什么抹上油漆就行了？你以为江振武是三岁小孩，随便拿枝棒棒糖给他，他就会叫你阿公啊？不必用到剑，懂吗？笨啊！”

“不必用剑？”小丁不解道：“小邪这怎么说呢？”

小邪笑道：“很简单，钓鱼不一定要用饵，我们知道江振武一定会上钩，那我们就不必用饵，空着手去做就行了。”小丁没说话，她并没有听懂这句话，但也不好意思再问，免得被小邪骂她太笨了。

阿三可不怕笨，他叫道：“小邪帮主你说清楚点，我不明阿三什么都好，就是对你的妙计不想去猜测，谁要是去猜你的把戏，谁才是大呆子。”

小邪笑道：“你果然笨中有巧，是笨蛋中的佼佼者，好吧！为了不使你迷糊到底，我只好再说明白些，咱们故意散播谣言说碧血丹青，出现了，在什么鸟蛋山，什么神秘地方，然后大家都会闻风赶去，这不就成了吗？”

小丁道：“要是别人先到达或来的人太多，这计谋恐怕行不通。”

小邪斟杯酒，一口灌下去，得意一笑道：“我们目标是江振武，当然还要有其他计划，总不能乱来。”

小丁问道：“什么计划？”

小邪道：“第一步，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很神秘而且不是普通身手可以到达的地方。第二步嘛……我们大家要埋伏在目的地附近，注意所有到达的人，见到可疑的人，咱们就盯上去。第三点就要小丁帮忙了。”他望着小丁直笑着。

“我？”小丁奇道：“我能帮什么忙？”

小邪道：“你要配一种药，一种普通人闻不出来，而小七却可以闻出来的药。”

小七闻言笑道：“原来是要追踪，那不用药也可以，我……”“不行！”小邪截口道：“一定要用药，因为我们不能失去这次机会，你追踪是很不错，万一江振武将衣朋换掉，或是他过了江渡了河，以及他在身上洒了其他的味道，你就无法追到了，所以这次一定要用药。”

小七想了想也对，他点头道：“有药更好追，我有把握追得到。”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是说将药物放在目的地，让江振武沾上身，然后我们从后面追踪，跟到他们总坛，将他们一把火烧光了？”

小邪点头笑道：“正是此意，怎么样？我这方法还好吧？”小丁轻抚一下肩头秀发深情地道：“好是好，但我还是怕来人太多，这就不怎么好办。”

小邪注视着她，心中也觉得她说的话不无道理，要是人一多，追踪起来也就相当难，很可能口振武从中溜走，这岂不是前功尽弃？他道：“小丁你让我想想看有无其他更好的办法。”说完他已沉思起来，不时斟酒浅尝。

阿三也不愿打岔，拿起筷子，挟些小菜往口里送。小丁也沉思着，她希望能想出一个好方法替小邪分担一些辛劳。

阿四则望着天香楼进进出出的客人，希望能找到江振武。小七笑嘻嘻地自言自语，不知在说些什么，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多想些美好的人生也没关系。

就这样大家静下来，好像热闹戏已散场般。

盏茶功夫已过。

小邪端起大杯酒“咕噜”一饮而尽，他道：“为了不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只好弄个替死鬼啦！”

小丁美目闪出光芒道：“你有方法了？”

小邪点头轻笑道：“有了，咱们先弄一张地图，要相当旧的布才行。”

阿三马上道：“很简单，到老庙去偷一块就成。”小邪点头道：“这不失一个好办法，我们将目的地用香烫在布上，然后故意失落在替死鬼那边，这么一来，知道的人就少了。”

小丁问道：“替死鬼是谁？”

小邪道：“柳为云。”

“柳为云？”阿三有点怪怪地道：“他……他有个鸟用，呆头呆脑的。”

小邪轻笑道：“所以我才要利用他，首先我们必须故意将藏宝图失落在他身前，他得到了以后，说不定会告诉江振武，说不定不会告诉不振武，但我们必须告诉赵震天这件事情，隐约中说出江振武也知道这回事，这么一来赵震天必定会去找柳为云问明白这件事，那么柳为云会明白至少有三人已知道这藏宝图在自己身上，一名是遗失藏宝图的人，也就是我们，一名江振武，另一名是赵震天。这时柳为云有两个作法，一是将藏宝图公开，然后会同他们三人一起去找。第二是他自己一个人去找。如果他用第二种方法，江振武更是方便，他可以跟踪柳为云，一样可以达到目的，这样就合乎我们的计谋了。”

小丁道：“要是柳为云和赵震天没碰上江振武，这妙计岂不是要落空？”

小邪轻轻一笑道：“本来诡计就没有十全十美的，诸葛亮的空城计还不是一样有危险，如果当时司马懿往前攻，这空城计也唱不起来，你想想看当时诸葛亮也只有七分把握而已。”

小丁娇笑道：“那你现在有几分把握？”

小邪很有自信道：“九分。”

“这么高？”小丁也甚感到高兴，这一问一点怀疑的成份都没有，只是少女娇媚的表现罢了。

小邪笑道：“当然，一来柳为云他们和江振武齐名。二来江振武时常和他们在一起，以掩饰自己踪迹。三来柳为云和赵震天两人还在受伤当中，江振武不可能不去看他们。第四点，江振武必定会有派眼线在许多人身边，也包括柳为云和赵起震天，以打探他所需要的消息。有了这几点，江振武如果不知道，那才叫怪事哪！”

小丁点头娇笑道：“好吧！我们快点进行。”

小邪颌首想了一下道：“我们先找出地方再说。”转向阿三道：“阿三看你的啦！”

阿三道：“我刚才就一直在想这个地方，觉得大别山插天峰的绝尘岭很适合，此地险峻无比，不是普通身手可以上去。”

小邪满意道：“好，就在那里，咱们走。”

五人结帐宜奔大别山。

插天峰名符其实，高耸入天，有若利剑倒置一般。山高云道，虽是春天，此地仍覆上一层雪白银衣，长年不化。居高远眺，入目皆是春笋般的尖高山峰，彩霞初现，云蒸霞蔚如临仙境。

在插天峰能体会到一个静、一个美。它耸立在云雾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无声无息变化莫测之云海悠然自得，卷舒自如。山无声，云更无声，空灵飘飘，白云青山朦朦胧胧，或而天云如海，或而彩霞满天，造物之神奇，美丽，莫过于此。

绝尘岭位于插天峰南麓的最高处，宽只七、八尺见方，青岩所叠而成，三面是万丈深渊，后面亦是碧云连天，像被切平的桌面一般，若无绝顶轻功，只怕上来不及一半已摔落深渊而死。绝尘，果真是一尘不染。

黄昏已至，此地已蒙上一层金光，甚是美丽，蓦地——

五条人影已往绝尘岭奔去，只见他们个个身手矫捷有如狸猫般，只三个起落，五人已登上绝尘岭，他们正是通吃帮弟兄。

小邪一落地马上往四周看去，赞赏道：“此地果然险恶无比，甚是理想，小丁你快点将药物放在这边，最好四周也撒一点。”

小丁笑道：“没问题！”她很快将带来之药物撒向四周，不久她道：“这样不差差不多了。”

小邪点头道：“好，你现在找一个比较隐密的地方，刻上‘七夕子时天南星’等几个字。”他得意地望着小丁，已哧哧笑起来。

阿三抢口问道：“为什么要刻上这些字？”

阿四仙嘲道：“笨哪！这是要叫来找的人，等到七月七日再来。”

小邪点头道：“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江振武发现这是一个骗局，所以我故意将时间往后挪，这么一来，江振武一定认为真有这么一回事，才不会想到其他问题。”

小丁轻轻一笑道：“所以你才要刻上天南星，而不刻上织女星对不对？”

阿三哧哧笑道：“小丁你当然想当织女啦，牛郎不就在这儿吗？嘻嘻。”他得意地望着小丁，想看看她窘相。

小丁霎时满脸通红嗔叫道：“阿三你少贫嘴，人家刻上天南星，是代表着天南剑客，这样江振武才会上当，我哪想刻上织女星？”

阿三呵呵直笑道：“没关系啦！刻小一点好了！”

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阿三你少开玩笑，要是逮不到江振武，你的和尚头永远也别长出头发来。”

阿三伸伸舌头，扮个鬼脸，不再说话。

小丁很快在岩石左方隐密处刻下“七夕子时天南星”等字样，并加修饰，使之像被风雨侵蚀而腐化般，不久她浅浅笑道：“小邪你看看可以了吗？”

小邪欺身上前，注视了许久才满意地笑道：“小丁你果然有一套，弄得很像，可以了。”

小丁一展笑靥笑得很甜道：“这是老爷爷教我的，否则我也不会。”

小邪轻抚着她秀发，轻声笑道：“谢谢你啦！改天我将织女星摘下来给你。”说到最后几个字，他倒说得很用力，以表现自己之决心。

小丁红着脸羞涩道：“算啦！你哪来造这么长的梯子，再说你将织女星摘下来，那牛郎可就要哭死哪。”

“哈哈……”众人为之一笑。

小邪道：“咱们走吧，时间宝贵！”

五条人影往山下纵去

五月初一，夜晚酉时。

凤阳街西官道右侧树林里。

“小丁你确定柳为云会从这里经过？”

这是小邪的声音，他们从大别山回来以后，马上制造一分假地图，追踪柳为云到达凤阳城，准备进行第二项行动。小丁点头道：“不会错，丐帮弟

子亲口向我说的，再过一个时辰，他就会从这里经过。”

小邪闻言也甚放心道：“如此甚好，我们就多等一下。”阿三问道：“谁要去送藏宝图？”

小邪答道：“我。”

阿三凑趣道：“我行不行？”

小邪瞥着他轻笑道：“不行，你是个和尚，光头太亮，容易出毛病。”

小七笑道：“我呢？”他也很感兴趣。

小邪哧哧笑道：“你更不行，你把人家打伤了，要是被他认出来，那才糟透，你们是冤家少碰为妙，说不定他作梦都会想到今天碰上你了呢！”

小七闻言也咯咯直笑，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就将柳为云打了一顿，心情也为之开朗。

小丁柔情似水地道：“小邪，我替你化妆一下，至少你头上那束头发总得放下来吧！”

小邪点头道：“也好。”说着已欺身向前，故意地将脸颊去抚着小丁白皙玉手，不时哧哧笑着，一副猪哥相。

小丁霎时粉腮泛起红云，但心头更是甜美无比，她没有怯收小手，赶忙地替小邪解下那束头发，羞涩道：“可以了，少了这束头发，你变得好怪。”

小邪正在陶醉，一颗头晃啊晃地竟然往小丁栽了下去并喃喃叫道：“好美啊！”说着整个脸已贴在小丁脸颊。

“哇！小邪！”小丁吃惊地叫了起来，又羞又窘地往后退去，但还伸手托住了小邪面颊。脸腮红了又红。

小邪这时才哧哧笑道：“小丁你有没有看一看我的猪哥相？怎么样？”他睁大眼睛，想听听小丁的评语。

小丁娇羞地收回纤柔玉手，困窘道：“好可怕……小邪你正经点，柳为云马上就要来了，你还……”她接不下口来。

小邪叹道：“都老夫老妻了还怕什么？连夸奖几句也不会，害我白当这只猪哥了。”说着无奈地坐了下来。

小丁也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也满怀甜美地席地而坐，不时轻瞥小邪。

阿三拿起地上泥巴笑道：“小邪来，上等货！”

小邪转头一看，打了他一个响头笑骂道：“你自己慢慢用吧！我可不想当麻花和尚。”

阿三苦笑道：“好心没有好报，我想替你掩去本来面目，省得被柳为云发现，也罢，好事作不得。”他无奈地丢掉泥巴，已呵呵的笑起来。

小邪想了一下向大家道：“等一下我从柳为云背后擦撞而逃，我就故意丢下藏宝图就往前奔去，你们要注意他们的举动，知道吗？”

小丁点头道：“没问题，我会小心的。”

五人已静下来，等待目标出现。

夜已深沉，孤星高悬。

一个时辰已过，忽然官道上已出现一位状甚高瘦之黑影往凤阳城奔来，他正是柳为云。

小邪一看轻叫道：“他来了。”

小丁娇笑道：“我说错不了，就是错不了。”神情之间有些得意。

小邪望着她浅浅笑道：“谢啦，大功一件。”小丁很受用地笑道：“别说这些，注意目标，别让他跑了。”

小邪往柳为云看去，只见他已行过去，知道已是时候：“我走了！”说完他已如一阵轻烟往官道掠去。

不到两个起落，他已从柳为云左边擦撞肩头而过，趁此丢下藏宝图，头也不回地往前奔去。

“呃！”柳为云闷声叫出口，可能是撞到伤处，手扶左肩，正想出口讲话时，目光一瞬，他已发现小邪丢下来的一个小布包，脚步往前跨出，已走向前，欺身拾起小布包，犹豫了一下，才将布包摊开，发现这破旧烂布有许多香火烧过之小洞，凝目看去，突地他惊声道：“碧血丹青！”声音一顿，立即收口往四周窃视一番，状如小偷，直见四周无人，他才迅速无比地将布包揣入怀中，急速往城里奔去。

阿三见状忍不住哈哈直笑道：“小邪搞什么嘛？嘻嘻！叫人家把尿布当宝贝，你们看柳为云那死贼样，真他妈的如获至宝，哈哈……”

小丁娇笑道：“阿三你一看到人家被整了，你就高兴得这样子，笑得比柳为云还开心。”

阿四挖苦道：“阿三以前是被整惯了，现在心里不大正常，有点变态，只要看到人家被整，他就会憨憨呆笑，他是可怜的而被世人遣落的一位神经儿。”

“啪！”阿三已抓起泥巴丢到阿四脸上，人也冲过去吼道：“我不但会发神经病，而且还会替人化妆！”

“哇呜！”阿四已被丢成大花脸：“你敢动手！”他也冲上去，两人立即抱成一团，大打出手。

小丁轻笑道：“要打就打个够，省得将来坏了事。”她时常看到两人打架，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除了小邪，谁也设法叫他们分开。

小七在旁边笑嘻嘻，不时偷偷踢着两人屁股，他在趁火打劫，不亦快哉。

“哇！阿四你敢撕我的龙衣？”“我还想撕你的裤子哩！”“啪啪……砰……砰……”两人真的是卯上了。不到三分钟，两人平分秋色，脸青鼻子肿，衣衫破碎不堪，就在此时……

“干什么？”小邪已去而复返，将他们两个拉开。

阿三一看小邪回来，他尴尬直笑道：“捉跳蚤，不碍事，不碍事！嘻嘻。”

阿四也擦掉脸上泥巴笑道：“最近流行化妆，我也想尝尝。”

小邪会不知道他们打架，他笑道：“衣服破了自己补，这帐以后再算，妈的起内哄！”

阿三、阿四两人相对作了一个鬼脸，随即哈哈大笑，前怨尽扫。

小邪望着小丁笑道：“可有结果？”

小丁将柳为云的一切说得甚是详细。

小邪很满意道：“如此甚好。”转向小七道：“小七你盯着柳为云，我们到金陵找赵震天，五天后我们在大别山下会合。”

“没问题，我走啦！”说完小七巴腾身奔向凤阳城。

五月初三。

风和日丽，万里晴空，榴花如火，人潮如流。

金陵凤凰酒楼，生意兴盛，坐无虚席。

在窗第三桌，坐有一名魁伟四旬大汉，他正是“金陵秀才”赵震天，一身蓝色丝袍，眼眶仍有些瘀紫，正独自在饮酒。

他隔壁邻桌，坐有一对老夫妇，男的年约六旬，白发如霜，老态龙钟，青色布衣已有点旧，更衬托出他这风烛残年的无奈与感伤。女的，亦是鸡皮鹤发，老弱不堪。

老头道：“老婆，真是好险，要不是那位柳大侠，我们可就要死在强盗手中了。”说话之间，余悸仍在。

老太婆叫道：“老不死的，都是你，说什么要到开封找那宝贝儿子，结果差点把老命丢了，真是！”她狠狠瞪了老头一眼又道：“还好那位柳……柳什么大侠来的？”

老头道：“柳大侠，柳为云，老婆你记性真差，这种事怎么可以忘了？回去我们还得替他立个长生牌，也好祈求上苍保佑他永远平安，真是！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可以忘了？”

赵震天一听到自己好友，忍不住已倾耳而听。

老太婆白了老头一眼叫道：“我哪有你这么好的记性，当时我吓得差点就昏过去，能记得他姓柳就不错，你还怪我什么？”

老头有点得意道：“说的也是，要不是我的世面见得多了，当时也会不知如何应付，呵呵……”笑了一下他又道：“那柳大侠武功真高，只听他说什么……碧……什么碧血丹青的？好像是……反“正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他这么一说，那些盗匪吓得连滚带爬的就跑了，这句话倒甚好用，一说出口，盗匪逃得比什么都快。”

赵震天一听碧血丹青突然呛了一口酒，连忙往两名老人望去，觉得他们两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和一般老百姓相同，不禁又更加注意他们谈话。

老太婆叫道：“死老头！那些盗匪哪怕这句碧血丹青？柳大侠不是说过，想要碧血丹青是不行的，又说了一大堆江大侠，唉！不说这些了，反正人家救了我们就好，那些江湖事，我们哪能懂，一下子柳大侠，一下子又江大侠，一下子又碧血丹青，弄得我心神乱糟糟。”

老头点头道：“说的也是，赶明儿回老家，替柳大侠立个长生牌就是，唉！没想到我李毛活了大半辈子，今天却碰上这种事，老婆你可得煮些猪脚面线替我压压惊哪！呵呵！”说完他托着老太婆下巴呵呵直笑。

“去你的！死老头！”老太婆拨开他的手笑骂道：“少大显身手七老八老了，还来这个？也不害臊。”说完头已低了下去，娇柔轻笑着。

这对老夫老妻真是恩恩爱爱，老来还童心。

赵震天见他们不再谈论碧血丹青之事，啜口酒喃喃道：“难道柳兄真的得到了碧血丹青？我倒要到江家看看。”说完他已起身，丢下银子往门外走去。

“老婆你真好哇！”老头亲了一下老太婆，神情甚是得意。

老太婆这个脸倒红得起来，娇笑道：“死相！”说完她也呵呵笑着。

不久酒楼又走进来两个和尚，直往老公老婆那边走去，一到桌前已坐了下来。

老头笑道：“阿三怎么样？有一套吧？”

不用说他们就是通吃帮弟兄了。

阿三竖起大姆指赞口不绝道：“岂只一套？好几套哩！尤其是小丁，演起来可是入木三分哪！佩服，佩服！”小丁娇笑道：“还好赵震天走得快，否则再下来，我可能就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小邪咪咪笑道：“再下来就不用说啦！哈哈……”

小丁脸又泛红，头已低下去，困窘已极。”

阿四幸灾乐祸道：“现在他们三人可有戏唱啦！”

小邪马上道：“理不宜迟，咱们快赶到大别山。”

“走！”

众人已匆匆离开酒楼。

五月五日，端午节。

各地皆迎神祭鬼，悼念屈原，大小庙宇张灯结彩，爆竹连天，神笑，鬼笑，人更笑。夜晚三更，太湖江家大厅里。

三人同席——江振武、赵震天、柳为云。

酒过三巡。

江振武笑得很慈祥道：“柳兄你可知道碧血丹青这趟事？”他已单刀直入，直截了当地问出口。

柳为云先是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道：“想不到江兄消息来得这么快，小弟到手还没超过三日，江兄就已经知道了，真是佩服，佩服！”他拱手不止。

江振武拿起酒杯笑道：“柳兄、赵兄，我敬你们，干杯！”“干！”三人一饮而尽。

江振武慢慢将酒杯放回桌上，轻轻笑道：“柳兄，不瞒你说，最近江湖已出现这人人垂涎的碧血丹青！小弟之所以知道这件事，乃是赵兄告诉小弟的，请柳兄别见怪，凭咱们十数年的交情，已不是这区区小东西可以比拟。”

江振武果然是一代枭雄，他不但将事情完全推给赵震天，又用交情套住柳为云，还表现了大仁人之风范。赵震天这记闷棍可挨得不轻。

“咳咳！”赵震天干咳两声笑道：“柳兄，我也是听人家说的，由于好奇心使然，所以想赶来看看到底碧血丹青是什么样子，至于其他的，柳兄你也和我相交数十年了，当不至于有所误会吧！”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想先看看碧血丹青，至于以后是怎样，只有等以后再说。

“哈哈……”柳为云长笑几声，笑得有点勉强，他没想到自己独得的藏宝图会在几天内被人发现，而知道的都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在私心与友情煎熬下，他终于决定先找到碧血丹青再说。他笑道：“江兄、赵兄，两位太客气了，碧血丹青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岂是咱们交情所能够换得，其实我所得到的也只不过是天南剑客宇文忘忧大侠所留下来的一面破布而已，能不能找得到，还是个问题。”

江振武笑道：“原来如此，小弟只想看看碧血丹青是何模样，以满足好奇心，柳兄既然尚未寻获，小弟也不便再启口，来！小弟再敬你一杯。”说着他已敬酒喝下一杯，坦然轻笑不已，好像这件事已不关他似的。

柳为云他哪晓得江振武使用的乃是欲擒故纵之计，被江振武这么一说，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藏私了。喝口酒，他拿出藏宝图笑道：“其实这也没什么，你们看看就能明白。”

他将已被烟熏黄的旧布摊开，只见里面被香火烧了不少小洞，隐约可以看出一座山峰特别凸出，旁边有许多小山，小山附近有几团云状小点，山峰左边烧有“天南”两字，右边则是“碧血”等字样，简单而明了。

江振武看了老半天，摇头道：“小弟愚笨，根本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知柳兄可有眉目？”

柳为云笑道：“我也和江兄一样，一点线索也没有。”

赵震天豪气地笑道：“我倒看出一点眉目来。”

“真的！”江振武惊道：“赵兄果然智慧超群，一看就能将谜底猜出来，佩服，佩服！来，小弟再敬赵兄、柳兄一杯。”

“哈哈……”三人又喝了一杯酒。

赵震天道：“江兄，其实这也没什么，你想想看，我的名字叫震天，这下可真的震对天了。”

江振武轻笑一声道：“愿闻其详。”

赵震天抿抿嘴唇道：“在我年轻时，有一股年轻人的傲气，想征服所有高峰，尤其是高耸入云的山峰，这么多年来，有几处山峰倒很令我难忘与怀念，其中有一处，在大别山的插天峰就有点像这图形，你们看那天南及碧血两字，恰巧在山峰的两侧，而山峰已凸出此字甚多，想必有突破之意，现加上天南的天字，这不等于说明了凸破天空含射一座山的话，不就是插天峰了吗？”

“哈哈……”江振武大笑道：“赵兄果然厉害，一语中的，真是绝代英才，小弟敬佩万分。”

柳为云笑道：“要不是赵兄你说破，我看我想一辈子也想不起来，呵呵……”他为自己知道这秘密而高兴。

赵震天得意直笑道：“这还得谢谢我爹娘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呢！”

“哈哈……”三人昂头大笑。

突地——

江振武煞住长笑声，改为淡笑道：“两位笑够了没有？”

赵震天及柳为云被江振武这一问，倒愣住了。吃惊地顿住笑声直看着江振武。

江振武咯咯笑着，不停拂长髯，神情甚是悠闲地笑道：“我的意思是说两位如果笑够了，也可以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他谈笑风生中就能杀人，可见其心狠毒无比。

赵震天、柳为云同声颤道：“江兄你……”

“哈哈……”江振武狂笑道：“杨小邪说的都没错，我就是黑巾使者，你们总该瞑目了吧？哈哈……”他笑得更狂。

“原来你……”赵震天大吼一声，已拔出断魂刀砍向江振武，但刀未到，人已摔倒在地上已昏死过去。

柳为云亦愤怒已极，他没想到自己认为最忠实，最正派的江振武，竟是黑巾使者，抽出长剑吼道：“江振武你瞒得我们好苦，我杀了……”长剑刺向江振武咽喉不及两寸，他已无力地摔在桌上“咔嚓……”扫得酒菜碗盘满地都是。

“哈哈……”江振武站起来仰天狂笑再狂笑、

“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得这么早，留着你们，将来还可以弄个假的，哈哈……”他拾起藏宝图，挟着赵震天及柳为云已消失在大厅中。

远远传来：“有了它，我还怕谁呢？哈哈……”黑巾使者也有怕的人？也许他怕的是杨小邪吧。

五月初七，大别山下。

通吃帮弟兄正守在林中。

小邪躺在草地上，舒服地睡着，他想养足精神等待鱼儿上钩，神情是如

此怡然自得，像婴儿般地纯真安详。这是因为小七他迫踪柳为云到江府后，就回头赶到大别山，将一切告诉小邪，小邪闻言已满意地笑起来，事情已成了九分，难怪他会躺得那么舒服和安心。

他们已足足等了一天。

阿三有点烦闷道：“小邪帮主，江振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

小邪道：“快啦！五日晚上，小七看到柳为云和赵震天进入江家，只怕他们两人早已落入江振武手中，江振武要解开谜题，少说也要半天，一天。只要他解开了，依他的性子，一定不会作那种夜长梦多的事，他马上会来的。”小邪他并不知道谜题已被赵震天解开，故而有这样的判断。

阿三泄气道：“要是解不开呢？咱们不是白等了？”

小邪道：“我用的谜底可不是很难，江振武一定解得开，要是解不开，我们只好再放一些风声。”

小丁道：“不会的，我用香火烧得很露骨，要不是绝尘岭还有第二道谜，我想江振武一定会怀疑有人搞鬼。”

“这就是啦！”小邪瞥了阿三一眼叫道：“去去去！少来烦我，我还想去见见诸葛亮呢？”他伸个懒腰，又继续躺在地上闭目养神。

“哼！神气！”阿三嘟着嘴叫道：“喜新厌旧，上次见周公，现在又换了诸葛亮，用情不专！”

他这么一说，众人已呵呵直笑起来。

蓦地——

小七奔回来叫道：“小邪帮主，来啦！有人来了！”他很高兴地跳到草丛急道：“江振武来了！”他喘着大气，似乎很紧张。小邪立即翻身躯问道：“在哪里？”目光已经四处搜去。小七道：“在山脚下，马上会上来。”

小邪问道：“你看到是他本人，还是蒙面人？”

小七答道：“蒙面人，和黑巾杀手装束一样。”

小邪很满意道：“谁都一样，咱们留在这里，等他上了插天峰再说。”

五人雌伏于地不吭一声，注目凝神往前方搜去。

不多时，一条黑影快逾电闪，疾如奔雷地掠往山上，只三个起落已消失在小径上。

小邪见到那人背影满意轻笑道：“错不了，是江振武。”

阿三急道：“咱们快点跟上去，免得他跑了。”

小邪摇头道：“不能上去，我们等他下来，然后再以特别的药味跟踪他到总坛，再一举消灭黑巾杀手。”

阿四瞟了阿三一眼讪笑道：“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懂吗？笨和尚！”

阿三马上还以颜色叫道：“你自己还不是大光头一个，骂什么骂？”

他们两个真如王八伴老鳖，旗鼓相当。

小邪笑道：“好啦！别老是说些不伦不类，小儿科的话，等事情办完，看你们两个往哪里逃？”这许多天来，他也够瘪了，要不是老头交代他要办好这件事，他老早就溜去开饭馆、赌场、镖局了。

阿三也高兴叫道：“好，到时候我们再来斗斗，不过你得要让我们大家一只手，我才要。”

小邪豪爽道：“好，让十只手也可以，老是赢你们也没意思，下次赌输的，谁输了谁就赢。”

“哇……”阿三差点大叫出口，还好被小邪按住嘴巴，小邪笑道：“你

想死啦！这节骨眼里你还敢乱叫？坐下！”

阿三尴尬道：“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太高兴了。这下子我阿三可是郎中啦！每赌必赢，输就是赢，这还不简单……呵呵……”想到这种赌法，他就乐不可支。

小丁望着小邪问道：“要是江振武没到绝尘岭，那我们怎么追踪？”

小邪回答道：“等一下江振武一下山，小七就跟在后面，如果没发现味道，我们就追上去，来个硬碰硬，杀了他也没关系，反正头没有了，其他的也不管用。”

小七很有自信道：“小邪帮主你放心，要是让他跑了，我这跳门老公就改作跳门乌龟好了。”追人是他本行，也是唯一能胜过小邪的一门功夫，只要小邪提到这笔，也就是他得意的时候了。

小邪笑笑地望着小七道：“怎么改都没关系，会跳就好了。”

小丁喃喃道：“杀了江振武也好，少一个黑巾杀手，武林就多了一份安宁。”

小邪道：“小丁你放心，以江振武那种阴险狡诈，他绝对不会放弃搜寻插天峰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不必杀，等着跟踪就是。”

小丁娇笑道：“我知道，小邪算不准，谁还会算得准呢？”她说话是那么诚恳，又娇又柔，听的人真是受用已极。

“呵呵……”有美人的恭维，小邪当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唇。

三个时辰一过。

山岭依稀可见黑影忽隐忽现，霎时已掠到山脚小径，三个起落，已消失在山下。

小邪一看脱口叫道：“小七上！”

小七轻笑一声，身形猛扭，飞掠高空追了下去。

小邪站起来耸耸肩头笑道：“万事俱备，东风也来了，咱们慢慢逛吧！”说完已迈开大步，往山下迈去。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你不会再像上次沈魂谷，东西南北风都借吧？”

“有时候！哈哈……”笑声中小邪已领着他们直追下去。

五月初十。

细雨绵绵，飘飞轻洒，嫩叶含绿，花蕊滴露，沁发凉颜，沾衣不湿，充满诗情画意。

川甘边境，摩天岭封屏崖山下已出现五条人影，他们正是小邪那一伙，已直往山上探去。

在山腰，参天古木，茂密丛林，荆棘遍地。

阿三叹道：“没想到江振武会找到这种鬼地方，如果不是他带路，我们一辈子也找不到，这简直是原始森林嘛！”语气中带着点兴奋，亦有点倦怠。

小邪也有点累，苦笑道：“黑皮奶奶，江振武真会找地方，耍得我们三天不得安宁，还好就快结束了。”

小丁道：“只差一点，咱们不摸上去？”

小邪喘口气道：“摸当然是要摸啦！可是这地方没有小径，一片荒林，倒是不大好走，我担心他们在里面布下暗哨，如果一被发现，那可就要大费周章了。”

小七道：“我想他们可能有秘道，因为这原始森林没有半点足迹，江振

武身上的药味到达这里就消失了，秘道可能就在这附近。”

小邪点头道：“有这可能，反正我们已知道他们巢穴，在这里慢慢找，以不被人发现为原则。”

阿三道：“这个是摩天岭靠近崖的地方，我们如果穿过这山腰，原始森林就会消失，那样就更好找了。”

小邪点头道：“我知道，但江振武一到这里就消失，表示这里一定有机关，可惜这里太杂乱，不容易找……”想了一下又道：“我看干脆直接穿越丛林比较省时间，老是磨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小丁道：“这里既然有机关，要是将来我们围攻起来，岂不是留了一个漏洞？”

小邪道：“出口是死的，我们只要派人在这里堵住，甚至围住整座丛林，再用火烧光杂草，不就得了？”

阿三笑道：“最好再加几束炸药。”

“啪”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笑骂道：“说到玩炸药你就最高兴了，走吧！我相信他们一定把巢穴盖在山壁里，到时候是免不了你的。”

阿三憨笑道：“应该的，应该的！”

众人小心翼翼地摸往封屏崖。

行约盏茶工夫，蓦地——

“哇呜——”小丁突然惊叫起来，但叫声未到喉咙已被小邪封住小嘴，小邪叫道：“小丁你别乱叫呀！神经什么嘛！”“呜呜呜！”小丁口不能言，双目瞪大，直往左前方大树看去，神情惊怯万分。

只见那棵大树上缠着一条花黄色大腿般粗之巨蟒，正张着血盆大口，獠牙作态，红信直翻，状甚恐怖。

小邪一看笑道：“原来是这回事，女人哪！”话未完，他已抽出匕首，腾身一翻，往巨莽射去，一掠，一闪，一砍，轻松潇洒地将蛇头斩下来，“哧……”蛇血喷得满林皆是，腥味扑鼻。小邪翻身落地笑道：“没事了，咱们走吧！”

小丁余悸犹在，粉腮泛白栗道：“吓死人了，不知……前面还有没有……”

小邪叹道：“有，但你不必怕嘛！女人哪！差呀！”

小丁栗道：“我一看到这些，心中就直打寒颤，怪吓人的。”阿三很潇洒道：“女孩子通病，情有可原，来！我将你的眼睛蒙上，这样一切都没有问题啦！”说完他已想撕下袈裟要替小丁蒙上眼睛。

小丁急忙道：“不必了阿三，我忍着点就是。”她想眼睛蒙起来，要是踩到了或碰到了，那更是恐怖。能见到的害怕，比见不到的心里威胁，来得好多了。

小邪打趣道：“阿三，我看你就蒙着自己吧！最近你的耳朵不大发灵，练习一下如何？”

阿三苦笑道：“不行哪！我眼睛要是蒙起来，迟早会死在阿四的手中，嘻嘻……”

阿四笑道：“不会，不会！这次你将会接受你的命运，在毒蛇口中，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小邪叫道：“别闹，正事要紧，走吧！”

众人再次往前摸去。

一个对时已过，“哗——”果然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丛林一过，接着

而来是一片光秃秃的岩石地形，一直往前延伸到峰顶。

封屏崖就像立在地上的屏风，笔直地立在前面，高耸入云霄。绵绵细雨，将此崖轻轻罩住，更显得此崖之神秘与恐怖。

阿四看得直咋舌道：“哇哇哇！好高的山峰，不怎么好爬嘛！”

阿三道：“想必他们一定有出入口，小邪帮主，咱们要不要摸上去？”

小邪看了看前方道：“不能太大意，这种地形易守难攻，只要他们放哨在山顶上，我们的形迹就会被发现，难怪江振武不派巡逻哨，我看仔细点再说。”凝目往四处搜寻，终于他发现左边有些较为起伏的岩石，他道：“我们从那边，借着蒙蒙细雨摸过去。”

第三十章 快乐神仙梦

五人小心翼翼潜向左边，再以地形有掩护爬向封屏崖。

一接近封屏崖，他们已发现崖上已有许多洞穴出现，和上次在天井关总坛差不多，最上面是一个小洞，依次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洞穴，这些沿穴就像在镜子上挖出来的洞一般，洞外就是悬空，没有平台。

小丁不解地问小邪道：“这些洞口不大，而且又没平台，他们是怎么上去？”

小邪极目望去，不久他指着最高沿穴的左边道：“你注意看，那里有条绳子，也许是铁链，想必是他们上下工具。”此条黑色绳状粗索，由崖顶一直往下垂到地面。

阿三见状嘲笑道：“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他们有大本事，可以凌空虚渡呢？”

小邪右手再往山顶指道：“山顶有座碉堡，那就是警戒哨，幸好是下雨，否则他们必是能发现我们。”

“好险啊！”阿四拍拍胸脯作态一番又道：“这不知是谁建造的？就是再有十倍力量也攻他们不下，小邪帮主你可有办法？”

小邪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想到。我得前前后后看过，才能定夺，走，我们摸到背后看看。”

阿三道：“不用看了，封屏崖就像化妆台一样，前面有点平地，背后就是深不可测的深渊，根本无法上去。”

小邪斜斜地看着阿三道：“我们再来打赌，如果我能上去，你就再当十年和尚，怎么样？”

阿三眼光一亮很快地叫道：“好！如果你上去了，我就输给你，咱们拍手为记。”他这次倒挺干脆，连想都不想，好像胸有成竹似的。

小邪感到奇怪道：“阿三你这次倒是很快就答应，这么有把握？”

阿三看小邪起了疑心，马上故意装作恍然大悟之样子道：“对喔——我还忘了想。”接着他侧头想了一下道：“我还是要跟你赌，否则就没人敢跟你赌了，这种人生多没意思，反正我和尚也当得很有心得，赌啦！”

“啪啪啪”他们已互击三掌为信。

阿三喜上眉梢道：“各位你们都看到啦！我们已经击掌为信，到时候小邪如果赖了，你们可要帮我喔！”

众人点头表示。小丁笑道：“没问题，希望你能赢。”

小邪轻笑道：“走吧！”众人已爬向后山。

从山正如阿三所说深不见底，崖壁平滑如钟，由崖下往上看，可以垂直地看到天空，很是难爬。

阿三得意笑道：“小邪帮主，你这次输了吧？”

小邪轻笑道：“还不晓得，等我们招集大军来时，我再爬给你看。”

阿三悠哉道：“没关系，反正你这次是输定了，呵呵……”他笑得很开心。

阿四讪笑：“阿三你别得意得太早，如果我想认真爬，我也上得去。”

阿三这次倒不反驳，他得意晃着头道：“人哪……一有福气来，是依赖有神帮助的，阿四你等着看，我这个和尚可不必当啦！”

阿四冷嘲道：“希望你活到老当到老。”

阿三有点陶醉道：“美景当前，可喜可贺，如果我阿三留起头发，说有多帅气就有多帅气，滴哩哩啦滴啦……”高兴得已哼起小调，好像已经赢了似的。

小邪笑道：“阿三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喔！”

“笑话！”阿三叫道：“我阿三什么时候违背过你的指示：‘赌赢赌输不賂赖’？何况我这次又赢定了，干嘛要赖？输的是你才对！”

小邪轻笑道：“到时候再说，你们帮我记下这些地形，回去好作参考。”

众人立即细心观察四周地形、方向及崖石分布。

不久小邪道：“咱们回去吧。”

小丁问道：“我们不到洞里瞧瞧？”

小邪摇头道：“不必了，那里面一定是他们住的地方，没什么好看。”

小丁道：“说不定里面有机关秘道。”

小邪望着她轻轻一笑道：“里面一定有，可惜我不进去，困也要把他们困死。”

小丁问道：“你是说下次我们来攻敌对，是用围堵政策？”小邪深深一笑道：“用围堵政策以外，再加上引诱，与一点突破，只要有一样成功，咱们就算大功告成了。”

小丁道：“我们何不捉一个人来问问看？”

小邪道：“要捉也得等大家来到再捉，如果现在将人撂倒，他们一定会发现而有所警觉，这样就不太好，走吧，在这里呆太久不好，说不定他们固定时间有安排巡逻哨！”

话音一落，五人已往回路爬，不到一柱香已爬出崖石地带，闪入丛林，离开摩天岭。

五月十四日，午夜子时。

冷月清高，凉风拂面，一片沉寂。

少林寺，罗汉堂。

明心掌门，明渡大师及通吃帮弟兄在坐。

明心祥和道：“杨少侠，自从上次一别已是数月，今日深夜造访不知有何见教，老衲洗耳恭听。”

小邪轻笑一声道：“明心大师，我每次来好像都有事，不大好意思。”

“阿弥陀佛！”明心道：“谁不知杨少侠所做之事皆是为维护武林同道。少林一派能共同参与，这可是少林之荣幸，杨少侠请别见外，否则就折煞少林一派了。”

小邪摊摊手，有点无奈道：“三番两次来麻烦你们，我总有点不好意思，但没有你们帮忙，我可办不了这种事，也只好再麻烦你们啦！”不好意思归不好意思，这麻烦是缠定少林派，否则小邪也不会三更半夜跑到这里。

明心颌首笑道：“应该的，只要杨少侠需要支援，少林派在所不辞。”

小邪轻轻叹道：“首先我要对虚元大师的死感到内疚，要不是我救出他们，他们也不会这么早就死了。”

“阿弥陀佛——”明心施了一个长佛号，神色庄严道：“我佛有云：‘生死有命’，虚元师伯临行羽化之前，能得自由之身，已是杨少侠所赐，杨少侠请不必为此事而耿耿于怀，虚元师伯在天有知，亦是感激之情，何来怪罪之有？”

明渡道：“佛门弟子视死为解脱，生固然好，死了亦安详，杨少侠别为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否则老衲亦有所歉疚了。”他也是去救虚元大师的一员，现在小邪如果感到做错了，那他和一些少林弟子，不也是做得更错了？故而明渡有此一言。

小邪叹道：“好吧！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也没有啥用，我这次来是要大师再发武林帖，不知大师能否帮忙？”

明心问道：“发武林帖是小事，但不知杨少侠所为何事？可否告知一二？”

小邪点头道：“这当然，这次是为了剿灭黑巾杀手，以免让他们再危害武林。”

“黑巾杀手！”明心吃惊道：“杨少侠你这次行动目标是那恐怖的杀手？”

小邪答道：“是的，现在天下除了黑巾杀手，没有任何恐怖组织了。”

“阿弥陀佛！”明心深深施个佛号道：“天下各派素来皆惧于黑巾杀手尤其是武痴更是人人畏惧，此种事杨少侠可有良好计划？”明心大师亦是对黑巾杀手有所顾忌，他想到自己以前掌任罗汉堂主持时，武痴竟然一人独闯少林六百四十人之罗汉阵而面不改色，这种武功真是可怕到了极点。

小邪平声道：“我已经有妥善计划，以九大门派力量，加上丐帮，还有我们五个人，应该是没有问题，再说我这次准备更多的炸药，想必可以顺利完成剿匪工作。”

明心闻言心想老是畏惧也不是办法，哪天再让武痴跑到少林寺，那少林寺岂不又重蹈覆辙，倒不如联合全中原武林之力量来消灭他们，这样机会大一点，他道：“愿闻杨少侠高见。”

小邪说明道：“这次行动仍然是要保密到最后一天，因为黑巾杀手可能在各派布有眼线，我们不得不加以防范，像上次冲山派掌门燕翔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明心道：“这个当然，老衲一定贯彻保密。”

小邪满意一笑又道：“歹徒的总坛在摩天岭封屏崖，那里非常偏僻，而且不易于行动。”

明心轻叹道：“传言封屏崖有若屏风，垂直而立，实是不易攻下，这计划可相当困难了。”

小邪点头道：“是困难了点，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摩天岭在四川和甘肃交界处，离峨嵋派不到一天路程，所以我想到时候将人员集中在峨嵋派，大师以为如何？”

明心回答道：“好是好，但是太多人聚集在峨嵋派，一样会被人发现。”

小邪道：“这点我早已想过，我想请大师想想法子，让大家聚在峨嵋派而不会被敌人起疑心。”

明心大师沉思良久才道：“除了一个法子以外，任何情况，人家一定会起疑心的。”

小邪轻笑道：“大师这方法是什么呢？”

明心道：“峨嵋掌门诈死，各派一齐去祭悼，这样就不会被人所怀疑。”

小邪早就想到这点，但他开口说出，不免对于峨嵋掌门有所不尊敬，如今由明心大师说出口，那是再好不过了，他笑道：“这计谋还可以，但峨嵋派会同意吗？”

明心道：“这没有问题，峨嵋派止前师太，也是死在武痴之手，她们早

已恨黑巾杀手入骨，这次有机会报仇，老衲想掌月人是不会放弃，就是她真的不愿意，老衲也要说得她愿意。”小邪满意点头道：“如此甚好，原则上我们分两批进行，第一批赶往峨嵋山的人，必须是高手，人数是各派五十名左右。第二批直接赶往摩天岭，人数在一百五十名左右，两批人马时间不可相差在半天以上。”

明心不解问道：“老衲不甚明了，杨少侠请说明白些，以便行动上避免失误。”

小邪点头解释道：“这有许多原因：第一，如果赶往峨嵋派的人太多，一样会令人起疑，所以我们只能派少数高手去峨嵋山。第二，我们分三段式围攻。第一批是我的通吃帮五大英雄。呵呵，第二批就是潜伏在峨嵋派的高手，第三批则是各派弟子。如此一来，层层包围才能一举清灭黑巾杀手。”他突然叫出通吃帮五大英雄，也觉得甚是得意好笑，而众英雄也轻轻笑了起来。

明心沉思半晌道：“这方法行得通，好！就这么办，日期订在什么时候？”

小邪道：“五月二十三凌晨丑时。”

明心大师不解道：“为何不在三更，而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知道小邪将时间订在这个时刻，必有他的用意，而这个用意必定非常重要。只是自己不能了解罢了。

小邪解释道：“这可分为敌人和我方两边来谈，在敌人方面：第一点人在天快要亮时特别爱困，精神最是衰弱。第二点是天刚要亮时，四周特别黑暗，可能还会有雾气，这便于我们攻击。在我们这方面来说：一入夜，我们从峨嵋山直奔摩天岭，这一路上因为是黑夜，我们将避免不少困扰，也减少被敌人发现。再来一点，也是重要一点，我们在进攻时是丑时，再过三个时辰天就亮了，到那时候我们大军已到，这么一来，白天反而有利于我们。所以我选择二十三日凌晨丑时，大师以为如何？”

小邪对攻敌策略见解之精辟，计划之周详，实是别人所难望其项背，难怪在他计划之下，会完成许多令武林侧目之事。

明心大师点头赞同道：“当然好，既然这个时辰有这么多好处，不用它，那才叫冤枉。”

明渡问道：“杨少侠，要是黑巾杀手在我们围攻他们时，就倾巢而出，这么一来，咱们可有点招架不住。届时又将如何？”

小邪答道：“这点倒不用放在心上，因为黑巾使者在不明我们来了多少人之前，一定不敢正面突围，他有两点依恃：第一点，他有秘道可以脱逃。第二点，他自恃封屏崖是千军万马难以攻下。有了这两点，他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他也不愿就此舍去一座鬼斧神工的总坛，所以他在刚开始接触时，必定不可能倾巢而出。”

明心闻言大惊道：“杨少侠你说他们有秘道！这……要是他们从秘道逃走，那我们岂不是白围一场了？”

小邪轻笑道：“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围堵政策：封屏山后边是悬崖，地形是扇形状，所以它的秘道是向着前方，而我们也大约知道地点在那里，到时候派人围住秘道出口，只要围上几个小时，等大军一到，将整座山围下来，那时候任他们有什么秘道也不管用了。”

明心直点头道：“有杨少侠这么一说，老衲就放心了。”

小邪突然又想到什么似的，他道：“还有一点我倒忘了，终南派也离摩

天岭很近，一天的时间亦可赶到，所以他们就不必再等到第二天才赶去。”

明渡不解道：“我想到一点，第二批人马最少要一天一夜的路程，这么一出发，不就被敌人发现了么？”

小邪道：“这也是问题，我想各派第二批人马是预定在我们发动攻击后，半天之内赶到，那么他们必须早一天出发，在这天出发的时候，可以借着不同的借口，例如说要到终南派办事，要捕捉叛徒，或者某个地方出了事要去解决，各自以不同的路线，有意无意地逼进摩天岭，当然九大门派一起行动，必定逃不过别人耳目，而我们所争取的只是第一天的时间，因为各派都在不同位置，开始有举动时，黑巾杀手的眼线必有警觉，但由于他们分散开来，不晓得是九派一起行动，只以为是各派私自行动，那些眼线会将消息传出去，但等到他们发现九大门派一起行动时，想再传消息，已经是慢了一天、半天，而我们那时主力已经从峨嵋派移到摩天岭，甚至于已发动攻击，只要主力一到就成了，这就是兵贵神速的道理。”

“阿弥陀佛——”明渡赞叹不已道：“杨少侠你可真谓是孔明再世，孙子重生，要是你能替皇上打仗，那可真是所向无敌，所向披靡了。”

小邪一听有人将他比作诸葛亮，乐得他心花怒放哈哈直笑道：“没问题，将来我想打打仗，将蛮夷赶到天边去，呵呵……”他已陶醉得忘了自己是谁。

阿三他们在这重要会议上也插不了口，这下阿三可逮到机会了，免不了要吹嘘一番，他得意道：“大师伯，我们小邪帮主最喜欢三国演义啦，他时常自比为孔明先生，他不但会借东风，连东西南北风都借了，一点也不含糊。”说出小邪光劳历史，他竟然也如此得意，那是因小邪已是他的化身，小邪的光荣也是他的光荣，所以他才会如此。

阿四也不甘示弱神采飞扬道：“大师伯，还有好多不朽的事迹，例如他上次在神仙岛大摆了田单的火猪阵，也杀死了不少人，收复……收复人心哪！”他本想说收复城镇，但神仙岛可没有城镇，只好改口说收复人心，这样也勉强算对吧？

小邪呵呵笑个不停，陶醉又陶醉，情不自禁已哼起小调来，他笑道：“小意思，将来我是想用空城计，哈哈……”他愈说愈开心，笑得更大声了。

“哈哈……”明心及明渡两位大师觉得小邪甚是开朗豪放，又洋溢着童真，不禁也笑了起来。

小邪望着小丁，神气活现道：“怎么样？有两把刷子吧？”

小丁呵呵娇笑道：“岂只两把，好几把哩！”

“哈哈……”众人又是一笑，不久——

小邪笑够了才又想到正事，他道：“掌门大师，我们现在来谈谈方法，如何？”

明心笑道：“这当然要说，杨少侠你请说。”

小邪点头道：“到时候我们通吃五英雄。”他指着自已弟兄又道：“我们背着炸药潜进去占领最高点，然后由上往下攻，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从上攻下来！”

“哇哇哇！”阿三急叫道：“小邪帮主你没开玩笑吧？你要我们陪你爬那面镜子？我不干，我可没跟你赌这个，不干！”他猛甩头表示很坚决的样子。

小邪轻笑道：“阿三你别担心，我跟你说会赢就是会赢，到时候我借着匕首，一步步往上爬，等到了崖顶再放绳索下来让你们爬不就成了？紧张个

什么劲？差死了！”

阿三眼睛一亮，故意无奈道：“如果你爬上去，那我不就输了吗？好吧！输了也要输得有骨气，我干了！”他又奸诈地笑了一下。

明心大师继续问道：“杨少侠，第二批是如何进行？”

小邪道：“第二批就是九大门派高手，原则上第二批只留一派五十人守住秘密通道，其余通过丛林，然后转往岩石地带，只喊不攻，一有黑巾杀手出现，立即将他们逼回去，如果出现太多，你们就躲进丛林中，我来丢炸药，这可省事多了。第三批一到，只需将外围困住就可以，这样一来就差不多能够完成此项任务了。”

明心问道：“要是武痴出现的话，将要如何对付？”

小邪道：“如果武痴出现，各位身上带点炸药先将他逼住，等我从山顶上下来，再由我来应付。”

明心耽心道：“杨少侠只你一人？”

小邪轻笑道：“一个也就够了，打不赢，跑给他追也要跑赢，累也要把他累死，要是真的再没办法，我们再一起围攻他。”明心点头道：“如此甚好，事不宜迟，老衲这就去发武林帖可好？”

小邪轻轻一笑道：“愈早愈好，和上次一样，不到最后，绝不说出原因，关于峨嵋派，大师倒别忘了亲自派人去协调。”明心道：“老衲省得，老衲亲自去一趟。”

小邪摇头道：“不行如此，如果大师同去，不出两天，峨嵋派掌门就死了，这未免太令人难以相信，只需找个辈份相当，而又不理事务的人去就可以了。”

明心恍然道：“多谢杨少侠指点，老衲差点铸成大错。”小邪哑然一笑道：“我们要走了，还有些细节，等我们去办。”明心道：“既然有事，虽是深夜，老衲也不便留你们，让老衲送你们出寺。”说着他和明渡已起身。

“多谢大师。”小邪领着弟兄走出罗汉堂。

不久五人已出了少林寺。

阿三奇道：“我们办什么事？该不会是借口吧！”

小邪笑道：“怎么没有？买炸药、绳索、还要吃一顿啊，哈哈……”

五人已消失在黑夜中。

五月十八日卯时。

武林传出峨嵋掌门止欲师太因练功不慎走火入魔而死。五月二十一日，各大门派已派人祭祀峨嵋掌门。

五月二十三日，三更子时。

夜空万里，星光点点，树影婆娑，虫鸣吱吱。

摩天岭山脚下人影幢幢，有数百人之多。

走在前头者正是通吃帮五英雄。

小邪背着一圈绳索，腰缠数十捆炸药。

阿三干脆用麻袋装着炸药扛在肩上。

阿四、小丁、小七也带了不少，他们存心炸垮黑巾杀手总坛。小邪轻轻挥手低声道：“各位，地头已到，我的落脚地可能就是秘道出入口，由武当派和少林罗汉阵留守，其他的人潜伏进去，小心别发出声音，会反光的武器也请掩盖好。”人很多，不好传达，但他们早有安排妥当，而且他们个个都

是各派好手，自然明白夜战的种种措施，三两下已伪装完毕。不久大家已小心翼翼地往丛林摸去。

现已是子时末，人们正熟睡之时刻，虽然不时有惊鸟飞起，但丛林离对屏岩尚有一段距离，故而并没有被对方发现。两柱香后大家已通过丛林，来到崖石地带。

虽是没有月光，但星光闪闪，能见度也不低。

小邪往前看去，发现第一层洞口有卫兵巡逻，山顶也有几颗人头晃动不已。转向旁边的明心大师道：“大师同你们先埋伏在这里，别让对方给发现，我们先从左边偏道摸到山顶。”明心点头道：“老衲省得，一切按计划进行就是。”小邪微微一笑，手一挥，通吃帮五弟兄已潜伏到左边偏道。只爬了一小段，阿三轻叫道：“小邪帮主，好重啊！”他装出一副痛苦样，一大袋炸药压着，也够他受了。

小邪低声道：“忍着点，到现在你还有心情开玩笑？”“是学你的嘛！”阿三哑然直笑着，也不再说话。

五人慢慢依照上次爬过的路线，往崖边爬去。

突地“叮……”一声轻响，划破夜空，原来是小七腰间“寒玉铁”碰到了岩石。

“谁——”卫兵已发现有动静，往这边走过来，神情有点紧张。

五人立时伏在地上，一动都不敢动，小邪心中直叫道：“妈的前功尽弃！”他想如果被发现，卫兵想叫，立即以飞刀取他性命。

小丁暗叫道：“惨了，什么时候不好发出声，现在才出声，急死人了。”

小七苦笑不已，心想着：“寒玉铁啊寒玉铁，我老子的命为你而活，你千万别叫老子我也为你而死，拜托，拜托！”

阿三心中乐得很，暗道：“来啊！我老人家今天可是大财主，货多的是，用不完哩！”

阿四心想：“一定是阿三搞的鬼，等一下要好好地整他一顿，妈的！陷害大家。”

五人想归想，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他们知道这不是好玩，而是关系着各大门派的性命。

卫兵小心翼翼地往小邪他们走过来。

突地“叮……咋咋……”又是一声轻响，再加上一些小石子落地碰撞声。

卫兵脚步停下来，抬头往高空望去，发现有人在向他招手，不禁脱口自言自语道：“牛头你开我玩笑！”

原来崖顶上的哨兵发现崖下卫兵走了出来，故而丢石头开开玩笑，没想到他这么一丢，倒救了小邪他们。

那名卫兵哑然失笑地走回去，口中念念有词道：“我还以为来了凶神恶煞，原来是牛头这小王八蛋，呆会儿下卫兵，非找他理论不可。”

小邪嘘了一口气，暗道一声好险，右手轻轻一挥，他们再次往前爬，小七干脆将寒玉铁插在背后，以免又发生碰撞而出声。

一到崖边死角，就不怕卫兵和山顶的哨兵会发现了。

小邪轻轻一笑，小声道：“差不多啦！刚才真是险极了，还好，吉人自有天相，是谁弄出声响？”

阿四瞟着阿三道：“一定是阿三。”

阿三小声骂道：“去你的，我好端端地怎么会想找死？你少陷害我。”

小丁轻声道：“别闹，谁发出声音都一样，已经过去就算了。”

小七尴尬笑道：“小邪，是寒玉铁撞上了岩石，才会出声。”

小邪闻言轻笑道：“原来是寒玉铁发威啦！它知道我要用它，所以忍不住就叫起来，小七你下次小心点，把寒玉铁给我。”现在不是闹的时候，小邪也没心情去教训小七，他可不愿意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小七抽出寒玉铁交给小邪，轻笑道：“好好用，刚才它太嚣张了。”

“我省得！”小邪接过寒玉铁，轻笑一声，已如幽灵般地翻身射向崖边，像一片轻烟，一团薄雾，无声无息直往崖顶飘上去。十余丈一过，其势已竭，他轻轻将寒玉铁插入岩石，一个借力又拔高七、八丈。如此三次借力，已然飞升到崖顶，姿势是如此优美而从容不迫。

只见崖顶差不多有五丈方圆，前端就是哨兵岗哨，是一小亭，有四名手提长刀之哨兵，两名在打盹，两名则往前巡视，想必他们是轮着睡。

小邪算准了方位，欺身猛跃，有如狂虎出柙般扑向两名哨兵，随手一扬，两道寒光已射向躺着打盹的那两名哨兵。寒玉铁一挥、一送、再截，很快地已切断两名站岗哨兵之咽喉。

“糟了！”小邪心头大叫一声，人影已往前边崖下掠去。原来一名哨兵在倒下时，手一松，长刀已往下掉。只见小邪有如电闪般地往下冲，左手疾抄，抓住长刀，猛提真气，硬生生的将身形逼向崖石，足尖轻点崖壁已倒射往崖顶冲，再翻身落在崖顶。这种轻功妙到绝顶，能在空中煞住冲势，直角般地转向再翻身向上，简直骇人听闻，说给人家听，谁也不会相信，也只有小邪才会练这种功夫。这要归功于他练功时，连睡觉都只用尖刀顶住头、脚，久而久之他一提气已能将身体重量减至最轻“练时难来，用时易”这种道理懂的人就较多，只要有心练，啥事也有可能。

小邪嘘了一口气，惊险笑笑道：“好险，妈的，这游戏不好玩，刚才是上边丢石头，现在差点就丢长刀，不把下边的兵吓死才怪！”说着他很快将身上绳索放到后边崖下。

不到盏茶工夫，小丁已上来，接着是阿三，阿四和小七。

阿三往四处看去，笑笑道：“真他妈的天高皇帝远，好戏开锣了没有？”他已经跃跃欲试。

小邪道：“等一下，离丑时还差一点时间。”

小丁有点怯意：“这里好高，不怎么好玩。”

小邪笑道：“等一下就好玩了，我们先把炸药准备好。”

众人马上解下身上炸药，点燃香火，准备来个大轰炸。弄好后，他们静静坐下来，等待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分消逝，天上星星也渐渐消失，丑时已慢慢来临。蓦地——

“时间到了！”小邪顺着哨兵攀登之绳索往下滑，直到有洞口出现，也不知道是第几层，他潇洒地点燃炸药就往里面去，立时反身又掠回崖顶。

“轰——”一声爆炸响起，有如晴天霹雳，火山爆发震得山岳隆隆作响，耳鸣不已。

“哇……呃……”“救命啊……”“有伏击快逃！”“敌人攻来了……”“准备应战，不要乱窜……”霎时崖下乱成一片，哀叫声，救命声，愤怒声，脚步声，喘息声……杂乱喧嚣无比。

阿三见状高兴直叫道：“好呀，好呀！”又丢了数捆炸药。“轰……轰……”“哇哇……呃……”只见崖下血染满地，尸横遍野，肢离肉碎，惨不忍睹。

“有埋伏，大家退回来——不要惊慌！”黑巾杀手霎时往洞内退，不敢再出来。

“禀使者，我们该怎么办？敌人已将总坛围住了。”黑巾使者道：“总坛主，我们先突围再说。”

总坛主道：“在深夜中突围恐怕不太容易，他们既然有备而来，说不定已到处埋下炸药。突围太过冒险。”

黑巾使者点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先叫向个人出去探探看。”

“是！”总坛主高叫道：“第一队往前冲，如脱逃者，一律处死！”

“是！”数十条人影已往丛林方向冲去。

明心大师见有人冲过来，马上指挥道：“左边迎敌，右边掠阵！”

左边霎时涌出许多人，迎向黑巾杀手。

两军交锋，刀剑铮鸣，寒光闪烁不止，哀嚎也已传出，一边是被困猛虎，一边是雄狮出柙，战得难分难解，但由于各大门派来的都是高手，不到两刻钟，已控制全局，大获全胜。不久，第一队黑巾杀手已全军覆没。

“退回来——”明心大师照小邪计划，在天未亮，支援未到前，不宜强攻。众人在他指挥下已退回林中。

黑巾使者见到第一队，少说也七、八十人，还不到半小时就全军覆没，他也有点心寒。

总坛主道：“禀使者，属下以为，不如用尸魂人突围看看。”黑巾使者已心头乱糟糟，他点头道：“好，你去将尸魂人全部弄出来。”

“是！”总坛主拱手揖身，已走向洞穴。不久他已领出二十名尸魂人。

黑巾使者左手一扬，已洒出淡黄色粉末。

“咻——”尸魂人一闻到粉末，已飞奔出洞，直往林中冲去，这些杀不死的木乃伊，可如千军万马般的勇猛而难以抵挡。

明心大师见有人冲来，马上喊道：“右边上！”

立时有数十道寒光射向尸魂人。

两军再度交锋，虽然各大门派来的都是高手，但比起杀不死的木乃伊，就要差上一截了，战不到五分钟，他们已感到不支，死伤也不在少数。

小邪在崖顶上往下看战局，突然脱口骂道：“妈的！尸魂人！”转向阿三道：“阿三，等一下我叫你投炸药，你就投，知道吗？”

阿三得意笑道：“这还用说？”

小邪点头道：“那我先下去了。”说完他翻身往崖下纵去，微一借力崖壁，连翻三次圈子，有若飞燕般，轻盈地从数十丈高的崖顶飘了下来，只见他快要落地时大叫道：“大家快退！”身形一落地，扬起匕首往二十余名尸魂人攻去。只见他身如鬼影，忽东忽西，转来转去，并不时偷袭尸魂人。

众人已战死三、四十人，剩下的也无力再战，只好退了下來。

数名尸魂人见有人要逃去，立即追上去，可惜他们还未追上来被小邪拦下来：“快退，快呀！”小邪边打边叫，希望他们快退，好让阿三丢炸药。众人在小邪拦住尸魂人之下，已安全退回来。

明心大师一看小邪独战二十余名尸魂人，他大叫道：“杨少侠，老衲来支援你！”说着就要往前冲。

“不行！”小邪大吼一声将明心大师震住道：“不必支援！”话未完，他已无法再说下去，因为他左肩已被划了一刀。“奶奶的，啊——”小邪大喝出口，身如腾海金龙，疾如流星地冲了上去。“叮叮，几声金铁交鸣声，

他已砍断四名尸魂人握刀之手，一个“懒驴打滚”直往前滚去，匕首再划，已切下两条腿，“阿三，快丢，快——”吼完他背上已再吃一刀，腾身跃地，寒光数闪，飞刀已取向左边三名尸魂人眼睛，“叭叭叭”三人已应刀而倒，就在此时，已有七把长刀往他身上各处劈来，不得已之下，他点向左边两把长刀，“八方风雨”，“逐光掠影”已往左边冲去，想逃开战圈，虽是如此，肩头又吃了一刀：“阿三快呀！他妈的！”他又狂吼起来。

阿三在崖顶直叫道：“我这一炸，不是把你一起炸死了？”他下不了手，不知小邪在搞啥？

“快啊！你不再炸，我他妈的真的翘啦！快点！”

“炸就炸！”阿三无奈地嘟着嘴，点燃炸药，已往下丢，他大叫道：“小邪炸药来啦——快躲！”

“小邪——”小丁也惊叫出口，双手捏得紧紧，神情甚是紧张和害怕。

“啊——”小邪大吼一声，声音要比刚才爆炸声还来得震耳。只见他有如冲天炮往空中冲去，其势之快，疾逾电闪，匪夷所思，当时他在莫塔湖之飞瀑下也曾经冲过一次，现在他又冲了一次。

“轰——”巨响传出，十几名尸魂人已被炸得肢离肉碎，烟消雾散，不管用了。

小邪也被炸药余威扫了一下，撞上崖壁，但他再提真气，已飘然地降落地面，嘴角有些血迹，受了一点内伤。抿抿嘴唇，他往洞内叫道：“江振武出来吧！今天的事都是我安排的，我存心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出来吧，躲也不是办法！”小邪已打出火来，恨不得吃了江振武的肉。

黑巾使者江振武一听，脸色变了数变，他走出洞口笑道：“杨小邪你没死，命是有点长。”

小邪叫道：“江振武你不用说这些废话，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有什么话说？我给你机会。”

黑巾使者长叹几声，凄凉笑道：“我真的这么可恨吗？”小邪骂道：“你少假惺惺，江湖中谁不恨你这位大仁大义的嘿巾使者，我恨你给我带来不得安宁的生活，所以我要杀了你。”黑巾使者惨然笑道：“你认为杀了我，你就会得到安宁？”小邪叫道：“至少会安宁一段时间。”

黑巾使者有点自嘲道：“只怕未必。”

小邪瞪着他道：“你不必说这些，如果你没话说，就准备受死吧！”

黑巾使者叹口气道：“我有苦衷，说也没人会听了，对不对？”小邪答道：“不错，你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也许没有，但不管如何，你已经作出令人发指的事了，没人会原谅你。”黑巾杀手有点英雄末路凄凉，他轻轻问道：“外面……都是人吗？”

小邪点头道：“不错，有人，还有炸药。”

“看样子我是逃不出去了。”

“你是逃不掉了。”

黑巾使者叹口气已沉思起来，他有意拖到天亮再说。小邪见他不说话也不强逼，他有意等到天亮，等着大军来到，局势将会有利。

就这样两人干耗着。

天已渐渐亮了，黑暗已渐渐消失。

黑巾使者看看东方已吐白，他苦笑道：“天亮了。”小邪笑得很甜道：“天亮了，你的面罩可以拿掉了吧？”黑巾使者凄凉笑道：“有何不可？杨

小邪，在我打开之前，我想说一句活，你一定要相信我。”

小邪轻笑道：“你说说看，说不定我会相信你。”

黑巾使者哑然失笑道：“我是个放羊的人，你相信吗？”放羊的人意味着说真话却无人相信。

小邪凝目注视着，他良人才点头道：“我相信你。”

黑巾使者轻声道：“谢谢你。”说着他拉开黑巾，露出那美丽的髭须，正是江振武。

“哗……”群众起了一阵骚动，莫不对此感到惊讶不已，虽然小邪早已知道江振武就是黑巾使者，江湖中也有所传言，但毕竟江振武名声太好，很少人信这件事，现在他一现出真面目，众人有的目瞪口呆直叫人心难测，有的口吐唾沫，不屑与之。江振武为大家带来的是惊奇与不耻。

江振武并没有多大的反应，苦笑一声，他问道：“杨小邪，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小邪得意笑道：“你该记得碧血丹青吧？”

江振武又是一愣，轻叹道：“原来你早就暗算我了，不过我告诉你，你并没有全赢，你还是失败了。”

小邪轻轻一笑道：“我失不失败能不能赢与你无关，不是吗？”

江振武平静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等到天亮？”

“想突围。”

江振武点头轻笑道：“这是一点，最重要的是我在等武痴醒过来。”

小邪心头一震，他笑道：“原来你在等武痴，那我也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等到天亮。”

江振武答道：“想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江振武？”

小邪也点头轻笑道：“这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我是在等支援人手到来。”

“哈哈……”两人相对仰头长笑，一位绝代枭雄，一位绝代混混，一位老谋深算，阴险无比，一位机智过人诡计多端。两人都能算出对方心思，但也各自隐藏了心思，难怪他们会笑得如此“惺惺相惜”。

江振武笑道：“我进去了，希望你能打赢这场战争。”说完他已走向洞内。

小邪也走到明心大师那里，他问道：“大师，咱们情况如何？”

明心大师回答道：“折了四十余名，不损局面，后援已到山下，是否要开始攻击了？”

小邪笑道：“等一下，好戏正在后头。”

突地——“杨小邪纳命来！”一阵狂叫声已从洞口传出来。

小邪急道：“明心大师，武痴已出来，我去缠住他，等一下就看你的了。”说完他已反身往前掠。

洞口已奔出一位满头乱发，农衫破旧之老人，他不是武痴是谁？武痴一见到小邪，双目瞪如牛眼，大吼一声，已快捷无比地扑上来。他已不是人，出的招式更不是人所能做得到的，快，快得比闪电还快，快得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小邪也不敢掉以轻心，左掌猛挥，硬是逼向武痴。

“砰——”双方对了一掌，小邪闷哼一声往后摔出七尺余。武痴滚在地上，也弄得灰头土脸，双方棋逢敌手。武痴先是一愣，但立即又腾身往小邪

罩去：“纳命来！”狂吼一声，已乱打出手，虽然他的招式像是乱打乱砸，这正是武学最高峰，有形化于无形，威力自然不同凡响。小邪见到对方掌势已攻来，其势又急又快，只得往左边滚去，先避开攻势，再一反身双掌削向武痴肋部。猛然一扭，武痴闪掉小邪这一掌，但身形也撞向岩壁，砰然一声，他右掌硬将岩壁印出一只尺余厚的掌印，功力着实骇人。大喝一声，他已化作一道光芒，奇快无比地往空中冲去吼道：“杨小邪！够功夫，哈哈……”他已打出味道来，今天可要好好较量一下身手。

小邪眼前一花，一掌已是劈空，口中直叫道：“妈的！这老家伙有一套，竟敢比我快！”话音未落，闪手一扬，寒芒立现，已射出百发百中之飞刀，直取武痴咽喉，希望一下子就将他射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可惜天不从人愿，只听武痴闷呃一声，飞刀只截入他咽喉一分，划出一道血痕，武痴见自己并没能躲掉这把飞刀，而且又见了血，已然哇哇大叫有若疯子，出手也加快加狠不少。

两人这一纠缠，已过了数十招，互有胜负，小邪以轻巧灵活称强，武痴以浑厚有力为雄，杀得难分难解，震得周围十丈方圆狂风大作，罡风逼人。突地——

“杨小邪，第一洞口有个大比武场，你何不上去？”发话正是江振武。

小邪闻言心想：“也许那里面有机关，但凭自己身手，当不至于逃不过，何况还有个武痴！”刚想这里，一分心，已被武痴击中胸口，哇了一声，身形已往后摔去，口角也流出血迹：“他妈的臭武痴，可恶！”话音一落，飞刀数把已射出去，怒喝一声，人已幻作一道青光划过空中，不可思议地击向武痴胸口。

“呀呀……”武痴硬是被飞刀弄得满面愤怒，手臂猛挥砸掉三把飞刀，而自己臂也被飞刀划出三道血痕，紧接而来的是小邪激烈之攻势，要躲已是来不及，“砰”一声，他也吃了小邪一掌直往后摔去，真是腊月借的帐，还得快。

“杨小邪你放心，洞穴没有炸药也没有机关，我是想和九大门派一决雌雄，你们两个在此一闹，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武痴一个人制你已是足足有余，你又怕什么机关？”江振武又开口支开小邪。

“放屁！”小邪大骂出口，话未落，他已迎向武痴，两人再次纠缠。

江振武见小邪不吃这一套，他只好要武痴上去，以便自己脱逃，他叫道：“师父你们到上面去打，我要收拾这些坏人。”

武痴一听答道：“好！徒儿你好好杀敌，我上去了。”“喝——”猛吼一声，双掌齐展，出尽所有力量，将小邪逼向崖壁，并不停攻击，想将小邪逼上洞穴。

小邪被他一逼，倒有点手忙脚乱，性子已发，他吼道：“他妈的老疯子，你以为我怕了你？上！”话音未落，他已平空拔起十余丈，一个“蜻蜓点水”再掠上七、八丈高，闪身已往洞内射去，这手轻功可说绝无仅有，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而且快捷无比。

“哈哈……”武痴大笑几声，依样平空掠向山洞，只见人影数闪，两位绝代高手，一老一少已消失在洞口中。

小丁见不到小邪，甚是紧张道：“我们快下去，小邪不知如何了？”

阿三笑道：“反正小邪命大得很，虽然他还差武痴一点点，但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再说我们下去，只会增加他的负担，算了吧，还是留在这里最理

想了。”

小丁急道：“可是我还是不放心的……”她很矛盾，下去嘛，又怕给小邪添麻烦，不下去嘛，又怕小邪有所失闪，真是进退维谷，还好事情来了。只见崖下——

“杀……冲啊……”江振武已领着所有黑巾杀手往外突围。

阿三一惊大叫道：“快炸！”反手一丢，炸药有如雨点般往崖下落。

“轰……轰……”爆炸声连天，震得人心惶惶，头昏目眩，眼冒金星，耳鸣不已。只见尸体又增加不少，惨叫哀嚎声充塞空间，震人肺腑，扣人心弦，有若鬼哭神泣，日月同悲。这就是战争，但不如此，又怎能消灭这些恶魔？好像只要有人，就不能免去战争似的。

“杀啊……冲啊……呃……啊……”炸药已停，两军人马上阵，一片混乱，刀光剑影，个个不怕死，不要命，杀得眼红，伤了也不管，直到倒地为止，一时之间，断臂残肢，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惊天地，泣鬼神。

黎明本是佳景，但此时再也不美了。

小邪和武痴两人已斗了数百回合，只见小邪脸已泛白，胸口起伏不定，显然已受了不轻之内伤。

武痴衣衫尽碎，两眼怒火如炽，气喘不已，敢情他比小邪老，体力有点不胜负荷。

“兔崽子，老夫今天不劈了你，我就死在这里，啊——”武痴大吼出口，翻身一蹬，双掌猛推，挟着雷霆万钧之力，电掣风驰般地往小邪劈去，掌功十足，霸道无比。

“来呀！谁又怕谁？”小邪知道自己内力还是稍差了一点，不宜硬拚，只有以灵活身形将对方累倒。只见他如蜻蜓般，东点一下，西挂一掌，存心想把武痴累死在这里，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时会挨掌。

“哇哇哇……”武痴劈了许多掌，都不见效用，暴跳如雷，哇哇直叫，掌势再扬，已将小邪往洞内逼，他想洞内范围小，小邪也就无法闪避，这样一来，他就能手刃小邪了。

“混蛋哪！你想来这一招？喝！”小邪大喝一声，抽出匕首，腾身往上掠“天马行空”“鹞子翻身”“飞凤还巢”一连三招，一气呵成，猛往武痴身上“至阳”穴刺去，其势之快之猛，已无法形容。

武痴一看小邪不再闪避，突然往自己攻来，而且攻势如此凌厉，想举掌封掉已是不可能，虎吼一声，一个“懒驴打滚”往左前方滚去，躲掉“至阳”穴那一刀，右脚往后踢向小邪腹部，双掌亦乘机击向小邪头部，上下开攻，威猛无比。

“哇哇哇！”小邪狂叫一声，见人影已落空，脚风已至，不得已，只好来个“鲤鱼跃龙门”身形有如大虾般往后弹去，躲掉武痴这一脚一掌。“妈的！这不是办法！”他已决心拚上了，深吸一口真气，立时欺身向前，右掌已幻出无数掌影，挟着千军万马，浪涛腾之势，快逾追风地罩向武痴。

“来得好！”武痴胸有成竹，冷笑数声，双掌亦运起十成功力往前冲去，来个硬碰硬。

“砰”“哇！”小邪还是像以前一样倒飞出去，撞在石壁上，奇怪这石壁竟然有活门，他一撞，已将活门撞开，人也往里边摔。

“哪里逃！”武痴大吼一声，电也似地冲进去。

“砰”一声，石门又自恢复原状，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小邪一掉入石壁里，其势未竭，直往后滚了三丈远才停下来。

“杨小邪纳命来！”话音未落，从小邪身后已窜出武痴人影，只见他掌势凶狠地往小邪头部砸去。

“哇！武痴怎么比我快，从后面来？妈的！”小邪苦笑一声，人已再次往前滚，但为时已慢，“砰”一声，他已被震出三丈开外，摔在地上，喉头一甜已吐出一口鲜血。“他妈的！”小邪已打出怒火来“啊——”狂吼出口，他已扑向武痴。

“啊——”武痴甚是得意地大吼，也扑向小邪。

两人这一交手，“砰——”大巨响已传出来，小邪已如断线风筝往后摔去，“砰”又撞上墙壁，撞得他头昏脑涨，血气翻腾不已，直靠着墙壁支持身躯。

而武痴也往后抛，砰然一声，他也撞上墙壁马上滚落于地，可惜他再也不会动了，因为他已死在小邪的第二把飞刀之下，飞刀从他左眼射入，直穿后脑而出，一代高手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小邪耸耸身上苦笑道：“这一战好苦啊！哇呜！”“砰”他已无力地摔在地上，只好慢慢地爬向武痴。不久他摸到武痴尸体，这才放心地嘘了一口气，满意喃喃念着“还好，还好……”他心中感到自己功夫没有白练，感到自己飞刀果然没人躲得过，他高兴得啼啼笑着，已忘了身上的创伤。

胜利往往是最大的补偿，比什么都好，小邪在浅尝这种滋味，纵使得来是如此不易，但却更耐人寻味。

喘了口气，小邪已反身往石壁出口走去，手一推，很意外的，石壁并没卡住，应手而开，他不禁失笑道：“原来江振武没骗我，呵呵……”带着蹒跚步伐往洞外走去。

洞外，好静，再也没有喧嚣，怒骂，哀嚎声，好像一切都结束了。突地——

“他妈的，江振武，你敢动她一根头发，我不将你炸成肉片，他妈的，他妈的……”这是阿三的声音，他正爆跳如雷地直跺脚。

小邪一听，心中直叫苦，猛提真气，直往洞口掠去，往崖下一看，只见阿三、阿四、小七都在下面，独独少了小丁，他急叫道：“阿三……小丁呢？”语气中有点累，显得无力。

阿三一见小邪已出现，大喜叫道：“小邪快！江振武把小丁挟持了，在崖顶，他妈的江振武趁我们下来时，偷跑上去将小丁给逮住，小邪快……快……”他急得说话已有点语无伦次，快个没完。

“哈哈……”江振武在崖顶狂笑不已，他吼道：“谁敢上来，我就一刀刺死她，哈哈……”他狂态毕露，但已有些英雄末路的感觉。

小邪叹道：“真倒霉，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想到小丁却落入他手中……”想了一下，他趴在地上装成很痛苦地再往洞外爬，无力地往崖顶叫道：“江……振武……你还……是……杀我……”

比较好……我已重伤得……快要……死了……你将小丁……放下来……好不……好……”他想过骗先骗江振武，爬上去再说。

“小邪——哇……”小丁一听到小邪快死了，这下子可顾不了自己安危，立即哭了起来。

“小邪你……你不能死呀！放开我，放开我，快放开我，我要救小邪，我要——救——小——邪——呜……”小邪直挣扎，又心急，又伤心，又可

怜地哭着。

“小丁……你放心……我还死不掉……你别伤心……好吗？”他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说着，想让江振武听了会半信半疑，这样目的就达到。他全身是血，脸色苍白，胸口泛黑，衣衫破碎，不用伪装也已够像。

“小邪你不能死呀，你不能呜……小邪……”小丁挣扎不能脱身，伤心地哭了又哭。

“江……振武……我……我爬上去……换小丁下来……好吗……我……我想救她下来……不……咳咳……”小邪又吐了一口鲜血，和垂死之人已相差无几。

“哈哈……”江振武猛笑道：“反正你快要死了，我又何必杀你呢？不必了！”

“不……我一定要……要……见……小丁……见最后……一面……”不等江振武回答，他抖着身躯，慢慢爬往绳索，再慢慢爬上去：“小丁……小丁……我……来了……”语音越来越弱，真令人闻之而泪下，他爬得很慢，有如蜗牛一般，并不时弄出惊险情景，以取信江振武，干脆他说一句话就逼出一口鲜血，这样就更像临死的人了。

“杨小邪你再上一寸，我就真的将小丁杀了，快停下来！”江振武虽然狂叫着，但他不时看着小邪，对于小邪的伤势倒是半信半疑，口气也没有先前那么硬。他正中了小邪的“来一点”之计。

所谓“来一点”就是指渐渐地、慢慢地，有如滴水穿石，有如头发一天掉一根，掉到老就掉光了，小邪也是慢慢地来，虽然慢，却一步步逼近。再加上挟持人质的矛盾心理，江振武想要以小丁作为脱困人质，他还想活，就不会突然间地将小丁杀死。而小邪的“来一点”，也让他并没有感到危险一直在逼近他，最少这危险不会使他反应过火地将小丁杀了。

“小邪你不要上来，不要上来，呜……不要上来！”小丁已哭得梨花带雨，杜鹃泣血，令人见之则鼻头一酸而泪下，她好可怜，好无助地挣扎着。

“小……丁……我……我来……来……了……”再慢也有爬到的时候，短短十几丈，小邪已爬了一柱香，足足半小时，崖下众人也捏了半小时的冷汗，他们真以为小邪已受了重伤，心情也十分恶劣、伤心，有的人甚至已流出关怀与不忍之眼泪。

小邪一爬到崖顶，已气若游丝地趴在地上，翘着嘴角，似笑非笑地道：“小……丁……我……来……了……江……振武……你……放开……她……好吗？”

“小邪呜……小邪……你不能死……不——能——死……放开我，放开我——呜……”小丁再次挣扎，拚命地挣扎，她可以命不要，却不能见到小邪如此受苦，“小邪……呜……你忍耐点，你不能死……呜……放开我！放开我，呜……小邪——呜……”

江振武已有点控制不住小了，他厉道：“小丫头你再动，我就杀了你。”长剑已架住小丁咽喉，想以此阻止小丁挣扎。

“小邪呜……放开我，放开我……”小丁人已进入昏迷状态，快要精神崩溃，脖子都因挣扎而划出一道血痕，血已慢慢流出为，但她还是没停止挣扎。

小邪一看，心头直叫苦也，他道：“江……振武……我……你……看……我有……真正……的……碧……血……丹青……藏……宝图……你……”说

到这里，他已趴在地上不动了。这也是小邪的伎俩“吊胃口”，很有效。

“小邪……哇——”小丁已不管颈部架着长剑，不要命地往前冲。

江振武一听到碧血丹青四字，立时愣了一下，但只这一愣，情形都变了。

“啊——”小邪一声狂吼，不可思议地直射江振武，寒光一闪即逝，随着寒光消逝，一起都已静下来。

江振武握剑右手腕，插着把冷森森的飞刀，左眼已被小邪第二把飞刀击中。飞刀直穿后脑而出，只在左眼留下一滴鲜血，挂在黑色眼眶，显得十分惹眼。他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惊骇无比，一动不动地望着小邪。

小丁因为悲伤过度已昏在地上，颈部也有血迹渗出来，一滴滴往地上滴。

小邪立即走上前去，将小丁抱在怀中，并替她止血疗伤。

不久，江振武的身躯才慢慢往后倒，往后摔，直坠万丈深渊，一代枭雄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小丁，小丁你醒醒！”小邪抚着小丁脸颊，有点着急和不忍地轻叫着。

小丁慢慢张开无力的眼眸，悠悠醒了过来，睁眼一看是自己心爱的人，她喜极而泣：“小邪——呜……”伏在小邪怀中，哭泣不止，现在她也只能以哭声来表达对小邪的感受了。

不多时，小邪看她哭够了，这才笑道：“小丁，明天再哭，现在有很多人在下面，不好意思啦！”

一说到不意思，小丁才想到还有别人，立即起身，擦去眼泪，硬咽道：

“小邪……我……”她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小邪轻笑道：“你什么都别说，咱们下去吧！”“哟呼——”小邪站起来，拚着最后一口真气，大声狂叫，高举双手，享受这份胜利的时刻。

“哗……”群众如爆炸般地狂吼起来，那种激动有如突获至宝般的欢呼声，有若平生最大的愿望已实现般地雀跃着。“呀呀呀——小邪——有一套啊……诗人口……哇哇哇，他妈的瘪十，有撒啦！”阿三、阿四、小七三人又蹦又跳，又叫，激动得甚至将自己衣服撕碎，还抓出血痕来，平日所说的口头禅也叫个不停。

这一战，邪魔已灭，这一战，可歌可泣。

凉风轻吹，艳阳高照，白云悠游，飞鸟遨游，绿叶婆娑，芳草轻舞，良辰美景已再度回到可爱人间。

“小邪帮主，我赢了。”阿三喜道。

“你哪有赢？我不是已经登上了崖顶吗？”小邪道。“对呀！没错！但小邪帮主你还是输了。”

“怎么说？”

“小邪帮主你可还记得在大别山插天峰时？你说过老是赢没意思，以后就赌输的，谁输了，谁就赢，现在我输了，我当然赢啦！哈哈……”阿三得意直笑不已。

“这……”

“小邪帮主，你别耍赖，这十年和尚我不必当啦！”“阿三你还是要当。”小邪很镇定而轻笑道。

“小邪帮主你耍赖？”

“我没耍赖。”

“既然你不要赖，我为什么还要当和尚？”

“阿三，你有没有忘记我们是如何赌的？”

“当然记得，你说如果你赢了，我就得多当十年和尚。”

“如果我输了呢？”小邪笑笑地问着。

“这……”阿三愣了一下，不知要如何回答。

“我可没有说，如果我输了，就免去你少当十年和尚吧？”“我……”阿三一脸瘪得甚苦。

“不用我我，你你的，你的心我会不晓得？看你鬼眼睛乱动，我就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了。”

“哈哈……”众人大笑不已。

“真他妈的，瘪十，还空高兴一场！”阿三直跺脚，口中骂个不停，到最后也笑了起来。

“阿三，你如果要长头发，我看用种的如何？”

“怎么种？”阿三问道。

“用刀在你头上挖个洞，然后插一些猪毛进去，说不定会活呢！”

“哈哈……”众人直笑不已。

“好是好，不过……我还是觉得和尚可爱。”阿三苦笑不已。“小邪，我们往哪里去呢？”小丁问道。

“回太原开‘通吃镖局神探馆’。”小邪答道。

“哇！太棒啊！”阿三、阿四、小七已欣喜若狂。

这一战，九大门派已大获全胜，黑巾杀手组织也因此冰消瓦解。杨小邪已将欧阳不空的任务完成。带着通吃帮弟兄回太原，去过他向往已久的快乐神仙梦。

（本书完）

